

金鋼鑽月刊

第一卷 第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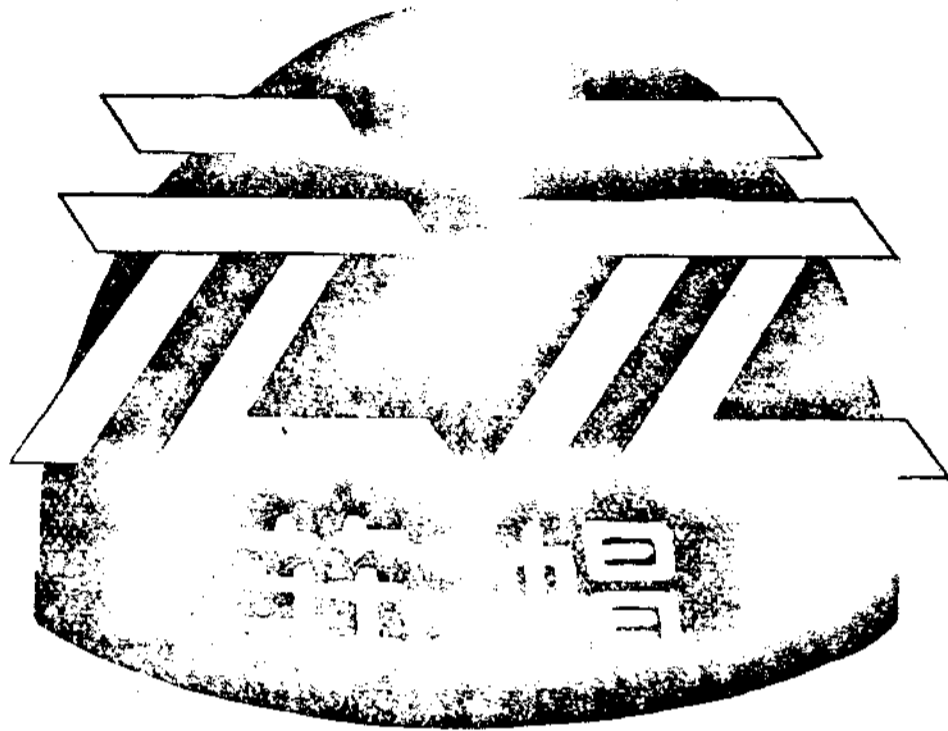


浙江紹興東浦村
陳德峻藏書鈐印

新出樣花

美物廉價

同行



不入

口街平望路馬二址地

純淨及含幾怪

康福多

一月瓶裝

純淨含幾怪售價一律
本埠每瓶售二元二角

▲純淨康福多，凡男女老幼一切虛弱衰弱及氣機各症，服之均有大效。
▲幾怪康福多，即在純淨康福多中，再加幾阿蘇怪阿寇二藥，故更可為治療一切的肺病之特效

總發行所

上海淡水路一九九號
正德大藥廠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製藥原班人才
經驗豐富
根據原方配製
成分準足

施濟羣之編

金鋼鑽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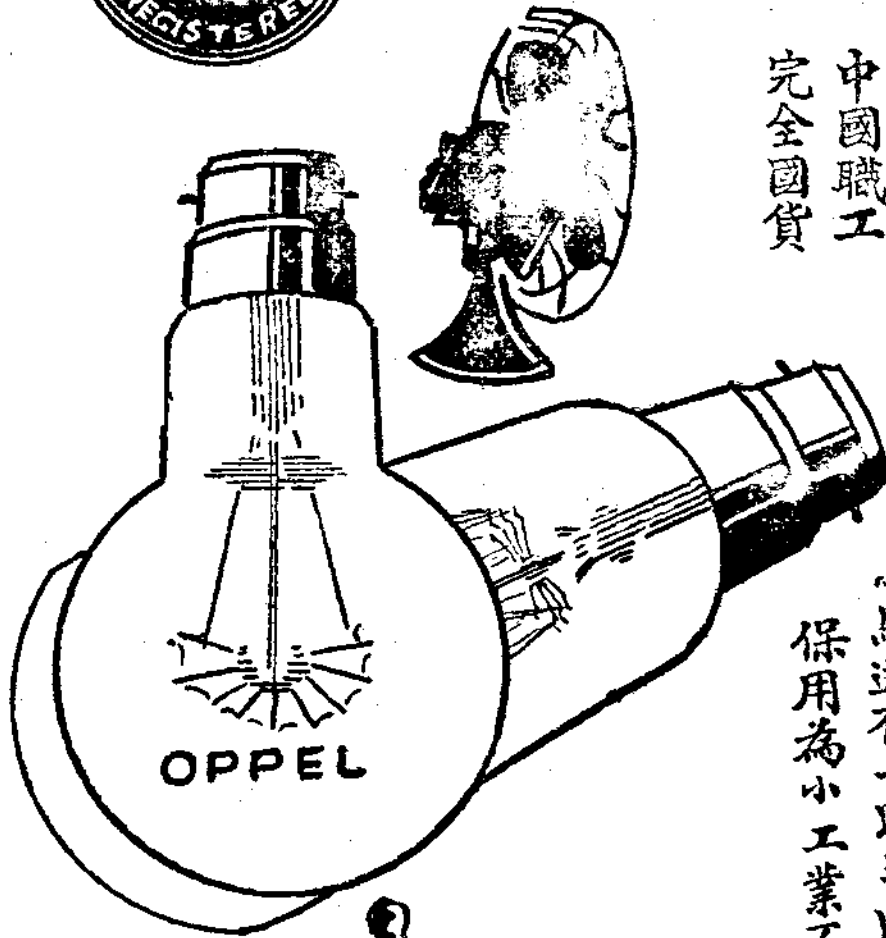
友人張大千題



亞浦耳



注意
中國資本
中國職工
完全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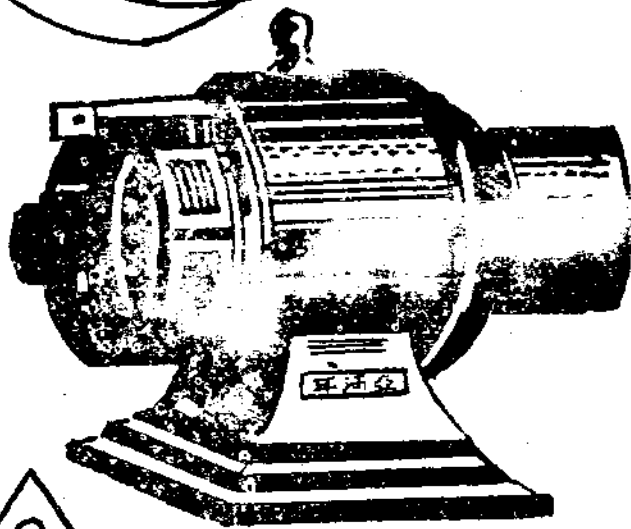


中國亞浦耳電器製造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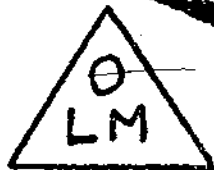
各種電燈泡省電光亮不傷目力

吊風扇柏風扇省電祛暑生涼

小馬達有一匹半匹及四分之一馬力包修
保用為小工業不可少之唯一利器



各電料行均有出售



電報掛號
有線八六四
無線一八
八四〇
OPPEL

中國亞浦耳電器製造廠

總廠上海遼陽路六六號 電話三五〇三六
新廠上海桂陽路都陽路 (樹浦) 廠

CANIDROME



本園大賽
 星期三(二月十四日)即廢歷元旦)下午二時半
 星期六(二月十七日)即廢歷年初四)晚八時半
 星期六(二月廿四日)晚八時半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看台每張大洋一元公共大看台每張大洋五角

一九二四年新徽章已到業已通用來賓從速入會勿失良機

凡本會會員請即日前來調換新徽章並繳一九三四年會費大洋十五元來賓入會最為合算每年會費祇收大洋十五元得享種種權利以每年百次大賽之門券比較則每次只合一角五分如此便宜務速入會請至本園場內或愛多亞路寫字間親自填寫志願書勿誤

普通搖彩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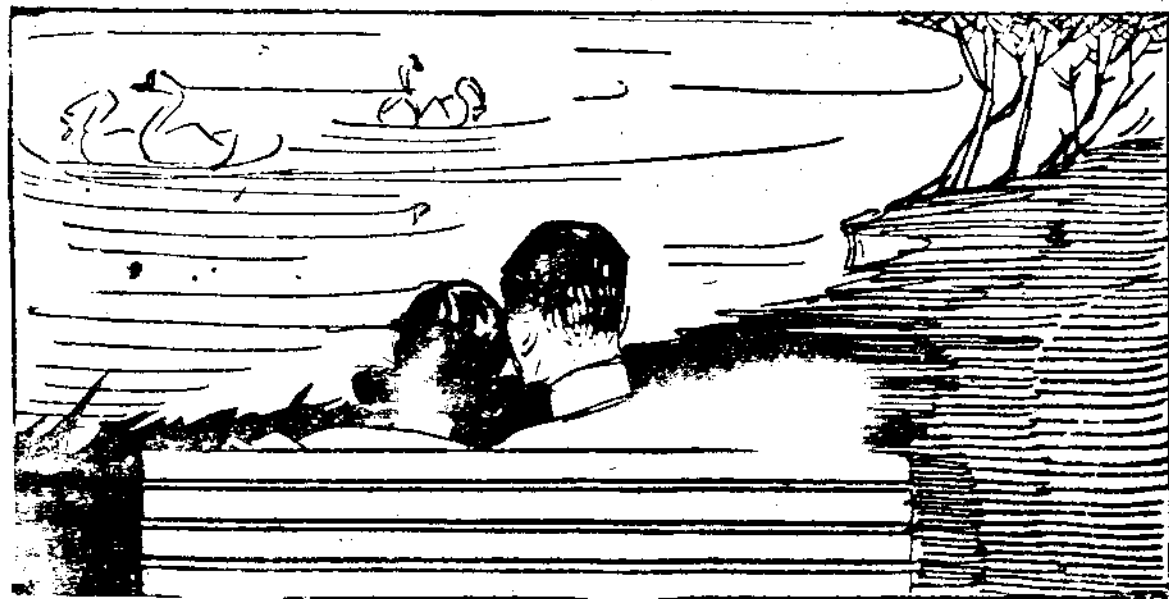
在第七期(二月十四日)第十四次賽開彩
 頭彩 約大洋二千元
 二彩 約大洋一千元
 三彩 約大洋五百元
 彩票每張售洋二元 諸君欲購從速

普通搖彩票開獎揭曉號碼

第七期(二月十四日)第十四次賽開彩
 頭彩 七三三號 得彩洋一千八百八十四元
 二彩 七九三號 得彩洋七百八十五元
 三彩 八二四號 得彩洋四百七十一元
 尚有搖出號碼三個
 一三三號 四七九號 一七二八號
 二二三號
 各得彩洋二十元

本園代售第四期航空獎券在搖彩櫃出售

本園電話 八二〇七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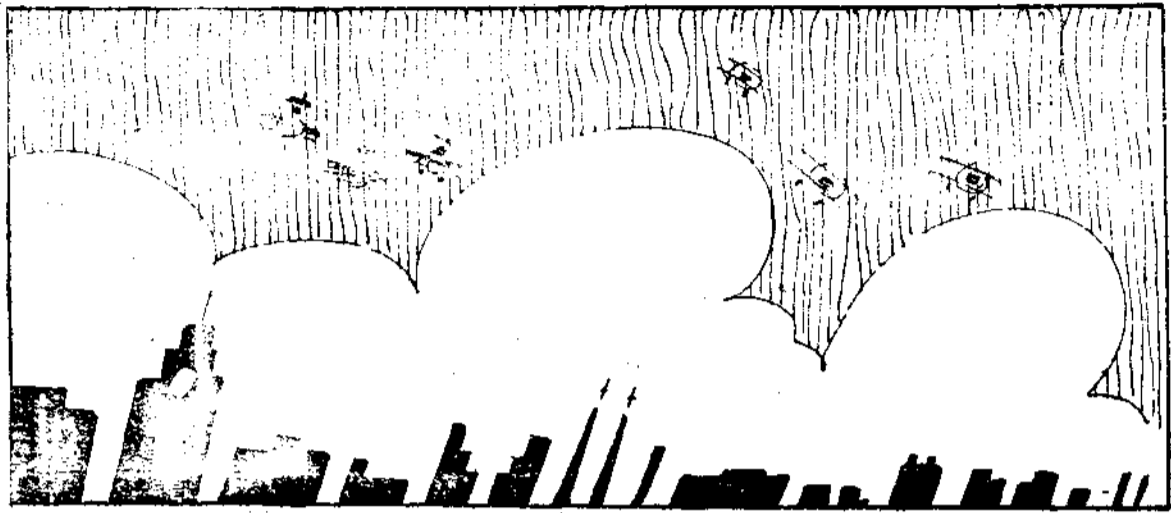
金鋼鑽月刊第六集目次

金鋼鑽月刊開篇	程瞻廬
元旦之金鋼鑽	嚴獨鶴
對於金鋼鑽之希望	陳達哉
新年兒戲攷	程瞻廬
上海新年風俗之變遷	海上漱石生
(十二則) 燒歲朝香 兜喜神方 拜年 接財神 壓歲錢 開果盤	
請年酒 元宵燈市 走三橋 賭博 遊花園 看燈戲	
歲朝圖話	鄭逸梅
新年樂	金季鶴
狗洞銘	程瞻廬
動物院中豪賭記	方人
神祕的元旦	宇宙室主遺稿
李聯珠	趙煥亭
咖啡之妻	汪仲賢
避剎新法	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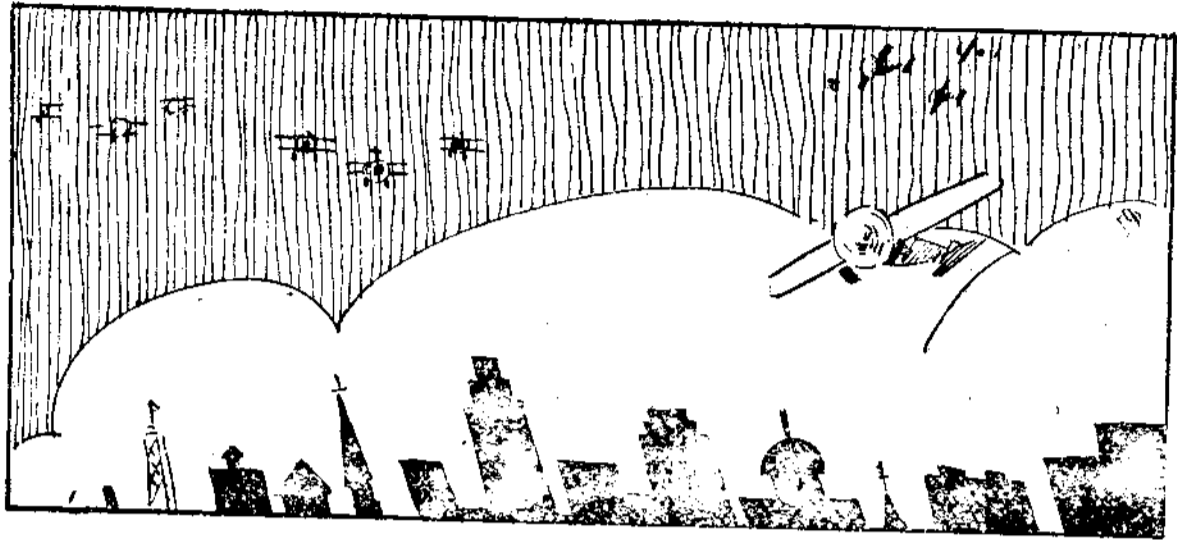
目

錄

一



挂伴室雜綴	許息齋
吻話	鄭逸梅
乳之美	紙帳銅餅室主
三奇	顧明道
腥風錄(琵琶蛇)	黃南丁
泰山遊記	奇之
紀遊勞山	君美
窗前	胡瑚公
雨中花	程瞻廬
第十一回 侈談貞節温太太裝腔 苦守冰霜姚奶奶掩面	
第十二回 三弦唱片引動色情狂 一段水槍惹起無名火	
遊粵西山水記	陳微明
銀幕外史	惜春生
銀燈秘豔	鄭逸梅
寂園說印	江浦寂園陳澧
通州輪遇盜記	施濟羣
牌位被綁記	浪漫學者
慘的尾巴	曹夢魚



目

戲擬人力車夫致腳踏車夫書…………… 螿 仙
 邊情(下)…………… 李炎炎

(廿三則) 四老緬 四老緬爆棺 野夷之誠懇 候訊所中之大言
 衣錦還鄉 活劇冀州城 野夷之裝束 織布結繩 夷山風氣之一
 斑 喫新米講舊話 不五而姆 撲廝鬼 掩嘛呢叭囉吽 請看李
 鳳姐 大河前橫 鐵紗帽 老子少父 錫帖五顏 且斯馬摸 鬼
 亦好色 許羅天 良錫大官 犴狽

附子之研究…………… 陸士諤

舊京四大凶宅記…………… 快 哉

人生的哀…………… 楊劍花

衆生相序…………… 施濟羣

薄命紅顏錄…………… 江嫩波

摩登小史…………… 張恂子

第十一回 指桑罵槐神傷瑣尾 採蘭贈芍艷遇車唇

第十二回 覓生路投止荐頭店 逞辭鋒演說卑田院

卓芝南先生繼德配曹夫人七十雙壽徵文啓…………… 林翠南

悼亡詞百韻…………… 次 齋

許張壽護夫人行狀…………… 張恂子

哭社詩鐘選…………… 哭社社員

錄

三

遺失的補救

(發行人)

每一期月刊寄出之後。往往有數位——或十數位——讀者來函聲明某期月刊未曾收到。這很足以使讀者和發行者都感受到一種不快。在讀者方面。因為已經盡了繳費的義務。而享受不到閱看的權利。當然非常的惱恨。也許要懷疑到發行人詐欺了人家的錢財。而不把書籍寄出。這豈不可惡到極點麼。但在發行人方面。確確實實按期付郵。並由郵局在回單簿上加蓋戳記。手續也總算清楚了。然而你手續儘管清楚。讀者收不到的信函。依然難免。雖則本社定單上明明註出「本社寄出書籍。凡未預收掛號費者。以郵局回單為憑。倘有漏收等情。祇認追查不認賠償。」字樣。但未會收到的讀者也確實未曾收到。故巴巴的化了郵費來追問。雖則可以打官話。不認賠償。而心中總覺過意不去。上一期——即第五集——就做了幾

種手續。●把寄書的簽條先行核對。●監督職員一齊包好。●親率僕役送往郵務總局點明數目。繳納郵費。領取收條。照這樣辦理。自信在發行人方面盡責已極。但仍有讀者聲明未曾收到的來函。那末發行人敢發誓決不是發行方面的錯誤了。除了發行上已無錯誤之外。而收不到的原因還有數種。

- (一) 郵局的失誤
 - (二) 收件人更改地址(軍隊最多)
 - (三) 為收件人之同居者或他人收去
 - (四) 收件人已經收到自己遺失或為
- 借二而故意聲明未曾收到

假使是上列的原因。那末發行人可以絕對不負責任。以從第五集起。發行人按期照樣辦理。如有遺失概不賠償。但讀者確有未曾收到而請求補購者。每冊須收大洋三角。收回成本。(寄費或掛號費另加)

粵港滬

天喜堂

老婢調經丸

專治

經閉	經少	經遲
經早	經癢	經淡
經痛	血崩	赤帶
白帶	宮冷	不孕

每瓶一元 各埠均有經售

上海支行 東新橋北海路

清血解毒 聖藥



價目

每瓶大洋一元七角五分

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六零六

大和藥房發行

上海四馬路

書

各界
用書
皆備
均有
價值
的好

一百
三十
餘組
內容
完全
嶄新

五尺

珊瑚對聯 每對五角

出自名人手筆非印刷品

新書加添不少

陳列選擇 好書易得

便宜書

售完為止 購宜從速

書底明標售價

四馬路 世界書局 門市發售

目錄外埠函索本埠面取

廉

高價
圖書
售廢
紙價
格確
實奇

平日
售一
元二
元今
售一
二角



金鋼鑽月刊開篇

(程瞻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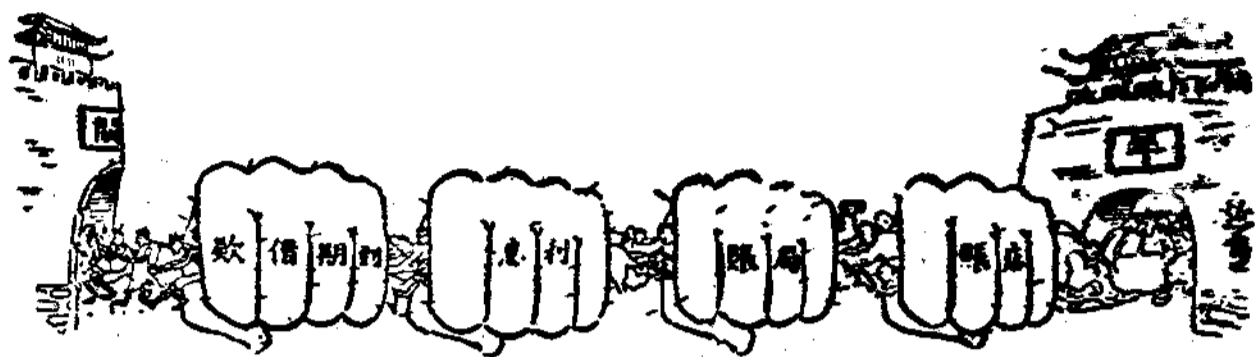
四海聞名一濟公。他是申江活佛獻神通。休言欬唾生珠玉。便是那金鋼鑽變化也妙無窮。看來顆顆翻頭足。都在濟公掌握中。勝過了翡翠碧。勝過了琥珀紅。勝過了百尺珊瑚富石崇。這叫做絕世奇珍人共羨。有多少珠光寶氣在紙張中。自從一紙風行後。金鋼鑽逐日贈諸公。願大家面團團都做富家翁。一紙風行猶未足。他還要月月開花月月紅。老濟公念句彌陀佛。小神通變作大神通。把那大批金鑽大販賣。老衲的破袋兒宛如百寶籠。百寶籠中陳百寶。又如鬪寶到臨潼。除卻了區區文字如磚石。其他的都是異珍奇寶一般同。諸君啊寶山既入難虛負。莫使歸時兩手空。五角大洋真值得。搵便宜要搵老濟公。認明了老板先生百寶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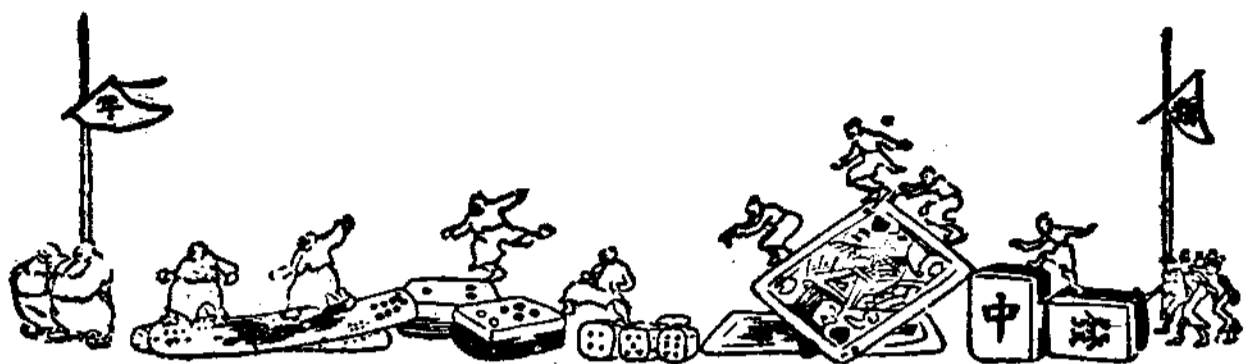
元旦之金鋼鑽

(獨鶴)

綠美女士是個交際界的明星。陽歷元旦這一天。他要赴一個跳舞大會。與會的大半是富家女郎。可是綠美女士的丈夫。不過是個著作家。勉強能夠敷衍中等生活罷了。綠美女士因着場面的關係。除了已經做的幾件時髦禮服外。更要求他的丈夫替他買一枚金鋼鑽約指。因為那些女朋友。沒一個不帶滿了金鋼鑽。他一點也沒有。未免說不過去哩。他的丈夫愛情很濃厚。也已經答應了。可是老沒有錢。一天一天的拖延下來。祇允許他元旦日一定買到。這天已是元旦了。綠美女士打扮得花蝴蝶似的。走到他丈夫書房中。開口就問他金鋼鑽買了沒有。他自己也

明知問得徒然。也原諒他的丈夫經濟困難。可是有過這句話。也就不妨開一次頑笑。不料他的丈夫竟正言厲色的答道。既經答應了你。豈有不踐約的道理。你略等一刻兒。就要送來哩。綠美女士出乎意外。倒大吃一驚。心中雖然快活。却未免有點懷疑。就問道。果然買了嗎。阿呀。你那裏來的錢呢。他丈夫沈着臉道。無非舉債罷哩。綠美女士聽了這句話。心中很難過。爲了這種裝飾品。却要丈夫舉債。那更不對了。便道。阿呀。既沒有錢。就不買也不妨。何苦舉債呢。他丈夫笑了一笑道。是你要求的。我愛你。那能不允你的要求。綠美女士這時雖然很感激他的丈夫。却是心





中大為難過。呆呆的立着。很覺過意不去。他丈夫見了。立起身來拍他的肩膀道。你不用擔心。還債有我呢。綠美女士依然不則一聲。心想等那送金鋼鑽的人來的時候。就退還了罷。正在想念的當兒。送報人來了。他丈夫拿着報紙。在裏面檢出一本冊子來。遞給綠

對於金鋼鑽之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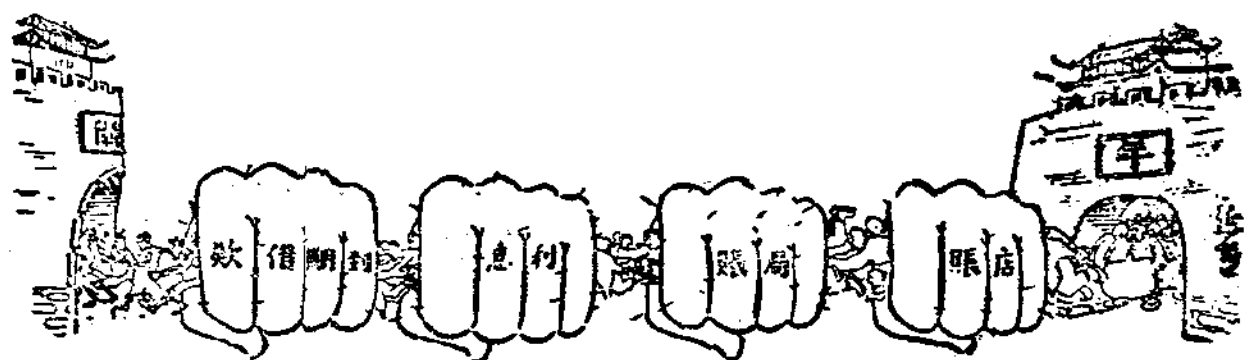
(達哉)

美女士道。你喜歡的金鋼鑽來了。綠美女士一看。却是一本金鋼鑽月刊。不覺笑道。我上了你的當。這金鋼鑽不是那金鋼鑽呢。他丈夫打個哈哈道。雖然不是。然而就價值論。這金鋼鑽還要比那金鋼鑽高着萬倍呀。綠美女士也就驕然微笑了。

金鋼鑽自然是貴重東西。有錢的人們帶上了幾顆金鋼鑽。亮灼灼的把窮人的眼睛都耀花了。在下沒有錢買金鋼鑽。却是看見人家帶着金鋼鑽的當然要艷羨。(如果不艷羨也不行。人家一定要罵你買不起金鋼鑽。故作違心之論。)今天是民國廿三年的元旦。我希望今年大大的發一票財。買他無數

的金鋼鑽。但並不是鑲戒指戴。那是太平常了。還要特別特別把金鋼鑽利用一下。現在把利用的方法開列於下。

從前闊人有穿珍珠汗衫的。說很涼快。金鋼鑽尤在珍珠之上。把兩三克拉大的金鋼鑽綴成一件汗衫。一定是又涼快。又漂亮了。



對於金鑽鑽之希望

鑲金牙齒實在太普通了。金鋼鑽的堅度很利害。鑲他這麼一口金鋼鑽牙齒。一開口便亮晶晶的何等漂亮。並且嚼甚麼東西也不怕他不碎了。時髦朋友都歡喜用手杖。買他一塊至少有三四尺長的大金鋼鑽。車成一條手杖。那就全球沒有蓋罩了。用金鋼鑽磨一付眼鏡。又亮又堅。便是一個不小心。跌在地上。也不怕他碎了。用金鋼鑽琢他一副檯面。請起客來何等寫意。什麼銀檯面。金檯面。真可視為糞土了。用金鋼鑽來疊他一座假山。一定非常好看。不過非用幾千個保鏢朋友來看守。未免危險。

寫到這裏。還想寫下去時。恰有一位朋友來了。他看了便大笑道。就是說夢話也不是這般說的。照你這樣寫下去。恐怕還有把金鋼鑽做你房屋的棟樑呢。我道誠如尊諭。哈哈。看官們不要像我朋友那樣說我是夢話。安見得我沒有達到這樣希望的一天。不用說我現在每天就有一小片金鋼鑽到手。每月還有一大片。雖然。這個金鋼鑽不是那個金鋼鑽。可是就價值而論。那個金鋼鑽不過供女人們粧飾之用。又那能及得來這個金鋼鑽的五花八門。有文學上永久的價值呢。

諸位先生。做首飾用的金鋼鑽。有也罷。沒有也罷。惟有金鋼鑽報和金鋼鑽月刊。纔是人不可須臾離的寶物咧。



新年兒戲考

(瞻唐)

捉迷藏 兒童以綢紮眼相撲捉。謂之紮
 盲。此戲始於唐明皇。致虛閣雜組云。唐明
 皇與玉真於月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
 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
 失之。宮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於袖上多結
 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
 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
 更勝也。謂之捉迷藏。過庭錄。載小兒迷藏詩
 云。誰剪輕紈巧織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
 有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
翻金斗 穀山筆塵云。齊梁以來散樂有
 倒擲伎。疑卽翻金斗也。翻金斗起於趙簡子
 時。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翻金斗。

戴假面具 物原云。季成造假面具。建康
 實錄云。孫興公嘗着假面具。至桓宣武家。溫
 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隋唐嘉話云。
 高齊蘭陵王長恭。貌類美婦人。乃着假面以
 對敵。今之人面是也。

擲骰子 事原云。魏陳思王曹子建製雙
 陸局。始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
 誰置。遂加骰子。至於六。演繁露云。唐世則鑲
 骨爲竅。朱墨雜塗。亦有取相思豆子納置竅
 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艷詞云。玲
 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

燒橄欖核成蘭花 明周鄒山先生有燈
 蘭賦。其序曰。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乍歇。



給喜封。頗獲利市三倍。今肩輿已經絕跡。皆乘汽車街車。惟城隍廟不能駛入頭門。故婦女皆須步行而入。非若肩輿之能抬至庭心。相較殊形不便。又居家凡汲用井水者。昔年俱供井泉童子神模。相率焚香點燭。今則自來水徧處設立。各井皆已填塞。歲朝無此種香蠟矣。

■兜喜神方 滬上習俗。元旦出門。須向喜神方行走。其方位之東西南北。刊載黃歷。由日辰之干支而定。羽士更繕尺許紅牋。粘於門上。以示途人。自破曉起。趨者即男女雜沓。不絕於道。然昔皆徒步而行。富家間或乘輿。北市則以妓女爲多。黎明時咸觀粧盛服。結伴遊行於福州路石路一帶。亦有乘馬車者。其人皆珠翠滿頭。互相誇耀。且除雜妓之外。

必繫百欄掛廿四之大紅縐裙。儼若良家婦女。至天明後。騰赴張園愚園淪茗。見稔客則含笑賀年。逮七時後始散。今則此風久已歇絕。其有乘汽車包車兜喜神方者。每爲頑兒流氓拋擲金錢砲作惡諛。以致時受驚恐。殊爲大煞風景也。

■拜年 拜年昔日視爲大典。長親處例須自元旦至初三日親往。若至初四初五。便爲不敬。拜年之客。城南乘輿者多。北市則間乘馬車。無不衣冠齊楚。鮮有穿便服者。惟初二。皆穿天青長褂。初三因值國忌。當穿翻毛。以青種羊窩刀干尖爲入時。若紫貂。則須三品前程方可也。女子之已嫁者。必穿紅裙披風。自辛亥光復以後。清制剷除。衣冠拜年之禮。於是廢棄。近則愈趨愈簡。每有由郵局遞

一卡片爲賀者。陰陽歷元旦皆然。非復昔之鄭重焉。

□接財神 俗傳夏歷正月五日。財神降凡。居民遂於初四夜半迎接。此風以商家爲盛。卽至小之手藝店。亦必舉行。故是夕之爆竹聲。與鑼鼓聲。幾於達旦不息。接時宴神之品。除牲醴外。必有金鯉二尾。爲元寶魚。亦有用紅蛋一盤。爲元寶蛋者。若裹餛飩。則謂招財餛飩。各商店進退夥友。俱於是夕發表。今者民國成立。迷信雖漸破除。然接財神則仍各舉行。惟開通如各報館。及各大公司。各大藥房等。雖係華人資本。且不崇奉外教。類皆概無是舉。所以進退夥友。亦不限於是夕。蓋已風氣漸移矣。

妓院中亦接財神。牲醴略同。惟香案兩旁。有

極長之甘蔗兩根。謂之節節高。與尋常之家有異。又香案前設圓爐火盆一。各妓拜神之時。平頭奴以碗滿注高粱燻。潑入盆中。使火光上炎。以爲愈高愈妙。個中人名之曰紅出頭。又曰冒過頭。以之祝頌院妓。余昔時每樂觀之。

□壓歲錢 尊長受卑幼賀年。例須給壓歲錢。此舉今日猶昔。惟從前每祇青錢一二百文。以紅頭繩穿成一串。其有給雙串者。亦不過四百文。豪闊者若給洋一元。已爲絕無僅有。今自鈔票風行。壓歲錢乃亦用鈔票。外以紅紙封裹。最少一元一張。多則五元十元不等。給錢者不復再觀。且制錢亦無處可覓。然而爲尊長者。手面雖日見其寬。耗費則較前浩大實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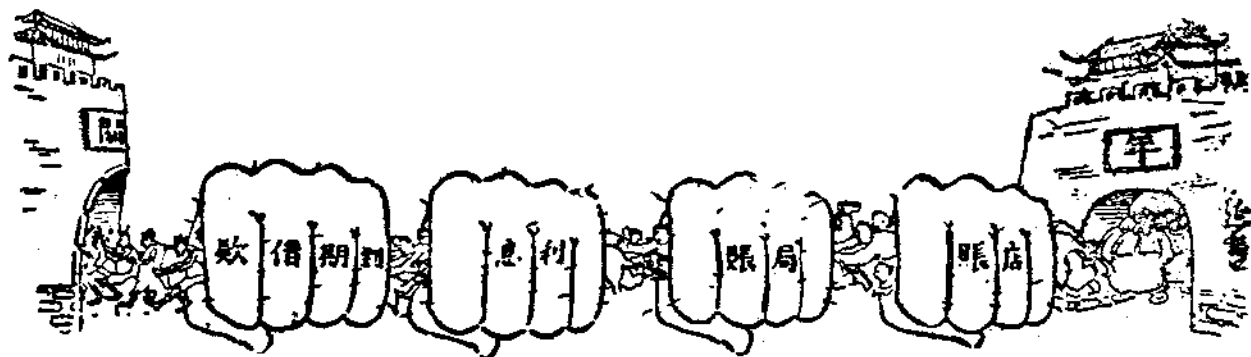
開果盤 狎客新歲至妓院冶遊。須開果盤。彼中隱語爲太極圖。後形也。開果盤時。房侍等吉語連篇。如盤中之西瓜子。美其名曰開口和合。花生則云長生不老。桂圓則曰團團圓圓。薰青豆則曰親親熱熱。蜜棗則曰甜甜蜜蜜。橄欖則曰元寶發財之類。不一而足。開盤後又有點心。必爲春卷年糕。春卷呼曰金條。年糕則曰高高興興。各花叢罔不一律。昔時犒賞盤洋。不過十元八元。漸至十二元十六元。今則二三四五十元不等。元宵前吃開棧酒。下脚亦較昔年爲鉅。空心大小固不敢問。闊大少亦不易爲矣。

請年酒 年酒亦曰春酒。具柬必書春茗。自正月初六七起。遲者月杪爲止。富紳巨商家皆有之。雖筵之豐嗇不同。而尊酒言歡則

一場而闊綽之行號。昔年每假座戲園內。舉行如義記洋行之在丹桂。中西藥房之在天仙。年以爲常。園中座位。上下全包。惟皆卜晝而並不卜夜。賓客旣集。肴載雜陳。臺上則袍笏登場。笙歌嘹亮。座中人咸興復不淺。至斜陽將墜而散。今則此風歇絕。約已越二十餘載。卽宴請春酒之家。亦殊年鮮一年。惟假春酒爲名。招朋引類。大開博場者。則雖至二月間。每猶絡繹。於以歎世風不古。大背請春酒之本旨也。

元宵燈市 昔時自正月十三夜上燈始。至十八夜落燈止。謂之燈節。而以元宵爲中心。故有鬧十三。鬧元宵。鬧十八之名。亦有遲至二十四始落燈者。在此燈節期內。居民皆燃燈敬神。並懸諸祖先堂中。四牌樓各蘇州

上海新年風俗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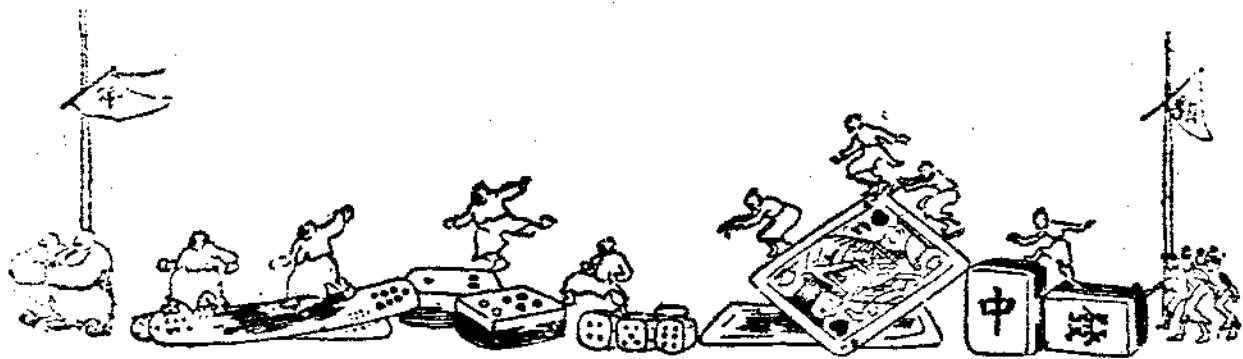


燈店。乃有燈市。所售係玻璃明角礬珠各燈。紮成聚寶盆。順風舟。元寶。鯉魚。荷花。雙錢。蝙蝠。蝴蝶等式。邑廟東轅門內迴廊下各棧扇店。則有紙紮之風車。繡球。馬燈。龍燈。兔子。獅子。螃蟹。金蟾。及以擠筒擠成花瓣之金紅白三色荷花燈。以供兒童購玩。又有極工巧之走馬燈。能以頭髮絲牽動燈中人物。活潑異常。自電燈風行全邑。玻璃明角礬珠等燈。各家不再懸挂。四牌樓遂無燈市。東轅門內之各種紙燈。自小世界開幕以後。五老峯一帶。又特成一市。並有飛艇等新式之燈。惟走馬燈則仍各棧扇店有之。至元宵夜如值天晴。昔每有人在萃秀堂前。大放花筒月炮。並於九曲橋湖濱。放水裏鑽。(俗呼水老鼠)今已絕無僅有矣。

一〇

■走三橋 滬俗正月半夜。昔有走三橋之舉。謂須經過三橋。不走原路而返。抑知橋必臨流而建。一去一來。已過二橋。若走三橋。又須復去。何從再覓歸路。故惟喬家浜。永興橋。與陳顧同橋。中間沿浜有化龍橋。方可兜一圈子。恰值三橋。其他則走橫亘之穿心湖橋。或紅欄杆橋。亦可勉符三橋之數。今諸橋已一律拆平。邑人斯舉久廢矣。

■賭博 賭博向干例禁。昔惟新正元旦。至初三日。得以暫弛三天。故一屆除夕夜半。城廂無賴遊民。每俱賃屋設立賭場。骰子聲與骨牌聲。達旦不息。骰子半係老羊。或九十三。骨牌則必為牌九。勾誘中下流人民入局。輸贏亦頗不小。更有一種露天賭攤。以團箕一枚。置骰盆與骰子其間。專擲老羊。俗呼為團



箕大王。則專騙工人等辛苦之資。為害亦殊非淺。光復後。頒行陽歷。官場不重陰歷。新年此三日。遂不復弛禁。至於居家及各商號。新年中亦每喜以賭博消遣。骰子有陞官圖。狀元紅。擲牌九。擲烏。跳猴。老羊。九十三等名目。陞官圖與狀元紅。賭品較雅。今官制已更。科名已廢。漸無此種玩意。骨牌則除牌九而外。若在四五十年以前。每為碰同。棋與六十四。繼而風行挖花。後始盛行麻雀。然尚有卅二張牌之龍莊。打天九。四虎。五虎等各賭。當日社會亦風靡一時。今幾無人玩及矣。紙牌賭昔為花和。及江北牌之馬弔。嗣為挖花。逮夫歐化東漸。乃有圈的。溫。今又咸嗜撲克。可見風俗變遷。誠有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之勢。賭博且然。何況其他耶。

遊花園 新正散步園林。昔惟城內之也。是園。任人入內。邑廟內園。及萃莠堂。點春堂。非開放之日。概阻游客參觀。逮滬北斜橋味蕪園開幕。俗呼張家花園。游人遂屬集於園內之安壇地。大洋房。及海天勝處一帶。靜安寺畔愚園落成。遊客遂屬集於四面廳。又有老閘唐家弄雙清別墅。俗呼徐家花園。新年亦售遊券。燈節時並設文虎。曲會。水仙梅花等會。於鴻印軒中。游人趨之若鶩。僉謂其較為高雅。今張園愚園。俱已改建住屋。徐園遷移康腦脫路。地僻人稀。游者漸少。而南市之半淞園。建設甚為幽雅。且園中備有小舟。可供打槳游河。若由雲路而上。可登假山。瞻眺歇浦。新年乃多一行樂地焉。

看燈戲 滬上各戲園中。昔時每屆新年。

每家於元宵前後。必俱排演燈戲。如洛陽橋。斗牛宮二劇。至今人猶道及。鳳連山。福瑞山。一本萬利。崑班之財星照等。當時亦曾風行一時。自新舞台創演佈景戲。於是燈戲乃不能爭勝。相率不復排演。若夫新年例演日戲。

歲朝圖話

丹青家每於舊歷年初。作歲朝圖。藉以點綴時景。告朔餼羊。至今未替。顧所作不外膽瓶。水仙。蠟梅。天竹。奇石。朱柿。白菜。青果。紅蘿。蕝。靈芝數事而已。然須布置得宜。韻在物外。對之清趣盎然。斯為上乘。否則千篇一律。徒取憎惡耳。前輩如郭宗儀。少泉。吳俊卿。昌碩。皆為此中能手。某書畫展覽會中。陳列一歲朝圖。圖中有破

自元旦起至元宵後止。今昔不殊。惟在前清之時。是日苟逢國忌。日間不得演劇。故初三。初七。初十。十一。十四等日。皆為忌辰。縱值星期。亦須停演。各國頗受損失。今民國肇興。清社已覆。新年無復禁忌。每日皆可開鑼矣。

(逸梅)

彈二。儻體白骨無數。蓋一二八新年。適在烽火。擊鼓之中。倭奴肆暴。荼毒淞滬。百萬生靈。付諸塗炭。畫家有感而作。不覺於歲朝圖中。創此新格耳。惟師丹善忘。畫家姓氏已不憶矣。何研北之畫。早歲勝於晚年。花卉又勝於山水。予藏研北早歲花卉二立幅。一芍藥。一芙蓉。皆絹本。設色之妍。無與倫比。芍藥一幅。



贈諸但君杜宇。燬於一二八烽火中。芙蓉一
幅。猶在敝笥。劫後之物。殊足寶也。聞研北嘗
與其夫人勃谿。夫人大噴。以胭脂盒擲研北。
研北適作歲朝圖。盒著於素紙。脂痕斑然。研
北因就斑痕。作折枝沒骨梅。雅韻欲流。有非
意想所及。研北大為得意。愠怒立釋。是與李
香君血濺扇面。楊文驄點畫成桃花一枝。同
為藝苑軼話。

前日赴趙丈雲壑家宴。蓋即俗之所謂喫年

新年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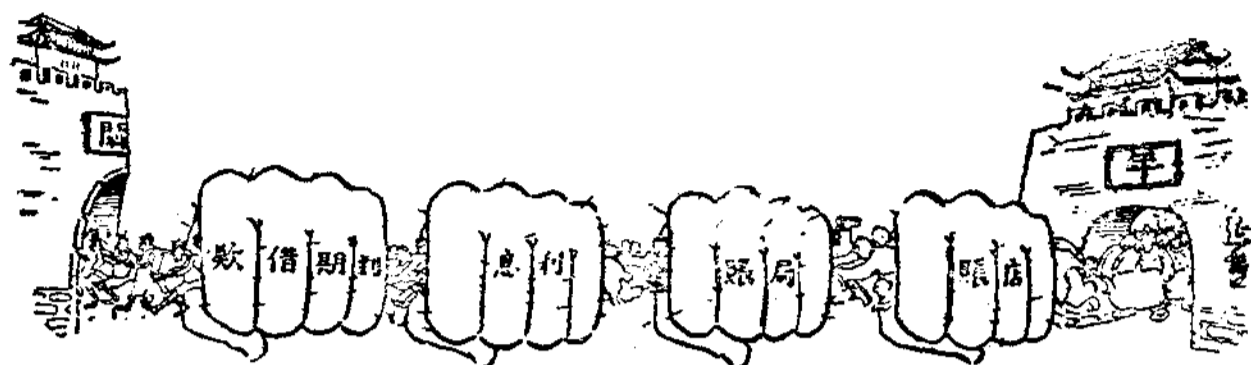
噫吁嚱好美麗的新年。我對這美麗的新年。
不知不覺的神馳意遠。把禿筆一擱。已倒退
下二十五年。我那時已是個頑皮的小孩子。
愛不可再遇的小孩子時代。值得回憶的小

夜飯也。雲壑年必作一歲朝圖。藉以遣興。茲
擬以寫生法出之。欲備一泥製。不倒翁。託
蘇書家辟支迦羅陳子清氏。購諸於玄妙觀。
前不得。予以爲此尋常之物。何舍近而就遠。
可求之於豫園邑廟之間。力任代爲辦置。詎
意走遍城中。竟不獲覩。蓋自東西洋玩具輸
入。我國素有者。均付諸淘汰之列。古制無存。
是豈但玩具而已哉。爲之慨然。

(金季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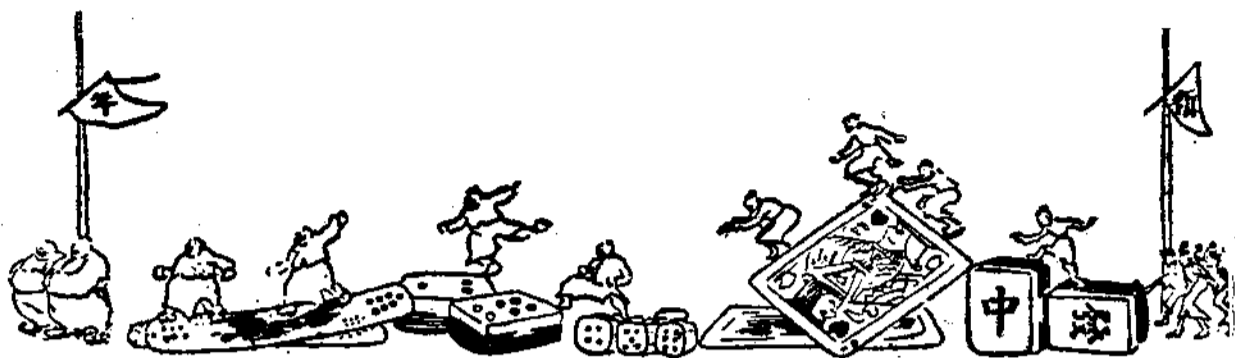
孩子時代。

那時節我家於江鄉之濱。背負沃野。門對清
流。聚族而居。市聲不到。是極清嘉的地方。到
了一個新年。最可愛的新年。天正破曉。已從



爆竹聲中驚醒過來。躡被而起。第一件快活。是嶄新的衣冠。穿戴整齊。昂然自得。什麼湯圓春捲。大嚼一飽之後。要緊縱跳到廳事上。這是衆小英雄會集的忠義堂。一聲令下。就在新氣象中。浩浩蕩蕩。挨家逐戶去參拜行樂。記得有一次。到一家拜罷起來。發見家家的行樂圖上。那翎頂輝煌的。繞膝多長着髭鬚。爲甚這圖上光緻緻不着一莖。覺得太奇特了。我就把這意見。當衆發表出來。一時衆口紛紛。有的說定是畫工的漏筆。有的說定是他家減了畫資。畫工故意在那臉上打個折扣。有的說定是被蟬螂嚙去。修補時沒有加上。經這們一說。便有人以爲既然如此。應當代爲加上幾莖。勿令失真面目。這時有個年齡較太的出來阻止說。這是那人死的時候。

還沒長出髭鬚來。所以畫起來也不加髭鬚了。我聽了更覺奇特。首先駁斥道。死的時候沒長出髭鬚。難道到現在經過這多年。髭鬚還長不出麼。更有人駁斥他說。不出髭鬚。那裏會死。那你沒出髭鬚。爲甚不死呢。大家聽了。一齊拍手捧場。就有人掏出一匣五色蠟筆來交給我。我在學校裏素以善畫黑貓花狗著種。就當仁不讓的拈起一支黑蠟筆。縱身躍上天然几。在這行樂圖上簌簌地運筆如飛。替他添上個三絡長髯。几下鼓掌稱善。又有人說。長了髭鬚。額上應有縐紋。我覺得有理。便又替他畫上十餘條電車路。大家說照這年齡才合格了。方才志得意滿而歸。不道後來給那家的主人知道。來大興問罪之師。結果賠款了事。至於手心之罰。叨在新



年暫時記在賬上。此一樂也。聚十數頑童於一處。其事必有可觀者也。頑無可頑。竟頑到狗身上去。江鄉狗丁興旺。狗類蕃殖。育子生孫。充塞衢路。爲了一次我家的貓給狗咬傷了。又適在新年衆英雄聚會之時。我就與狗爲仇。立刻督師下令。一齊搜捕犬類。大犬之鋒不敢撓。小犬之力猶可制。劃五人爲一隊。帶了繩索棍棒。像狩獵般到四處圍捕。預伏三人守弄堂之底。兩人曳繩若攀馬索。一人持械相候。另二人則爲游擊。見犬便鼓噪而驅。從弄堂的彼端驅來。且弄弄設有守望。若要塞般。犬駭竄狂逸。至伏處。兩邊繩索一起。適當犬腹。犬必被曳起空中。作胡旋舞。待到着地。持棒之人躍出一棍。合力捕之。縛以繩。如是者。穩如二指之拈。

田螺焉。後來犬愈捕愈多。廳事之隅。小犬嗚嗚焉。牆門之外。大犬汪汪焉。簡直沒有處置之方。一孩忽發奇想。獻議於衆。衆皆贊成。便把羣犬縛住四足。分批送到各處張掛行樂的桌上。計每處饋以三犬。高供案頭。號曰活三牲禮也。於是羣犬盡得出路。不意三牲既獻。獻者既去。羣犬皆努力掙扎。其縛或盡脫。或半脫。盡脫者爭向果盤中大嚼糕點。半脫者支離爛強。燭台香爐。受絆傾覆。亦有蠟燭焚及桌圍。延及行樂。焦頭爛額者。事後各受禍之家。多知道是這輩小英雄頑的把戲。問罪之師。又接踵到門上來了。然而手心一層。終以新年的大赦條例。宣告緩刑。此又一樂也。孩童時節。固然頑皮到極點。却也樂在其中。



動物院中豪賭記

往事記不勝記。到現在已是哀樂中年。動多感慨。回首前塵。恍如夢裏。在這廢歷新年。蕭

齋枯坐。聽兒輩酣嬉跳跟之聲。不禁想起這兩件趣事來。就記之成篇。聊當述夢罷了。

狗洞銘 (仿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洞不在深。有狗則靈。斯是狗洞。鑽者紛紛。狗頭交運。早狗眼看人輕。吠聲渾似豹。放屁要成精。可以盜虛聲。攫黃

金無羞惡之在。面無廉恥之關心。海上跑狗場。冥間惡狗村。洞賓云。何咬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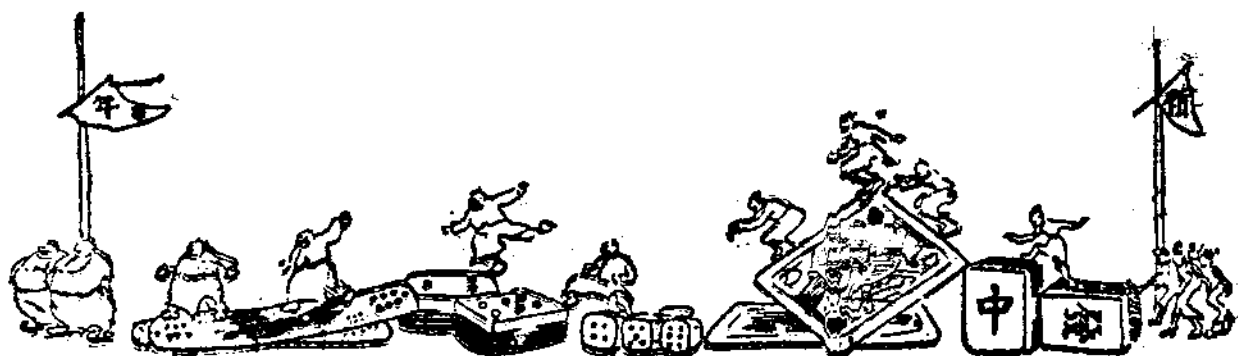
動物院中豪賭記

(方人)

甲子歲首。同人約合作。應時文字一篇。實金鋼鑽報。余以疏懶辭。同人不許。乃搔首尋思。苦無相當材料。供揮寫。猛憶他友嘗為余述老鼠推莊事。滑稽可喜。並足諷世。因草以塞責。讀者得弗嗤為拾人牙慧乎。甲子年元旦的早上。人們都在睡夢裏穩度

年關。那些動物院中的畜類。却因無人管束。覺得甚是蕭閒。便聚在一起。想個消遣的方。法。獸類說。我們憑着四條腿。大家跑上一陣。算是兜喜神方罷。鳥類反對道。你們只知狼奔豕突。太俗了。還是讓我們憑着天賦歌喉。引吭高唱一陣。豈不比人們敲那不倫不類

(瞻廬)



的年鑼鼓高雅得多麼。獸類又反對道。不贊成。不贊成。你們可以賣弄着宛轉歌喉。賞心悅耳。難道教我們把那怪難聽的牛鳴狗吠也來隨和麼。大家正在紛紛爭訟。莫衷一是的時候。忽聽得吱吱唧唧的幾聲響。在場的許多扁毛畜生混毛畜生都叫道。不要瞎爭了。還是請今年的值年太歲來解決罷。說時只見值年太歲笑嘻嘻的一壁數銅錢。一壁問道。你們在這裏爭論消遣問題麼。我早已聽見了。我想你們剛纔說的兜喜神和敲鑼鼓。都不是好玩意兒。橫豎現在我支到了不少的值年經費。一些沒有用過。還是讓我來推場牌九玩玩罷。那些畜生都見錢眼開。隨聲附和道。好好。于是排開場子。由老鼠坐了莊位。公鷄站了天門。鵝兒佔住上門。鴨子說。

我來扳下門。旁邊一隻大雄狗吠起來道。鳥類既佔了攻勢。那末讓我來立角罷。老鼠對他看了一眼道。狗兄。你的身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眼睛亮灼灼的。竟能照耀神州。所以連東鄰也請你守戶了。真可算是畜類中的能者咧。那大雄狗受了老鼠一陣恭維。樂得把前脚打恭作揖道。不敢不敢。我願你今天大贏特贏。從今不做偷油老鼠纔好呢。老鼠罵道。放屁。我好好恭維你。你反打起我來。這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那些鳥類等得不耐煩道。快推出牌來。不要扯淡了。於是洗牌入局。賭了一陣。有一條出了眼子。大家注下得很重。老鼠擲出骰子。却是七戳。公鷄把第一付牌一翻道。天主教。老鼠揶揄道。你是信天主的麼。輸了這幾個錢。便要叫天。



主來救了。公鷄道：「我的牌是天至九。你這還准輸定了。」鵝兒直着頸項大喊道：「槓——鴨子也笑得合合的道：「夾夾夾——八——夾夾夾——八。原來是副夾八寶。老鼠見三面都是大牌。氣得鼠鬚根根跳了起來。把牌偷偷一看。喜得吱吱叫道：「至至至

神祕的元旦

我們中華民國建設以來。已經廿幾年了。願用陽歷。也已經廿幾年了。可是社會守舊。積重難返。大家還是側重陰歷。一到了陰歷年底。大家都是忙着過年。尤其是除夕的那一天。你也借銅錢。他也當當頭。忙的走頭無路。逢人總是愁眉雙鎖。苦苦地對人說：「今年不過。到了更深夜半。街上還是行人不絕。無

：至尊……只樂得立角的大雄狗狂吠起來。道：「槽槽槽……槽槽槽……正在一片喧嘩之際。忽聽得娘乎一聲。跳進隻花斑大貓。把推莊的老鼠夾頸項一口。銜了就走。那些賭客急忙搶了錢。連說沒被警察抓去。僥倖僥倖。許多畜生。就此鳥獸散了。

(宇宙室主遺稿)

非是大家料理袁世凱的關係。可是一到元旦。推牌九的推牌九。押搖寶的押搖寶。又麻雀的又麻雀。打撲克的打撲克。袁頭叮嚀響。鈔票滿台飛。輸贏起來。大的成千成萬。小的也要幾百元幾十元。昨天晚上他們還是說要跳黃浦。想不到一轉瞬間。居然個個都變為富翁了。唉。陰歷的元旦。多麼神祕啊。

李聯珠

(趙煥亭)



李公聯珠。字星如。河間獻縣人。長身清癯。望之如鶴。短於視。讀書勤苦。準端與卷接。久之結痂如豆。皴且赤。人因呼之爲李糟鼻。其實公聞酒氣則攢眉。固不善飲。少以五經教授鄉里。及門者不遠百里。咸負笈從遊。則以公最善制藝。清真雅正。奄有國初諸老之風。恆對客落筆颯颯。一藝立就。時同里復有聶一峯者。矧弛不羈。才士也。治制舉文。尤合時趨。每值歲試。遠近之富家子而窘於文者。無不羣趨其門。獻金謀所以捉刀者。聶固好酒及色。則應其所請。

持其金爲酒色費。每當試季。所入恆數千金。聶置產之餘。則出其餘以事揮霍。歲試之區。俗呼爲趕考場。不惟商賈雲集。亦且流娼羣趨之。聶必置酒徵花。跌宕連日夕。嘗醉著錦袍。科頭跋履。挾雛妓。蹀躞過學使之門。傲睨自若。如是累年。學使頗聞其人。思捉懲之。而聶以多所結交。工於趨避。故乃閃爍類禿項馬。終脫於網。尋且擁多金爲富人。客有憐李公清苦。恃東脯贍其家者。則說公以效聶所爲。公笑謝之。已而孫公貽經者來督學。孫蒞試至嚴苛。危坐

堂皇。具紙條若干。一端黏於諸生首。一端黏案上。法不得動。及聞一峯名。竟設法捕得之。拖於馬足。使其隨輿而趨。以示衆。聶固書生。又荒於酒色。氣體弱。及孫公去。聶亦憊極而隕。至是人乃服公之遠識。未幾公掇鄉魁。文名益震。邑紳紀姓者。爲文達公之後裔。乃延公爲專館師。紀富於藏書。公教授之餘。博覽羣籍。爲文益弘博無涯涘。倭相良峯（蒙古人。有理學名）嘗見其文。歎曰。李生文風骨峻上。管（韞山）路（潤生）不足數。熊劉儔也。以是公之名益聲聞。幾輔間。旋舉進士第一人。時有聯珠三元之目。蓋公以雞勺之年。就童子試。亦冠軍云。然公文雖工。乃拙於書。不惟春蚓秋蛇。謎目異常。復以短於視。不能作小楷。以就朝考摺卷之格。字體痿且肥。至逾格界。故事。朝考之甲等。專憑書法取定之。高選以庶吉士用。授職編檢。入詞林。最爲清華。次以各部主事。並即用知縣用。再次。俗謂之殿散了。卽朝考書法不及格之謂。例當歸班。以學府教授。

用。時朝考畢。公自揣必當歸班。首着風味。既合己閒適之性。而文翁化蜀。教諭英才。復爲生平之志。方怡然自得之餘。而揭曉報到。己乃以卽用知縣用。蓋是科主朝考者。爲倭相良峯。以刮目於公之故。乃破格甄取之。相公愛才。雖具盛懷。而不意公之厄運。亦從此始矣。蓋用非其材。轉以厲之也。未幾。公掣籤分發山東。魯民悍硬。號稱難治。公則攢眉啼噓。思自告材力不及。請就教職。此語一出。家人乃大譁。蓋當時外吏。一旦銅符在握。致富甚易。又升擢可期。宜無人欲捨却花封而卽廣文官舍也。公既不見許於家人。不得已領憑赴省。連車載書以從。至則僦居僻巷。除隨例參謁上憲外。不復有所謂酬酢事。應門一老僕。無所事事。則旦夕織履。易錢覓醉。或值朔望。公偶飛輿趨大府之朝參（俗謂點班）則手其織而未成之履。蹣跚於後。斷莖狼藉。迤邐於道。公於輿中。則手漢書一卷。至輿駐良久。而公猶不知。所謂朝參者。以能趨踰者。始得望見大府之

顏色。其意蓋冀大府屢見其面。則胸次中有其人。不至永
淪於黑。（俗謂得上憲晞眷者曰紅。反之曰黑。）時有韓
令者。號南雪。以佐職過班。其人富膂力。復捷於足。以是每
值朝參。無能先之者。又偉軀幹。屹然爲班頭。人因號之曰
鎮殿將軍。至參畢。羣官綴行而出。則公必殿於後。人乃號
公曰馬不進。然當時大府類一時名疆吏。其用人。頗能採
文望品格。以是如公之迂緩。久之。亦得出爲博山令。其爲
治。一如其治制藝。清真雅正。邑乃大治。尤留意於興學。每
值書院月課。則進諸生。相與研論制藝。以是蒞任三年餘。
博之諸生。連捷南宮者。至四五人。然公之迂滯。亦頗有可
笑者。邑有名諸生段某。有文而無行。善刀筆。復多鑽穴隙
之賄行。以夜踰婦垣。傷其股。不良於行。時號疲段。以公
之刮目於其文也。則時仿公之作風。屢謁之。呈其文卷。公
則大悅。擊節賞歎。乃置百事。與之盤桓。或銜杯論文。至日
晡。段出。則號於人。謂令君與之深談。邑之利弊。當興革者。

某事某事。且將卽辦。其與某事某事有關之諸人。則大震。
咸暮夜袖金詣段。請爲關說。段以此獵貲無算。人亦畏之
如虎。而公不惟懵然罔覺。復時時對人歎曰。段生終當一
日千里。吾於其文卜之矣。人聞之。無不匿笑。會段以事爲
豪者所告。許公乃燭其奸。歎詫累日。然終以愛其文。不盡
法以繩之。但罰其作制藝百篇。恭楷謄錄。頒於書院。爲諸
生衿式。公又最拙於折獄。每兩造執爭。闕於堂。公無所可
否。但期期曰。訟則終凶。古有明訓。汝等各平其氣。則蠻觸
之爭可息。歸而治汝田疇。字汝鷄豚。鄰里相邀。銜杯一笑。
何事不可已耶。兩造或復之曰。情固當爾。無奈事不可已
何。公笑曰。汝不聞乎。人情大如王法。汝不人情之求。而王
法之求乎。兩造至是。或猶爭執。而公已就公案上披卷不
輟。良久。公以爲兩造都去。則昂首顧侍吏。輩曰。去乎。俟後
若輩再來。汝但當言吾方讀書。兩造聞之。有至闕然一笑。
真息訟者。以是公治博三年。頗有刑措之風。非訟獄之衰。

息。蓋訟者不堪公之無所可否。徒拖延擱置。曠時費財耳。居久之。公乃以自縊聞矣。先是有康令永年者。以侵吞賑款。爲人告發。至朝衣斬東市。死狀甚慘。時公方爲臬署審員。康出就刑。公實監之。歸而詫歎累日。恆惘惘不樂。至聞人言及康姓則掩耳。復向東方吸生氣。祓除不祥。及在博之四年秋。邑境山洪暴發。益以小清河口決。漂沒人畜田廬無算。災情奇重。大府發急賑金數萬到縣。以重公品格之故。乃不遣專委。卽飭公就地散放。公奉飭後。乃至寢食俱廢。蓋文人之於算術錢穀等事。例不如其文筆之精妙。此類事體。公視之。不下於折獄之難也。於是大選幕下客。得四五人。分頭籌款。遣之各鄉。邑之西南鄉。號久安鎮者。災情尤重。須撥款二萬金。公以重任。正難其人選。會有故人何姓者。自都門來。其人與公會同硯席。頗以文字相契。後乃漫遊京津間。佐人幕。頗精於錢穀等事。至是。公乃大悅。立畀以二萬金。派之。久安鎮。居無何。各幕客畢所事。次

第回報命。而何姓杳然。公遣人候之。則已挾款潛逃矣。公聞報駭極。竊念久宦減季之產。昔人所恥。此項鉅款。即便變產可彌補之。亦將何以對子季。况不能耶。蓋是時公弟聯元。務農於家。兄弟猶同居云。當是時。公正神情愴怛。失其常度。乃復有同寅某。馳書慰問。其措詞乃引康令事。以開公意。大略謂康令吞款。故得重罪。今公僅用人非常。負失察咎。苟失款能彌補之。當得無恙云云。雖爲意甚善。而適中公所惡。公得書後。惋歎累日。乃以自縊聞矣。聞者傷之。而鎮殿將軍韓令者。同時亦以貪污罷職。自是每常輒參。羣官望班聯之首尾。恆太息不置云。



咖啡之妻

(汪仲賢)

現在偉人一旦飛黃騰達。在沒有購汽車。造洋房。戴金鋼鑽以前。第一個應解決的問題。就是休掉同過患難的鄉下黃臉婆子。另娶一個年輕美貌。能穿新裝。擅於應酬的新式女子來做主人翁。

古人說的什麼「糟糠之妻不下堂」。載這種狗屁話的書籍。現在祇好賣給雜貨鋪子裏包銅板。本就不很適用了。不過人心。無論是古人今人。一樣都是肉做的。何以一

個人紅了。良心就會變黑呢。大概人們稍微有了一些身份。最怕的就是有人宣佈他從前的陰私。就是俗語所謂「揭凍瘡疤」是也。所以我們在報紙上看見了新的籍紳錄。在裏面發現了幾個熟識的名字。而這些人又是與我們同過患難的。或者是我們從前待他們有過恩惠的。甚至於把自己的褲子剝下來。給他們典質了錢。拿去開過伙倉。這種交情。不能不算厚了。但是。如果你根據了這個

交情去投奔他們。想他們念及前情。賜一點好處給你。那你就非碰頂子不可了。

此人好容易擠到場面頭上去了。忽然來一個曾經受過劉禪恩惠的朋友。他心裏豈有不着急之理。那時候他恨不得你是一個犯法的囚徒。立刻將你拘禁起去。禁止你接見一切有聽覺的人類。那才能稱他的心願呢。怎能容留你在身旁。時時有洩漏當你種子的秘密之虞。

糟糠之妻者。她肚子裏包藏的醜歷史。定有甚於當種子的了。老太婆的嘴。又是以善於「燻粥」著稱於世的。萬一她沒遮攔的瞎說起來。「善名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弄得穢聞醜史。遠播四方。豈不是與他的聲名地位。都要發生影響嗎。爲保全自己的令德起見。就不能不把良心染成黑色。教家主婆犧牲半生幸福了。

在下的許多窮朋友中。也有一個五等以下的闊人。他也難逃這天演公例。在稍稍得意以後。就「弄」了新式主人

婆。他弄這個主人婆。却沒有費什麼麻煩的手續。時髦人演的對簿公庭。男女互揭凍瘡疤的醜劇。他總算沒有表演。他的弄新主人婆。也不算重婚。也不算續絃。更不能說是納妾。他美其名曰「增娶」。換一句俗語。就叫做「兩頭大」。他把舊家主婆放在鄉下。永遠不准她到上海來。新主人婆住在都市裏。永遠不准她到鄉下去。自己得暇。就常到鄉下去敷衍舊家主婆。在新主人婆面前。祇說舊家主婆早已另嫁別人了。回鄉去祇緣探望娘親。其實他的娘已死了十多年了。在舊家主婆面前。又說都市裏娶的。不過是小老婆而已。將來不會長久跟我的。這般的互相朦蔽着。倒也可以各安一方。並無衝突。這位朋友也以「處置得法」在人前自詡。

有一天。這位朋友不惜降尊就卑。到亭子間裏來訪我。我就問他道。「去年不是聽說你的舊家主婆。已被你教育成人了嗎。交際場中。你不是也常帶着她同來同往。並且

聽說她跳舞也被你費了三個月工夫教會了。何以又把她藏在深山金匱裏。另外又去弄一個摩登女子來做夫人呢？」

他嘆了一口氣道：「我豈好色也哉。實不得已耳。我起先的主張。本想把舊家老婆略略改頭換面。拿來冒充新式夫人的。誰知她的劣根性。蘊藏在骨子裏。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露出『小家敗氣』來。造成許多笑話。教人實難忍受。所以才不得不將她打入冷宮裏去了。」

我問道：「尊前夫人鬧過什麼笑話。可能夠說出來讓我們一擴眼界嗎？」

那位朋友說道：

有一次。是海軍部有一條什麼軍艦下水。我接到了一張觀禮的請柬。柬上簽的是恭請某某夫人。行擲瓶典禮。我與某某近來頗多接近機會。我的太太和這位擲瓶夫人也見過幾次面。並且陪她打過一次小麻將。損失過我五

百多元血本。這次她去出風頭。我們應當盡下屬之職。前去替她捧場。

預料那天到場的來賓。一定是很多的。我若一人去捧場。勢難與某某夫人多多接觸。如果帶了一個眷屬同去呢。在會場上就能常常和貴賓混在一起了。況且她們是有過『打牌之誼』的。萬一我們夫婦與擲瓶夫人站在一處談笑的時候。（最妙是僅僅我們三人。一切閒雜人等都要退避三舍。）忽然來了一個報館裏知趣的攝影記者。偷偷的將我們三個人的合影。攝在一張相片上。並且希望這位攝影記者是一位斲輪老手。光線對得十分準確。洗片的時候。也望神靈暗中呵佑。不要走光。製版的時候。網眼製得特別勻淨。明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登在各報上。旁邊註着一行小字。把某某夫人。和我們夫婦倆的名姓。排排坐式的並列着。那是我的身價頓時又要增高十倍。以至百千萬倍咧。

因為我抱着這樣偉大的希望。所以軍艦的下水禮我是非去參與不可。而且非帶太太同去不可。我破費了三份之一的按月官俸。特地攜同我的太太到最著名的新裝公司裏。請那位藝術家老板親自打樣。替她定了一套藝術化的新裝。怎奈她的身材。長得像冬瓜似的一段。矮而又粗。兩條膀子的顏色。就像二進宮裏徐千歲的下半截臉譜。富有肉感美的新裝是不配她穿的。那藝術家的裁縫司務。究竟比舊式的成衣匠聰明得多。替她做了一套袖口齊腕。旗袍不像旗袍。洋服不像洋服的新裝。我的太太穿上了新裝。也就成了一位半開化的時髦人了。我的太太係出名門。裹成一雙小脚。形狀酷肖三角水粽。她到了上海。還穿着三寸弓鞋。我勸她放鬆腳帶。慢慢的自會長大的。豈知她的腳骨。受了多年束縛。已習慣成性。一旦解放。兩脚反而紅腫得不能點地。在二十世紀的上海灘上做女人。高跟皮鞋是不能不穿的。這於改造的小

脚女子。實是一重難關。我費了幾天心思。才被我想出了一個妙法。教她把腳帶仍舊包着。外面穿一雙軟鞋。我到外國女皮鞋店裏去。買了一雙樣式最好的木楦頭。楦頭中間就了她的粽子腳樣。鏤空了。教她墊了棉花。把脚穿在楦頭裏面。木肉交界之處。去定製一雙皮鞋。恰巧用一根背帶將他遮住。倒也天衣無縫。不過高跟皮鞋和木楦兩樣東西的份量很是不經。套在脚上。教她走路。這就非練習不可了。她像花旦練登蹺似的。每日關緊了房門。盡心下苦工練習。有志者事竟成。不到半年工夫。已被她練得上下樓梯都不用人扶持了。後來居然被我教導得帶了木楦。可以在光滑的地板上跳舞咧。這種成績可不能不算是老婆界的新紀錄啊。所有美中不足的就是她走路姿勢。還不能十分美觀。兩隻脚東西開張。排着外八字式。經我屢次糾正。教她走路時留心將脚尖朝前。誰知她的脚尖對了前面。背脊骨就連帶的灣了下來。成了大

書家唐孝子的令妹了。這一點恐怕是無法改造。也只好由她去罷。

在參觀下水禮的隔夜。我在枕邊再三囑咐。因為明天是到衆目昭彰的地方去觀禮。你現在已是五等以上闊人的夫人了。你的服裝。言語。笑貌。姿態。動作。以及一切的一切。都有教觀衆（尤其是新聞記者）注意的價值。不要露一點寒蠢樣子出來。給人冷眼看見了。要當作笑柄的。下次再有這種大典。也許四等以上的上海闊夫人都死光了。擲瓶的主人婆也許輪到你頭上來。你這一次去觀光。帶着也能練習些禮節回來。

我的太太諾諾連聲的答應了。

明天一大早就督促她梳裝打扮。午後一點鐘時。僱了一輛黑牌子的野鷄汽車。與她同乘到高昌廟的江南船塢旁邊。自有戴白帽子說福建官話的軍官招待我們進去。那時辰光還早。來賓寥寥無幾。我們在那船塢旁邊瀏

覽了一回。祇繞了一兩個圈子。他穿着那雙高跟木套。已在喚吃不消了。蘆蓆棚裏此時尙沒有來賓。不便呆瞪瞪的去坐着等吃茶點。只得讓她在江邊上一根繫鐵纜的大鐵樁上坐着。

坐待多時。來賓已十分擁擠。才見那擲瓶主人婆花枝招展的入場來了。我老遠望見。連忙教我的太太趕過去招待。我攙扶着太太走過人前。大家都望着她背後竊笑。我掉頭一看。不由得連聲叫苦。原來那件淺色新裝。屁股上坐了兩大塊漆黑的煤灰。那黑印像大桃子似的兩個。中間留着一道明顯狹槽。那個形式就像紙馬上印的王母娘娘的紅臉一樣。我看見了又好氣又好笑。當時又不便告訴她。如果對她說明了。她一定不肯再留在這裏。要鬧着回去咧。我只得擋在她的身後。遮遮掩掩的將她簇擁到擲瓶夫人面前。招呼了一聲。我們倆就像蒼蠅釘着了新鮮糞一般。永遠不即不離的迴繞在她左右了。

在將要擲瓶的時候，有許多人圍着擲瓶夫人爭攝影片。我把太太推在前列，與夫人並排站着，還有一個人教那夫人如何把香檳瓶擲在船頭上。那夫人一一領會。此時我的太太却發起議論來了。

她嘴裏嘖嘖的唾了幾下，表示她的惋惜。然後說道：「人家屋裏棺材抬出大門的時候，要打碎一隻飯碗，算是壓邪的。這是輪船下水，又不是棺材出門，爲什麼也要打破一個酒瓶呢？」

她說道話，引得擲瓶夫人格格的笑個不住。我連忙用目光去止住她。她見擲瓶夫人爲她發笑，還自鳴得意。摩挲着酒瓶繼續說道：「這個瓶上的花頭做得非常精緻，外面五顏六色的，裝璜得又非常好看，將他真的打破，豈不罪過。他們如果請我來行擲瓶禮，我一定下不下這個毒手。摔破這樣好的東西，與其摔破，不如讓我帶回去浸茉莉花酒吃也是好的。」她在天庭廣衆之下，說出這種

小家子氣的話來。衆人的視線都不約而同的往我臉上射過來。我的臉不由得漲得通紅，恨不得伸出巨靈之掌，賞她兩個大耳刮子，以懲戒她的口不擇言。

自從這次觀禮以後，我就不敢帶她出去了。有一次又有一位闊夫人開宴會，請柬上註明要攜夫人同來的。我因爲要自儉於要人之列，這種盛大宴會，又不能不去參與。沒有法子，只得連夜教導她各種儀節，練習了幾套簡單的交際舞，並再三叮囑她不要多開口。

那晚的宴會，中外來賓有數十對之多。女賓都像嵌五索似的，嵌在男客中間。據說這是外國儀節。吃東西也要陰陽調和，才覺得有滋味呢。我坐在她的旁邊，像牽線木偶頭似的，暗暗的替她做着導演。總算沒有鬧什麼笑話。宴罷，男女來賓捉着對兒跳舞。她那樣矮冬瓜似的身體，偏偏被一個又高又大的碧眼兒擁抱了去。她的頭偎着那人的胸前。那人故意半蹲着身子，做出種種滑稽態度。

來與她跳着。引得全堂的人都暗暗的好笑。我看見了心裏自然又要難過。

跳罷一次。她忽然打着甯波白大喊道。「哇。阿姆。阿姆。」

Yes. My dear lady I Am what? You say 那外國人側着腦袋。鞠躬着身體問她。原來他把「阿姆。阿姆」三字。誤聽作「I Am」了。全場人聽見她能與外賓答話。都覺得奇怪。大家都側着耳朵。聽她說些什麼。

但見她繃着雙眉。似哭似訴的說道。「唔。格。紅毛人。柴勿入調。擦得阿拉奶奶頭上。癢齊齊。癢齊齊。柴難熬。」

紅毛人聽了。當然莫名其妙。許多中國來賓忍不住要開堂大笑。紅毛人也瞎子趁淘笑了一場。那個肇禍的紅毛人。看見她的臉色不大好看。連向她說了幾句「騷來」。也就把此事扯過去了。

我聽那朋友說到此地。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我便安慰他道。你的夫人天真爛漫。性情坦直。一點沒有虛偽的

習氣。這種女人在現代社會裏是很少見的。你怎麼反要將她打入冷宮呢。

那朋友嘆子一口氣說道。坦直二字。並不是什麼好字眼。恭維人家坦直。就是罵他大傻瓜的別名。現在的社會。本是一個虛偽的社會。譬如見了不相干的朋友。定要互問一聲「你吃過飯了沒有」。其實別人吃飯不吃飯。與我們毫無相干。我們心理也何嘗要去打聽別人吃飯不吃飯。而見了朋友的。而這句話自然而然的會脫口而出。這完全是一種虛偽的表示。金鯽魚缸裏當然養不住黑魚。但是黑魚池裏也無金鯽魚存身之地。社會是虛偽的。大家都套着假面具在人羣裏周旋。你一個子坦直。人家就會把你當瘋子的人。人人知道褲襠裏都藏着一個生殖器。這有什麼神祕呢。如果你在大庭廣衆之下。把這神祕的黑幕揭穿。那就要被人目爲瘋狂了。她看見人家打破美麗的香檳瓶。想帶回家來浸茉莉花酒。陪紅毛人跳舞。被人

家磨擦得癢齊齊的難熬。這都是人情之常。並無大不了的。不過這些都是心裏的感想。她一齊宣揚出來。這就與揭穿人家褲子襠裏藏生殖器一樣的乏味了。你想可殺不可殺。

那朋友說到這裏。便緊握着拳頭。在我的破桌子上亂擊。臉上還露着十分憤怒的表情。我便勸他道。你把一個小脚太太。教育得能與紅毛人跳舞。也就費了多少心血。咧。這種口不擇言的小節。只消你略微指導她一二次。她自會領悟的。何必這樣動肝火呢。

那朋友深深的歎了一口長氣道。那天回來我就埋怨她了。誰知我剛說了她幾句。她反而說出一套歪理來。教人聽了又好氣又好笑。

我問他道。尊夫人又有什麼妙論。倒要聽聽呢。

這位朋友學着他夫人的口吻說道。我嫁的男人是你呵。只要伺候得你稱心就完了。誰知道你還要叫我去陪別

的男人交際呢。教我同中國男人交際。我也不惱。就埋埋虎虎同人家交一交罷。你還要叫我同那又高又大的紅毛人交去。我不是江北岸的「花老」。又不是廣東的鹹水妹。教我去陪衆人白相。莫見你阿姆的「匹鬼」來。從今往後。你就是打殺我。我也不願意出去交什麼斷命際咧。那時我也在氣頭上。也罵道。你不去交際。要你這老婆來什麼用處。你與我滾出去吧。她說道。阿拉做女人。只曉得三從四德。不懂得什麼交際。你們這種外國理性。我尤其不懂。上海地方我本來也騰（住）不慣。我情願讓你你去討一個會交際的小老婆。你睜着胡椒眼。看她與紅毛人摟抱在一起香面孔。你的心裏才痛快咧。我道。上海地方的洋房。本來也不配你住。咖啡牛奶。本來也不配你吃。你只配到鄉下去住平房。吃臭鹹菜梗。你的八字裏註定不配享福。只好請你回去吃苦吧。

我的太太當夜就與我大哭大鬧了一場。她把定製的一

雙木棺也推在火爐裏焚化了。明天就收拾了些金銀首飾。把新製的時裝拋棄得滿地。換了小腳鞋子。帶了一個老娘姨。搭上江天輪船。竟自解棺歸田。得得得的下野去了。

自從她去了以後。我就急於物色相當的配偶。不到一月功夫。居然就被我覓着了一位三等以下的交際之花。說明教她居於妾媵的地位。當然是不樂意的。我只得先偷偷的回鄉一趟。對舊夫人小獻殷勤。將她安插妥貼。不許她有反動的思想。才到上海來和現在這位新夫人行了。一個新式結婚禮。

我側着頭聽那位朋友津津有味說完。我忍不住要問他道。我是不善於交際的人。實際上也用不着與人交什麼際。所以對於現在交際社會究竟是什麼情形。我也莫名其妙。不過。因為要陪別人開心。自己才去娶一個標緻老婆。這種事情。我總覺得有些不大合算罷了。

朋友哈哈大笑道。你老先生的見解。與我那位雷波老人不相上下。堪稱得英雄所見略同咧。中國人向來稱老婆叫做「內助」。不過現在的新式老婆。却應改稱做「外助」了。因為舊式的老婆。只能管理家政。她的勢力範圍。不出牆門以外。新式老婆的效用。正與此相反。她雖不能料理家務。却能到外面去活動。只要她的面孔漂亮。服裝時髦。口齒伶俐。應酬周到。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往往有許多麻煩的公事。或肥胖的缺役。自己萬萬解決不了。或弄不到手的。只要請「外助」出馬。單憑她的一顰一笑。就能得到圓滿的結果回來。所以為她身上多買幾瓶水。等香水。多添幾套時髦衣服。這個錢却不是白花的。在她的身上仍能撈回千百倍的利息回來。

我含笑問道。我聽見朋友們說。你稱新夫人為咖啡之妻。這又有什麼解釋呢。

他笑道。這是朋友們與我鬧玩笑的話。因為古人宋弘稱

貧賤的老婆爲糟糠之妻。後代人都誤解了。以爲與丈夫同吃過糟糠的妻子。丈夫富貴以後。就不能將她拋棄。其實宋弘的原意却不作這樣解釋。糟是酒滓。糠是穀皮。這兩樣淡而無味的東西。在太平世界只好喂豬吃。狗都不要吃的。除非是遇到大荒年。人類誰也不願意將這兩樣東西來充飢。宋弘大概也是一個娶過鄉下蠢婦做老婆的人。他感到這種愚笨老婆的乏味。所以才把這兩樣淡的吃不得的東西來做老婆的譬喻。糟糠之妻者。就是說結髮的老婆。簡直同糟糠一樣無味也。朋友們因我發過這番怪議論。後來見我娶了這位新夫人。便說我脫離了乏味的糟糠之妻。娶了一個又香又甜的咖啡之妻了。又見我與新夫人要好得寸步不離。他們却又把我比作牛奶。擺和在咖啡裏面。簡直分不出彼此了。這完全是朋友們打趣我的話呵。

這位朋友說到此地。就會眉飛色舞起來。臉上也顯出一

種「滋味篤落落」的表情。忽然他在身上掏出一個大金表來一看。連聲叫道。糟了。糟了。我還有好幾處應酬咧。同你說着話。簡直忘了時間了。說罷。拿了帽子。便急匆匆的下樓去了。

以上是一年前的事。這位朋友自從去了以後。就此音問斷絕。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直到今年的秋天。他忽然又來敲我亭子間的門了。我照例將他接待了進來。他一進門就笑嘻嘻的。露着羨慕的神氣。說道。老兄。與你一年多不見。你倒還是這個樣子呵。

我也笑道。我是升官發財。今世都無望的了。當然不會比從前富貴。講到窮困到我這種地步。也算到了極頂了。大概也不致於再往下墮落一層。幾十年來。祇是維持着這一個尷尬地位。那裏能夠容他再改變樣子呢。再變樣子。那就去瀟三麻子不遠呀。

那朋友嘆了一口氣道。上海的生活程度這樣高。你能夠

把不上不下的地位維持至數十年之久。不露一點窮相出來。這就該教人佩服到六體投地了。

我聽他話裏有因。並且看他說話的神氣。也不像去年那般有鋒銳。就猜到。他近來已不很得意了。但也不便說穿他。只得像寒暄似的問他道。你現在恭喜在那裏。

他只是搖頭嘆氣道。現在的官場。真比從前還要腐敗萬倍。我實在不願意和他們這班狗官同流合污。還是潔身引退的爲妙。所以我在今年春天就把差使辭去。我早已不幹了。

我問道。你不幹差使。那末。現在你在幹些什麼呢。他冷冷的答道。幹什麼。每天幹三頓飯。一泡尿。

我問道。現在公館還住在上海嗎。

他道。失業的人。在上海灘上那裏住得起呵。只得到鄉下去縮縮吧。我已經在鄉下縮了三個月了。前天剛到上海

我笑道。你是生長在鄉下的。住在鄉下也不生問題。不過咖啡是大菜館裏的東西。把她與泔水桶裏的糟糠放在一起。豈不是褻瀆了她的聲價嗎。況且這兩般東西是水火不相投的。調和在一塊兒。不會起酸化作用嗎。

他聞言。咬着牙齒說道。咖啡不比中國的龍井茶呵。她是要有充份的洋糖和着。才能喝咧。你不相信。我請你喝一杯沒有加糖的濃咖啡試試。包你苦得沾在舌頭上。想吐也吐不出來。我從前喝的是有糖咖啡。覺得又香又甜。自從我丟了差使以後。喝的都是淡咖啡。就覺得又苦又辣。真比黃連還苦。比胡椒還辣。簡直不是人的滋味。我連喝三個月的淡咖啡。實在把胃口都喝倒了。只得連杯子都把牠摔了。

我笑道。大概咖啡的味兒太濃厚了。多喝了不大相宜的。你回鄉去重嘗糟糠。那個味兒又如何呢。

他也笑道。糟糠雖說淡而無味。遇到荒年的時候。究竟還

能借她來殺一殺飢火。惟有咖啡這樣東西。最是促狹。須吃飽了肚子。才能喝呢。飢餓的時候。喝她。非但不能充飢。反而越喝越餓得厲害。到這時候。我才知道。那位替她取名咖啡之妻的朋友。真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呵。我是一個見咖啡而色變的過來之人了。以後還要勸我的朋友們。以少喝咖啡爲是。

他說到此地。忽然一看我茶几上橫臥着的一個破鬧鐘。已經走到六點鐘上了。他便不住的躁腳道。糟了。糟了。同你說話。又誤了鐘點了。

我問道。爲什麼這樣匆忙。是不是又有幾處應酬。他道。今天民政廳長到上海。他已經答應我在江北弄一個位置了。我得趕緊去見見他。此人說罷。又急匆匆的下樓去了。

(完)

避剝新法

(大象)

有人說。進衙堂。啣京調。可以嚇退剝豬獠。然京調頗不易啣。啣而弗入調。反被若輩窺見底蘊。其危險更大。余輩又嘗發明一戴帽法。行之數月。頗著功效。其法有二。(一)歪戴式。將帽傾於左方或右方。須至四十五度以上之斜度。此法之表示。亦有兩種。其衣服華麗者。爲大亨。爲白相人。與剝豬獠者。有同志之雅者也。其衣衫平常者。爲老槍。身家產業。早已送入燕子窠。畢的生司。不值一剝也。(二)高戴式。將帽戴在頂骨之前。額角之後。此法之表示。爲拳師。爲保鏢。爲戲台上之打英雄者。朔方健兒。好身手。若輩鷄肋。決不敢當其老拳也。

口挂伴室雜綴

(許息齋)

卷之三

阮瞻作無鬼論。當時稱其說理精湛。無有能破之者。然觀其論中扼要語。不過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刀毀則利亦滅。安得人死乃復有靈。余謂此論殊未精審。何以言之。刀之與利。不可分而爲二。若人之精爽與軀體。則可離者也。一也。利由刀而生。先有刀然後有刀之利。若人之精爽非由軀壳而生者也。二也。刀之利由於磨礱而出。非固有者。人之動作云爲。則皆精爽使然。非軀壳所獨能也。三也。刀爲死物。人爲生物。烏能併爲一談。故阮氏此論。實爲擬不於倫。乃謂當時無能破者。殊不可解。

西法之傳入吾國。最有益者。莫如種牛痘之法。自有此法。而育嬰者。遂無天痘之險。而面有痘癍者。亦日少。赤子之蒙其惠者。實非淺鮮。且自傳入後。而吾國之醫。更略變其

法。于每一臂間。各種三枚或四枚。又斟酌定於某時。當忌何物。某時當食何物。此在西人視之。或且笑爲多事。然西人所種。必每歲更種一次。或二年更種一次。若依吾國之法。則一種之後。終其身永無他虞。此其明效大驗也。近人於事。動言改良。若此事誠可謂改良者矣。

西人於痘。近年發明一事。曰紅色治療。紅色治療者。於出痘時。小兒當令其多見紅色。若衣服窗帘電燈之類。皆易以紅者。於痘之變化。爲大有益。有告之者曰。爾之所矜爲。翹獲者。吾國於千數百年前。卽已知之。蓋吾國於小兒出痘時。內衣率爲紅色。所著之帽亦然。或以紅布爲簷。置於額。夜間每以紅紙爲繩。燃火照之。凡此等等。雖三家村老嫗。莫不優爲之。爾乃矜爲新創耶。雖然。假令彼反詰我曰。爾言固不謬。然試問所以必用紅色者。其故安在。則瞠目不能答。蓋吾國開化最早。先民所發明者。皆有其必然之故。迨習之既久。視爲固然。知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吾

國之不能勝人者。其病即在於此。此亦其一端也。

西人治事重實驗。其治疾也。惟事剖解。故知有血而不知有氣。知有空氣而不知有元氣。科學所闡。輕養炭淡。厥用繁。而獨於人身之有元氣。乃瞭無所知。則驚外之蔽也。知重體質而不知氣化。故每謂人蔘之功效。不及牛乳雞卵之有益。而治熱惟知用冰。尋強壓之拙法。終不能有所變計也。

西人之視微菌。畏之殆如蛇蝎。故蚊蠅之類。在所必殺。而究無術以清其源。治標之策。爲效亦僅耳。吾國習俗。指臂之間。偶爲刀刃所傷。則取糞間積塵。之其愈亦速。若西人視此。殆無異於自殺矣。此固不足爲法。然迄未聞以此而致疾者何也。泰西有理想小說曰。火星與地球者。謂地球與火星交通。火星之人。能至此地。其人智力勝於地球之人千百。地上之人。遂爲征服。而終不免爲微生物所攻。卒至死亡殆盡云云。此雖近於寓言。亦可見其念慮之所

在矣。

或謂余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以今日情勢觀之。此四者殆成爲一大轆轤矣。余曰。何謂也。曰。士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他日出而與人家國事。則中有所主。不爲外物所搖。所謂勞心者治人。故士居四民之首。吾國以農立國。民以食爲天。故農次之。工者所以制物而利民用者也。故工又次之。農以生物。工以成物。無農無工。則商且無所事。其居積。無所用其懋遷。農爲本。富商爲末富。故商居其末。泰西諸邦。以商立國。末富是崇。海通以來。挾其奇技淫巧。以凌我。識時之士。靡然從之。而商之地位。重於士者。且倍蓰。近年所謂勞工神聖之說興。而資本主義之根本。忽遽動搖。而不能強立。於是工之氣。遂凌駕乎商之上。而同時興起者。又有勞農。近雖世界農業凋敝至極。而其機已動。且全球人口。農居其半。苟農潮遽起。其勢實未可侮。則農又將駕工而上之。而所謂士

者。遂不得不退居於末。夫今日之士。無學無養。惟知裨販他人之唾餘。欲削己足而適人之屨。而於事卒無所濟。其不爲人所重視。亦固其宜。然而物極必反。他日者或有端恪宏通之士。憬然於涸沓比附長此終古之不能自立於天地間也。則振起以爲之創。於是全國之士。聞風興起。相率而治致用之學。所謂數過時可待文王而後興者。則士之爲士。庶幾能復其初乎。客既退。思其言蓋有心人之言也。遂臚而記之如此。

天台軒轅生者。振奇人也。好學而多智。於書無所不窺。足跡徧寰宇。一日告余曰。予今乃得見異物。問其繇。曰。曩者有事於東海。至澗水。遙見水濱有若巨蚌者十餘。形正方形。徑幾二三尺。異而欲趨視之。有土人尼曰。是不可近。能噬人。爲所噬必無幸。問何物。則曰方猪也。既而有叟居於海濱者。謂予曰。是物腹中有明月珠。皆徑寸。顧不能爲人得。強欲取之。必爲所噬而死。亦不恆見。每月色皎潔。則羣出

游於海上。張其一壳。若舟之駛帆者然。其疾如風。瞬息而逝。君試顧之。已不見矣。予遙矚之。果皆潛去。迨後思之。乃悟古人所謂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方諸殆卽此物。土人不知。方猪蓋方諸之誘也。

近人有恆言曰。中國將來之主人翁。斯言也。其目的所在。詎非有厚望於莘莘學子者乎。孟子有言。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困乏其身。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若是乎好逸而惡勞。驚名而遺實者。其不足與於斯矣。通都大邑。負笈莖繁。居紛華靡麗之域。習放僻邪侈之事。居處必求其適。飲饌必極其精。薰香傅粉。可近惟有婦人。舞蹈胡旋。此外更無餘事。骨幹以懈弛而弱。心力以沉溺而衰。一旦出膺艱鉅。盤根錯節。有利器乎。若夫遠適異國。習見夫淫侈沉湎。以爲非若是且將貽譏僮野。其上焉者。亦不過舉比麟。誦西人之言。服西人之服。如是而已。嗟乎。所謂中國將來之主人翁者。其果將奚屬耶。

唐代重臣薨逝。有賜上方東園祕器之典。宋時則有勅葬之例。當疾病時有宣醫之舉。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宣醫者。醫之術不必皆精。或有藥與病相左者。又不能不服。往往反致增劇。勅葬則中官入人家指揮之。而家人反不能贊一詞。用費浩繁。所賜地又不必皆吉。故當時有宣醫納命。勅葬破家之諺。此則本爲恩遇。而反足致害。誠非始料所及。而深居九重者。方以爲眷念老臣。有加無已。而豈知末流之弊。至於斯耶。有清一代。於重臣亦有賜人蔭及藥餌之類。此則爲調攝之需。且亦不強人以必服。至於飾終之典。則諭賜祭葬。賞銀治喪。一二品大臣皆有之。然既賜之後。則聽人自爲之。初不加以干涉。則視前代之制。爲差勝矣。

海通以來。新政之起。多用客卿。好爵以縻之。厚祿以養之。然而推赤心有肝胆者亦殊不多見。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亦固其所也。其真能忠於我者。得二人焉。其一曰戈登。

英國人。洪楊之亂。助我戰。頗力。隸李傅相部下。諫洋槍自成一隊。所向有功。吾國有洋槍隊。自戈始。觀其上傅相。嘗條陳十事。一則曰。中國之地。東濱海。七千餘里。非練海軍。必不能與各國爭一日之短長。再則曰。中國現在專門人才不多。不能不借材異國。他日習練有成。若海關等重要地位。必當以中國人任之。大權不宜旁落。此等語。豈易得諸異族之口哉。其一曰。朱穰仕。德國人。光緒中聘爲南京鎮江江陰吳淞四路炮臺總教習。居中國久。所娶亦華人。光緒二十九年。寰泰兵輪爲英輪撞沉。索償不允。朱大憤。以己意致長函於西律師爭之。外人以朱之忠於我也。久銜之。至是乃羣計中傷之法。朱有友聞之。密以告。且謂謀君者甚急。亟宜有以自處。否則不免殺身之禍。會陶渠林觀察兼兩江營務處。江督張南皮檄之。巡閱各口炮臺。朱自江陰來會。忽言我旣爲中國官。當爲中國盡忠而死。死後望恤我妻子。羣訝其言之突。思有以慰之。少選。乃著中

國官服。佩所給三等寶星。北向行三叩首禮。呼陶曰大人。陶方回顧。忽砰然一聲。朱已以手槍自擊仆地死矣。知其故者莫不惜之。

三十年前。滬妓有胡寶玉者。名噪甚。其出而問世也。尙在所謂四大金剛者之先。性豪侈。若彼中人之以黃金製爲豆蔻小盒。及茶壺水淡巴菰管之屬。又有所謂紅木房間西式房間者。率爲胡作俑。乃相率尤而效之。遊戲之地。當時有華總會。甯波總會等。遊於其中者。類皆弁而非釵。胡獨以脂粉之雄。遨遊其間。樽蒲之戲。下注頗豪。有人集其經歷撰一說部曰九尾狐。後更有一書卽以真名名之曰胡寶玉。而於其收場以後之事。皆略而弗詳。先是有穎川之裔某君者。其尊人任川沙同知者。十有一載。穎川每至滬。輒至其妝閣。濁世翩翩。固亦胡之面首。久之且成禁戀。居無何。胡年且逾五十矣。然而美膳足以澤其膚。濃抹足以掩其老。視之尙不啻四十許人。胡終以心驚老大。每念

將來歸宿地。盱衡當世。覺如意郎無過穎川者。遂與議委身之事。顧穎川以兩老在堂。母持家尤嚴。且資斧亦無所從出。却之。然自是穎川有所需。胡輒供給之。恣其用。在卅年餘。數已達四千餘緡。胡又申前議。仍不可。胡曰。我身苟屬君。則我貲卽君貲。復何所忌。且櫝中略有私蓄。固不愁後半世噉飯地也。否則我身且他屬。所負貲不計子而計母。亦當見璧。君將何從。穎川爲所挾。不得已諾之。於是擇吉彩輿迎娶。衣飾禮節皆視媼。亦胡所要也。既居室。謂海上日用奢。擇其儉者。遂偕至泰州而居焉。年餘。終以食處不適而遷於揚。其在揚也。與僕皆鮮潔。招搖過市。途之人皆指而目之。謂是始有百萬貲者。有鄒某者。閩閩中人也。工諛媚。而貌爲拘謹。展轉得爲穎川門客。其初至也。見帷帘陳設之美。乃作史記陳王客口吻曰。夥頤。爾之多金。沉沉者。胡與穎川皆大笑。益喜其誠朴。既而胡鬻其釵釧之屬。得資數萬。存市肆。權子母。亦鄒所獻策也。顧未嘗使穎

川知。胡亦工心計者。析其數爲十餘分。而分置於各肆。一日。胡以券授鄒使收責。鄒遂並取其母金七千緡挾之遁。胡懼爲穎川所聞。則祕之不復追。鄒既得資。則納其素所狎妓爲妾。同居三月。妓又挾其資遁。知其事者僉謂天道之巧。光緒丙午。余勘案於江北。事畢返道出揚州。往訪之。相見甚歡。明日招飲其家。饋饌極豐腴。既而作樽蒲戲。余猶不樂此。強而後可。自未至酉三時耳。點心且五至。精美特甚。余謂穎川。君居家似宜稍儉。胡笑曰。是區區者何足言。儂日食皆若是也。余於是知其不足以持久矣。方穎川之欲久居於揚也。慮無詞以告父母。胡曰。是不難。乃爲穎川納粟爲鹽場大使。指分兩淮。而令穎川以稱貸於人得貨告。於是相借作春明之遊。既畢事將南下矣。會孝欽后賜大臣聽戲於頤和園。胡欲往觀。穎川尼之。不可。遂紹介得通內監得腰牌一。易服雜廁內。豎中遠觀之。是役也。費亦達數千金。南返後輒誇耀于人。聞者咸咋舌謂幸而免

耳。越二載。有人來吳門告余。謂胡已至滬。重理舊業矣。余固料其或有此一日。而不虞其速至此也。後知胡至滬後。藉其餘貲得若干。又假諸其舊日之所謂手帕交者。購二雞盤。托諸彼中之相識者。而分其纏頭。蓋已憔悴老醜。無復曩時意態矣。又二載而病。病而死。死之日。穎川貨其衣裘。二巨篋以助其喪葬云。

自管仲。胤爲女閭。而卽墨臨淄。遂成穀擊肩摩之地。自此以後。通都大邑。乃莫不有若輩蹤跡。若昔之邯鄲大道。明清以來之在平腰站。皆爲商賈輻輳之要衝。同治初年。赭寇方殄。六朝金粉。盡化蟲沙。曾湘鄉亟以畫舫笙歌。一洗干戈之氣。此固非拘膺小儒所能知。近年南京爲首善之區。善政叠舉。禁倡亦居其一。盡驅官倡而爲私倡。豈始料所及。而退食自公。或藉以爲怡悅之地。於是有爲招徠商賈計者。請弛其禁而許之。顧格於婦女會之尼。婦女會固以墮落女子人格爲言者也。然而爲官倡爭人格。乃不爲

私倡爭人格。且舞女之多。日進不已。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又熟視若無覩焉何耶。

有問。余古不第進士與不第秀才之說者。余曰。不第進士。卽不第秀才。蓋二而一者也。曰。秀才之於進士。不尙隔兩塔耶。余曰。此後世考試之制。子未審古選舉之制也。古選舉之制。各有其科目。曰孝弟力田。曰經明行修。曰賢良方正。曰孝廉。曰茂才異等。曰奇才異能。自漢以來。代有沿革。至宋而科目益繁。今試舉一例以明之。譬如舉某甲茂才異等。而貢之於朝。所謂茂才。卽秀才也。某甲旣被舉。卽舉人也。貢之於朝。謂之貢士。貢士卽進士也。旣貢於朝。卽由禮部試其所舉之科目。試而中其科目之程式。則謂之及第。其不中程式者。卽進士之不能及第者也。進士旣不及第。則仍秀才耳。故亦可謂之不第秀才也。故曰二而一者也。問者笑曰。余今日乃釋此惑。

獸炭之製。昉於漢宮。清代猶用之。每歲以季秋之月。由兩

淮鹽運使貢於京師。藏諸少府。以供內廷之用。而先之以孟冬時享太廟之供。揚州有香粉之肆。曰戴春林者。世其業二百餘載。則承辦者也。其名若麒麟騶虞白澤。貌虎豹犀象熊鹿之類。凡十六種。各偶之。則爲數三十有二。其材則炭屑十之六。香料十之三。鐵屑十之一。研極細。篩極淨。以梁之有膏者。煮爲糜。聽其滓。投以炭而搏之。入於型。型梓木所雕者也。合二型而模之。而獸炭以成。大者每枚重十有六兩。次者半之。小者又半之。各有其積。以皮積各三十二枚。謂之一積。其燕也。先置他器中燒之。俟其通體竟赤。乃昇而陳之於爐。自卯初以至亥末。一日始燼。燼而其灰猶植立不仆也。燕之時。異香芬馥。而絲毫無烟氣。視今煤爐之屬。雅俗判霄壤焉。又有噴香獸炭者。以香料十之六。炭末十之四爲之。空其中。燕其尾。則香氣由口鼻噴薄而出。亦雅製也。鼎革後。所謂真戴春林者。已不復能守其世業。貸其肆于他人。而獸炭之型。尙藏于其家。余曾見

之。至香料配製之法。則祕不告人。余曩者許酬以值而乞其方。不可。他日尙當設法求之。

牙牌爲物。雖近遊戲。然頗寓至理。其理蓋出于周牌算經。又參以大易陰陽錯綜變化之理。近有瓶爲改良之說者。欲以么五去其一。而配以二四。爲六點之對。又改稱么六爲人牌。謂取頂天立地之義。然又何解于么二之增爲兩。人牌之易爲他稱。其見解之淺陋。已爲識者所鄙。彼初未知原有名稱。皆具有意義。非貿然而爲之者也。今試以天地人物（物牌俗諺作我牌）及所稱至尊者言之。天牌二。分之爲數十二。取周天十二辰之義。合之爲數二十。有四。蓋取夫十二節十二中氣爲二十四節氣也。地牌分之爲數二。地數二也。合之爲數四。東西南北四方也。人牌分之爲數八。人至八歲而齒齊。爲成童。合之爲數十六。男子十六而精通。爲成人也。物牌分之爲一與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合之爲六與二。六爲天之半。二爲地之半。

萬物生天地之中。得天之氣半。得地之氣半也。其稱爲至尊者。么二合爲三。乾爲天也。二四合爲六。坤爲地也。不以么五爲之者。一與五皆奇數。二與四爲偶數。二四合爲六。亦偶數。陰數當用偶也。陽之數極於九。三自乘爲九也。陰之數極於六。二四合爲六也。么二重疊之。適爲乾卦。二四中分之。適爲坤卦。二四之爲義方。么二之爲義圓。其爲圓也。試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爲說。么二之列。爲銳三角形。蓋同於算術割圓之三角。今以帽之瓜皮形者喻之。瓜皮之帽。爲三角形者。六合之則爲半圓。合兩半圓則成渾圓。么二之義爲圓。正與此同。么二二四合之爲數九。九爲陽數。陰統於陽也。六自乘爲三十六。再以三乘之。得數一百有八。合天罡地煞之數也。他牌爲數皆偶。其奇數者。合之以爲偶。惟么二獨爲奇數。羣陰統於一陽也。其餘各色之牌。亦莫不具奇偶錯綜變化之理。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以之爲諸遊戲。能變化層出不窮也。（卷之三終）



吻話

(鄭逸梅)

世上最甜美的。莫過於吻味。一嘗了吻味。簡直可以把曩年慈母乳汁之甘都忘懷了。前幾天報上不是載着牛蘭和他夫人。每週在獄中會晤一次。常作一度的長吻麼。實在這吻味是妙極了。可以慰離愁。蠲痛苦。所以身困囹圄。兀是捨不了那一回事。不過接吻總宜擇時擇地以爲之。鐵窗的背景。囚人的歲月。未免有非時非地之感吧。試舉時地相宜之吻於後。(一)三五之夜。偕着情人。信足所至。不覺走到了湖邊。那時皓月一輪。倒影入水。這分明是月和水在那兒表演戀愛的一幕。情侶也一笑相吻着。

(二)夏日清晨。公園中尙少游客。情人倆擇了個綠樹爲幄。密葉遮天的好所在。長吻短吻。一吻再吻。兀是沉醉了。(三)狂歡跳舞了一夜。和情人同車歸來。天未破曉。一片矍矍。習習野風。頓增寒意。那時情人倆相吻相抱着。直至抵了家門。始相醒。(四)一樹桃花。紅映人面。那是媚豔極了。情不自禁的。來一個溫鑿之吻。(五)比肩雲屏深處。同看紅樓夢。看到賈寶玉喫胭脂。她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就告訴她喫胭脂。就是……說時就實地試驗。把她吻了一下。

總之。我們中國人接吻。是要避着人舉行的。這大概是被禮教束縛慣了的緣故吧。西方人却儘不妨在大庭廣衆間。和握手同爲尋常儀節。

西方人稱接吻曰。Kiss 譯音彷彿開始。原來接吻。便是愛情的開始。不像我們中國人。要愛情進行到相當程度。方得接吻呢。

孫警僧先生。掌教滬上民立中學有年。周瘦鵑陸澹齋兄。都曾沐他老人家的教澤。茲聞其染病下世。一致的痛惜他。先生少時譯有吻詩三解云。君吻兮及妾手。從今妾指兮。不約瓊與玖。君吻兮在妾手。(一解)君吻兮及妾額。從今妾髮兮。不沐膏與澤。君吻兮在妾額。(二解)君吻兮及妾唇。從今妾口兮。不味錯與珍。君吻兮在妾唇。

西方人往往把日用物品。作爲男女傳情之用。不發一語。盡得風流。多麼有趣啊。譬如取扇柄或鉛筆親唇。就是通知對方來接吾吻。

英倫亨葛馥鎮。於耶穌復活節的第一個禮拜二。定爲接吻節。鎮中的青年。發狂似的在街上游行着。途遇美姿色的女性。儘可上前擁吻。吻了香嫩的頰或唇後。就出一枚橘兒獻給女性。女性笑受。從來沒有瞋忤的。

記得西方某女交際家。和異性接吻。日必若干起。這樣的月積年累。唇間蘊毒。生一疔狀之物。竟不治而死。所以現在衛生界。有非接吻主義的運動。所以大庭廣衆間的接吻。此風已稍殺了。

學友蔣崇年。於役漢皋。郵來一冊他的譯作『結婚與接吻』。這書是 John Arou Qui 原著。由海上女子書店出版。上半編是屬於結婚方面。下半編是關於接吻的文字。爰摘寫若干如下。(一)接吻的力量。可以把人推到天上。(二)接吻的發聲。並沒有大砲那麼響。但是他的回聲。比起來還要延得長久。(三)一等到女子已經歡喜接吻。她就不大願意太鬧着了。(四)接吻和結婚。不一定就在

一起。(五)讓他來吻我。用嘴頻頻吮吸。因為愛情是勝於美酒。

西方有接吻格言。我友瘦鵲譯爲「朱櫻香屑」十則。很有趣。把牠錄在下面。(一)吻與吻接。不能接及心坎。(二)接吻之後。情愛亦隨之而生。(三)勿令吾接吻。庶不致陷吾於罪惡。(四)接吻者。匙鑰也。用以開人心坎者。(五)人與稚子接吻者。目的乃在保姆。(六)金雀花有殘落時。接吻有失時時。(七)狂且之接吻。爲罪惡之鑰。(八)接吻爲情愛之保證書。(九)欲購情愛。先以接吻爲代價。(十)情人一吻。勝於黃金十鎰。

西廂記的檀口搵香腮。紅樓夢的吃胭脂。是描寫接吻的片段妙文。很以少見爲貴。

耶穌聖誕節。是西人狂歡的一天。英吉利萊開府地方。這天工廠中的女工。鴛燕成羣的徧找男工人接吻。男工人既被吻。例罰半便士。或一先令。作爲晚間聚餐之需。許多

男工人有吝惜餐費的。反避之若浼。

坤伶劉喜奎在走紅的時候。某甲渴慕的了不得。在戲院門前候她出來。猝然間強吻了一下。劉喜奎大肆嬌嗔。某甲便由警察拘去。罰洋五十圓了事。爲梨園中的唯一笑柄。

科學發達。器械精密。有量吻器一種。能量出接吻時的重量和吸引力。據說是美國加利馥尼大學某君所發明。這器利用電氣。吻是屬於慈愛的。或是迷戀的。或是偷偷摸摸的。都能在量吻器上檢驗出來。

西洋電影中。接吻不算一回事。在國產電影中尙不多見。開始在銀幕上接吻的。當推張慧冲和徐素娥。

南人稱接吻爲香嘴。北人却叫做吃嘴。吃字似乎比香字更進一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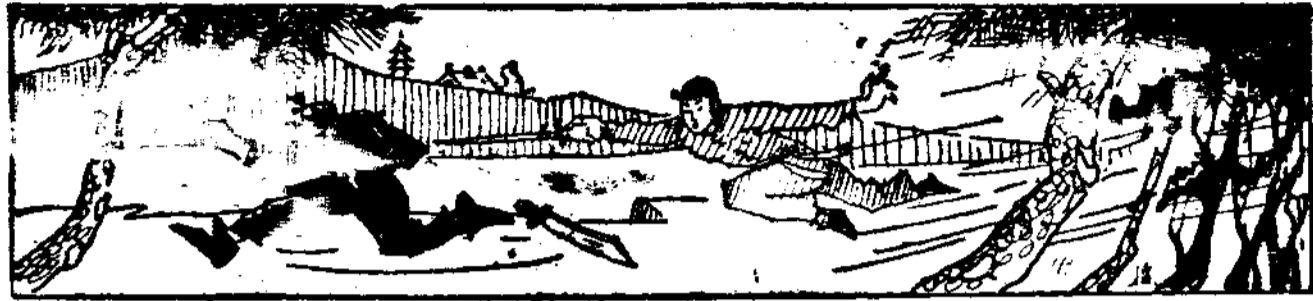
男子和女性接吻。第一戒除烟酒。第二不吃韭菜。第三須備一保安刀。時常雍掃鬚鬚。第四須溫存假抱。不可毛手

毛脚。第五相機而行。以求得當。第六急被人見。因為對方——即使是摩登人物。却也很靚膽的。

乳之美

(紙帳銅餅室主)

遲日昏昏如醉。斜倚簾紋慵睡。乍起領環鬆。露酥胸。小簇雙峯瑩膩。玉手自家摩戲。欲扣又還停。儘愁生。此聽月軒一痕沙詞也。寫美人乳。十分旖旎。讀之令人非非涉綺想。殆詞人之筆。富於靈肉之感歟。輓近士夫。以大奶奶主義。競相提倡。詞子繡袜。遂付諸打倒之例。而摩登婦女。雙峯高聳。顯豁顫動於輕綃薄縠之中。其誘惑異性。實具非常之魔力。彼影中女星。什九皆美乳者流。蓋藝也。貌也。聲也。乳也。四者並重。等量齊觀。有不可或闕之概。影星某。當其在小妹妹時代。菽發初勻。徐隆漸起。迺翁欲完成其女之美乳大計劃。乃日夜撫之摩之。不辭勞瘁。以為之事。雖乖於倫常。功竟收於銀幕。星光輝映。居然為不世出之人才。譚雪蓉亦以美乳稱。美的結晶攝影集中。且有伊人解衣露胸之種種遊戲。冶媚入骨。欲死欲仙。洵極美術之能事者矣。阮玲玉雙乳飽綻。別有妙致。或有疑其作偽者。於是阮玲玉乳的問題。好事者不惜以寶貴之光陰研究之。香豔之筆墨討論之。連篇累牘。載諸報紙。以視國家大事。毋多讓焉。以失足恨成名之談瑛。喜弄姿作態。但胸次坦然。絕無岡巒起伏之勢。引為生平唯一缺憾。故於臨上鏡頭時。輒為西貝之雞頭。上海影戲公司之化妝室中。有搏絲搓絮之物。累累於架櫥者。即談瑛之乳飾也。



三奇人

(顧明道)

黑石關爲由鄭入洛之孔道。羣山環繞。形勢峻險。其西北有橫山。山下居戶寥落。皆以佃獵爲生。某日有一少婦攜一童子。又一老僕相隨。同坐驢車而至。行李甚夥。似遠道遷來者。然初僦居一小屋中。繼卽鳩工庀材。在山坡下築小屋三間而安居之。少婦姿容昳麗。然輕易不與人相見。人亦難遇之。童子體魄強固。相貌英秀。老僕亦精神矍鑠。不似年邁力衰者。待人頗和藹。少婦時獨自外出。或一旬而返。或逾月不歸。鄉民雖奇之。而不知此三人者究爲何許人也。有時與老僕談笑間。偶向其問詢一二。老僕輒笑而不答。但知其家姓徐。老僕稱其主母爲大娘。故衆亦呼少婦爲徐大娘。童子之名則不知也。

老僕自言關姓。乃以關伯伯稱之。

一日童子獨自出外嬉遊。山下古墓甚多。附近有一修家墓。墓前有石馬一雙。蹲踞亂草叢中。相對斜陽。終古無語。童子忽跨身石馬上。折樹枝以爲鞭。吹唇作聲。以鞭鞭馬股。如驅走者。然鄰居二獵戶適自山上歸來。見之。不覺笑曰。此石馬也。若安能驅之行哉。童子仰首視二人曰。若曹以爲此乃石馬。而我不能驅之行乎。果如是。則我偏欲其行。若曹試視之。遂自馬背躍下。棄其樹枝。雙手挾馬頭搖之。石馬已離其原處矣。且曰。來來來。拽馬而行。而石馬亦真隨之而走。兩旁草皆摧折。直至右邊石馬許方止。童子回身撫掌而笑曰。若曹不見此馬已行耶。二人



三 奇 人

知石馬重可二百斤。而此童子挽之行。若毫不費力。然不覺咋舌稱奇。卽往呼其鄉人。咸來觀看。未幾男女老少來集者二十餘人。視此一雙石馬。竟作比翼之鳥。驚奇不置。而童子之天生神力可知矣。時老僕關伯伯亦馳至。卽謂童子曰。小主人又在外胡鬧矣。大娘喚爾歸去。童子聞言欲行。老僕又止之曰。小主人將此石馬移動。誰復能復歸原狀者。請爾自爲之可也。童子點頭曰諾。乃又力曳馬頭返至原處。不差毫釐。向衆微笑。隨老僕而去。自是衆咸以神童稱之矣。但神童之蹤迹。乃亦如大娘之罕與人接。衆有憶之者。徘徊其屋前。則聞神童讀書之聲琅琅也。

時天津有振遠鏢局者。局主倪長華。年已四旬。在外保鏢二十年。著名江湖間。別號鐵背熊。北

二

五省談及鐵背熊者。無不肅然起敬。其鏢車上常豎一杏黃色之旗幟。上用紅線繡成一熊頭。綠林中人見此熊頭標幟者。卽不敢來驚擾。因此倪長華頗以自豪焉。一日倪爲某處客商所請。爲護送大宗貨物。分載十五輛鏢車。倪偕徒輩四五人。以及壯丁十餘。從汴入陝。汴省土匪甚多。在在而有。夙稱強悍。然以有鐵背熊之旗幟。故沿途平安無恙。至黑石關時。倪長華正伴一客在後隊並轡共話。忽見前有騷亂之狀。不知何事。方欲查問。已見其徒來報曰。山下有一十二三齡之幼童。將鏢車截止。不容前行。倪怒叱曰。乃爲如許小事乎。區區一乳臭小兒。豈汝曹尙不能應付乎。徒曰。正因此童子不易對付。故來請耳。當我等催動鏢車前進時。彼童子不知來自何許。胆敢強行攔截。壯丁推車而前。彼

童忽飛一足抵住鏢車。乃不能復動半步矣。我等即與之理論。反被擊倒。且口出狂言。辱罵我師也。倪曰。嘗我何言。徒曰。不敢直道。倪微怒曰。有何語。汝盍直言之。徒乃曰。彼言久慕鐵背熊名。故來領教。今日鐵背熊若被遇見者。必斷熊頭折熊背……徒言未畢。倪長華已勃然大怒曰。誰家小畜生。敢如此蠻橫無禮。我當加以重創。即策馬而前。見所有鏢車皆中止於道。數徒已被擊仆地。童子則抱拳而立。眉清目秀。英風豪氣。頭梳一小辮。身衣紫花布夾袍。幼穉可笑。暗思此童子竟有如此技能。擊敗我徒。亦未可輕視。時童子亦已見倪。以手微招曰。若即鐵背熊乎。甚佳。今日我等可決一勝負。看汝家小爺折汝之熊背。挫汝之熊威風。取汝之熊鏢旗矣。倪長華即一躍下馬。去其長袍。謂童子曰。汝小小年齡。安有多能。莫妄言。請嘗我拳。言畢。踏進一步。即伸拳作餓虎撲羊勢。前抓童子。童子毫不慌忙。向下一蹲。避去倪拳。倪乃撲空。方欲收住脚步。而童子

已跳至身後。伸手微拍其背曰。試若鐵背結實不結實。倪覺其背經此一拍。如有數百斤重量。突然下壓。不覺仆倒於地。童子大笑。乃將十五輛鏢車前後勾搭作一起。雙手拖之。向前疾行。於是此十五輛鏢車輪轉如飛。隆隆然隨童子而去矣。衆人見狀。咋舌大驚。鐵背熊掙扎起立。滿面泥沙。覺其背有微痛。解衣視之。見一手掌之印痕。作青色。方知此童子爲奇人。必有來歷。已非其敵矣。十五輛鏢車重量甚巨。而彼雙手挽走若飛。其力可想而知矣。但不知童子果爲何許人。來意莫明。鏢車已失。亦能有合浦珠還之望否。衆人亦上前商議如何行止。漸有附近鄉民前來觀看。則曰。神童與鏢客惡作劇矣。倪正欲詢問神童何人。早見一老僕忽然而至。問曰。誰爲鐵背熊者。倪長華曰。卽我是也。老僕曰。我家小主人童心好戲。開罪于人。而大娘適又不在家。致無人約束。對於鏢師抱歉萬分。我爲其家之老僕。經解勸後。小主人已將鏢車拋于門前曠場上。不

得已請鏢師往取可也。倪長華聞鏢車已有下落。且驚且喜。即偕衆壯丁隨老僕同去。好事者尾隨往觀。至其地。則見十五輛鏢車高堆如塔。又若鐘樓然。頓成奇觀。倪長華與衆壯丁皆相顧而嘻。蓋每車重量至少有七八十斤。如此高積。何能取下耶。老僕又曰。小主人不當又如此作難人。待我往喚之。遂奔入屋中。頃之童子跳躍而出。面有喜色。謂倪曰。鏢車安置在此。何不取去。乃又欲煩小爺費力。汝曹真酒囊飯袋矣。倪忍氣不答。一任譏諷。童子遂捲雙袖。全身一躍。平空扶搖而上。展雙手以撥鏢車。輕輕下落。如是者若干次。而十五輛鏢車已齊齊平置草地矣。回顧倪曰。鐵背熊。汝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可領教否。汝徒有虛名。此後莫再以鏢旗炫人也。乃徜徉入屋。倪長華敢怒而不敢言。其氣已奪。即取下鏢旗。命衆壯丁推車返原路。嗒然上道。及歸。即閉其鏢局。不再幹此生涯。一生英名敗于童子之手。天下事真未易料也。而神童之名因此傳遍

兩河。

一日衆鄉人忽見老僕。雇來騾車數輛。載屋中行李。徐大娘偕童子各騎一驢。老僕在後押車。一齊西去。不知所之。衆覩雙扉虛掩。膽大者入內窺探。則見屋中祇留笨重之物。似其家已他遷矣。惟屋隅有大鐵輪一雙。遺焉。重可數百斤。不知何用。頗覺奇異。此三人突然而來。飄然而去。果爲何等人。此閱葫蘆殆難打破也。一月後。忽又見老僕。忽而至。衆大喜。趨前相問。老僕仍笑而不答。入屋如有所覓。別無所取。祇取此一雙大鐵輪。左右挾脅下。返身出門。向衆點頭曰。行再相見。我去矣。健步如飛而去。倏忽不見。其後則羌無人至。惟有此數椽風雨漂搖之空屋。爲鄉人指點談其佚事而已。



腥風
卷二

琵琶蛇

(黃南丁)

在遜清同光年間。交通尙是十分阻窒。長途旅行。除了有水道可通的地方。可以由船楫航行之外。只有旱道。走旱道便只能雇用牲口和車輛。騾馬等牲口。騾車轎子和一輪明月的小車。趕起路來。最多每天趕上百餘里光景。已經算是快捷不凡的了。不比如今。有了汽車輪船。從江南到北平。遙遙數千里路途。只須二三天光景。已經到達。那時間却須走上一兩個月。方纔可以達到。走路的日子多了。而且一輛大車之上。能容多少東西。除了要緊的行李鋪蓋。些些乾糧。一些也不能多帶。這許多日子。在路上的飲食住宿。自然不得不找個招商客店和飯鋪小肆。打

尖歇夜。因此在各地各鄉。預備趕路的人打尖住宿的客店。總有上幾家。最少的一家也必定有上一家。又加着各處離開的距離。並不是一定。有的十餘里有一處鄉鎮。有處要數十里方有一個市集。有時竟要百餘里方遇見一個市鎮。常趕路的人。知道這一縣到前面的一鎮。須多少路程。一天能走多少路程。差過了這處宿頭。到天黑便不能再有。所以差不多趕路之時。今天在那裏打尖。在那裏歇宿。都有一定的地點。但是這時候的生活程度。沒有現在的高漲。打尖住宿。所費不多。自然打尖住宿地方的設備。也是簡而且陋。倘是在府縣省城。或是十分熱鬧的市

鎮。還稍稍高妙一些。在小鎮鄉村。却簡陋得異乎尋常。幾間破漏的瓦屋。幾張薄板的牀鋪。吃的是饑饉大餅。住的是泥地冷坑。可說是千篇一律。只是趕路的人。匆匆一宿。明天天明。立即就要動身。那裏管他的污穢簡陋。並且除了這種住宿打尖的地方。竟無處再找。也不得不將就一下。到了北方。越發比了南方簡陋。祇是因了天氣酷寒。生的是火坑。同南方稍稍不同一些罷咧。

在河南歸德北面五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個柳河鎮。是一處很大的鄉鎮。有百餘家人家。鎮上雖比不上江南鄉鎮的熱鬧。在河南省中。要算到是第一等的鄉鎮上。招商客店。和小的酒飯鋪子。應有盡有。這也因了從徐州進河南省去。柳河鎮是個必由之路。在歸復住了一宿下來。到柳河。巧是紅日偏頂。未初光景。便可以在那裏打尖。但是打過尖後。若要趕路。却趕不着宿頭的了。因下一站離柳河。有八九十里路程。半天工夫。祇好走五六十里。萬萬趕不

上去。所以到了柳河。總是安歇一夜。明天帶些乾糧。趕到下一站歇宿。最是妥當。柳河鎮因了這個緣由。比了別個鄉鎮。來得興盛。但是鎮上儘是興盛。來往客商多衆。幾家招商客店。依舊是牢不可破的幾張板鋪。一盞油燈。幾間陋室。住宿的人都得自己帶了鋪蓋被褥。自己攤在鋪上。方可睡覺。不然。夥計招接了客人進門。照理的搬過一盞如豆一般的油燈。問一聲可曾吃飯。便就完了。倘是沒有吃過東西。店內只有牛肉饅饊等粗糙食品。沒有一些可口的東西。因此走河南旱道。鋪蓋路菜。是萬不可少的東西。在鎮上西首。有一家樂家老店。已開了有三四十年。開店老闆。從祖到了孫子手中。店內別的。都和別家一般。祇有吃的東西。比較好些。便作為柳河鎮上第一家的客店。每天總得有幾個客人住在店內。這一年。恰巧是紅羊之亂。出門的人。因怕兵災。河南一省。又是用兵要地。柳河自不在例外。漸漸的荒涼起來。便是常有人住的樂家老店。

也一個人也沒有到來住宿。店主樂良保因守着自己的店產和家鄉起見。沒有逃避。其餘的夥計都走得一個不剩。祇剩了一夫一妻。和一個八歲的兒子。良保自己。還只有三十四歲。妻子郭氏也只有三十二歲。虧得平日。還在店的一面。賣下了十二畝田。夫婦二人。仗着種田生活。不仗來往客商。直到紅羊事平。已過了五年光景。方漸漸的有人來往。良保見時世已平。便不再招夥計。兒子小保也有十三歲了。可以招呼客人。夫婦兒子三人。把樂家老店。重振旗鼓開張起來。這客店共有三進四間房屋。良保等住在後面一小間內。其餘都做了客房。就在這一年的春季。因天下太平。上京的人都起始登程。又爲了幾載荒亂。沒有進京謀幹。這一年兵革已定。都想進京去打點功名。和趕些賣買。上京的人。越發的多衆。樂家老店自然生意漸漸的興盛起來。店主良保。老闆娘郭氏。小掌櫃小保三人。便由良保分派了職務。自己掌櫃和招呼客人。郭氏專

管客人食用酒飯。小保做了夥計跑堂。果然一個月內。來住的客人。很是不少。良保心中。自是歡喜。樂家老店的房屋。是有三進四開間。良保把房屋先收拾了一下。共成了十五個客房。有大有小。第一進分四間房間。左面的一間最大。有三張板鋪。第二進五間。第三進六間。除了第三進兩邊兩間小房間。祇有一張鋪外。其餘的都是雙鋪。那時間不比如今。一個房內。常有住着兩個不相識的客人。這時正是二月天氣。店內生意。雖是不差。却從沒有住滿過客人。尤其是第一進的大房間。從沒有人來住過。只因那時兵燹方過。趕路的人。都不是十分富有。不肯化着稍稍大一些的來住寬大房間。只要將就宿過一宵。明天便起身趕路。不覺到了三月中旬光景。上京的人。和趕賣買的商人。漸漸的多將起來。樂家老店。因早已有名。路過柳河鎮的人。投宿的十有六七。便也擁擠起來。這天正是三月十八。有一個江南客人。到京師去販買參茸。路過柳河販

參的客人。自然很是富足。便也投到樂家店內住歇。良保夫婦盡力招待。自不必說。這個客人。姓孫行三。帶着一個夥計。叫他孫三爺。到了店內。一看。便挑中了這個三鋪客房。當夜又吩咐良保。安排了豐盛酒飯。飽餐一頓。同夥計各人睡了一個牀鋪。到了明天起身。孫三爺在房內。只是叫着奇怪。良保進去一看。原來那個夥計。睡了一夜。周身起了許多紅疹。渾如痲子一般。便是孫三爺。身上也有不少。當下也不以為意。認做昨晚多飲了酒。發出來的酒疹。孫三爺身上。雖覺得有些異樣。只是趕路要緊。算了店賬。同夥計倆走了。到了晚間。有兩個從北方來的客人。路過柳河。住在樂家店內。談起在離柳河三十餘里一個村上。死了一個參客和夥計。周身都腫得赤紅。又現出似龍眼般的圓塊。不知什麼病症。良保聽得。忙細細一問。正是那個孫三爺和夥計。心中雖是有些異奇。却以為二人。不知得的什麼怪病。過了兩天。也忘掉了這件事情。適巧這一

天晚上。又來了三個客人。住在那個大房間中。明天起身。又在房內叫癢。良保慌忙進去一看。見三人都似孫三爺。倆一般。身上有了不少紅疹。心中不免大吃一驚。可是口中。那裏敢說將出來。眼瞧着三人走了。良保心中。究竟放心不下。見有北方的客人過來。忙暗暗探問。果然那三個客人。也都到了這小村。個個死了。死時的光景。與孫三爺一般無二。良保覺得這事十分奇怪。只是想不到這房內。有什麼弊病。這般的一連三次。都是晚上住在這個房內。明天早上。都是身上發了紅疹。出門之後。不到半天。都死在路上。只是有一點不同。孫三爺和夥計。是到了村上。覺得足軟如棉。身上紅疹。腫硬得如龍眼一般。想在村上歇息一下。坐在一家村民的場上。過了半刻光景。雙雙倒地。死掉。第二次三個客人。到了村上。已倒下死了。以後的三次。離村上一次比較遠。二里路途。倒斃在路上。這一個奇怪病症。頓時傳遍了柳河。雖是有人知道。隔晚都是住

在良保店內。但是住在良保店內的客人。每天總有幾個。都沒有發現這奇怪病症死掉。何以偏偏死了這幾個人呢。因此倒並不疑心樂家店內有什麼弊病。又過了兩個月光景。這間房間。良保覺得有些不祥。便不再開給客人住宿。這一天路過的客人。份外的多。良保店中。除了這一間之外。都住滿了客人。到了晚間。又來了一個單身客人。來投店住宿。良保即回說已住滿了客人。沒有空房。誰知那客人。一眼望見了那間房間。是鎖在那裏。一定要開了鎖。住在裏面。良保沒法。只得開去了鎖。給這客人住下。心中却很是就心。天方明亮。早跑到外間。悄悄探看。一些不差。那個客人。正在房內呻吟。身上又發生了紅疹。這一回却不同了。滿身的紅疹。已有黃豆般大小。良保又吃了一驚。忙叫起小保。去問那客人。可要一同到醫士那裏去瞧瞧。是什麼病症。那客人聽了。忙起來同小保出去就醫。誰知還沒有到醫生門前。已倒地死了。虧得良保人緣還好。

又是客人起的怪病。沒有死在店內。加着同店的客人。出來證明。良保方沒有被這客人拖累。可是良保心中知道。這間大房間。雖不能說住在裏面。身上黃得遍發紅疹。身亡。總覺得這間房間不妥。便又鎖了起來。不再放客人居住。這般的過了兩月。天氣已是十分炎熱。那一天。有一個客人。複姓西門。做藥材生意。常在柳河一帶經過。也是樂家老店的老主顧。每過柳河。總是住在樂家店內。這一次。又來投宿。住在第一進內。同這個鎖起來的大房間。恰是貼鄰。到了晚間。西門客人。準備了一斤汾酒。一碟牛脯。一碗紅燒爛肉。一碟蒜條菜。一支白煮肥雞。因獨飲乏味。招着良保夫婦小保三人。喝一盅兒。談起這間房間。因何不叫客人住宿。良保也飲了幾杯。有些半酣。西門客人。又是多年的老客人了。不再隱瞞。便歎了口氣道。不要說起。俺覺得這間房屋。有些不大吉利。即把以前的幾件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遍。西門客人聽得。也覺得奇怪。又說不出什

癩病症。當下飲了一回。各自散去。良保等自去照呼店務。西門客人到了晚間。回房睡覺。到了半夜。忽地聽得西門客人。奇聲叫將起來。良保忙起身過去一看。西門客人。不住的在臂上撫摩。良保一看。却有四五點紅疹。如以前孫三爺等一般。却比較大些。有龍眼模樣。當下早有幾個客人。被呼聲驚醒。進房來看。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有一個姓陸的客人。端詳了一回道。不要是蝎子罷。快把些雄黃塗一下子。那就好。良保便把以前間壁房內的事情。說了一回。西門客人。心中雖是驚慌。却也想到或許是毒的東西。好得隨身帶有藥材。忙取了些雄黃塗上。果然覺得好些。又想到自己帶着一種解毒丹藥。化了一粒吞下。頓時覺得腹中一陣雷鳴。吐出了許多黑水。紅疹便退了一些。西門客人。便認定這東西。是一件毒物所咬。只是不知道什麼毒物而已。良保等衆人。見西門客人吐出黑水。大約已不妨事。即各去安睡。西門客人却不敢再睡。直等待

了天明。收拾着行李。欲立即動身。正待起身。却有一個客人。從外面到來。投進樂家老店住宿。這人生得五短身材。滿面虬髯。背了一個包裹。走進店來。忽地在大房間前。站定了身軀。不住的端詳道。奇咧。這般的利害。正說間。西門客人。背着行李出來。同來的客人。打個照面。來的客人忙笑叫道。西門老哥。怎地這般的早。要趕路了。咱還剛到呢。西門客人抬頭一看。認得是同行憚客人。這位憚客人。名喚鐵臣。因對於藥草一項。最是熟悉。都叫他藥草司務。同西門客人認識了十多年光景。很話得投機。今天一見。真是他鄉遇故知。忙笑道。鐵臣老哥。如何到這時。恰才來投店呢。鐵臣道。一言難盡。老哥如無要緊事情。何妨再留一刻。咱們多年不見。可以暢談一下呀。西門客人聽了。沉吟了一下。道。事情是沒有什麼。只是我已遭到了一件怪事。放心不下。不敢再住。因此要緊走了。鐵臣道。什麼事呢。這般的慌張。西門客人忙把紅疹的事。匆匆的說了。又把手

臂給鐵臣觀看。鐵臣看了，笑道：「那不妨事。咱有一種藥草，塗了就好了。」如今且到房中去再說。良保這時正在後面聽了，忙引二人到後一進的一間空房之中。鐵臣即在包內取出了一把藥草，叫良保去打爛，塗在西門客人的臂上。果然不多一刻，立即平復。西門客人笑道：「鐵臣老哥，真不愧叫藥草司務了。這種藥草，叫什麼名字？這紅疹又是什麼呢？」鐵臣笑道：「這種藥草，且不必說起。那紅疹却不是兒戲，乃是一種毒蟲所咬。如今咱早看着了你住的間壁一間房間之內，有一件毒極不堪的東西在裏面，倘不除掉，怕再過半年，這店內的人都得被毒蟲咬着，個個發着紅疹而死。咱聽你方纔所說，一些不差。以前的幾回，住在房內的人都發紅疹，都是由毒蟲傳了毒氣，方纔死掉。如今却傳到了間壁房內，再過些時候，各處都得了毒蟲，豈不是後患無窮呢？」西門客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知道鐵臣是個奇人，所說的話，十有九中。如今如此說話，定

然不差。只不知鐵臣可能把這東西除掉，便點頭道：「老哥的話，自然不差。如今可有什麼辦法呢？」這時良保也在房內，覺得前後情節，一些不錯，忙向西門客人哀求道：「這如何是好呢？俺開了這家店，倒成了害人地方咧。」鐵臣笑道：「不慌不慌，這也是有緣得很。咱恰巧來瞧見這事，而且昨天咱本要趕到柳河住宿，半路上瞧見了一件東西，竟把咱留住，弄到這時剛來。昨晚鬧了一夜，方纔到手。這件東西，恰是除毒蟲的最好東西，豈不是最巧沒有？」西門老哥，你且屈留一天，待咱設法先把毒蟲除掉。可是這種毒蟲，並非生就有毒，也是尋常的一種跳蚤，不過釘在一件極毒的東西身上，纔變成了毒蟲。再咬了人，便把那毒物身上的毒，移到人身上去。所以這種毒質，還是那件毒物的毒。根本要把這件毒物除去，不然過了幾天，跳蚤去釘了毒物，又成了毒蟲了。良保聽得，呆呆的道：「這如何得了呢？客人能否一併把毒物除掉？俺們一家都感恩不淺，得重

重相謝。鐵臣道。且別說謝意。咱就是沒有說情。也得設法除去毒物。救這地的一方生靈。也積些陰功。豈有見死不救之理。但是這件東西。咱得進去看了。方能想法。因這時還不知道什麼東西哩。良保聽了。忙道。既是如此。待俺去搗掉了鎖。鐵臣忙道。且慢。這時咱知道毒蟲在這一間房內。已是滿地滿壁。無處沒有。你一開門。都跳到外面。那還了得。良保聽了。便不敢再去。西門客人道。這如何是好呢。鐵臣笑道。那不妨事。先把毒蟲弄死。豈不就好了。說着解開包裹。取出了一束青如翠柏。頂上還開着幾朵金黃色的花朵。放在桌上。頓時一股清香。直透出來。聞得了十分清爽。鐵臣笑道。昨晚咱因了這幾株藥草。費了一夜工夫。西門客人笑道。怎麼尊貴的東西。要費上一夜工夫呢。鐵臣笑道。你別小觀這幾枝藥草。真不是容易得到。咱昨天晚上。太陽剛要下地。路過前面橫山。聞得了這股清香。方不惜工夫。四面尋找。竟被咱找得。今天虧得有這幾枝東

西。不然。叫咱也沒有辦法。這也是上天好生之德。有意叫咱聞得香味。採得這草。來救這一地的人民。這東西名喚金觀音草。專治一切毒症。藥草中最是難得。在西藏印度。有一種叫做死蟲。那真是生就毒極非凡。咬在身上。見血封喉。不是這時的毒蟲可比。是叮了毒物過的毒氣。只有此草。可以救人生命。只須打爛塗在死蟲咬的地方。飲下一些草汁。就是人已死了。也能救活。豈不是藥草中的寶物。但是不常聽見。咱採藥三十多年。得到這金觀音草。還祇有第二次哩。西門客人聽得。忙把草細細觀了一回。道。如今如何辦法呢。只有這幾枝東西。如何足用呢。鐵臣道。你別以為少。還用不掉呢。只須一兩枝便夠用的了。即叫良保取來了兩個大桶。吸滿了清水。這時早傳遍了一店住的客人都來觀看。良保同小保二人。各人提了一桶水來。鐵臣把藥草每個桶內。揉碎了一莖。頓時水內。都泛起了清香。鐵臣便吩咐提了兩桶草水。一同到大房間門前。

先叫良保取了一個噴筒。注滿了水。在大房間的間壁房內。貼大房間面的壁上。都噴了水。又在四面房內噴好。鐵臣接過噴筒。在大房間門前四圍噴了。叫良保雙手在水內浸過。自己也浸了。命衆人立在後面。方吩咐把門打開。良保把鎖開了。立即見許多跳蚤。如芝蔴般跳出。跳在良保臂上。便跌在地上死掉。在門中沒到外面的毒蟲。都落在門前草水噴過的地。一個個不動死了。良保不禁咋舌道。好利害的東西。要不是先噴了藥水。就沒命了。鐵臣也不多言。取了噴筒。一路噴將進去。但見連噴連吸。那四面的毒蟲。如雨一般的落在地上死掉。直待兩桶水都已噴了。一個房間都已溼透。地上死的毒蟲。真是不計其數。渾如幾升芝蔴。洒在地上。衆人都已瞧見。都不禁顏色改變道。別說是毒蟲。就是尋常跳蚤。這許多咬人。竟當了得。鐵臣一面向良保取了一個掃帚。一個大箕。一面取出一粒丹吞下道。待咱進去瞧瞧。是什麼東西作怪。竟有這許

多毒蟲。即走將進去。且掃且望。好一刻。把所有死在地上毒蟲。都掃在大箕之內。方取了帚箕出來。叫良保仍鎖了門。把毒蟲堆在空曠地上。將火焚去。焚燒之時。又投了一莖金觀音草一同燒掉。這般可以把毒氣一齊化去。一切就緒。仍回到第二進房內。良保早忍不住問道。客人可曾瞧出裏面是什麼東西。鐵臣縐眉道。看是看過了。除掉這件東西。又得費手脚哩。西門客人道。老哥。這件毒物。究竟叫什麼呢。何以能生出這麼多的毒蟲來呀。鐵臣道。這件毒物。也是一種蛇類。因他生得形狀。渾如一箇彈唱的琵琶。便叫做琵琶蛇。也是少見的毒物。琵琶蛇身上。在頭的下面。有兩個蟲袋。專生毒蟲。而且周身。都由跳蚤佈滿。所以竟有了這許多的毒蟲。如今這條琵琶蛇。看上去倒不是小了。已有三四年光景。因琵琶蛇在一二年內。蟲袋內的毒蟲。並不出外。到了第三年上。那就四面跳出。每年可以有幾萬生產。倘到了十餘年時候。怕這家樂家老店。

已變成了毒蟲世界了。可怕得很。現在毒蟲雖是除掉。可是隔了三五天。又得出來。要除掉琵琶蛇方好。鐵臣道。客人。琵琶蛇如何除法呢。鐵臣道。辦法是有的。但這時因蛇身已大。却得細細想法方能着手了。說着不住的在房內四面亂走。思想辦法。走了一回。陡的站定身軀笑道。有了。西門客人忙道。有什麼呀。鐵臣道。除掉琵琶蛇的辦法。竟被咱想得了一個。便向良保道。掌櫃的。你得取二十兩銀子給咱。待咱去置備東西。良保聽得。覺得銀子事小。人命事大。倘是不肯出這二十兩銀子。鐵臣不肯除掉那琵琶蛇。自己的店也開張不成的了。而且眼見着方纔的毒蟲死了幾升。除了鐵臣。怕沒有這般的本領。便一口應諾。忙把自己歷年積聚下來的幾十兩銀子之內。秤了二十兩。交給鐵臣。鐵臣道。咱如今出去置備物件。多則三五天。少則一二天。不能說定。西門老哥。你得在店內等着咱呀。待除掉了毒蛇。咱們還得痛飲幾杯咧。西門客人也一口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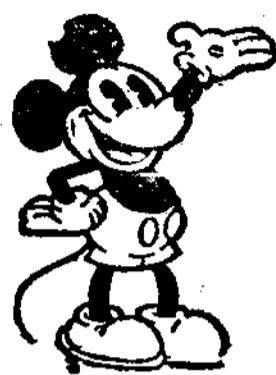
允。鐵臣帶了銀子。在包內取了一個小藥劑。帶在身旁。吩咐良保道。咱去了之後。這房門却開不得。開了放出毒蟲。不是兒戲。良保一一答應。鐵臣方出門而去。這時店內客人都已知道。有的怕事的便宿着走了。有的竟留在店內。要聽一個水落石出。過了兩天。良保同西門客人正在房內。却見鐵臣興匆匆地帶了一個大包裹進來。見了二人。笑道。幸不辱命。竟被咱找到了。事不宜遲。咱們就動手吧。向良保道。掌櫃的。有長的鐵鉤取一個來。良保便找了一個給鐵臣。鐵臣又叫小保取了一桶清水。搽了一室金觀音草。笑道。毒蟲怕又有不少了。說着自己取了大包。小保提了水筒。良保取了鐵鉤。噴筒。一同到了大房間的門前。又如以前一般的叫良保浸過了手。開了鎖。一路噴着草水。果然又有不少毒蟲死下。鐵臣把毒蟲掃了。解開包裹。却見有許多菸叶。許多藥草。同了兩只大木匣兒。鐵臣先把菸叶堆在房門口。薰起烟來。不多時滿房間都是白

烟。鐵臣便吩咐把藥草搥碎。取過一只大水缸。放在缸內。約有六分一缸先景。又把許多菸叶拉碎。放在裏面。方把木匣打開。却有四五個絕大無比的蝦蟆。每個都有一尺直徑。一只匣內。却是兩個如桃子般的蜘蛛。十餘個雞子般的蜘蛛。衆人見了。都很奇怪。只見鐵臣把蝦蟆取出了兩個。放在門口。那蝦蟆便跳將進去。鐵臣忙仍把兩個木匣蓋好。笑道。這兩件東西。得來真不容易。二十兩銀子。還是咱的情面。不然。怕五十兩也不肯脫手哩。西門客人問道。捉琵琶蛇。定得用這兩件東西的嗎。鐵臣道。正是。琵琶蛇的毒氣。惟有蝦蟆和蜘蛛兩件毒物。可以消掉。蛇見了蝦蟆。一定要吞下肚去。蝦蟆便同他相鬥。蟾酥這件東西。就是消滅琵琶蛇毒氣的唯一寶物。只要被琵琶蛇吞進了幾個下肚。便爲發脹。又因了蟾酥。可以消滅琵琶蛇的毒質。便不能消化。再加了蜘蛛的毒絲。去佈滿了琵琶蛇全身。那蛇身上的毒氣。也被蛛絲吸盡。這條琵琶蛇。便得

生生脹死。就不妨事了。但是這條琵琶蛇。蛇身已大。非得這般大的蝦蟆蜘蛛。剋他不住。因此困難。如今被咱弄到。咱想可以對付的了。說着聽得裏面發出沙沙撲撲的響聲。鐵臣道。這就是蝦蟆和琵琶蛇。決鬥。咱可以知道這條琵琶蛇。須吞了四個這般大的蝦蟆進肚。方能脹死。停了一回。只有沙沙的响聲發出。鐵臣笑道。兩個都被吞下肚去了。因覺得消化不掉。在地上摹擦呢。便又放了兩個進去。頓時又發出了撲撲之聲。這一次比較常久一些。方纔停止。鐵臣把匣內一看。還有兩個。忙又放了進去。這時的聲音。越發的响將起來。鐵臣笑道。好了。這條蛇。因是運動不便。在地上甩轉。所以聲音也响了起來。停了一刻。却見一個蝦蟆。跳到房門口。一滾死了。鐵臣笑道。吞不下了。一聽裏面越發的向了。鐵臣道。在肚內作脹了。祇須把蛛蜘蛛放進。消滅了蛇身上毒氣。就可以脹死的了。說着把一只木匣內的蜘蛛。都倒在房中。只見十幾個大小蜘蛛。漸漸

的爬了進去。約有一刻光景。房內一些响聲沒有。鐵臣道好了。即把雙手雙臂。在缸內草汁浸過。面上也塗遍了。把鐵鈎也塗上了草汁。這時菸煙已停。鐵臣一面叫衆人退後。一面執着鐵鈎。走進房去。立在中間。在左邊牆脚邊。斗大一個穴內。探下鈎去。嗚一聲着。用力一扯。聽得噹喇喇的一响。半邊牆垣鬆開。地上也鬆起了二三尺的泥土。鈎出一件顏色漆黑。周身光亮。形如琵琶。周圍有二尺餘大的東西。鐵臣把鐵鈎一起。鈎在鈎上。一轉身向缸內放下。恰是把缸塞滿。草菸汁濺了一地。方走出房來。長長的吁了一口。衆人把缸內細細一看。只見這東西。正如一面琵琶。腹部已脹得如一個米斗彷彿。知道是蝦蟆作脹。周身光亮。便是蜘蛛的絲。已纏得密密層層。四面却有十餘個蜘蛛貼住。鐵臣這時。又把門口死的蝦蟆。也鈎在缸內。叫衆人取過一條扛棒。穿了繩索。把缸扛起。一同到鎮外空曠地方。掘了個丈餘深的地穴。連草汁缸放在裏面埋

掉。一切就緒。方回到店內。鐵臣怕還有毒蟲存留在房內。又取金觀音草。和水噴過。四面看了一回。見毒蟲已一個不剩。這也是金觀音草的效力。房內毒蟲。一聞到草味。便能死去。良保等衆人。一看琵琶蛇所藏的地方。正是一半在牆內。一半在地下。也有四尺餘深的地穴。鐵臣在穴中放了藥草菸叶。重新薰過。纔走到後面房內。向良保道。掌櫃的這二十兩銀子。可沒白化。如今不妨事。過半個月。你可以把牆壁和地穴修好。住客人咧。今天晚上。可得同咱準備些好酒菜兒。咱得同西門老哥喝一盅哩。你也來喝一杯如何。良保忙連聲答應。去預備了許多酒肴。到了晚間。同西門客人鐵臣。直飲到二更光景。良保已是醺醺。方回房睡覺。想鐵臣替店內除了這麼一個大害。必須重重酬謝。忙又封好二十兩銀子。預備明天送給鐵臣。一宵過後。明天一早。良保袖了銀子。忙忙到鐵臣房中。却見房中一人俱無。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



泰山遊記

(奇之)

泰山爲五嶽之尊。聖蹟星羅。崗巒棋布。游五嶽者。應自此始。余某歲赴魯。既得遊曲阜矣。然以時間局促。未能再詣泰安。遍遊泰山諸勝。每一念及。輒爲悵悵。癸亥。因事重赴濟垣。事畢南歸。遂得順道一遊。夙願竟償。誠生平一大快事也。

余於月之八日晚十時半抵泰安。友人張君滿石。已早候於站。蓋余在濟時。先已函致張君。通知於是晚抵泰也。張君家住車站附近。屋宇潔淨。余則借宿於客廳坑上。窗戶洞開。花木明媚。無臭蟲之侵擾。誠旅行中不可多得之美睡也。

九日晨六時早餐後。由張君領遊。進西門。先謁岱廟。廟在

金 鋼 鑽 集

城之西北隅。四周牆圍。高大如城。形甚雄壯。大門並列有三。祇開其一。上築紅色之門樓。不知者幾疑爲城門也。入門則古柏成蔭。碑碣四立。中門之兩旁。塑有馬軍。高約二丈。正殿建築頗崇麗。石柱均鐫花紋。工甚精細。殿內佞神高可二丈餘。其侍從大小亦相等。四壁則畫佞神出巡狀。前導後擁。旗傘鑼鼓悉備。及其返蹕。輿後索鎖邪魔。鬼甚多。神彩飛舞。活活欲現。洵爲他廟宇所罕見。相傳爲吳道子手筆。不知確否。

殿之東院內。有漢柏兩株。一則枝禿幹直。一則枝葉繁茂。狀均蒼古。下有清御碑。詳記其事。余與張君於其外院。茗休憩焉。

泰山遊記

唐槐在殿之西院。枝葉奔放。頗極盤鬱之觀。其幹足可二人合抱。下有巨碑。題唐槐雨大字。

院外有聚古齋法帖店。陳列各古碑帖。余選購宣紙經石峪四字句兩聯。字大約尺餘。一爲至言有味。大德不名。一爲功大如樹。身是長城。撰聯人之胸襟。亦足代表此邦。九時出岱廟東便門。繞出北門。步行里許。卽至岱宗坊。爲入泰山必經之路。坊左一古榭。偃臥欲倒。然枝葉猶茂。亦是奇觀。坊右則有一廢牆。在泰山遊片中。幾疑爲一古碑。真令人失笑。

由岱宗坊進發。不一里而至玉皇閣。閣塗紅黃色。殿之建築亦頗華麗。旁有仙人洞。據稱清康熙二十五年。有孫某直隸人。幼時修真於泰山之麓。及其道成。年已九十有五歲。乃蛻化於洞內。故名。

過玉皇閣約里許。至王母池。院落較多。正中爲王母殿。殿址甚小。後進設有茶座多處。其最上層爲呂仙殿。余與張

君於此又啜茗焉。坐片刻卽行。

普照寺距王母池。據稱有五里之遠。然張君領余越數小山峯而至。似不過二里許。此乃熟悉路徑之便宜也。寺附近兩旁多奇石。入其徑。有古柏數株。其旁石題有迎送柏三篆字。寺前則就古樹編成花棚。頗精雅。拾級而登。與玉皇閣王母池等處迥異。古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句。正可移贈此寺。

全寺多古松。六朝松。在中院者。狀尤突兀蒼古。其左院內。可繞登上各殿。惟山僧禁遊。乃至院外松下稍息。該處有小飯莊。時已近午。因就食焉。

午後一時半下山。且行且談。約一時許。始入城。復過岱廟。余又於聚古齋購取經石峪現成九百六十字。大筆凌雲。氣象萬千。非此字無以表此山。非此山又無以存此字。洵大觀也。

岱廟東約半里許。山東省立第三中校在焉。因順便參觀。

一周。時天色已晚。乃遽返。是晚仍宿張君處。晚餐後。與張君瑣談良久。十時始就寢。

十日晨六時。余與張君雇繩轎上山。共計四十五里。自一天門至玉皇頂二十七里。轎係兩木作槓。中用繩索編成袋絡式。兩槓之頭。各繫一皮帶。人坐繩袋中。轎夫肩皮帶而平行。此種轎式。與此種行路。實未前見。余性喜瀏覽山水。凡稱較險處。均舍轎步行。遇平坦處。則再乘轎。轎夫與余均覺安適也。

一天門石坊跨道而立。爲遊泰山者上盤道之始。盤道云者。左右盤轉於十餘山峯及深谷間。而登其峯也。坊下有白鶴泉。左爲官廟。廟有漢柏。盤於牆外。牆題漢柏第一四字。更左有紅門石。再上爲孔子登臨處。門樓上題飛霞閣三字。過萬仙樓。山勢漸昂。樓祀列仙。兩旁築有石扶。古柏蒼茂。石壁漸露。石壁轉折處。題有初步登高四字。其餘尙有洞天福地。仙骨風流。朝山進香。蔚然探險等字樣。再進

爲眼光廟。有碑題萬古流芳四字。其上石壁題虫二二字。說者爲清乾隆帝至此駐蹕。愛其風月絕佳。故取中心點畫。暗示風月無邊耳。

轎行甚速。八時半已至斗姆宮。宮外有小店數家。專售糕餅之類。蓋便遊客購以充饑也。宮牆均塗紅色。殿宇亦甚清潔。前後共計三院。前院有荷花池。旁有羈雲樓。樓中別有一室。題快然亭三字。外題金鑑千秋。高山同仰等額。中院左有小寓。開樊樊山會寓於此。題有一聯。上聯爲小住樓頭觀日出。下聯爲大書軒額寓停雲。足爲斗室留一紀念。後院亦有茶座。未暇茗。一往卽出。

宮後向東支路而進。卽往經石峪處也。越山涉谷不半里而至。至則羣山四抱。中成石坡。金剛經卽鑿於斜平面上。字大約尺餘。現存者僅九百六十字。卽余在岱廟聚古齋所購者也。其北有石方亭。額題源頭活水四字。亭左右有壁。題有高山流水四字。在水流處。又題有水簾二字。蓋其

上卽爲水簾洞也。水經此倒瀉而下。一如垂綫。與經石峪可稱雙絕。亭上又有試劍石。其左更有摩天嶺。龍泉嶺。其右爲歇馬崖。

自斗母宮而上。過壺天閣。乃一轉折處。左係石壁。右爲深谷。其路徑卽由此腰度。至對山腰。一路古柏成列。內夾唐槐八株。兩旁題字亦多。有力擎天空等字樣。余等在此古柏下升級而上。胸襟爲之一爽。再上爲迴馬嶺。當泰山之腹。至此成一大轉折。形勢甚險。其上卽爲十二聯盤石壁。旁題重修盤路字樣。路徑盤折。漸入險境矣。相傳奔馬至此。亦不能行。故名以此也。

中天門在聯盤盡處。石坊不跨道立。而在一山峯上。爲入泰山之半。上有伏虎廟。廟前設有小茶肆。兼備粗麵與雞卵可供食。此時已近日中。於是余等就茶肆內午餐焉。雞卵甚可口。驛夫亦與其食。中天門對面山上。又有增福廟。亦有一轉折處。惟勢尙平坦。其石壁題有保障平原。戮力

報國。及清吏登遊題名錄等。過此則爲快活三里。快活三里者。相傳爲濟乾隆帝步行過此。稱爲快活三里。侍者亦以此名答之。實僅里許耳。一路石壁題字甚多。有五嶽之尊。旣雨晴。亦佳處等字樣。張君謂余曰。旣雨晴。亦佳處。其高已在雨際線上。每當雷雨時。則陣雲四合。雷轟電掣。均在此字之下。惜當時赤日高懸。未能在雨際線上。一觀雲中之雷電。亦一憾事也。

逍遙遊一帶路甚平坦。其上有峻峭石壁。聳立。題天下名山第一道七字。又有大佛字一。長闊約有六尺。然題於石壁上。亦未見其大。蓋泰山石壁之大者。每有自山峯直至山根成一大座。亦可想見其高與峻矣。

由此再上至御帳坪。相傳爲宋真宗駐蹕處。有酌泉亭。均用石築。又有雲橋一。架於山谷間。上接雲梯。瀑布自飛來。峯倒瀉而下。直奔山谷。大有可觀。水中題有銀河二字。其左右石壁。則題有霖雨蒼生。泉清自潔。魯邦所瞻。河山元

脈等字樣。余與張君立亭外仰視。則見對松山石如雲積。聳矗天際。古松叢生於石間。益增雲彩。外視則見兩峯對峙。有如門然。而門外一片平原。汝水奔波於前。幾疑爲一大道。平視則見石壁嶙嶙。雲橋相聯兩山腰間。人由雲梯盤架而上。有如升天。此情此景。已足令人神往而徘徊不已也。

由雲梯而上。至五松亭。亭亦立於山峯上。惟五松今僅存其一。張君云松祇有一。昔秦始皇避雨其下。乃封以五大夫。五大夫爲秦爵之一級。五松之說。實係訛傳。再上爲朝陽洞。對山又有萬丈碑。

由朝陽洞再上路。益峻險。兩旁題字亦多。未及細錄。於雲路轉折處。題有蒞此看山四大字。此處距對松山已近。雙峯高矗。天光下射。古松相對如列垣。下望成一線天。人云入仙境。想亦不過如此。

自門簾坊至對松亭。一路石壁均有泉水下流。側耳靜聽。

亦覺可愛。對山石壁題有俯石聽松四字。其上古松甚多。有臥而盤行者。有昂矗雲際者。有俯而復起者。形態特奇。盤遊如龍。幾疑身入龍山矣。由對松亭而上。爲開山口。再上經上天極。爲龍門坊。危崖險壁。步行氣促。人謂蜀道難行。或亦如此。於此仰視十八盤路。皆同削壁。形尤峻險。俯視則山根不露。僅見萬丈深谷而已。

過龍門坊。卽爲慢十八盤路。其上則接緊十八盤路。乃泰山最險處也。余以過龍門坊之險。已不勝步行。張君亦覺力疲。乃乘轎行。一路石壁題有崧高峻崖。層崖空谷。努力登高等字樣。緊十八盤路兩旁。均築有鐵鍊。蓋路勢太削。藉便遊人攀扶而上也。有升仙坊。亦跨道而立。旁又有壽星亭。此處距盤路盡處已不遠。乃出轎少息。改步行。攀依鐵鍊而上。

十八盤路盡處。而南天門至矣。泰山於此。爲最險要。門跨兩峯。過接處。形甚高大。門樓亦頗崇麗。均塗紅色。內祀觀

音外有一聯。其上聯爲門闢九霄仰步三天勝蹟。下聯爲階崇萬級俯臨千障奇觀。由南天門至碧霞宮。路甚平坦。乃再橋行。一路所經御座。飛龍岩。白雲洞。孔子殿。北斗宮。青帝殿等。均在兩旁山下。都未停觀。宮外照壁題有萬宗瞻仰四字。余等從右便門入宮。大殿非常宏麗。實爲全山之冠。前後計三進。兩廡均祀觀音像。右廡爲送子觀音神廡。列有十八字。此朝山進香等題字之所由來也。停橋宮內。余與張君由左便門出。

出碧霞宮左便門而上。至東嶽廟。無特異處可記。反不如杭州之東嶽廟。惟廟後有摩崖碑一。係摩石壁而成。高可四丈。闊亦六尺餘。上紀泰山銘。字隸體。徑五寸。爲唐開元十四年所建。其左高崖上。似爲登封碑。字徑僅寸餘。其右石壁題有天根。雲窟。雲漢。巖巖。道生等字。中以巖巖二字爲最大。約可二尺。金剛經爲平刻。而此爲豎刻。均與此山同垂千古。誠大觀也。

自東嶽廟西行。繞登玉皇頂。頂有玉皇觀。乃泰山最高峯也。觀外碑碣甚多。題有一覽衆山。五嶽獨尊。巍巍蕩蕩。擎天捧日等字樣。中以巍巍蕩蕩四字爲最大。觀外則又砌有古登封臺。天左一柱等字。中列八石。錯落不等。圍以石壁。繞以朱欄。或卽疑古登封臺。余等復於其左廂。覓茗大門前。又立有四方高石一。乃沒字碑也。幾交臂失之。據稱係秦時遺物。高約一丈五尺。厚亦近尺餘。光潤一如南京明古宮方孝孺之血蹟石。由此東行至孔子小天下處。聞前有一小亭。今已廢矣。旁有一碣。題雄峙泰東四字。余極目四視。則見白氣旋繞。迷濛欣勇。此雲狀也。似雲非雲。上與天接。此海氣也。萬峯僅露其頂。如羣立之海島。此泰山山脈也。衆流奔馳山下。如天女之飄帶。此黃河與汶泗諸水也。身臨其上。真極宇宙之奇觀。宜孔子之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胸襟矣。小天下之東。卽爲日觀峯。乃觀日出處也。昔有日出觀。張

君云。清彭剛直公會題有一聯。上聯爲我本楚狂人五嶽尋山不辭遠。下聯爲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惜今觀已廢。僅存清帝一御碑耳。不得見其題字矣。

由日觀峯東行爲後石塢。過東天門而下。繞至泰山之陰。有黃華洞。饒有仙意。亦爲泰山勝處。又有秦松甚大。足可四人抱。相傳爲真秦時所遺植者也。

仙人橋卽在日觀峯之下。乃上下兩峯過接處。朱欄圍繞。亦甚幽險。此處可通碧霞宮。斯時已近六時。天氣忽驟寒。



紀遊勞山

(君美)

乃由此回碧霞宮。乘轎下山。返過南天門後。轎夫自危崖直下。一如駿馬之流韁。適與上山相反。余憶杭州之轎夫。山行已覺快速。不謂泰山之轎夫。竟又過之。此種絕技。洵屬僅見。余坐轎中殊安穩。非特不覺危險。反稱愉快。七時許已抵張君家。八時半晚餐。張君並邀其知友劉君送余至車站。十時十六分車開。一聲珍重而別。翌日午后四時半抵浦口。旋即渡江進城。此次赴魯。得遊泰山。獲益甚多。爰作小記。以誌雪泥云爾。

(完)

言山東境內高山者。莫不首推泰山。故仲尼有登太山而小天下之說。然元和志云。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是則

勞山高。不遜於泰山。然遊泰山者實繁有徒。而遊勞山者殊寥寥也。今春余以遊青島之餘暇。涉足一遊。歸草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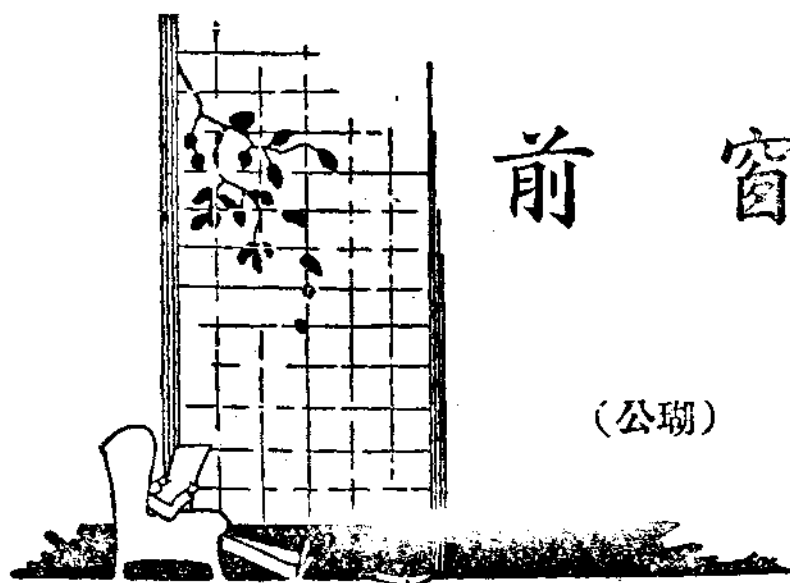
以告我海內之嗜遊者。

山在卽墨縣南海濱。距青島約五十里。余於返滬之前一日。雇汽車而往。晨六時卽發。同行者四人。自青埠至山麓。懸輪疾駛。約一時餘。更進約十餘分鐘。則盤旋於山中。既而徑漸仄。山漸高。乃止而步。履一童子爲導。時則已行萬山中。惟見奇峯聳翠。怪樹蒼青。目之所觸。雲影山光。耳之所聞。泉聲鳥韻。令人心曠神怡。飄飄然。脫盡凡骨矣。入山愈深。巖壑益奇。蹊徑益曲。而所見亦益勝。踰躅二十餘里。抵一泉。水清澈底。聲淙淙然。數清禽容與其間。見人至亦不驚。童子曰。此明九水也。因少憩。漱齒濯足。進食攝影焉。泉臨山壁。山上有亭。攀登其上。枕石而臥。清風徐來。煩躁盡釋。盤桓約一時許。舍之更進三五里。一峯當面。怪石稜稜。如人立。如犬臥。叢生小樹。均高丈餘。望之若人髮。因相約陟其頂。四人同行。纒數十武。而陳張二君不能從矣。止而坐。吾與王君則奮勇更進。山勢極峭。手足兼施。方及

其頂。回顧二人已止於十餘丈外矣。余跨登一大石而坐。極目四顧。螺峯萬點。羊徑千迴。一一可指。而向之目爲絕頂者。至此則又有更高者在。於是望洋興嘆。不敢更上。且自念此時之所謂最高者。安知不又有最高者在其上。而回顧彼同來者。均在吾下。是吾亦足以自豪矣。於時山風颯然。吹大石搖搖欲墜。而下望來徑。若在井底。人物如蟻。心搖膽落。不敢久坐。復攀緣而下。比及原處。復自悔先之不鼓勇直上。蓋在跨坐大石之時。固尙有餘勇可賈。而更上數十丈之路。亦未必更峭於前之數百丈。乃以畏難自滿之故。故步自封。功虧一簣。豈不惜哉。雖然是豈僅登山然。天下事莫不然也。是時同來者均疲甚。不欲復遊。乃少息片時。由別徑而歸。是役也。所遊者不過十之一二。此外清風落巖。及上下清宮之勝。均不及遊。一則疲於力。一則迫於時。然稍涉佳境。已極崢嶸奇詭之一矣。

窗 前

(公珞)



窗前不栽花。不植柳。又無風帆沙鳥。烟雲竹樹之奇。足供晨夕憑眺。暢豁襟懷。風颯然至。塵埃煤屑。頃刻成堆。高牆迫臨。綠架扶梯。其傍廚灶。瓦甕盛水。饌具雜陳。餽餘羹菜。蠅蚋屬集。溝潦淤積。對之不怡。然則窗前果何所見哉。曰。有。扶梯上爲工場中工人。達數百。而此數百工人者。又皆盡屬異性。侵晨傍晚。胥於咫尺窗前一現色相。舉凡老少媼妍。環肥燕瘦。遍三世界。(大新小)三公司。(先施永安新新)而不可盡得者。皆於几席間得之。豈不極天下之大觀也哉。吾愛窗前。吾尤愛此窗前之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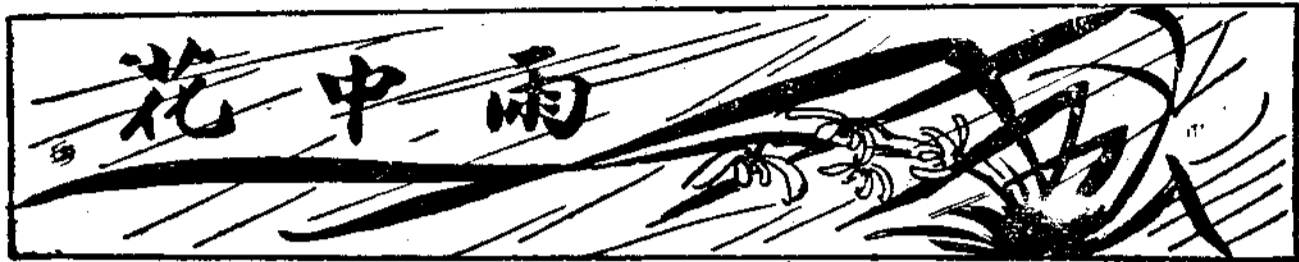
晨五時。汽笛鳴。驚起。予於此時。本不必起。念有粲者。何不屬目。淪茗就窗前。靜觀自得。於江北老太婆。尤極注意。頭何若。彼其蓬。齒何若。彼其豁。發言又何若。彼其北鄙殺伐。冥思默忖。覺醜人之醜如此。眉鎖心結。爲之徒喚奈何。忽于此時。粉白黛綠者四五人。掠窗前而過。千情百態。都足魂銷。則又不覺心曠神怡。興濃氣爽。如居黑暗。驟覩光明。讀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句。不僅有阿芙蓉癖者。懸過足時也。故予注意老太婆者。爲大小姐地也。蓋無老太婆之老。不足以見大小姐之嫩。無大小姐之妍。又豈足以形

老太婆之怪哉。水秀山明。固多佳趣。岩危壁絕。亦具奇觀。擇其陋者形其醜。因其庸者顯其奇。斯不媿爲善觀者耳。予於評頭之餘。又喜品足。滬上得風氣之先。勇於解放。膚圓六寸。絨絨生光。輕踏軟塵。捷同飛鳥。無復雙鈎盈握。作蓮步之珊珊者矣。然亦有束縛已久。不易擴大。奇形怪狀。

見之作嘔。其人大都江北產。又不知好潔。穢塗塵垢。鞋沾泥污。零縑碎絮。散而不束。謂之黑灰頭。尚不如老樹根之爲逼肖也。更有恐其以小見譏者。穿大鞋。實棉絮。從容闊步。以爲我亦入時矣。而不意轉瞬間。蹴一滑石。腰肢揉折。鞋竟脫離。此尤目所僅見。而爲有脚以來未有之怪現像也。迴憶昔之潘娘。纖如新月。步步生蓮。其蕩人魂魄。嗜痴之士。顛倒於石榴裙下者。知復幾許。騷人逸事。播諸吟詠。紀之簡編。甚至愛屋及烏。高朋滿座。坐花醉月。而飛繡鞋。此何等名貴珍奇。爲世所寶。乃時勢所趨。遽歸淘汰。連城之壁。賤於砧砧。照乘之珠。棄同砂礫。此予于窗前走筆之餘。不禁爲之唏噓太息。至於痛哭流涕者也。

一日廠中人集資拜懺。所以求福消災。重典也。就食廳爲道場。座懸豐容盛鬢之祖師像。廳前置大香爐。未忝信士弟子列者。亦得於此附焚冥鏹。以薦之神。神收其鏹。並錫以福。猶之活佛於進一卡片。隨從歡迎者之都贈以一方。

哈達也。羽衣道士。列跪誦經。汗潑潑下。濕襟襟袖。意者祖師之法。兩宏施。誠敬者之得首承其澤。敷工餘之暇。圍而觀者如肉屏風。一女工持帛。不能前。狀甚焦急。予適見之。窗前戲謂之曰。曷不派代表。女從予言。果付一人將去。予又曰。必須躬往拈香。使祖師識爾之面。受之無媿。否則來歷不明。祖師正神。必不肯收。女俯首略思。笑謂予曰。祖師不收。贈君何如。予佯怒。舉案上碗欲投之。女驚避。不意足滑於石。搖柳曳。竟作玉山之頽。適一人趨過。得不傾跌。女思攀附其身。詎急不暇擇。遽捏其褲。溫軟如棉。蓋亦心知無如傾跌之危。聞不容髮。失此憑藉。勢且不免。不得不權借區區。以爲千鈞之繫。比至立定脚跟。始行放手。然已紅潮暈頰。無任嬌羞。蓋亦自知措手之不當矣。在趨而過者。美玉待沽。竟膺寵顧。宜如何感奮有加。無如用違其長。幾受重傷。退避不遑。徒呼負負。一時見者。無不掌聲雷動。歎爲得未曾有。意者祖師之惡作劇。以爲不誠敬者戒耶。



社會
小說

雨中花

吳門程瞻廬著

第十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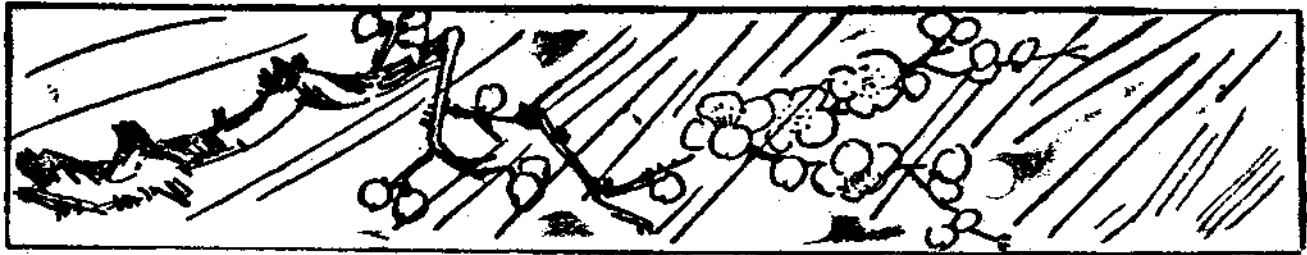
修談貞節温太太裝腔

苦守冰霜姚奶奶掩面

前集書中。講到魏奶奶爲着范寶英不肯嫁給他的兒子魏士賢。央懇那又做師娘又做鬼的黃老太。趕到温公館中要設計打散范寶英和沈振聲的因緣。黃老太是以金錢爲前提的。有了金錢。鬼也做得。師娘也做得。沒有了金錢。鬼也做不成。師娘也做不成。誰知到了鎮撫司前温公館門口。門役阻止他入內。說什麼公館裏捉住了兔子。鬧出了一場大事。婆子是喜管閑是閑非的。央告着門役講給他知曉。捉住了什麼兔子。門役道。你要知曉温公館捉住姚玉蓉。這裏不是講話之所。且到門房裏坐着。待我講給你聽。黃老太堆着笑臉道。大叔。承你美意。我便來了。於是擡起着屁股。走到門房裏一屁股坐下。門役倒了一杯茶。殷勤款客。黃老太笑道。走得着。謝雙脚。吃了你的茶。聽了你的野味脚。（蘇白稱新聞叫做野味脚。）門役笑道。黃老太哼的調調兒。總是很連貫的。怪不得我們旅長喚你做



仙人。你端的有些仙氣。便是說幾句話。也有仙人的氣味。黃老太道。大叔太把我抬舉了。我的仙人。是蘇州人喚做殺半價。名曰仙人。只是半仙。門役笑道。仙人和半仙有什麼分別。婆子道。這是很容易分別的。仙人猜得出人家已過的事。也猜得出人家未來的事。半仙只猜得人家已過的事。卻猜不出人家未來的事。門役聽着。很是佩服。請半仙喝茶以後。又裝上一管旱烟。替婆子點着火。請婆子抽烟。自己陪着婆子。半仙長。半仙短。只是談些無謂的寒暄。婆子抽完了一筒旱烟。還沒有聽得門役開講。有些忍耐不住了。便道。大叔。你講給我聽。門役笑道。半仙。你也講給我聽。婆子道。講給你聽什麼。門役道。講給我聽。溫公館捉住姚玉蓉。婆子道。大叔別開頑笑。這是你講給我聽的事。如何教我講起來。門役道。你不是半仙麼。人家已過的事。你都知曉。婆子笑了一笑。才知門役捉住了他的訛頭。忙道。大叔。休得挑我的眼。你講給我聽了。我自有一種報答。門役道。半仙要我講。我也肯講。但是先小人。後君子。你須講明了。怎樣報答。我便原原本本的講給你聽。婆子道。你要怎樣報答。你不妨說。門役道。我們旅長爲着心緒不甯。對於我總沒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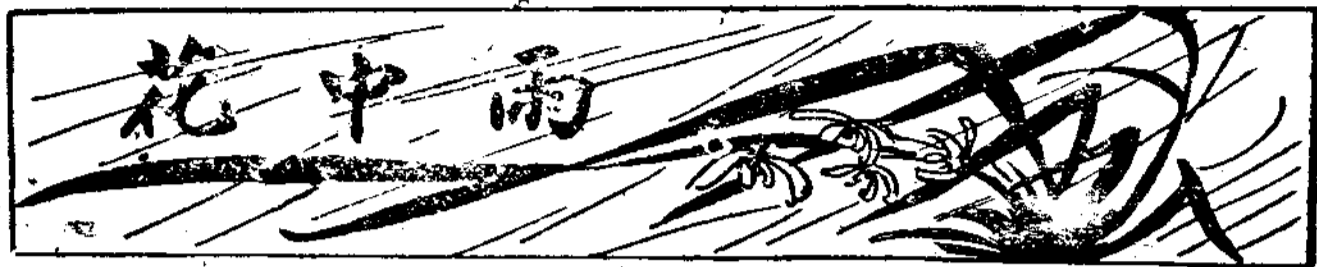


嘴臉。非打即罵。我這隻飯碗。便不免有些搖動。半仙你有法子。教旅長對於我改良待遇。我便把公館裏的祕密。一一的向你抖這又袋底兒。婆子笑道。這是很易的事。只須旅長喚我去看鬼。我只須在鬼的口中。說你大叔是個很有忠心的門役。好在旅長不怕人而怕鬼。不聽人的話。而聽鬼的話。你的飯碗便可以保險了。門役聽了。表示滿意。於是溫公館裏的閑是閑非。便由那門役口中從頭開講了。（前集發生於小茶寮。後集發生於溫公館之門房。閑是閑非四字。可以概括一切。）這叫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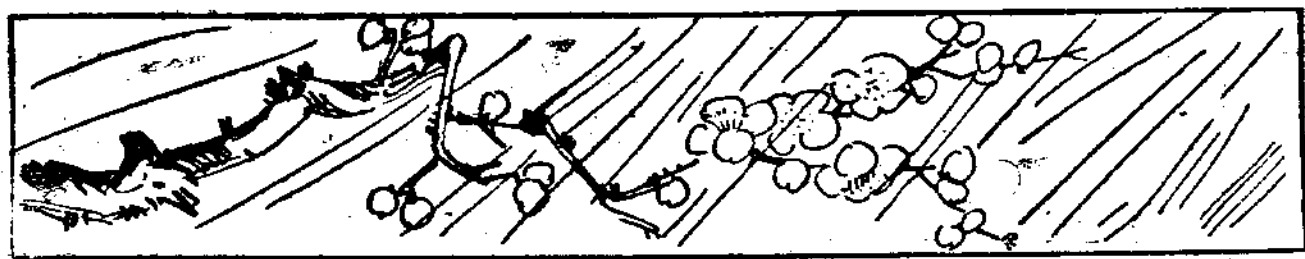
人前人後偏饒舌。

閑是閑非恰動頭。

接着順序。當然由門役口中細細的報告這件趣事。但是爲着筆下便利起見。便由編書的補敘一下。倒可以省卻繁詞。直截痛快的記錄下來。假使由門役口中敘述。便不能自始至終。一口氣的講個明明白白。爲什麼呢。入了門役的口氣。便要顧着現實的狀況。門役講了一番話。當然要插入婆子的問話。中間還得略作休息。不是喝一杯茶。定是抽一筒烟。而且當門役的。論到情理。總有相當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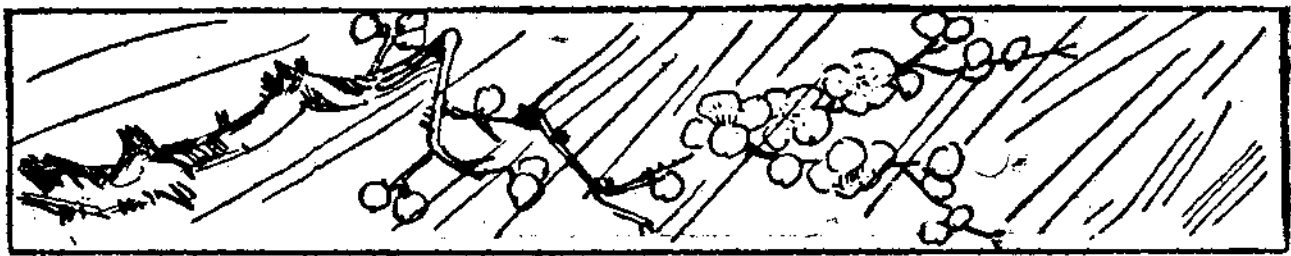
不是裏面傳喚。定是外面有客到門。要煩門役去通報。不比吃板茶的老茶客。可以寫寫意。從容容和人家作長時間的談話。照這麼的描寫下去。便要發生着許多枝葉。同是報告一件事。出於編者筆下。比着出於門役口頭。至少可以刪繁就簡。省去十分之六的枝葉。編者既要省去枝葉。這幾句空話。不是也成了枝葉麼。不錯。剪去枝葉。言歸正傳。且說粥多僧少的溫公館中。一個溫旅長擁着四個妻妾。軍閥時代的軍閥。三妻四妾本屬尋常。旅長還是個起碼軍閥。他娶着四個女人。金釵十二。還要三三三十一。逢三進一十。打着一個三折。要是他升了師長軍長。或者封了什麼威甚麼武的上將軍。官階飛升。姨太太當然也要激增。所以張宗昌的小老婆。占有三十六宮。都是春那麼溫旅長的四個女人。當然卑卑而不足道了。這位溫太太的唯一良伴。便是姚五奶奶。假使溫旅長沒有回公館。總是姚五奶奶來做伴侶。同飲同食。同起同臥。溫公館裏的僕婦丫環。都喚姚五奶奶爲四同奶奶。但是四同奶奶。卻怕着一索旅長。逢到旅長回公館。一得了消息。他便急匆匆的從後門避去。有一夜。不及避去。和溫旅長覲面相逢。卻把溫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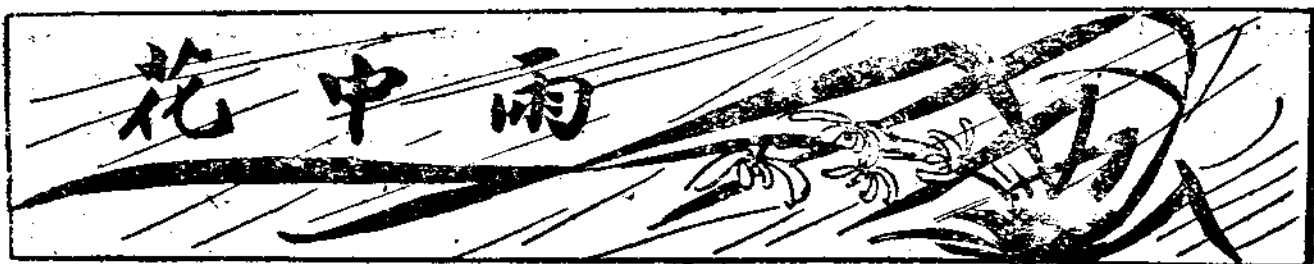
長嚇個半死。只爲他醉眼迷離。錯認他爲金珠顯魂。自此以後。姚五奶奶不必躲避。溫旅長。溫旅長聽得姚五奶奶在太太房中。反而慄慄畏懼。退避三舍。爲着那夜見鬼的一齣趣劇。反而便宜了姚五奶奶。可以任意往來。不怕溫旅長來衝破他的陣線。有時其他的姨太太房中。爲着粥要餓了。邀一名僧人來吃粥。忽的溫旅長回公館。姨太太怕他撞破了祕密。只須宣言姚五奶奶在房中。溫旅長便不敢進他的房。只得到另一個姨太太房中去過夜。姚五奶奶便成了姨太太的電網。只須電網一張。溫旅長便不敢越那雷池一步。姚五奶奶有時向衆宣言。我是青年寡婦。自死了丈夫。便自矢冰霜。永不和任何男子接近。有了這一股正氣。正能剋邪。所以一有了什麼邪念。冥冥之中。自有鬼神相助。要不然。那夜溫大人爲什麼要見神見鬼。這可見我的苦節。實在可以驚天地而動鬼神。（由他說得嘴響。越是污濁不堪。越喜自表清白。但看要人登臺發表之談話。往往和姚五奶奶沈澀一氣。）溫太太還要在旁邊替他宣傳道。你們聽了姚五奶奶的話。便知道貞節兩個字是打不倒的。世人不重貞節。鬼神卻重貞節。我們大人在槍林彈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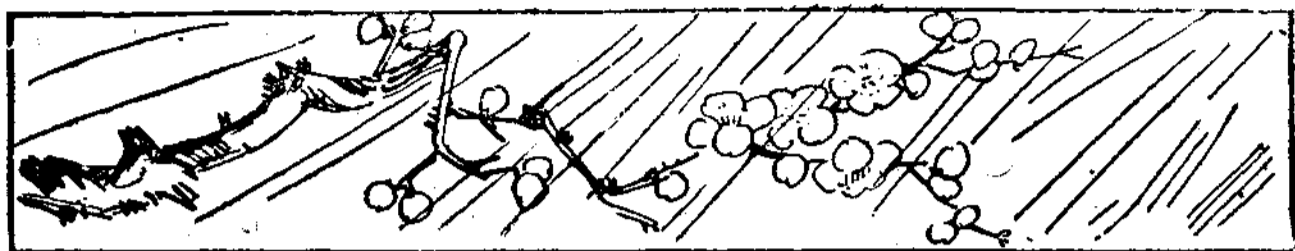
中打仗。甚麼都不怕的。只是向前進攻。誓不退避。遇見了貞節婦女。他便要向後走了。你們一切當差的。見了姚五奶奶。誰都不可說一句戲言。聽差們聽了。不覺將信將疑。遇見姚五奶奶的時候。姚五奶奶不保他們。他們也不敢向姚五奶奶兜搭。背後竊竊的私議。議論這位四同奶奶。同子喜和同子作伴。做那同子清一色。我們是索子。當然在排除之列了。又有人議論。我們公館裏的姨太太。誰都要開着後門。招引異性人來開夜車的。究竟夫太太規矩。他只和姚五奶奶做伴。姚二奶奶是冰清玉潔的人。我們太太當然也是冰清玉潔的了。有時。温太太見了丈夫。也是宣傳姚五奶奶的苦節。他說。姚五奶奶真可憐。他念着亡夫。時時痛淚直流。他不敢在自己家中住。只爲他的小叔姚三。近來入了流氓的淘。歪戴着帽兒。口中常唱着淫詞小調。見了孀嫂。眼睛火綽綽。不知他存什麼歹心惡意。有一夜。姚五奶奶獨睡在房。朦朧之中。恍惚有一位白鬚老者。向她警告道。姚五寡婦。快快驚醒。這裏住不得。有人在那裏撬戶。吾神憐你苦節。特來通個消息。吾神去也。姚五奶奶一驚而醒。果然聽得房門有撬動的聲音。忙喚傭婦起視。撬戶的人。



方才一溜而去。但是房門已被撬開了。若不是鬼神來告。撬戶的姚三一進了臥房。便不免有強暴舉動。這真是險極不堪的事。爲這分上。他便不敢在家裏住了。知道我敬重貞節的人。才來和我做伴。自到了公館裏。確守着男女授受不親的古禮。任何男子。他都不敢接近。尤其是你。因爲你也不懷着好意。溫旅長奇怪道。你雖然做了太太。但在從前。也是個浪漫的人。怎麼現在卻敬起貞節婦女來。溫太太笑道。這有什麼奇怪呢。做了太太。當然有那太太的身分。不比從前未做太太時。儘可媽媽虎虎。管什麼貞節不貞節呢。溫旅長道。我總有些疑惑。你的行爲。似乎和那貞節兩個字相反。怎麼一做了太太。便換了模樣。溫太太道。你不用疑惑。向你直說了吧。我以前確是個蕩婦。到了今日。我便成了數一數二的規矩女人。一者。身分高了。不得不然。二者。壞星宿去了。好星宿來。三者。我得了姚五奶奶的感化。所以昔日不規矩。今日很規矩。昔日少不了男人做伴。今日深厭着男子的骯髒齷齪。我情願和那冰清玉潔的人做伴。你儘可去到任何一位姨太太房中去住宿。我決不和他們爭風吃醋。總而言之。我已是另換了一個人了。但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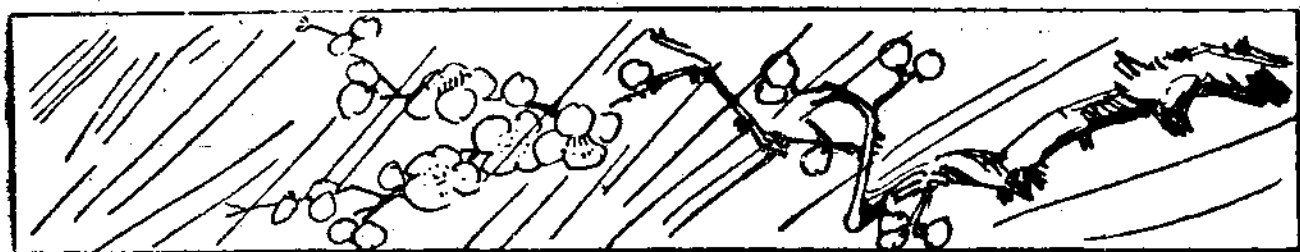
人不眨眼的魔王。到了身分已高。也會吃素念佛。打破迷信的革命家。到了地位比衆不同。也會從打破迷信而變成被迷信打破。一樣也在佛前磕頭。也在大和尚面前長跪聽講。誰都不信他在三十年前。要燒盡天下的佛寺。殺盡天下的禿驃。（說得鑿鑿可據。但不知佞佛之軍閥與革命家見之。作何感想。）溫旅長聽得他太太說的理由充足。居然深信不疑。笑嘻嘻的說道。你既然歡喜清淨。我便成就你的志願。從此以後。便可以相見如賓了。果然。溫旅長再也不進太太的房。遇有什麼相商之處。只是邀請太太出房會面。太太的房間。變做姚五奶奶的殖民地了。偏有一夜。殖民地出了亂子。鬧出一場很大的禍殃。原來這一天是八月初三。溫太太宣言。這天是姚五奶奶的生日。他做了寡婦。萬念都灰。本不要做什麼生日。爲着敬他苦節起見。也得替他熱鬧熱鬧。雖沒有什麼盛大的宴會。但在公館中齋一回星官。辦幾席酒。上下人等。吃一碗壽麵。喝幾杯壽酒。也不枉了他二十一歲的生辰。這天溫旅長沒有到。司今部去辦公。他也湊趣。贊成太太的主張。替姚五奶奶開筵做壽。姚五奶奶向來不會和溫旅長通過談話。今天由着溫



太太的介紹。姚五奶奶站得遠遠的。向溫旅長深深一鞠躬。還說了幾句感謝不安的客氣話。溫旅長本是色中餓鬼。但見了姚五奶奶。卻不敢放出他的狂奴故態。實在那一夜嚇怕了。眼睛裏明明瞧見的是金珠。據着家中人說。分明疑心生暗鬼。這夜觀面的是姚五奶奶。並不是前頭太太。他經此恐嚇。明知姚五奶奶的模樣兒很好。他這雙色眼。再也不敢向他作劉楨之平視。只怕姚五奶奶搖身一變。便變了冤魂纏繞的金珠。他只很恭敬的說道。姚五奶奶是一位苦守冰霜的青年節婦。我們太太恭敬你。才有今天的宴會。姚五奶奶聽到苦守冰霜四個字。摸出絲巾掩了面。回身便到太太房間中去了。溫太太埋怨着丈夫道。你這苦守冰霜四個字。又觸動了他的傷心。你說話。怎麼這般的不留神。溫旅長道。他是很正經很規矩的婦女。我見了他。找不出什麼說話去恭維他。搜索枯腸。才想出了苦守冰霜四個字。想不到又觸動了他的悲傷。以後見了他。教我也難於應付。溫太太道。應付也不難。你只說姚五奶奶是婦女中間的聖賢。我們太太本是一個很尋常的婦人。和你姚五奶奶做了朋友。得到了許多教訓。也變換了性質。這真



是我們的光榮。溫旅長道。這倒不錯。少頃。我替他上壽。依着太太這般說便是了。說罷。便到外面去了。跟隨溫旅長的馬弁。暗暗驚異。我們旅長見了美貌婦女。總是一副極形可掬的面孔。不道今天見了姚五奶奶。也會必恭必敬起來。眼觀鼻。鼻觀心。大約他見了上司。沒有這般的規矩。可見婦女正經了。男子們也不敢調情。姚五奶奶便是女界中的好模範。王莽謙恭下士時。大概也得到如此好評。這一天。男女分席。確守着歷來相傳的舊禮教。女桌上。太太姨太太們伴着。姚五奶奶有說有笑。好不熱鬧。男桌上。溫旅長又不好吃獨桌。橫豎在家無上下。出外分高底。便喚着馬弁聽差們一同飲酒。脫去了一切拘束。居然猜拳行令。強作熱鬧。溫旅長向姚五奶奶上壽。依着太太的指導。笑說道。姚五奶奶是女中君子。姚五奶奶做了拙荆的導師。拙荆的一舉一動。也有了君子之風。這正是溫某的無上榮光。姚五奶奶聽了。照例的說了幾句謙遜的答詞。不在話下。到了晚間。又開夜宴。大家提議着要喚幾種娛樂部中的人來助興。溫旅長要喊幾個天明局的歌妓。卻被溫太太反對。說今天是女中君子生日。喊了妓女。便失卻了恭



敬之心。其他的姨太太。主張不一。有要喚三絃拉戲的。有要喚滑稽雙簧的。有要喚文明宣卷的。都被溫太太否決了。只有四姨太太溫寶英提議要喚那唱珍珠塔的沈芝卿來做堂差。唱幾回白雲菴婆媳相逢的規矩彈詞。溫太太點頭贊成。溫旅長搖頭道。彈詞聽不懂。還是聽大鼓書。四姨太太道。你不懂。我可以做繙譯。我的說話。完全是蘇州化了。溫旅長笑道。有你做繙譯。再好也沒有。快去喚來。只這一喚。又發生許多枝節來了。正是

休言鬼瞰高明室。只道燕來干謝家。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美容潤膚劑

孩兒面

一經搽用，斑痣盡消，潔
白柔嫩！添上胭脂，脂
澤與淨，姿容何等美麗！
苦心怎不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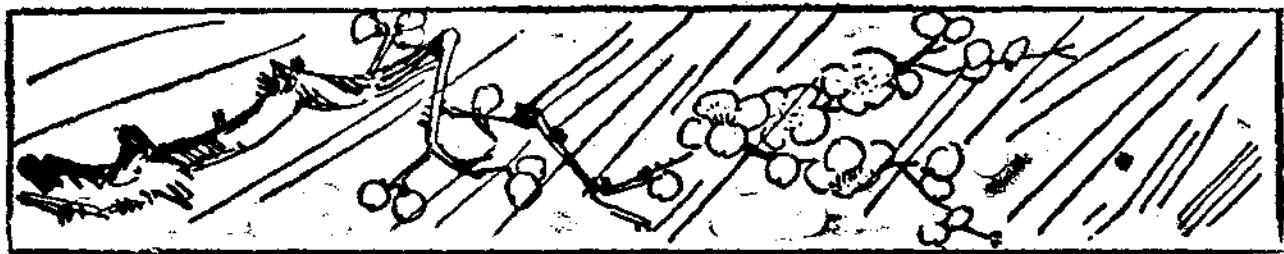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

功能寧神安腦，生
精補血，調正心機
，養護經絡，培本
，養元，疏通百骸
，男女老幼，四時可
服！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社會
小說

雨中花

吳門程瞻廬著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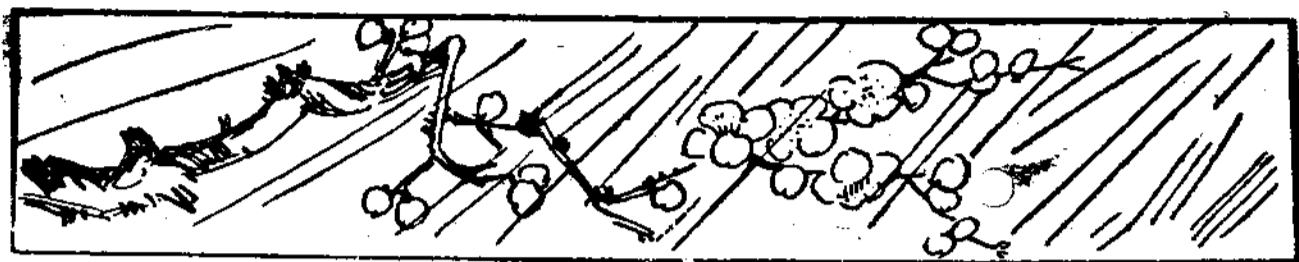
三絃唱片引動色情狂

一段水槍惹起無名火

前集書中不是說過的麼。溫寶英入校讀書。旁的都不須注意。只要受些蘇州化。畢竟他的年齡還輕。舌頭不會僵化。要彎便彎。要直便直。旁的科學。他不曾注意。他只注意着蘇州同學的語言。而且附郭的蘇州人。還不算數。以爲蘇白之中還帶有幾分的鄉曲化。他所注意的是幾位久居城中的蘇州同學。他不惜送脂粉。送食物。結好這純粹蘇白的同學姊妹。一有餘暇。便勸着他們和他會話。自己有什麼不到之處。要同學們用着嚴師的態度。糾正他言語上的缺點。自古道。一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既在蘇白上用着刻苦的工夫。他的蘇白。當然是日有進步了。假使來了一個陌生人。和他作短時間的談話。他便運用他的蘇白。果然不錯。誰也不知道他是一個彎舌頭。（蘇州人稱異方人曰彎舌頭）他回到公館裏。溫旅長不問他學校裏的功課。只問他今天學得了幾句蘇白。他的蘇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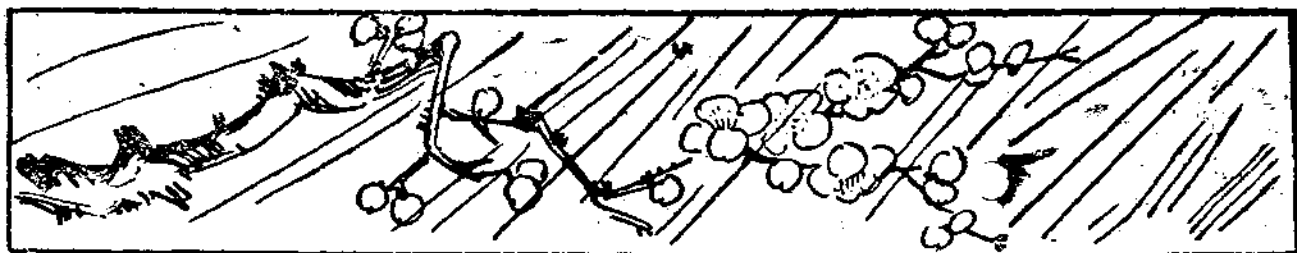
既然進步很多。所以溫旅長很寵愛他。論他的姿色。用着算學來計數。他非但一分也沒有。而且還要加着負號。但是他有了不堪領教的面孔。卻生就了軟語纏綿的舌頭。溫旅長爲了他的靈巧舌頭。忘卻了他的醜陋面孔。他常說寶英是我八哥。只爲八哥的舌頭很巧。而毛羽卻不大美觀。寶英放學回來以後。溫旅長還要寶英在公館裏開一個蘇白傳習所。要使寶英把學成的蘇白傳授與其他姨太太。溫旅長爲什麼迷信這蘇白呢。只爲金珠是蘇州人。雖然說話有些鄉曲化。但是異方人聽了。那裏辨得出是蘇州的鄉下人。只道他是真正的蘇州太太。溫旅長對於金珠的感情。久而生厭。其他沒有值得他的憧憬。惟有金珠的一口蘇白。他依然未能忘情。做了軍閥。沒有一位蘇州太太或蘇州姨太太。似乎不甚體面。他遣四姨太太寶英。很努力的學習蘇白。便是這層意思。寶英學會了。傳授與其他的姨太太。務使一切姬妾。個個都是軟語纏綿。休說目餐秀色。便是聽了「嗶嘯」「阿呀」「俚僚」「俚篤」的吳儂軟語。也可陶醉了。赳赳武夫的靈魂。（形容盡致）赳赳武夫是硬派。吳儂軟語是軟派。硬派的人住不得軟派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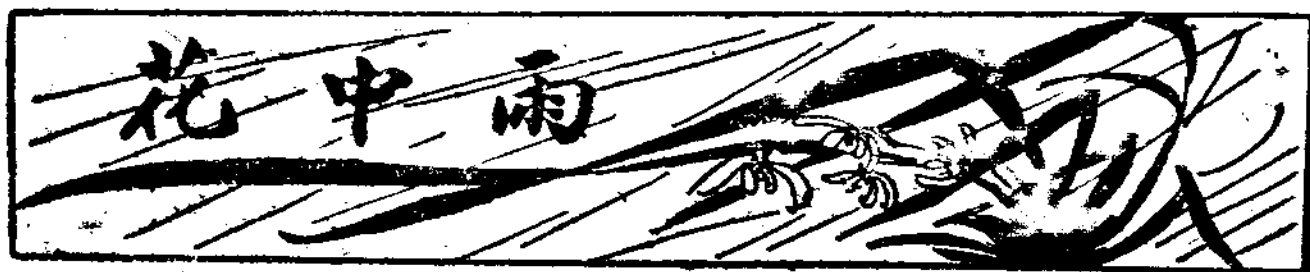
方。溫旅長是不必論了。就是南宋的中興名將韓蕲王。黃天蕩大敗金人的時候。何等英雄氣概。自從住在南方。買了蘇舜欽滄浪亭作別墅。此日的韓王。已不比昔日的韓王。昔日的韓王。是努力殺敵的韓王。此日的韓王。是湖上騎驢的韓王。雖說是爲了岳武穆被害以後。存這消極之心。但也受了山溫水軟的影響。所以愛國英雄。住不得山溫水軟之區。人人說蘇州是住宅區。這句話固然不錯。人人可以在蘇州覓住宅。愛國英雄卻不必在蘇州覓住宅。愛國英雄在蘇州築了別墅。便與蘇州人同化。只怕愛國抗敵之氣。盡付消沈。（此贅論也。愛國英雄豈有在蘇州築別墅之理哉。）溫旅長談不到愛國。益發談不到英雄。但是他卻看中了這山溫水軟的住宅區。指望他日升官發財以後。一定要在蘇州建造他的別墅。他要妻妾會說蘇白。便是將來久居蘇州的預備。似乎退閑的軍人。住在蘇州才不愧是一種摩登化。（摩登般若波羅蜜多。佛教中也重摩登化。）閑話說得太多了。無多時刻。聽差稟報。唱書的沈芝卿來了。一本正經的姚五奶奶。怕見面生男人。便要躲到裏面去聽。溫太太笑道。五奶奶。你太膽怯了。當着這許多人。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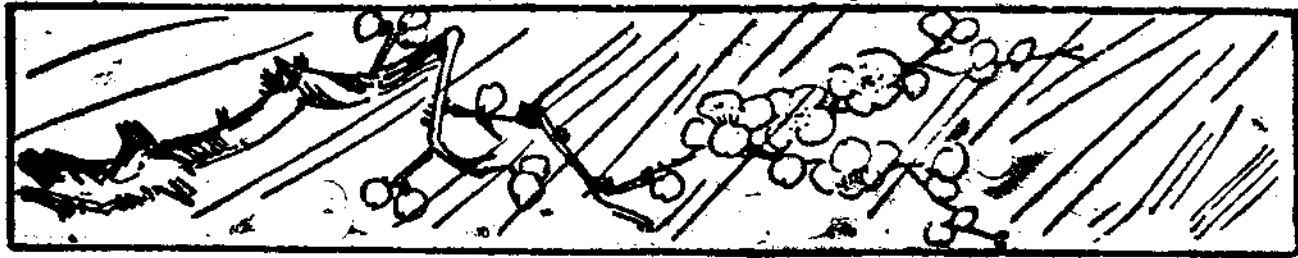
道唱書的敢無禮不成。姚五奶奶才不避席。但在沈芝卿來到筵前奏技的時候。他只眼看着酒杯。避免和陌生男子打個照面。姚五奶奶怕見年輕男子。而同席的四姨太太寶英。卻又適得其反。一見了那個髮塗史丹康面。搽雪花粉打扮的。齊齊整整的青年彈唱家沈芝卿。真個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春雲一展）四姨太太既然加以青眼。其他的姨太太當然也是未免有情了。一條條的視線。都在沈芝卿的面上做那集中地點。幾乎看煞了衛玠。惟有温太太想要加以青睞。卻被姚五奶奶扯了扯衣角。温太太已動的春心。經這一扯。漸漸的歸於靜止。沈芝卿尙沒開唱。正在撚弄三絃。諸位姨太太互相私議。不知他的唱工可好。寶英道。這可寫得保單。他的唱工是一定好的。其實呢。四姨太太雖然說這肯定的話。他聽沈芝卿的彈詞。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他的保單把什麼做標準呢。大概沈芝卿的漂亮面孔。便是他肯寫保單的標準。（春雲再展）待到開唱以後。沈芝卿的嗓音很是平常。要想摹仿馬如飛的馬調。但是沒有這般的衷氣。唱的馬非馬。驢非驢。成了一種騾調。諸位姨太太聽了不很明白。但是四姨太太聽了。頻頻



點頭播腦。以爲唱工很好。說白也口齒清楚。惟有男席上的溫旅長。外行上面。還得加他一個貴姓的溫字。不懂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不好。頻頻把寶英喚去。問這情節。寶英隨意講了幾句。又誇張着沈芝卿的蘇白。清而且準。常常聽他的書。我的蘇白。一定又有許多進步。我想打聽他唱書的場子在那裏。以便天天去聽書。這不是我貪玩耍。這是我上那蘇白的課。不知你允許不允許。溫旅長道。一定允許。四姨太太謝了旅長。待到四回珍珠塔唱畢以後。四姨太太便去和沈芝卿談話。問他場子在那裏。芝卿道。日間在臨頓路。夜間在養育巷。四姨太太道。養育巷離我們的公館不遠。我便來聽你的夜書。沈芝卿正感受着生意清淡的影響。尤其是夜書場。總是聽客寥寥。家中的繼母。又是不問生意好壞。每天要他一塊錢。少便吵罵不休。所以「聽夜書」三個字。他非常入耳。照例說了歡迎的客氣話。四姨太太敬他一支紙烟。他伸手去接。紙烟以外。有一件東西落在掌中。覺得有些分量。看時卻是黃澄澄的金戒。（春雲三展）芝卿覺得心頭卜卜地跳。還他也不好。受他也不好。要是還他。被旁人露了眼。告訴了旅長。只怕姨太太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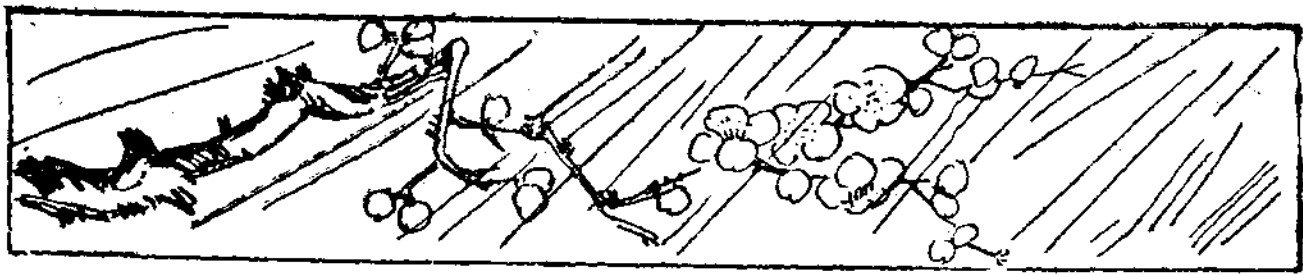
命可危。要是受了他。將來只怕另有糾纏。他遲疑了一下。四姨太太已走得遠了。看來只好暫權一下。將來設法交還吧。（壞哉暫權兩字，易云，需者事之賊也，芝卿之禍不遠矣。）芝卿辭去以後。席也散了。這夜。溫旅長便在四姨太太房中住宿。誰料好夢初回。猛聽得老媽子大喊道。不好了。太太房裏失火了。溫旅長大驚。推醒了四姨太太。趕快披衣下牀。開了房門。對面便是溫太太的房間。老媽子兀自高聲呼喚。溫太太兀自沒有驚醒。但是板壁縫中已望見了火光熊熊。溫旅長忙遣老媽子去喚當差的起來救火。自己捏着拳頭。房門上錘了只一下。溫太太已驚醒了。眼見火已燒到牀帳上面。不暇推醒姚五奶奶。胡亂的拉了一條姚五奶奶的褲兒。穿了便逃。上身還做了一個半截模特兒。出了房門。才想着了姚五奶奶。想要回到裏面去拉他起來。卻被溫旅長一把扯住。裏面姚五奶奶也驚醒了。聽他口喊着阿呀不好了。我的褲兒呢。聽他口音。似乎要想逃走。而覓不到一條褲兒。當差的已提着水桶進房去救火。溫旅長在那危急的當兒。也和當差的一同進房。一面救火。一面還可以欣賞這位玉潔冰清的姚五奶奶的曲線美。



温太太高高喊着你不要進房。你避開了。姚五奶奶才得出房。但是混亂當兒。温旅長怎會入耳。早已指揮着一面救火。一面救人。當差們避不得什麼嫌疑。從來「嫂溺則援之以手。」現在姚五奶奶被災。不但援之以手。并且把他抱着下牀。叫他快到外面去躲避。姚五奶奶一下牀。當差的一陣囉哩。房裏的火沒有熄。温旅長的眼睛裏卻已燄燄地放出火來。（奇語）吩咐當差的一面救火。一面扣住了姚五奶奶。房裏的火。幸而沒有成災。一經當差們用着水槍噴水。早已澆灌的烟消火滅。但是温旅長的怒火。大有不可遏抑之勢。水槍可以熄滅有形之火。水槍卻不可以熄滅無形之火。原來温旅長拭抹着眼睛。要欣賞那姚五奶奶的曲線美。誰料不曾瞧見曲線美。反而瞧見了直線醜。姚五奶奶的胸前。既然坦平得和康莊大道一般。温旅長急於要看的左右雙峯。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杭州有飛來峯。姚五奶奶胸前有飛去峯。）看到下部。卻見姚五奶奶倒挂着一條水槍。這條水槍。和當差的手中的水槍不同。當差的手頭水槍。可以滅火。姚五奶奶胯下水槍。可以起火。阿呀。不得了。温旅長惡很很的打了姚五奶奶幾下嘴巴。姚



五奶奶不敢裝腔做勢了。只喊着大人饒命。太太快來救我。溫太太待要上前。也被旅長兩下嘴巴。打的他回到房中。嗚嗚地哭泣。其他的姨太太也都聞聲起視。見了挂水槍的姚五奶奶。都嚇的倒躲倒躲。有的說。嚇煞我了。有的說。羞煞我了。就中這位四姨太太。尤其「醜人多作怪」。他見了姚五奶奶的作怪東西。趕把雙手掩着眼睛。表示他的「非禮勿視」。實則他的手指縫裏的兩條視線。依舊向着姚五奶奶的水槍行注目禮。溫旅長也覺得這般的赤身露體。外觀不雅。吩咐當差的給他一條短褲穿了。然後向他詰問來歷。姚五奶奶才供出自己是一個伶人。喚做姚玉蓉。曾在新劇場充旦角。被太太看中了。教他不用唱戲。且扮了女人。到公館來走動。以便和太太同食同眠。歷時已久。一向不會被人瞧破。卻不料今夜房裏點的壽燭。沒有熄滅。以致鬧出事來。這是太太出的主意。並不是本人大膽。擅敢闖入公館幹這醜事。溫旅長大怒。吩咐把姚玉蓉鎖着。明天往司令部去辦罪。到了來朝。溫旅長帶着姚玉蓉到司令部去審問。卻教當差的向外面宣言。昨夜公館中捉到一名刺客。叫做姚玉蓉。他是某黨中的激烈分子。混入公



館。乘着夜深人靜。擅敢在上房放火。希圖乘大人出來的時候。加以狙擊。總算大人有福。發見火光。便即撲滅。當場擒住姚玉蓉。搜出手槍一柄。（不知可是挂在胯下。）鄰里們聽了。居然信以為真。誰也不來探問究竟。姚玉蓉解到了司令部。被着嚴酷的非刑敲打。教他承認行刺。他受刑不起。只得屈招了。溫旅長呈報南京最高軍事機關。這時候還是軍閥時代。南京的聯軍司令。便批了立予槍決字樣。可憐冒稱姚玉蓉的姚玉蓉。八月初三日在溫公館中做生日。到了八月初八日。便是他的死期。綁付閨門外望樹墩。執行槍決。執行的一天。溫旅長怕他在路上呼冤。給他吃了含有麻醉藥的酒飯。糊裏糊塗的把他槍決了。從此以後。溫旅長和溫太太的感情很壞。但不敢提起離婚。只爲溫旅長有許多違法的事。都在太太眼中。只怕他恨極以後。和盤托出。與自己的前程不利。所以只好暫時忍耐。再作計較。這便是溫公館捉拿姚玉蓉的活劇。真叫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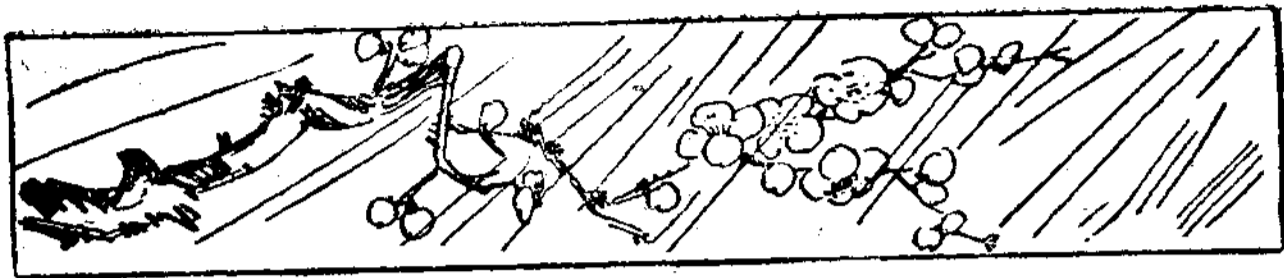
撲。朔。乾。坤。真。撲。朔。

迷。離。世。界。太。迷。離。

門役口中講與黃老太的話。便是上文所載的一齣活劇。但是他所講的。沒有這



麼的詳盡。中間又有許多斷斷續續。講話時又沒有系統。又有許多話他不曾知曉。也有知曉了。他又不便直說。所以同是報告一件事。出於門役的口中。黃老太太只得着些一鱗一爪。出於作者的筆下。諸君便可以知道這具體的新聞。黃老太太知道溫旅長不在公館裏。又加着心境不佳。魏奶奶所託的事。只好先在肚皮裏挂了一個號。待到有了機會。再作道理。於是謝了門役。自回家中。臨走的時候。門役叮囑他。這些話不能夠告訴他人。黃老太指着自己的這張癢嘴道。大叔。還待你叮囑麼。不瞞你說。人家往往肯把祕密事告訴我。便是貪着我的嘴緊。保險箱還有鑰匙可開。我閉緊了嘴。人家用盡方法。總不能騙出我一言半語。說罷。便離卻溫公館而去。途中忽想着今天初八日。是北寺裏的八字娘娘生日。我不妨去燒一個香。求求神明。保佑我得到機會。多賺幾次的外快。黃老太自去燒香。不在話下。且說溫旅長把姚玉蓉執行了死刑。心頭的氣憤。略略放下。過了沒多幾天。南京聯軍總司令因賞識他辦事認真。便調他到江北剿匪。而且不日便須成行。溫旅長雖然不願出門。但是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命令。萬難違抗。只得在最短時期。



內。拔隊成行。他公館裏面的太太和姨太太。免不得要設筵餞行。做出許多依依不捨的態度。巴望他沒多幾日便削平了土匪回來。但是溫旅長一離了公館。家中的妻妾。個個面有喜色。爲什麼有喜色呢。這是不言而喻了。正是

未。出。門。時。心。不。捨。已。離。家。後。面。含。歡。

欲知後事。日閱下文。



揚州醬菜

揚州醬菜 素負盛名
 三和出品 精益求精
 鮮美可口 清潔衛生
 定價低廉 品質超羣

▲什景菜
 ▲乳醬瓜
 ▲甜醬瓜
 ▲寶塔菜
 ▲冰蘿頭
 ▲蘿蔔頭

上海西橋新
濟華堂藥房 經理

各埠南貨店號食品均有經售

一切癩濕骨痛身骨筋
 痠楚等症 如屢醫屢藥
 無效者 請即購服
 袁製雞牌

骨痛精

一經試服 奇效立見

上海西橋新
濟華堂藥房 發行

每瓶一元 奇貴加一藥房均售
 分設鎮江南京蘇州蚌埠等處

游粵西山水記

(陳微明)



粟君豁蒙。一旦款門來告曰。李白二公。聞君來羊城。意欲請赴粵西一游。提倡國技。此去有許金等同行者。若而人。余曰。提倡國技。非余所敢任也。若得附驥一游桂林山水。竊所欣願焉。八月十一日。渡江。火車至三水。輪舟至梧州。桂平貴縣。汽車至南甯柳州桂林。民舟返梧州。易輪車回省。凡途中往返及游山。共二十一日。道路幾三千里。所至軍政長官傳館供張。饋饋豐盛。軍士警衛護送甚周。桂平游西山。多松林。貴縣游南山。山峯十餘座。皆平地孤聳。奇

金 鋼 鑽 集

特嶮秀。有崖洞。蛇行而上。匍匐而下。蝙蝠盈千百。倒懸崖石上。洞內石柱刻佛像甚古。南甯下榻於宜園。龍眼及他果木成林。風景絕幽。中秋觀月。於是柳州游立魚峯。亦有崖洞。深曲益可喜。羅池廟祀柳侯。門外紫薇數十株。花盛開。色絕豔。白蘭丹桂。時送幽馥。堂中柳侯石刻之像。已模糊不可辨。東坡書荔子丹詩。石刻立牆壁。祠後有墳碑。題唐柳文惠公之墓。昔讀公文。反復而不厭。今瞻拜公祠。徘徊久之。而不能去。雖遙遙千百載。精魂恍惚。若相接也。桂

一

林游獨秀峯。老君洞。伏波山。疊綵山。普陀山。月牙山。象鼻山。及良豐之山。大抵多崖洞。結構不一。流石多突出成形。疊綵山。石重疊。俗謂之羅漢晒布。七星岩由普陀山入。洞若殿堂然。高廣各數百尺。石紋殆不可狀。土人七八。燃炬前導。蜿蜒上下行三里餘。乃出洞。凡經過三重山矣。石乳下垂及壁。石形狀若蓮花。芝草。魚龍百怪。飛者。走者。立者。視者。深爪出目。作鱗之而。如是成形之石。導者必高唱其名。以告游人。垂乳有二。考之。噌吰發聲。曰。此鐘聲也。此鼓聲也。果然有餘韻焉。餘皆否。微巡之側。每有深潭。黝黑不見底。滑足即墮潭中。不知所往。不敢久視。月牙石欄環遶。下臨河流。登樓流覽。望諸峯挺秀。至足樂也。語云。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之山勝桂林。自貴縣坐長途汽車。以至桂林。曲折盤旋。行千百里。山中萬壑奔赴。千山迴轉。頭眩目迷。顧視不給。入陽朔境。則如春筍怒發。爭高門長。山內產山峯上立峯。神施鬼設。錯置層出。如城如堡。如屏風。如筆

架如奔馬。惜皆遠觀。未能探其勝境。桂林歸途。改由水道。小石平布。清澈至底。凡數百里。皆如是。徐行中流。而觀兩岸之山。心悅神怡。蓋甲天下之言。爲不虛。曩所游山水。皆培塿類耳。雖然。今所游觀。誠奇矣。而造化生物。本無心於其間。一石偶成。罅穴成形。似又何足異。人自以爲新奇。蓋少所見耳。雖少所見。今得見所未見。以適吾樂。遣吾憂。自余來桂林。增發游興。將窮天下山川之勝境。以盡吾年。豈非快耶。梧州駐一日。桂平貴縣半日。南甯一日。柳州二日。桂林五日。餘皆在途中。在南甯桂林。白健生司令。周祖晃師長。均欲余演拳舞劍。未能辭焉。廣西素稱貧瘠之省。李白二公經營數年。修成之公道五千餘里。廢縣黨部。民可安居矣。簡練民團。盜匪絕跡。開墾荒地。振興農事。軍政各官薪俸雖極微薄。而儉樸勤苦無怨色。絕嗜好。守紀律。皆有精悍勇敢奮發之氣象。傳曰。筆路藍縷。以啓山林。廣西有焉。壬申九月陳微明記。



銀幕外史

(惜春生)

吃影戲飯人最苦惱的。便是拍外景。無論嚴冬炎夏。都要拚着命和那朔風大雪驕陽烈日去奮鬥。冬天裏雪越滾越下得大。攝演得越發起勁。演員還要到雪裏去打幾個滾。那麼片子出了以後。好教觀衆說一聲好。熱天陽光來得大。拍出來的片子。光線也易於明晰。所以一天也不肯捨棄的。那京戲新劇。到了寒暑二季。還有停鑼封箱之舉。惟獨吃影戲飯却一些沒有休息日子。這就是苦惱之處。然

而世界上的事情。有好必有壞。有苦必有甘。那吃影戲飯。既然苦到這般地步。爲何男男女女要進影戲公司的。有增無減呢。這便是要想得着一些樂趣罷了。樂趣是什麼呢。也就是拍外景。何以呢。因爲影戲是男女合演的。平常在公司裏。雖是社交公開。男女能自由接談。然而耳目衆多。關防嚴密。終不能暢所欲言。一遇着出去拍外景。那麼共車同舟。同止同宿。只要平日兩性間稍有意思的。到了

那時直好比兩軍對壘時的步哨。一觸即發。沒有不如願以償的。

世界上無論那一種事業。總有黑幕的。試觀我們吃的那碗影戲飯。內中黑幕之深。真是層出不窮。然而大抵是聽聞秘史。所以外界的人也格外注意。也格外的喜歡聽。在下在影戲界裏混了有三年光景。進進出出的影戲公司。也有好幾家。所交的男男女女吃影戲飯的。也不計其數。因此耳聞目睹的艷史秘事。肚子裏一天多似一天。再不一椿椿一件件的寫將出來。我的肚子實在也裝不下了。並且這種電影界裏的香艷秘史。也不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男女同胞的專利品。試觀上次在夏令配克開映那張美國好蘭塢電影外史影片。將他們自己同業中的豔史秘聞。特地攝成了影片。給普天下的人瞧。那麼在下做這篇銀幕外史。雖則所講的完全是國貨。然而不免有些做造性質。

上海灘上的影戲公司。最多的時候。足有八十餘家。其盛況真不亞於往年之交易所。內中有家春花公司。這位總經理兼導演主任的殷木林。是一個華強銀行的跑街出身。他見了開影片公司這樣容易賺錢。真是饑涎欲滴。眼紅非凡。暗想現在毫無舞台經驗和電影學識的學生。也居然充任導演了。變變戲法賣賣野人頭的無賴。也做起導演來了。當西崽的。販黑老的。做洋行寫字的。也都當起導演來了。他們的經驗藝術。好歹不去管他。然而出的片子。也居然有人成羣結隊去看他。那麼像我憑了從前在小舞台這幾年舞台經驗。來創辦一引影片公司。造就幾位男女電影明星。導演幾張轟轟烈烈驚天動地上等影片。真是不費吹灰之力。那雪白的大拉司。定可唾手而得。想念既出。便和他的姘頭蘇州老三。商量了一回。兩人便去東奔西走。分頭進行。逢人便說開影戲公司怎樣容易賺錢。投資在影戲公司怎樣穩當。巧言花語。天花亂墜。不

到一月。居然被他招了七八千塊洋錢。於是租房子。買傢伙。這樣又忙了半個月。方才規模粗具。不過這七八千塊錢。除掉一千九百兩銀子買了部攝影機。和一萬數千尺的正底片以外。所剩只有三千多塊錢了。再除去木料佈景紙版化妝品等。只餘了一千五六百塊錢了。戲還沒有拍。本錢已去了十分之九。其他職演員和房飯費等。尚不在內。般木林這一晚。躺在床上。輾轉思維。想了足足有半夜功夫。被他得了一個滑稽辦法。對於職演員的薪水。除酌給車費外。餘數概在出片後發給。這樣一來。每月便可以節省開支不少了。他們夫妻兩人對於這般男女演員。完全取放任主義。無論他們胡天胡帝。鬧到什麼地步。總是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所以這般人雖然沒有工錢。到也安之若素。內中有位當攝影的金荷生。他們夫婦倆優待得最好。他要吸煙。整聽茄力克替他買好。他肚子餓了。外國點心替他備好。不是在下說句過分話。世界上兒媳對

待爺娘。也沒有這樣孝敬。似這本戲裏。爲節省經濟起見。特地減少內景多攝外景。劇本編定後。木林便帶了金荷生和男女演員。乘車到蘇州天平虎邱等山去拍外景。到了蘇州。就下榻在蘇州旅館。二十幾個男女演員。除了金荷生獨佔一室外。祇開得三個大房間。一隻榻上。男女混雜的足足睡了四五個人。金荷生這天起身獨早。走進他們房間一瞧。見王伯超的頭。被邵繡英的臀部緊緊壓住。他也不覺得氣悶。嗤嗤的還在那裏做好夢。還有徐振東。被朱秀娟的纖纖雙趺。擱在嘴上。大嚼其鹹橄欖。這種怪狀。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看了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金荷生暗想。早知道他們能夠這樣自由。誰情願一輩子住一個房間。擁衾孤眠。淒涼欲絕呢。他見衆人都在沉沉睡。便不去驚動他們。輕輕將門掩上。走不數步。忽聽見背後有人嬌滴滴喊道。阿金。荷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呢。荷生回頭一看。見是一個絕色麗姝。星眸惺忪。雲髮蓬鬆。

生手中。兩人復咕咕噥噥談個不休。從此以後。荷生拍完了戲。每天必定要和老四去鬼混一回。假使荷生一天沒去。小老四的電話也要接一連二的催個不休。其實荷生并非是個富家子弟。他每月所入。也不過幾十塊錢罷了。他的面貌。又沒有多大漂亮。小老四居然會顛而倒之。這也真是佛家所謂一個緣字罷了。中國娼妓的心理。最喜歡拚吃戲飯的。現在中國影戲盛行。一般漂亮青年。執袴子弟。都紛紛前去做影戲。於是窰子裏姑娘們。就嫌唱戲的太粗獷。演文明戲的太寒酸太滑頭。于是移其目光到演影戲的身上了。聽說有好幾個演小生的。都被花姑娘聘了去。當常年顧問。非但逛窰子借小房子不名一錢。而且還可以撈着幾套西裝咧。老四和金荷生兩人。起初時常借了旅館。作為臨時公館。後來老四細細一算。覺得費用太鉅。這樣的混下去。勢必要借外債。而且也非長久之策。遂對荷生說。不如去借小房子。非但可節省開支。而

且每晚可以住在一處。荷生聽了。祇消不要他拿出錢來。無論開棧房借小房子。他決沒有反對之理。小老四本來和文英老四在馬霍路合租了間統樓。文英住前樓。他居後樓。不過文英的丈夫。遇着沒有錢吸雅片的時候。便要來硬逼軟索。一個不當心。被他第三隻手伸了出來。房間裏的物事。不問是誰的。都要帶去。小老四新做一條印度綢裙。剛巧裁縫拿了來。還沒有上身。擱在床沿上。預備明天和荷生去拍照的。誰知出了堂差回來。已經不翼而飛。後來和文英各認了一半。方將這裙贖了出來。從此以後。每逢到生意上去的時候。衣服等物。必定要鎖在箱籠裏。後來文英的丈夫。見無物可偷。連小老四換下來的小馬夾絲襪和床底下半新舊的鞋子。也一古腦兒替他們拿了去。賣在舊貨擔上。小老四見他這般糾纏不清。早想搬出去。無奈一個人租了房子。無人照應。而且他生性膽小。晚上沒有人和他同住。像有鬼要活捉他去似的一個

人決不敢入睡。現在他有了金荷生，便決意和老四分居。在白克路借了一間統廂房，租了一隻銅床，一堂外國器具，佈置十分清雅。荷生還不時約了公司裏一班朋友到家裏來碰碰和打打撲克。每月收下來的頭錢，倒很可抵消房金電燈費等。這樣過了兩個多月。一天，他們倆正在吃飯，忽見一羣人擁將進來，嘴裏大呼捉姦。荷生見爲首的是一個女子，嚇得目瞪口呆。小老四更加嚇得利害，連忙放了飯碗，躲到內房床上，用被蒙住了頭。簌簌抖個不住。這一羣人爲首的是個小脚婦人，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煞是可怕。走進外房，不問三七二十一，拚拚碰碰，逢物便毀。打得落花流水，幸虧小老四逃進房裏時候，將門上的史撥令推上，滿房傢伙才得保全。這個婦人打好了，復將荷生扭住了，哭哭啼啼吵個不住。這時候驚動了其餘的房客，都紛紛前來相勸，問他和金荷生有什麼關係。要這樣的吵吵鬧鬧，那婦人帶哭帶說道：這沒良心的殺千刀。

是我的男人。他自從吃了影戲飯後，非但一個錢沒有給我使用，而且已有一個多月沒有見過他面。後來我到他公司裏去找他，才知道他拚了一個爛污婊子在此地尋歡作樂。所以我特地糾了一班人來捉他的姦。現在這個殺千刀不馬上跟我回去，我還要等這爛污婊子出來，和他比個高下呢。金荷生一想，我倘然不走，這母夜叉也決不肯輕易動身的。他這樣株守下去，小老四今晚非但不能去出堂唱，而且還要被他嚇出毛病來呢。遂硬着頭皮，向衣架上戴了呢帽，往外而去。他妻子便算打了勝仗，奏着凱旋，率領衆人而去。過了兩天，荷生因爲小老四受了這樣驚嚇，想去和他賠個不是，詎知到了那裏，已是鳳去樓空。連忙去問二房東，答稱四小姐已於昨天晚上派人搬出去了。復一口氣跑到福致里，剛巧文英老四下樓去，出堂差。荷生問他小老四可在樓上，沒有。文英噙着嘴責備他道：耐格人真無良心，耐哈佬騙伊勿會討家主婆。

害得小老四一心一意要跟耐。昨天耐格夫人拿伊房間打得一場糊塗。害得伊耐尋死覓活。哭仔半夜。說以後嚙不面孔再在生意上吃飯了。所以今天早晨已經開碼頭去了。伊耐臨去格時候。再三教我叮囑耐勿要再牽記伊耐哉。奴現在要到一品香去哉。晏歇會罷。說罷揚長而去。荷生從此以後。便心灰意懶。不再和別個女子去兜搭。滿心巴望黃臉婆子早些死。她却一餐三碗。加貳來得強健。誰料恩愛夫妻。容易來得分離。怨家對偶。到老才能分手。這便是老天故意作弄人罷了。這一天金荷生在棧房裏無意間忽地遇見了小老四。喜不自勝。便邀她到房裏說道。自從去年和你分別後。文英老四說你開碼頭去了。我再三問他地址。他終不肯告訴我。害得我一日三餐。沒有一天不牽記你。現在我情願不吃這碗影戲飯。隱名更姓。終身和你住在一起好嗎。小老四忍着眼淚說道。你待我原很不差。不過你的夫人太兇橫了。去年的事情。非但嚇

得我幾乎要死。而且害得我沒有面孔住在上海。我倘然再和你住在一淘。再給你夫人知道了。我將沒有面孔住在世界上做人了。總而言之。我和我的緣分。已經恩盡義絕。請你不要再提起。提起了徒增傷心。荷生道。那麼你現在近况如何。小老四嗚咽着說道。像我這樣薄命人。除了一棺蓋身以外。那裏還有稱心日子過呢。自從去年到蘇州後。做了兩節生意。非但賺不着一個小銅錢。反而虧空了一屁股債。所以明天想動身到漢口去了。說到這裏。聲音益發低下去了。荷生一聽。也想不起用什麼話來安慰她。那時殷木林已吩咐全體演員。將鋪蓋等物。搬下船去。豫備要開往天平山去。小老四見有人在外面喚他。便道。聲珍重。拭着眼淚去了。荷生見小老四心堅意決。知道挽回無效。祇得付之一嘆。衆人下了船。有的和心上人交頭接耳談心。有的又麻雀打撲克。各行所好。這幾位女演員中。有位年齡最輕。容貌娟秀的余家英。算是這羣蝦兵蟹

將中最活潑的了。天真瀾漫。簡直和小孩子差不多。他在觀前街上。居然會騎了驢子奔馳往來。路上的人拍手大呼騎紅頭驢子。他却茫然不覺。回來還要問人家紅頭驢子是什麼意思。試想可笑不可笑。因他年紀輕。滿身愁氣。所以在這女演員中。祇他還沒有史味脫哈。雖則轉他念頭的人很多。他却愁頭愁腦。今天和他要好了。明天又更和別人去看影戲了。所以轉他念頭的人。很難摸着他脾胃。般木林此次赴天平山攝戲。因為要將片中所有外景。揀在山裏攝取。故非半月不能竣事。於是他就雇了兩艘無錫船。數十員男女演員。分住兩船。到了晚上。大家打開舖蓋。不分男女。混睡在艙板上。兩性相洽的男女演員。不消說得同睡一起。各人司空見慣了。也不去干涉他們。祇有余家英這小侏子。前後左右躺的人格外來得多。有幾個捷足先登的睡在他貼身左右。則引為莫大榮幸。欣喜非常。躺在他頭邊的。乘余家英沒防備時。用雷迅不及掩

耳之法。偷偷地親他幾個吻。也不算一回事。不過有時弄得不得法。手腕遲一些。偷雞不着蝕把米。反被他掌幾個嘴巴。也常有的。祇有睡在他腳旁的。非但得不到什麼好處。而且還要大嚼其鹹橄欖。有一天有個姓朱的睡在他頭邊。也乘她不備。用力按住她兩手。拚命親她的吻。余家英也拚命用力抵抗。詎知用力過猛。兩足一撐。不偏不斜的撐在腳邊的那個姓張的鼻樑上。頓時鼻孔裏鮮血直冒。和泉水般的湧將出來。姓張的也不願苦痛。霍的立將起來。要和姓朱的為難。後經旁人出來調停。命他兩人對調。教姓朱的睡在腳邊。姓張的躺在頭邊。然而姓張的因為打破了鼻管。再也不敢妄想接吻的艷福了。不過姓朱的心裏却促狹非凡。他本不願意像做官的去肥就瘠。無奈此舉出於公意。恐怕衆怒難犯。故不敢反抗。詎知不到一刻鐘。他又掉弄槍花了。原來余家英睡覺。慣將絲襪脫去。姓朱的便心生一計。輕輕地用指來抓他的脚底。抓得

余家英肉癢非凡。蹣縮不迭。不多一會。兩脚又伸直了。他的五抓金龍。又上脚心來了。余家英沒有法想。祇得重復掉將過來。用線氈將頭和身緊緊裹住。才呼呼的睡着了。時已魚更三躍。萬籟沉寂。大家都在作他們的好夢。忽聽見有人大呼救命救命。有人投河了。衆人正在酣睡。驀地聽見有人喊叫救命。闔船的人。個個揉着睡眼。從被窩裏攢出來。奔往後艙一看。原來徐素秋喝飽了黃湯。正在那裏大發酒瘋。嘴裏高嚷着要到河裏去洗浴。一面說着。一面推開艙戶。想縱身跳下去。嚇得和他同飲的那位股東老班沈今覺先生。面如土色。一輩子挾他不住。祇得大聲喊叫起來。那時幸虧衆人進了後艙。七手八脚。將徐素秋按在牀上。有的給他喝濃茶。有的給他吃人丹。約摸忙了半個鐘頭。那徐素秋方昏昏沉沉的睡了去。沈今覺見難關已過。便打恭作揖的向衆人說了些好話。這個亂子才算度過。衆人忙了多時。都覺有些倦意。便一窩風湧出來。

各歸原處安睡不題。講到這位沈大股東的來歷。說大非大。說小非小。原來便是殷木林從前在銀行裏那位總理的少爺。殷木林辭去銀行跑街職務。創辦影片公司之後。沈總理給他們夫妻倆花言巧語。說了許多開影片公司可以一本萬利的話。便破慳囊拿出了三千塊錢。給他們做開辦費。自己沒有空閑功夫。到公司去監視一切。便派兒子沈今覺爲代表。常駐在公司裏。講到這位今覺先生。本來是個嫖賭吃着的斲輪老手。一旦教他常駐在影片公司裏辦些事情。真所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殷木林夫妻倆。祇消他不到老子面前去搗鬼。無論他在公司裏幹下什麼事情。終是眼開眼閉。絕不敢放一聲屁。所以公司開辦沒到半月。已和女演員發生了不少暗昧事情。這一回到蘇州去拍外景。本沒有他的份。他因爲新近看上了徐素秋。焉肯輕易放棄。便也整理行裝。襪被同行。一路上摸着了素秋的脾胃。曉得他酷嗜杯中物。這一晚乘衆人

熟睡之後。便從行篋裏拿了瓶白蘭地。潛到素秋艙裏。殷勤勸酌。滿想他玉山頽後。便可如此這般。遂了心願。誰料素秋是個情場失意的女子。不飲則已。飲則必醉。醉則必大發酒瘋。今覺那裏料得到他的脾氣。哭哭笑笑。口口聲聲。要到河裏去洗澡。怎不嚇得驚心蕩魄。大喊救命呢。然而衆人好容易將素秋設法安睡後。今覺所懷的目的。有志竟成。倒底被他如願以償。徐素秋在這許多女演員當中。沉靜寡言。算得最溫柔了。有人和他打打趣。或是偶然說了些不中聽的話。他都一笑置之。絕不像其餘的潑辣演員。動不動便要開口罵人。小鬼爛浮屍。做他日常的口頭禪。再不客氣些。還要賞幾記耳光。據他們說來。賞耳光還是大面子咧。素秋既和今覺戀愛上了以後。他的祕史也漸漸從今覺口裏。傳遞到了他人的耳鼓。據說素秋曾在滬上念過好幾年書。他鄉間有個表弟。面孔生得十分俊秀。從小時候。鄉間的親友。都賜他一個綽號。叫洋囡囡。

不過素秋的年齡。和他表弟比較起來。足足差上了五六歲光景。因此他們倆家長。爲了年齡問題。這樁美滿姻緣。就遭了頓挫。徐素秋沒有法想。私下對他表弟說道。我們倆既不能正式宣告締婚。那麼三十六着。除了一走之外。再沒有別的毅力來挽回了。他的表弟那時祇有十五歲。雖則情竇已開。他的智識却很薄弱。也不顧前際後。貿貿然拿了些銀錢。便和素秋悄悄離別家鄉。兩人到了滬上。在西門借一間亭子樓。安然度他們的小家庭生活。真所謂夫唱婦隨。樂勝畫眉。無奈好事多磨。他的表弟正在發育的時候。和一朵含苞初放的鮮花相似。怎經得起旦旦而伐之。不上兩月。便患了癩症。素秋求醫問卜。毫無起色。病勢日見沉重。不久便一命嗚呼。那時他們倆在鄉間帶出來的幾百塊錢。已經用得精光淨盡。現在死人橫了下來。所以衣衾棺槨。毫無餘力可辦。素秋哭得死去活來。這一晚屢想懸樑自盡。幸虧二房東的合家男女。防護得嚴。

密。才算沒有亂子闖出來。不過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一筆喪費。究竟怎樣想法呢。倘然趕到聯益善會去討口施材。草草殯殮。那麼未免對不起地下人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究竟爲我而死。素秋一輩子坐在死人旁邊。那時窗外陡的起了一陣狂風。接着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苦雨孤燈。悄然危坐。真像到了十八層森羅地獄似的。素秋舉起他的纖手。戰戰兢兢的在他表弟面上。輕輕撫摸了一回。猛然想起從前在喪邦女學念書的時候。有個南市農商會會長的兒子。名叫小妖怪的。曾經屢次替我購衣置飾。在我身上。着實化了不少錢。現在我去和他商量二三百塊錢。說要辦理表弟喪事。想來未必會拒絕的。素秋想。念既定。便約略梳洗了一回。那時雨也住了。窗上也大放光明了。前樓二房東也都在那裏預備起身。素秋便隔着門簾。對他們說去購辦衣棺。二房東也巴不得早些將屍身送出。免得他幾個孩子嚇得不敢上扶梯。素秋出了大

門。跳上黃包車。直到小妖怪門首下車。一問門房。知道小妖怪昨晚在傷心影片公司拍了一夜影戲。回來得不到十分鐘。現在恐怕已經上樓睡覺了。素秋哀告他道。我們家裏昨晚故世了一個人。非馬上告知他不可。煩你替我通報一聲。門房將他上下打量一回。道。你也是拍影戲的麼。素秋暗想。小妖怪現既從事影戲。我何妨冒他一下。果然說出了也是做影戲這句話後。那門房便拔腳往內去通報了。素秋在門房裏踱來踱去。約有十分鐘光景。方見那門房出來說道。少爺現在書房裏。請你進去罷。素秋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跨進書房。小妖怪笑容滿面。開口便問他道。你現在仍在喪邦女學讀書嗎。今天這樣早來。瞧我想必有甚要事。你且坐下。細細和我說明。我能力所及。終肯竭誠帮你忙的。素秋聽了他幾句溫言柔語。猛覺得一陣心酸。眼淚便和泉湧般吊將下來。暗想往年跟了他今日之下。何致這般苦楚呢。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隔了

半晌才忍住眼淚。淒然對小妖怪道。我本在喪邦女學好。好念書。前幾個月家中的表弟。無端在鄉間犯了人命重案。逃到上海。再三求我收留他。我因為憫他年輕無知。便答應下來。在西門朋友家中。替他租了一個亭子間。暫作棲身之處。不料表弟因為受驚過甚。患了半個月病。突然在昨天晚上故世了。你想我是個女流之輩。這樣的重任。怎能擔任得起呢。所以一到天亮。便來和你商量。替我想個主意。才是小妖怪聽了他一篇鬼話。便道這是他自己患病死的。和你有什麼相干。你既然一片好意收留他。還怕他們和你來要人不成。不過最要緊的。便是喪事問題。那衣棺等物。你可曾辦妥麼。素秋縐眉說道。我就為此問題而來。求你替我想個法子。該要多少錢。等他家裏人來時。一併奉還好了。小妖怪道。三四十塊錢也可辦一件喪事。數萬塊錢也是一件喪事。據我看來。棺材可向公益會借一口。橫豎我父親在那裏當董事。拿張片子去就興了。

至於其他用費。我想給你一百塊錢。作為開銷。你一輩子辦不了這樁事情。我喚阿福跟你去差喚好嗎。素秋聽了。不覺感激萬分。方欲起身告辭。小妖怪一把將他玉臂拉住道。且慢。我此番既然替你出了力。我現在有樁為難事情。也要和你商量商量。才肯放你脫身。素秋一時摸不着頭緒。頓時覺得有些膽寒起來。小妖怪立起身來。拍着素秋香肩道。我們公司裏現在缺少一員兼管帳務的女書記。這一席託人推薦的很多。不過終有些放心不下。我正是在想起你。苦於無從找尋。你既來了。便請你幫幫忙罷。公司裏供給膳宿外。每月再貼零用費三十塊錢。你看怎樣。徐素秋一想。表弟死了以後。本來回不轉家鄉。見不得爹娘。正愁棲身無着。現在既有這樣一個機會。真是求之不得。焉有拒絕之理。當下素秋便斜睨着小妖怪道。我當是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原來是喚我當書記。本來我在求學時代。非俟明年暑期畢業後。決不肯輕於離校。現在

既蒙你這樣照顧我。我便犧牲了一張畢業文憑。也不打緊。等我把那件喪事料理好後。出空了身體。來替你幹事。至多一星期。少則二三天。定到傷心影片公司來和你接洽好了。小妖怪見他答應了。真是喜悅萬狀。連忙叫喚阿福。跟隨素秋前去。幫同料理。自己送到大門以外。復再三叮囑一番而別。過了四天。素秋將喪事草草辦妥。便將室中所有箱籠器具等物。一箇腦兒命阿福車往公司。從此以後。素秋便做了傷心公司的會計主任。小妖怪復不時將綢緞絲襪皮鞋化妝品等物。贈給於他。素秋的臉兒。本來傳出水芙蓉。姣麗無比。現在再加了羅衫繡裙。披在身上。錦上添花。益發覺得眩人欲醉。有一天。殷木林因為攝影機碰壞了。特地跑到傷心公司。擬向小妖怪借一具來。暫用數天。及進了小妖怪辦公室裏。驀地覺得眼前一亮。好像萬道金光籠罩在那裏。用手指揉揉眼睛。然後仔細睜眼一看。原來這萬道金光。是從一個穿橘色灑金衣裳

的女子身上發出來的。殷木林連忙含笑向小妖怪道。妖兄。你寫字間裏藏了這樣一顆燦爛奪目的明星。害得我眼花繚亂。幾乎揉倒在地。那時小妖怪和徐素秋兩人。不約而同的格格笑將起來。殷木林搭訕着笑道。小妖兄。你怎麼祇顧狂笑。不將這位女士介紹於我呢。小妖怪這才勉強忍住了笑。和兩人互相介紹一回。殷木林道。像徐女士這樣一副似噴非噴。似喜非喜的玉容。妖兄怎不將他充任劇中主角。反把無關緊要的文書會計事務。給他幹呢。說罷。搖頭晃腦的朗聲誦起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古文調來。害得徐素秋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連頭頸都縮了進去。小妖怪道。不瞞你說。他來的時候。我這本桂花少爺影片。已經攝製過半了。焉能將他生生地硬插進去呢。殷木林飄了素秋一眼道。你既不能將他插進去。還是借給我插到我那邊去罷。我這本悔不當初戲裏。正少徐素秋女士這樣一位才貌俱

全的人物充主角。好得你也是我公司裏一位股東。兩家儘可互相通商。拍完了原璧奉還。決不損壞絲毫毛髮。徐素秋聽了這一席話。頓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把桌上算盤一拍道。你當我什麼人物看待。將這種污言穢語來譏笑我呢。殷木林正在信口開河。想挖徐素秋到自己公司去充任女主角的當口。不提防徐素秋無端冒起火來。嚇得殷木林目瞪口呆。連小妖怪也漲紅了臉。暗想素秋的性情一向很柔順的。怎麼今天無端光起火來呢。左思右想。一時也摸不着他的頭緒。那時殷木林比方換了個別人。見徐素秋這樣地盛氣向人。早已不別而行。幸虧殷木林一來面孔老。二則涵養功夫好。祇消有利於他。無損於己。隨你當面罵他幾聲王八羔子。他也賊忒嘻嘻的承受不辭。何況徐素秋是小妖怪的戀人。得罪了徐素秋。便和冒犯了股東老班一樣。他見素秋發了幾聲威。怒氣逐漸的縮下去了。便放膽走近素秋身邊。擠眉弄眼的且笑且

說道。請素秋姊姊不必動氣。方才所言。賽過放屁。罵在我身。痛在你心。總請姊姊息怒寬恕。才是。素秋見他扮着鬼臉。已經有幾分忍俊不禁。現在再聽了他幾句小熟昏式的閒話。嗤的一聲。笑得渾身亂晃。小妖怪也帶笑說道。你們倆一回兒惱。一回兒笑。我用卡麥拉將你們狀態拍了出來。倒是一幕絕妙滑稽影片呢。殷木林道。說說笑笑。比吃藥來得好。否則我們一天到晚喉嚨喊啞。在攝影場上奔來跑去。導演戲劇。雖服鹿茸參苓。也無益的。現在笑話歸笑話。正經歸正經。素秋女士。無論如何。在這本「悔已無及」裏要略犧牲色相。玩一玩票兒才行。小妖怪道。我是無可無不可的。祇消素秋一答應。事就行了。徐素秋接着說道。你的公司既有小妖先生資本在內。我一定幫忙。不過我有幾樁條件。殷先生肯答應的。我就幹。不答應的。那麼恕不奉命。木林捲了捲衣袖。拍胸說道。素秋女士。你祇消說得出。我終能辦得到。素秋道。我這人生就脾氣。不

喜歡和人嬉笑扯淡。我到了貴公司後。足下切不可再用這種滑稽狀態對待我。殷木林道。不瞞你說。我在這裏和你們說說笑笑。鬧鬧玩兒。一進自己公司。我便要擺出總理和導演的架子來了。這條完全不成問題。素秋道。赤腳親嘴袒胸露臂這種戲不做。扮妓女強盜婆以及謀殺親夫等角兒不幹。殷木林哈哈大笑道。你所說的。我這本戲裏一樁都沒有。請你儘管放心。現在你既已答應。我這本戲後天就要開拍。屆時我命汽車夫前來接你了。現在時候不早。我還要到北京路舊貨攤上去掏幾身洋裝。導演不穿西裝。終覺不大神氣。說着便將那頂卓別麟式的舊呢帽。套在頭上。一蹶一跳的向外而去。隔了兩天。素秋便做了「悔已無及」的主角。無奈木林公司內所有演員。都是些蕩子妖姬。他因為抱了措油主義。所以男女演員。統盡義務。無論他們鬧得天翻地覆。木林祇顧裝聾作啞。毫不顧問。素秋進了這個魔窟以後。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漸漸兒竟被他們融化了。不免有些放浪形骸起來。這一次赴蘇拍外景。居然被沈今覺直搗赤穴。魂銷真個。可憐小妖怪化了。不少冤錢。沈今覺竟用一瓶白蘭地代價。生生地活佔了去。怎不要叫小妖怪氣沖牛斗。用手鎗對付呢。

殷木林在蘇州拍完了外景。便帶領男女演員回滬。小妖怪自從素秋離了上海之後。覺得形單影隻。寂寞異常。現在得了木林回滬的消息。料想素秋定必一夥同來。連忙差阿金開了汽車到車站去接。誰知仍是空車而返。小妖怪瞪着眼睛對阿金道。我叮囑你去接二小姐回來。怎麼你去了好一回。仍是開了空車回來呢。莫非在車站上接了別個客人。打了回野雞才回來麼。阿金急得指天劃地說道。我倘若不去接二小姐。擅自措了半個小錢。明天定被電車撞得粉身碎骨。小妖怪道。你既然不去措油。怎麼二小姐會不坐車子回來呢。阿金道。我恐怕站棚外旅客

擁擠不過。兩隻眼睛來不及看。因此特地買了張月台票。預先等在那裏。誰知火車到了。只見殷先生公司裏的男男女女一窩風擁將下來。單單不見二小姐。我重復走到車上。連廁所裏也瞧過。影跡毫無。我連忙下車。想問聲殷先生。二小姐可會回來。誰知他們早已出站去了。那時幸虧被蔣阿珍小姐攔過耳光的那個穿洋裝的矮子先生。呆呆地坐在衣箱上看守行李。我便上去問他二小姐的消息。矮子道。二小姐在山裏比他們先動身。不過她因為拍戲拍得太吃力了。所以在鐵路飯店靜養幾天。才能回來。小妖怪道。你可會問過那矮子和二小姐同住在鐵路飯店的共有幾人。阿金道。我何嘗不問他呢。無奈這個矮子狡猾得很。他似笑非笑的對我說。二小姐終不會冷清的。你若要知道誰人伴他同住。你不妨就搭這班車到蘇州去瞧瞧罷。我因他不肯對我講實話。又怕就誤辰光。祇好開着空車來回覆你。小妖怪嘴上雖不發作。心裏却已

一六

忿火欲裂。連忙打電話給殷木林。那邊回答說出外洗澡去了。隔了兩天。徐素秋還沒見來。日光小報上却發現了似是而非關於素秋和沈今覺兩人在蘇州的豔聞趣史。小妖怪看了這篇紀事。觸目驚心。痛悔萬分。心裏的懊喪。簡直如喪考妣。一個人坐在寫字間裏。托額冥思。想用一個法子來暗傷這對狗男女。使他們在電影界裏站不住脚。正在苦思默索之間。忽然殷木林滿面春風。踴躍而來。小妖怪見了木林。心中愈加忿怒。兩隻眼睛。驀地突出如銅鈴一般。殷木林見了這副尊容。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連忙收住笑容。輕輕地說道。別了兩個禮拜。怎麼你臉龐消瘦得這許多。莫非奉記素秋麼。小妖怪猛然將桌一拍道。你這個人真不是好東西。你將素秋花言巧語哄了出去。以拍戲為名。却獻給大股東去當洩慾器。你拍大股東馬屁。怎麼不拿你妻子去獻媚。反要到我公司裏來勾引婦女呢。木林漲紅了臉道。小妖兄。此言從何而起。小妖

怪哈哈冷笑道。你還想將我當作大菜盆子看待嗎。我雖則沒有跟你們一塊兒去拍戲。你們在蘇州所玩的把戲。却都在我胸目之中。說着從抽屜中檢出那張日光小報。擲給他看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現在非但被我偵查得詳細。而且報上也替你們大吹特吹了。從明天起。我便退出你們公司。我應得的股款。費神替我算一算。殷木林看完了這篇東西。有些一知半解。他本來是唱文明戲出身。識字不多。焉能讀這種俏皮文字呢。不過報上的事情。暗地裏確在那裏戳穿他們在山裏玩的把戲。並拿自己當紅娘看待。這種事情。老實說來。小報上也不會知道的。小妖怪也決不能打聽得出。這事定必自己公司裏人傳揚開去無疑。然而小妖怪面前。怎樣對付他呢。想了一回。暗道有了有了。沈今覺雖是大股東的兒子。不過一天到晚住在公司。非但和女演員鬧得天翻地覆。還要處處干涉我出入賬額和一切行政之權。放在眼前。真是

礙眼得很。我何妨將他勾引徐素秋的事情。一古腦兒和盤託出。讓小妖怪去和他交涉。我再到今覺老子面前。將今覺在公司裏的劣跡惡行。說給他聽。老頭兒定必將他撤回。那時我便好適適意意做那總理和導演。決沒有第二個人再來和我作對了。想念既定。便將沈今覺怎樣用酒灌醉素秋。乘間施行非禮。並百般恐嚇她。和她同住。在鐵路飯店的事情。畫蛇添足。加油加醬說了一大篇。氣得小妖怪七竅生烟。目眦盡裂。握緊了拳頭。在寫字檯上大拍道。狗養的沈今覺。你無聲無臭的混蛋。敢來剪我小妖怪的邊。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小妖怪是甚麼樣一個人。你此番不回上海。我就饒你一輩子。你若回滬。我誓必和你見個高下。殷木林道。小妖兄。你是有身價的人。何必拋頭露面。和這種人去動手呢。小妖怪益發怒道。到了這等地步。你還要來攔阻。顯見得你處處迴護他。木林急忙分辯道。我不是攔阻你去和他爭論。不過勸你不必親自出

馬。現在上海灘上非但打人很容易。就是暗殺幾個也便當得很。想我從前在小舞台唱戲的時候。有個堂子裏的相好。被一個拆白黨佔了去。我那時的氣憤。何嘗不像你一般。恨不得將這個小拆白戮他幾刀。方消胸中之憤。然而自己動手。一來恐怕容易被人辨識。二來力量恐怕有些敵他不過。我就到清風得意樓。找到了小甯波。給他五十塊錢。暗地裏將這個拆白指給小甯波認識了。不到三天。這個拆白黨。果被小甯波灑了一面孔銷鏢水。一張白白的臉兒。頓時爛得像火燒鬼似的。你現在要和沈今覺爲難。何不做我的辦法。化上幾個錢。人不知。鬼不覺。非但馬到成功。而且自己可以不担一些兒風火。小妖怪道。這個法兒雖好。然而到那裏去找這樣一個肯蹈萬險的人呢。殷木林道。這倒不必憂慮。現在桂花影片公司導演張嘉祥。收了不少亡命之徒。專門預備打評罵他們公司出片的評影家。不多幾天前。有個在太平洋學校念書的

學生名喚小癩痢。做了一篇文章。將他們這張新片罵得狗血噴頭。一錢不值。南洋買片客人。就拿這篇評論。做殺價的口頭禪。本來這張片子至少可賣三千五百塊錢。現在被小癩痢在報上一罵。便大受影響。攔了好久。才賣了一千二百塊錢。張嘉祥氣得幾乎要死。便喚了手下的幾個流氓。將小癩痢痛打一頓。才算完事。現在你要這般人。我替你到桂花公司去喚便了。小妖怪道。教我化一二百塊錢。倒不打緊。祇消他們肯守秘密。比方被沈今覺告發了。能夠不吐出指使的人來就行了。殷木林道。他們吃官司。不算什麼一回事。巡捕房和外國牢監。是他們的外婆家。隨進隨出。司空見慣了。小妖怪道。既然這樣。我便給你二百塊錢。喚小甯波。不打他一個半死。便澆他一面銷鏢水。木林一口答應。懷了鈔票。連忙趕到桂花影片公司。和小甯波接洽不題。且說徐素秋和沈今覺兩人。在鐵路飯店住了一個多禮拜。才連袂返滬。他曉得這事被小報上

一披露後。小妖怪定必早已得知。倘若逕到傷心公司。被他質問起來。教我怎樣對付呢。思念及此。不禁有些膽寒起來。沈今覺見他不敢回轉傷心公司。正中下懷。便半哄半嚇道。這個亂子既已鬧大了。你到小妖怪那邊去。定必吃他眼前虧。據我看來。還是不去爲妙。素秋哭喪着臉道。我的行李。都在那邊。不到傷心。教我往何處去棲身呢。沈今覺道。目下暫到西方旅館居住數天。等我將行李替你幹辦好了。然後到冷僻處所去找間房屋。喚兩個娘姨服侍你。豈不較在公司裏舒暢得多嗎。素秋到了此時。好像蓬梗浮萍一般。祇消有吃有穿有錢使用。生張熟魏。都肯跟隨去的。愛情兩字。在喪邦女學念書的時候。倒研究過好幾年。現在進了電影界。深中了戲子無義。妓女無情的流毒。早已拋往東洋大海去了。兩人鎮日價厮混在西方旅館內。至於般木林公司內。自從來滬以後。也沒有去轉過一回。隔了兩天。沈今覺從小花園吃了花酒出來。已經

有兩點鐘光景。街上行人絕跡。連黃包車也找不到一輛。方才跨出弄口。正想安步當車。徐徐踱回西方旅館。不料背後猛然有人將他肩背搭住。急忙回首想瞧個明白。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身材長大滿臉橫肉的大漢。從袖裏掏出一個洋瓶。右手將瓶塞一拔。只聽見孔隆孔隆數聲。沈今覺已是神搖目眩。痛澈心肺。倒在地上不住亂滾。那時幸虧有個巡街捕走過。瞧見有個衣服整齊的男子倒在那裏。連忙上前扶起一看。見滿面浮腫。鮮血淋漓。煞是可怕。胸前尚有一息微氣。便找了一輛黃包車。將他送往醫院。此番沈今覺雖則沒有喪命。然而睡在醫院裏。足有三月之久。方才告痊。不過一張白哲的瓜子臉上。從此便高高低低像火燒過一樣。這是後話。現在且說素秋得了今覺被人澆灑銷鑼水消息以後。暗想今覺待我總算不薄。現在遭人暗算。形單影隻。臥在病房裏。終有些過意不去。每到吃過午飯。急忙趕到醫院。先向門房一打聽。知

道所傷尚不重要。心裏一塊石頭才放下一半。後來找到了今覺的病房。先在門外一瞧。見今覺的父母妻子弟妹等。都在那裏侍候他。素秋見了這種情形。覺得不好意思。進去。只得嗒然而返。回到棧房後。獨自坐在沙發上。呆思呆想。覺得長此以往。株守在旅店內。終不是生意經。沈今覺受了這樣重傷。生命能保與否。尚難預測。那麼每天房膳費。除了自己挖腰包以外。誰肯前來代付呢。她正在窮思無聊間。驀見房門呀然而開。仰頭一看。不覺嚇得香汗淫淫。惴惴不止。你道來者是誰。原來便是拯他於水火之中的歡喜冤家小妖怪。小妖怪見了素秋。並不厲聲厲目的叱責她。仍如平素對待她的樣子。和顏溫語對她道。素秋。我知道你此番赴蘇拍戲。驀地和我冷淡的緣故。都被沈今覺這廝用強脅的威力。將我們倆熱烈的愛情。生生地摧折殆盡。這事咎不在你。況且沈今覺也受了相當的懲處。決不能再和你重聚一處。我看你一輩子蜷伏在

二〇

客。邸裏需用浩繁茫茫。前途殊堪憂慮。你若仍願和我偕返。則以往之事。概不重究。況且殷木林那邊。無日不盼你回去。他的片子。便可繼續攝演。你若中途輟演。那麼從前所攝的戲。行將盡行棄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金錢損失事小。他精神上所受痛苦。更將十倍于黃金。須知拍影戲。比不得舞台劇。舞台上。今天某人飾劇中主角。明天驀地患了病。不克登台。還可另找別個庖代的。開戲館的老班。也不覺得營業上受了若何影響。拍影戲那麼大大的不同了。你做了主角。拍了大半部戲。一旦忽然中輟。導演員又不能另找別人代演。一部影戲祇有一個角兒串演兩人。或一人忽變爲二人。同在一處。對面晤談。使觀者宛如墜入五里霧中。不能辨其怎樣化身。攝影的人怎能拍得如此神祕。影片一有了研究價值。就可算名貴之作。現在木林那張片子。如果你堅決不肯繼續拍下去。他忍將從前所攝的盡行棄掉。另聘他人扮你角色。這樣一來。一

張片子用了異樣面貌的人。攝演一個角兒。將來片子出了以後。弄得看戲的人。莫明其妙。你想公司非但蝕了錢。還要給一般慣吃白食的評劇家。臭罵一頓。殷木林豈不要步金鷹影片公司陳柏的後塵。活活吐血身亡嗎。木林見你半途廢約。便要和你法律解決。後來經我再三勸阻。他才沒有請臚里龍大律師進稟單。你倘肯聽我的話。馬上便同我回去。一切房膳等費。由我替你付清。倘你固執不願。那麼隨便殷木林和你打官司。日後被新衙門押了起來。休要派人前來說情。徐素秋聽了他一番勸諫。不禁天良發現。暗想幾次三番身罹艱難。都蒙他拯援。怎不教人感激涕零。於是立起身來。撲在小妖怪懷裏。嗚嗚咽咽的啜泣起來。小妖怪見他哭得如帶雨梨花。委實有些可憐。便將他放在膝上。半抱半偎。安慰了一番。素秋才止了哭。當晚小妖怪便宿在西方旅館裏。直睡到次日午牌時分。兩人才雙雙起來。胡亂吃了些火腿土司。素秋復將房

間裏零星物件收拾好了。兩人便乘了汽車轉回傷心公司。次日素秋仍往殷木林公司內照常拍戲。過了半月。木林忽對素秋道。我這本戲現在擬將劇本略改一下。想煩你女扮男裝。代夫報仇。這樣做去。比較服毒自盡來得容易。激動看客。戲也可以熱鬧得多。不過有一樁事情。要和你商量。就是當改裝的時候。須將青絲用并州快剪。付之一剪。不知你可答應麼。素秋繃眉說道。現在吃影戲飯的女子。像魏民麗。朱忍菊。和龍愛王這一般人。雖則統已剪了髮。不過我終有些不忍。也沒有這樣膽力。親自動手剪掉他。況且你喚我拍戲的時候。又沒有提起剪髮的事情。老實說。你出我二百塊錢一月。我也決不爲了金錢問題。情願犧牲這個髮髻。咧。殷木林聽他講得斬釘截鐵。絕無挽回餘地。便不復和他多講。素秋見他不再要求。也遂淡然置之。誰知不到三天。素秋從惠羅公司買了些手帕等物。坐了黃包車前去拍戲。車經六馬路。驀地覺得車後有

人用物將他頭上一套。接着臭氣直向鼻管衝將進去。連忙緊閉眼目。也顧不得飢餓。舉手將那個套兒除了下來。一件新做華絲羅旗袍馬夾。灑滿了金黃色的米田共。那時黃包車夫還很命的向前跑去。素秋急得幾乎要死。又不能喚他停止。恐防櫻唇一啓。面上聯珠似的糞汁。即將乘機而入。祇得將鞋尖在車夫的後門上。拚命的踢了數下。車夫才氣喘吁吁的回頭一看。不覺大吃一驚。連呼乖不置。那時素秋的面。黃金抹臉。好像金塑玉皇大帝一般。走路的人。見了這一齣把戲。莫不駐足而觀。觀之不已。還要妄下斷語。有的說擲糞包的人。必定是她姘頭。因為碎了醋罐。方用這種齷齪手段來對付她。有的說或是轉她念頭不成。所以拿些米田共給她嘗嘗。素秋坐在車上。雖則雙目緊閉。然而旁邊所站看熱鬧的人所發的議論。一言一語都聽得明明白白。暗想沈今覺被人灑了鏝水。現尙臥病醫院。小妖怪先前雖很惱我。現在却已和好

如初。我們倆同衾共枕。也有半月之久。至於轉我念頭的人。那小妖怪和殷木林兩家影片公司中。可以說得絕無其人。此外我又沒有冤家對頭。怎麼施用這種污穢手段。加之我身呢。素秋祇顧冥思呆想。不提防車夫催喚道。大小姐既然被人灑了這許多尿糞。老在馬路上。終不是生意經。快去換衣沐浴。才是道理。說着掏出一塊破劣不堪的揩汗毛巾。也不徵求素秋同意。逕向他臉上抹了幾下。素秋才敢睜目啓視。瞥見車子的四週。男男女女。環若堵牆。不覺惶悚萬狀。便忙對車夫道。快些拉罷。不然方才吃的點心。恐防都要嘔出來呢。你替我拉得愈快愈好。到了那邊。我準給你一塊錢。車夫聽有袁頭可得。真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便拔起雙腿。飛也似的向西而去。素秋坐在車上。覺得奇臭撲鼻。忙用手帕將鼻孔按住。好容易才到了公司門首。先將旗馬夾脫下。然後悄悄走進化裝室。幸虧一個人都沒有在內。方想打水洗臉。忽聽得窗外

有人說道。今天化裝間內。誰將馬桶放在裏邊。弄得臭氣四溢呢。素秋恐防那人入內。傳揚開去。有些難以為情。連忙上去想將門推上。誰知足未及門。那人已挨身而入。素秋祇得紅着臉。叫了聲木林先生。木林見素秋這等狼狽。忙將鼻孔按住。囁聲說道。素秋。你難道在鄉間登野坑。一不留心。掉在坑中。以致弄到這等地步嗎。素秋將頭搖了幾下。那兩隻媚眼。已經水汪汪的像要流下淚來。木林道。既不是墮在糞坑裏。莫非被人套了糞包嗎。素秋才點點頭。木林嘆口氣道。拿這種手段對付女人。比沈今覺被人灑鏝水還來得難受。你的一身簇新衣服。糟塌了不打緊。不過你的滿頭長而且烏的青絲。要一根根洗淨清楚。真非易事。素秋哭喪着臉道。我也是這般想。從前你慫恿我將髮髻剪去。我捨不得剪掉他。早知有人要將這種齷齪手段對付我。我早已聽你閒話。也好在片中留一個紀念。現在却教我猶豫不定。自己將髮剪去呢。終有些提不起

手。留着不剪呢。那麼遇着吃粥吃飯的時候。想起了頭上的骯髒。非但吞嚥不下。恐怕連隔夜飯都要嘔將出來了。木林道。我想你還是趁此機會剪去了的好。不然非但粥飯要吃不下。恐怕還要給人家譏笑你是臭糞船呢。素秋聽了他一番似譏似勸的話。毅然說道。我也顧不得痛惜他了。我就馬上剪掉他。等我洗過了浴。再到成記理髮店教他們修理一下。木林道。這樣剪法。覺得很是可惜。你若立意要剪。我就馬上喚他們蓋搭佈景。你洗過了浴。佈景也可搭好了。將來這張片子攝製完畢。我可替你大登廣告。說素秋女士的剪髮。並非抱出風頭主義。却為藝術而犧牲的。這樣一來。豈不冠冕堂皇。受人尊敬嗎。素秋道。既然要剪。自然插在戲裏來得有精彩。木林見已答應。便眉花眼笑的去起搭佈景。原來般木林這個人。奸刁陰險。詭計多端。他見徐素秋不肯剪髮。便喚了個小流氓。用糞包去對付她。他知道素秋清潔不過。這樣一來。不怕她不情

情願願將三千煩惱絲剪個一乾二淨。看官試想影戲界中人手段的惡辣。豈非教人不寒而慄嗎。

好容易「悔已無及」那張影片工竣了。般木林化了二百多塊錢。在大西飯店。遍請一般大小新聞記者和影戲院老班等。大吃一頓。因為這張片子。非但導演得高明非凡。而且這位攝影師的手段。也非常特出。能使片中演員。忽現忽滅。忽明忽暗。等到開演那一天。看客見了報上的廣告。和那些慣吃白食評劇家的盲評。便和潮湧般的前去觀看。未到開幕時刻。偌大的院子上上下下。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般木林笑得幾乎嘴也合不攏來。穿了那套從北京路舊貨攤上淘來的舊西裝。居然昂首挺胸。蹣跚往來。像穿花蝴蝶般的竄東竄西招待。直到電燈熄滅。開映以後。他才退了出來。方想沾些酒菜。在賣票間內獨酌獨樂。不料耳際猛聽得一陣掌聲。木林自言自語道。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和半身心血。導成這張片子。看客再不拍手。

歡迎。也未免太小覷我了。他正在得意忘形之時。第二次掌聲又似雷鳴而起。接着有喧嚷怒罵之聲。木林此時不禁起了滿腹狐疑。想進去瞧個明白。到底叫好呢。還是喝倒彩。方才跨出賣票間。祇見庶務員陳雨生。滿頭大汗的奔來。氣喘吁吁的對木林道。不好了。我們這張片子的光線。模糊不堪。有幾幕竟然一些都瞧不出。裏面看客。鬧得不得了。口口聲聲嚷着要退票。你看怎樣辦呢。木林聽了這消息。好像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頓時目定口呆。半句話都講不出來。搖片子的人。見這種圓光式的影片。覺得生平第一次上手。索性開了電燈。停止映演。木林無法可想。哭喪着臉。祇得將方才收入的角子銀洋。一包一包拆開來。悉數退還。臨末一算。單單退票一項。實貼了三十多塊錢。此外各報廣告費。馬路的海報。戲館租費和一切開銷等。統計不下二千多塊錢。其餘的損失。還不在內。暗想金荷生拍戲的手段。是很有經驗的。怎麼會糟到這等地步。

呢。丟臉還算小事。我的血本。却都要蝕盡咧。辛苦半年光景。今天得到這樣結果。非去找金荷生算賬不可。倘若賠不出錢。連他性命都要的。金荷生這一天雖沒有到場。然而「悔已無及」片子出醜的事情。早已有人告知他。荷生得了這個消息。恐防般木林要和他理論。便馬上到戲院去會他。誰知早已鐵門緊閉。寂靜無聲了。他既撲了個空。重復趕到公司裏。祇見木林和他妻子蘇州老三面。孔氣得鐵青。坐在那裏發愣。木林瞥見荷生到來。驀地立了起來。戟指罵道。你這小烏龜王八羔子。我們夫妻倆終算待你不薄。爲什麼蓄意要破壞我的公司呢。你初次拍戲。鬧出這樣笑話來。倒還情有可原。現在你戲也有兩部拍過了。手段雖則比不上留法攝影專家張茜巷。然而和別人相較。却還算過得去。你現在拍出這種模糊不堪的影片來。豈不是有意和我搗蛋。要活活將我公司解散麼。荷生急忙分辯道。拍壞了底片。這是攝影員的責任。無可諱言。

現在「悔已無及」這張底片。光線幕幕清晰無比。當時你若給我洗印。決不會黑黯到這般地步。你若不信。儘可請幾位內行攝影家檢查的。般木林道。這樣講來。我這次丟臉。完全是被小黑炭幾個王八和我搗蛋所致了。荷生冷笑一聲道。你也太重視金錢了。這種重要職務。輕易付託于略得皮毛毫無經驗的學徒手中。所得結果。怎能有所滿希望呢。所謂偷雞勿着蝕把米。真名副其實了。般木林聽了這一席話。直氣得七竅生烟。連連拍案。蹬足不止。然而噬臍無及。只得關門了事。這叫做因果循環。報應不爽。他到處抱了損人利己的心腸。陰險狠毒的手段。怎不要受相當的處分呢。

(完)

銀燈秘艷

(逸梅)

素幕銀燈。搬演故事。在今日已爲普通之娛樂。海上一埠。電影院凡數十餘家。建築壯麗。設備摩登。寒則熱水爲汀。暑則冷氣有管。而續劇文裊。異常舒適。身臨其境。疑入王宮。不知二三十年前。電影院之簡陋。有非今日所可相提並論哉。蓋截竹爲柱。羅簾爲棚。擇空曠之地以支架之。所映之片。什九爲滑稽偵探一流。粗製濫造。固無藝術價值之可言。然憧憧人影。幕上往來。已相率詫爲奇事。故生涯亦殊不惡。而月上柳梢。黃昏人約。青春男女。紛趨若狂。蓋演映必熄燈。火利用黑闇時機。既獲索手而摸足。更得探穴以登峯。雖在廣衆大庭。儘可公行無忌。亦何憚而不爲哉。某影院尤多雌雄黨。觀客侍役解事。每逢片映及半。燦燈休息之前。必高聲以喚「開燈哉」。俾觀客知所戒備。不致醜態畢陳。聞此風自歐西來。歐西從前之影院。亦有此種呼聲也。影院影院。洵行樂地哉。燦燦明星。女性所慕。從事個中生活。犧牲色相爲影中人者。必遵導演之指揮。命之笑則笑。命之哭則哭。命之顰蹙嬌羞。則顰蹙嬌羞。攝取之前。又大都先試爲之。俾知表演之是否合式。某女明星風騷成性。面首殊多。儕輩莫不悉其濫污之史。導演乃故弄狡獪。呼伊試演時。輒含糊其聲曰「來一遍」。在場聞之。無不胡盧。蓋來一遍之諧聲。適爲濫污口也。一時海上電影界。遂相效以來一遍爲口頭禪。亦云趣矣。

泉園記

江浦寂園陳瀏著

海王村爲都下晉人殖命之一部。有王梧岡者。曾售余田白印石六大方。每方重約七八兩。獅紐工緻異常。潤膩如截肪。均有蘆葦花紋。腠理縝密。雲斑水暈。爲生平僅見。篆刻鄭親王寶等字。杞縣徐雨萊北部鴻泰誌曰。此千金產也。甲午失之。

梧岡之夥王姓。目微斜。今早死矣。先後售余田黃印石數十方。內有三方。紅如血珀。而有一面暈出黃肝色。似玉之有皮者。其華腴鮮潤。亦爲數十年來所罕觀。又有一方爲廬江吳彥復武部保初所得。余彼時配成玻璃檀置甚夥。每置或九方。或十二方。非換取彥復所得之一方。不能滿其數。乃以雍正款天然缺口之小紅孟互易而退。懷甯王崇厚爲余刻石不少。及見所藏田黃。驚異殊絕。謂當與黃金同價。今果然矣。甲午庚子。迭遭世變。紅孟固猶在彥復行篋也。而余之田黃。已皆不知所往矣。

按田黃田白爲世所最珍。究其出處。言人人殊。甘泉謝佩禾純廟時人。著書八卷。其論田石亦頗詳。厥後謝書亡。失僅贖金玉瑣碎一種。遂無可考證。雨萊之言曰。當是細皮青田所變化。按青田有細皮粗皮之別。價值亦因之而懸殊。嘗見一豆青色。

之青田。化出淡紅轉黃之色。一半仍是豆青色之青田。一半已化爲極細膩之田黃矣。有如木變石之奇妙。蓋彌歷歲久。蘚苔青華。滋孕奇品。理想所在。當可由黃而再化爲白。或以滇黃稱之。謬矣。又泥坑田黃。質地較劣。其粗皮青田所變化歟。余謂田石常別爲一坑。徐說特另備一解耳。恐未足爲定論。然串坑之說。騰於廠肆。黃白同坑。當無疑義。余姑存其說。以質世之淹博而多聞者。近來田黃之佳者。價至每石一兩。換銀四十餘兩。而田白一種。尤不經見。多以魚腦石及壽山石之細膩者。冒其名稱。可笑也。

甲午以後。余在德寶英古兩齋。續得田黃亦不少。尤以德寶爲勝。庚子亂起。爲彼佛所有。余用數倍之價議贖。堅不肯從。後盡售於陽湖侍郎。論其所得值。亦不能逾於余之所許。洵可鄙也。佛爲某大臣之介弟。甲第連雲。一歲將除。謂客曰。今此無事。曷往小朵家晚餐。驕態可掬。曾幾何時。而園林易主矣。小朵名俗也。近與佛殆若不相識云。

淮軍席平亂之費。子弟頗尙風雅。李文忠兄子惺吾太史。經畬其孫字頌。撫余曾晤過。周武壯之子棗階者。搜羅田黃甚富。尙古

齋有怡邸田黃六方。其兩方成對者。大如皇帝之璽。上鐫怡親王寶四字。獅紐極恢奇。高四寸半。圍徑尺四寸半。其巨觀也。其三方略小。而高五寸強。紐皆工緻。石質滑膩如脂。拊不留手。余涎羨日久。苦無力以致之。後聞爲薛姓者買去。問之惺吾妻兄薛觀察。則並不知其事。殆已不知爲何許人買。諸權要矣。其一方色尤穠豔。蒸栗不足以譬其什一。紐作老鳳引雛形。文曰和碩怡親王鑒賞書畫印記。狀式長而方。若督撫所用之關防。歸余逾十稔。摩挲把玩。

未嘗暫離。嗣失之甲午之役。越十五年。遇張燮鈞宗伯於閩中。始知此石爲宗伯所有。余又有昌化石十數方。顏色皆絕豔。併在廣陵亡去。

余與彥復初入京。觸眼黃白物。大氏寶珍英古兩齋所藏。多山西舊家物。德寶永寶兩齋。多景劍泉學使其濬家物。尙古齋則京內巨邸所出。每石一兩。價自六兩至十五兩而止。方以爲取無盡藏。未幾尙古之石歸於薛某。景家石悉歸於彥復。今已爲彼佛及吳昌碩所乾沒。余所得於英古諸家者。又已不可復見。一時風流雲散。而厥旬爲之減色矣。昔之琳琅滿目者。今則吉光片羽。罕而彌珍。回首舊遊。恍若隔世。

湖州吳昌碩大令 俊卿 摹印有時名。朱曼君孝廉 銘盤 亟獎之。余藏醬油青田。豬油壽山。甚多。舉以相屬。竟不能得其一字。且石亦不返。大令復函千餘言。故可誦也。

附昌碩復函

寂園先生足下。京華違闊。積有歲年。忽奉惠緘。如親緒論。敬審令聞遠播。卓勩濟時。乘槎衣繡。期在指顧。至慰至慰。僕浮沉下吏。略無善况。五十始衰。逮茲彌甚。耳目之司。手足之運。都類坐廢。行年六十有二。猶以微糈。留滯吳下。如何如何。昔在都時。承以印石見屬。忽次未遑細檢。頗憶既多且巨。不欲有辜台命。輒袖以歸。擬俟暇日。奏刀丙丁之間。權稅樅陽。適遭大水。幾溢室廬。略如吾鄉鐵橋老人官睦州時情景。圖書篋笥。悉委洪流。僕方因疾。老

妻挾之出險。覓舟離皖。身外之物。勢不及省措。朋好之索書畫與摹印者。多棄於是。正不獨媿對執事而已。比適蘇閩。大病幾絕。得陳蓮舫徵君。百方治之。迺獲至於今日。其未能一一通函道歉。亦可諒也。事閱多年。足下催索固宜。相責亦當。而循繹數四。有難索解者。足下謂僕一去杳然。且謂二次入京。避不一面。區區數印。刻不刻何常之有。何致窘同亡命。畏等責逋。長安人海。還往頻仍。未睹清塵。輒來奇謗。所未喻也。足下又謂屢次郵催。均置不答。弟江淮蘇滬。以官爲家。其在蘇則昔居大石頭巷。今寓桂和坊。不識君所謂大井巷者。因何訛傳。且不知郵書究有幾次。僕未經寓目。緣何作答。來札洵詞嚴義正矣。奈此印已不能問諸水濱。徵足下言。僕已早忘。六與十三之數。更不知何者爲醬油豬油之品。雖曰文人遊戲。僕良負譽。儻坐是而滋口舌。足下主持風雅。必不願施諸衰齡末秩。無足重輕之人也。足下又云。深知久不奏刀。不敢勞尊刻篆。末言事隔太久。決不再要刻面。弟遇有知好。向祇勉刻數字。本屬怡情之物。無煩贖鼎之陳。回憶春明雨夕。召飲街樓。盛誼高情。事同蕭賺。思之亦頗汗顏。足下日居清祕之中。珍玩尙爲易辦。此足爲僕解免者耳。足下又云。當時如刻印得半。當援吳武部後爲北山比部之例。而以僕所涎之英石峯相餉。僕未病時。賣文自給。單列潤金。武部贈潤既多。所鑄不少。而留以自享者。實不止一半之數。似無所謂比例。要之淪於水厄。究與實在乾沒者不同。自荷鑿原。奚煩辯難。况英石一峯。依然峙在高齋。尤可免東坡晉卿之往復矣。弟四十年來。悔習雕琢。媿非壯夫。今且有此一段公案。無怪足下發平情之論。僕蒙負

友之譏。武部在滬。君厚方歸。質之兩賢。定爲一喟。石既不存。何敢受潤。亦提奉繳。藉道歉懷。弟吳俊卿頓首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立國貴有精神。以故古物之無精神者不足記。有精神而無獨到之處。猶不足記。不論價值之貴賤。器皿之大小也。吳彥復之昌化十二方。海內所希。蓋有奇特之精神。而又活潑飛動者也。今昌化之價昂貴極矣。吳石出自怡邸。丁亥年爲尙古齋所得。銀絲嵌檀。罩極精。康熙朝貢品也。石在朱明以前。物凡四副。每副三方爲一對。章一長方式之引首。其兩副六方。高三寸。而微弱。白地朱紅。晶瑩細膩。內有下截稍稍暈水墨色者。然質亦腴潤。不害其佳也。此爲第三第四副。第三副較大。四副則略小。十一石六面皆方。惟第三副之引首。微作尖形。此兩副余未給價。其第二副高約三寸強。四面各及寸。無纖毫黃黑點。昌化不重在紅。而重在質地淨白。最忌黃黑相間。尤忌枯燥。否則石質雖極紅。亦不足貴也。茲石三方。質地潔淨。其細潤固不待言。滿身硃斑。真新割之鷄血也。余許以八十金。其第一副則神妙不可思議矣。質地之白。尤勝於第二副。幾如羊脂玉。語其細潤。亦與玉之極美者相埒。紅白兩色之外。無半塵之雜斑。高幾三寸半。四面亦較第二副略寬大。其紅色之奇。奇絕矣。紅之美者。爲小點。爲大班。茲則如朱霞之片片。倒映波心。若鮮血之滴滴。暈開水面。桃花落英。不足以形容其艷麗。胭脂勻臉。或可以仿佛其萬一片。活潑之態。純是天機。滿眼飛動之勢。不由人造。神工鬼斧。儼斷其攀躋。天仙化人。真無從摹擬。余許以百二十金。不允。則益以

第二副爲二百金。有成說矣。彥復有點僮洪自成。今爲某軍偏將。時方與尙古齋之高夥。高蹈以利。且同狹斜游。遽以三百金爲彥復賒去。許以六個月內付款。其實尙古齋所得不及三百金。余嗒焉若喪。時余初入京。阮囊奇澀。內子每以余之嗜奇好古。不善治生爲病。及見是石。自願脫金釧爲壽。余不肯以嗜奇好古之故而致損山妻奩物。遂爲洪所掩。彥復坐是亦頗受窘迫。洪爲彥復罪人。烏知實爲彥復功臣哉。不則甲午庚子兩役。余又安能保其所。有哉。彥復以石屬方長孺比部。孝傑刻篆。長孺墮一石於地。缺其一角。幸不在第一第二兩副之中。嗣攜至上海。免昌碩大令爲之奏刀。先給潤筆。甚豐。昌碩又乾沒其田黃田白約數十方。彼時已值千餘金。昌碩長孺皆善刻石。而喜乾沒人之佳石者。此石不爲所乾沒。亦天良之偶現矣。昌碩刻既竟。張季直殿撰題兩絕句於錦匣之籤。曰：幾年京國吳公子。買石揮金肯就貧。亦幸尙饒花乳豔。不愁壁立對佳人。君能摹印偏工懶。日日高春尙愛眠。只恐他年韓約素。約素韓千秋。人間無數印文傳。時彥復新納姬許君男也。壬寅彥復貧甚。此石質於合肥某部郎。實價亦三百金。今七載矣。彥復丐以千金贖之。而竟不能得。嗟夫。部郎以金敗無足論者。昌碩之篆殿撰之詩。又甯止值三百金耶。

初日本人以重價購鷄血昌化。今則西婦頗購田黃矣。文人學士之所珍玩者。一旦驟挾藩籬。而珍粹盡焉矣。當時花乳石未經發現。積千數百年之菁英。所得者僅有此數。是以田黃精品。加以國工之追琢。大半作貢天家。而巨邸

主第之標榜風雅者。又皆輦載以去。其流入三家村學究手中者。千百中曾不得一二。七家印譜之聲名偉矣。余親見鈍丁、小松、曼生、鐵生諸家之石。竟無一田黃。豈當日田黃發現之時代。轉不若同光間之多耶。抑諸君者不辨石之妍媸耶。良以流傳民間者太少。而輸入貴族者蓋夥也。同光以來。朱門故邸。或乘牛車。偶得散出。厥肆。大氏在王俸滅。未復舊制之時。貴主名王。酬金不給。曇花一現。轉瞬星散。今則檀匣錦囊。高度深鎖。而已無可蹤跡矣。况重以東西大邦之攘攘耶。巧取豪奪。百術已窮。開花結實。河清難俟。新坑嫩質。又何足貴。物經我眼。即我有。亦惟存諸想像間耳。

彥復田白。以寶珍齋所售之二方爲最精。大者四面各寸許。高三寸許。肌理細膩。置之玻璃罩內。若甘皇后之坐鮫綃帳中也。彥復之夫人。手製錦囊。什襲寶藏之。並繡隸書田白二字於錦囊之上。其一方亦相若。蓋希世珍也。昌碩乾沒彥復之佳石極多。茲二石亦不得免焉。昌碩能詩而性貪。其與彼佛。並爲風雅之孟。坐使彥復失其祕玩。余亦不能再見。烏得不嗤其爲人。

按石章以六面皆方。長在二三寸以上者爲最佳。必石之毫無瑕疵。而又亭亭入格者也。譬如四面各一寸之石。必長及三寸以上。方爲入格。長二寸者。卽嫌其太矮矣。若國初貢品。則雕紐極其精緻。以鳥獸水怪。或仿古若瓦紋之者爲極精。然必須紐地剷平。紐自紐而石自石。不可兩相牽混。若六面皆方。而滿身雕作龍鳳形者。抑其次

也。其縷刻花卉。或山水者爲下。余與彥復卽不復收錄。石質雖佳。斷在棄置之列。洋商頗重雕鈕。不惜巨資也。

又按花乳石製印之說。由來舊矣。見台州府志。說印者多豔稱之。而厥肆之夥。竟無知有花乳者。其與福州之壽

山石。昌化之雞血石。青田之各色石。究竟同異若何。未經親歷考據。不敢輒指爲田石所自出也。滇省無圖書石。

以滇易田。不足誣也。至誇石章之美者。爲燈光凍。一作洞造作靈異。不經之談。亦何可哂。

台州石章質稍嫩。余有兩方。前三十餘年。由陸鳳孫所贈。余自篆名印。辛亥金陵光復。隨圖籍服物失去。後兩年。

骨董某見之。知爲余印章。代余收下。謂爲丁二仲所刻。索余六元。旋售去。將余名印用小鋸鋸下。厚約三分許。以

贈余。余惜其爲滄桑舊物。且爲己作。遂用紅木粘作上截。以便手握。今猶存印篋內也。按此册係楊賓叔手錄。本此條係其所注。

余有一忍字銅押。筆法渾而肆。絕似武昌張廉卿先生。裕釗所書。綠斑若繡。眞元物也。王可莊太守。仁堪一字忍齋。

見而奇賞之。呵黃仲張太史。紹箕家書。

陳哲甫。明遠在日本時。以番餅四十枚。購得石印兩大方。高三寸許。每方面約寸許。一刻唐伯虎朱文小像。貌修削

而凝重。上題冰霜節操四字。又題六如居士小像六字。一刻白文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八字。刀法渾厚。文待詔贈伯

虎長律四章。自寫精楷。而屬其子三橋鑄於印之四面。書法精絕。陳一士同年。拓以贈余。余裝爲小册。汪叔蒂同年

嘉棠爲余記其原委。而題小篆於册端。庚子失之。



通州輪遇盜記

(濟公)

通州輪遇盜之事。各大報俱有記載。惟僅述大略。語焉不詳。余友王君。因應大沽電報局長之招。適搭是輪赴津。身經其事。一昨爲余續晰述之。余以事屬罕聞。因握筆而爲之記。

通州輪於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啓碇赴津。行一日夜。至距茶山約一百八十海里時。忽房艙中有搭客十七人。遽擁至船主室。一客謁船主曰。吾儕奉黨魁命。將赴粵。請貴輪直放香港。船主曰。吾職責所在。不能循爾數人之請。而作背道之馳也。客出手鎗示之曰。弗從。吾當以此爲酬。船主西人也。富膂力。知遇盜。急攫其人之臂而擲之。跌出尋丈。餘盜出手鎗轟擊。船主飲彈而倒。幸中肩窩。尙無性命。

之虞。盜見船主已征服。遂逼大副直放香港。大副不能抗。從焉。搭客中有識海道者。見輪忽易向。駭而噪。盜乃出而演說。謂吾儕奉黨魁命。不得已也。致驚諸公。抱歉彌深。惟決不犯諸公毫末也。客知遇盜。則亦無可奈何。聽之而已。盜復逼搭客中之西人一一繳械。西人亦弗敢拒。翌日。盜復集衆演說。謂吾儕今茲之舉。因黨中經費匱乏。調知此輪載銀三十六箱赴津。計有十八萬元。詎發槍視之。祇得六箱。與吾儕預算之數。相差甚巨。吾儕早知如此。悔不劫同時放津之瀋陽輪矣。彼輪載銀三十箱。可得十五萬元也。今悔已無及。惟有向客告假。所攜現款。俾裘成集腋。感且弗朽。客既無抵抗能力。則亦聽其按號搜索耳。盜於搜

過之後黏一字條於門上曰『此房已搜過』王君爲搜去八十三元云。

當搜索時。客俱以現款散匿各處。或陰託茶房代爲藏弄。茶房亦因以爲利。要客以什二爲酬。客覷首肯。其一見盜突至。略露張皇狀。盜惑搜其身畔。得洋五十一元。叱問爲何號客。茶房以實對。盜慨然曰。苦力之資。吾儕弗忍取也。遂擲而還之。對婦女亦殊彬彬。客乃歎爲盜亦有道。翌日。王君曉夢正酣。驀覺有人推其背。驚起視之。則一盜持短銃相示。低喝曰。弗聲。速以黃白物獻我。王君訝問曰。現款若曹。昨已搜去矣。何尙銖求耶。盜曰。否。昨日所取。奉諸黨魁。今日乃余個人覓老酒資耳。王君曰。吾資昨已罄矣。奈何。盜猶笑似不信。遍索房中。旋於枕下得洋數十元。乃去。而之他。後日。盜又集衆演說。謂總覈所得現款。實屬淺淺。吾儕此行。恐致虧折。(強盜搶劫亦有蝕本怪極)無已。則諸公所攜貴重物品。暨女客之金飾。祇得暫借湊數耳。

負疚萬分。諸祈諒之。客見盜屢道歉仄。頗多匿笑者。此令既出。盜復如前搜劫。並開囊發篋。以視有無貴重物品。王君偕夫人同行。乃復損失金飾數事。聞有一客係朱熙部。下行李特饒。盜于檢視時。或曰。此吾妻所欲也。或曰。此吾子所欲也。乃一一捆載以去。其人怒形於色。而不能抗。嗚呼。悖入悖出。天道好還。孰謂冥冥中無公平之神耶。舟行五日。而至派亞士港。先是途中嘗遇開赴香港之山東號。山東號中人稔通州係行津滬線者。何忽至是。乃以旗語問詢。通州輪船主時已能視事。見詢轉詰盜曰。汝可答以吾輪發生特別事故。請彼勿管閒事可也。山東號見答即去。然盜恐山東號走漏消息。或遣海軍來襲。故即由盜中一人代大副職。再一日。抵派亞士港。即有小輪數艘。鼓棹來迎。羣盜爭先攀登。秩序大紊。船主恐新盜復來搜劫。進語會曰。船中金帛珠寶。若儕搜索已窮。乘客不堪再受蹂躪。請制止之。會乃向下放兩鎗。新盜不復敢攀援。

此十七人者。昇其所得。邪許下船。小輪汽笛鳴鳴。一若高奏凱歌。一縷濃烟。漸漸沒入烟波浩渺之中。衆客始舒氣欠伸。互相告慰。大副放輪抵香港。拍電滬局。報告此非常之變。此次同乘官艙者。除王君與其夫人外。爲方君善祿。周君廷芳。王君植鑫。韓君文光。馬君家蘭。暨李君。郭君九人而已。至是遂成患難知交。抵港後買醉酒家。一則壓驚。再則輪中自爲匪徒佔據後。所備魚肉。悉膏若輩饒吻。乘客無論華人西人官艙客統艙客。一律鹽齏白湯。無分軒

牌位被綁記

我們本鄉地方。有十家人家。在這青天白日旗底下。乃是有準土豪劣紳資格的。就中某氏門中。有個四爺其人。功名雖然不大。家產却夠得不小。娶妻某氏。生兩個少君。一名阿五。一名阿六。四爺暮年弄了一個外室。也生了個兒子。其時阿五雖已娶妻。久無所出。在上海窩子內結識了

輕。五臟神大遭劫難。自當稍稍酬之也。席撤。攝影一幀。以留紀念云。王君復云。船中諸客。俱被洗劫。而於西人。則除繳械外。絕未動其毫末。噫。盜豈畏外人耶。抑盜亦明大義而恐惹起國際交涉耶。或曰。此次之盜。來自九龍山。故至派亞士港而去。或曰。否。盜蓋粵軍某某部下。因餉匱而出此也。其然豈其然乎。

(浪漫學者)

個伎女。倒養了個男孩。叫大官。不過一晌。憚於家教。不敢領回來。那年四爺六旬大慶。請道士大打其延生醮。要把外室所生之子。列入疏頭。乘勢進宅。阿五見機會來了。也要將大官弄進老宅。詎料四爺極端反對。指大官是異性亂宗。不許晉門。阿五同老子大鬧家庭革命。指四爺外室

所生之子。也是雜種大官。既不許入門。外室子也不准進門。結果老子輸在兒子手內。竟然兩個私生子。皆未出官。因此上四爺真心一氣。竟然氣死了。在七裏頭。阿五也嗚呼尙饗。那個大官。因被合族中人。一致反對。始終不曾正式成立爲四爺的承重孫。

最近某氏老太太又死了。依着阿五寡妻的意思。要用大官以承重孫出面開喪。無奈闔族中人。根據前事。依然反對。照理阿五的胞弟阿六健在。他該出來作主。不料阿六爲人庸弱。祇曉得吃鴉片。連自家夠多少家產。也回答不出。此次被兩姓親戚包圍。舉動失却自由。任憑旁人作主。再者他自己正室無所出。在外姘了一個裁縫司務的女兒。倒養了一男一女。他待大官成立。他的兩個私生兒女。也好入宅。所以躲開了不出場。那些近房族人呢。宣言如果大官以承重孫名義上牌位。和喪屏。他們多恥與爲伍。概不列名。故而某氏把牌位。用綁票手段。綁入自己臥房。

又喊了個道士進房。逼着他將牌位寫好。這般族人無處出氣。却將寫位的道士。羣起而攻。大大申斥一番。幾乎勸武道士兩面受擠。而且遭了這種冤枉排頭。申訴都沒地方去申訴的。當場闔族男婦。連老太太的大臉也沒送一闕而散。

某氏全族中人。又在本地報上。遍登廣告。叫三鄰宗親。多拒絕和大官往來。又有人去教唆外室母子出場。道大官既可爲承重孫。我子可和阿六並爲孤哀子哩。（當時四爺死後。經人調停。貼還外室母子糧田二百五十畝。斷絕關係。未曾入宅。）這也算吾邑士林。最新一件軒然大波。總之是遺產制度害人。連牌位也嘗着綁票滋味。



慘劇的尾巴

(曹夢魚)

當口口工廠職員毆辱女工林鳳致死的慘劇發生的一天。雖然街談巷議。有如鼎沸。誰都替林鳳呼冤。誰都同情這可憐的女子。似乎在狂風暴雨之後。已現出一線光明。然而在廠長吳鈞的眼光中看來。這實在不過是一件希鬆而且平常的事情。何況毆辱林鳳致死的職員高海。又是他的夫人的嫡親兄弟。照例。這樣希鬆平常的事。他是不聞不問的。

事實也非常簡而且單。林鳳是一個窮苦人家的童養媳。

未婚的丈夫。終年在外面替人家耕田。只和林鳳見過一面。婆婆是凶而且狠的一個老嫗。自己家裏的父親。母親。以及一個不會周歲的小弟弟。都在林鳳離家之前。一一染疫死了。林鳳纔十七歲。正是一個曼妙的少女。這給憂愁的環境逼迫得早熟的孩子。焦黃的面孔。僵硬的背脊。看去已不像正在十七妙年華的少女。她進廠做工還沒到兩個月。僅僅只有三十三天。因為她手頭的笨拙。裝飾的不時髦。全廠的職員和同伴都對她十分厭惡憎視。這

天。她因上一個月月底。剛領得三塊錢的工資。她爲了想博得一般人的青睞。但又恐她的婆婆的呵責。所以私裏藏下了一塊大洋。僅把兩塊錢交給了婆婆。偷偷的拿一塊錢在鎮上衣莊裏買了一件半新的綢衫。這天林鳳離了家。在路上換上了這件半新的綢衫。她也不管是否稱體。就此顧盼自雄的走進了廠門。她到了工場裏面。一個同伴叫王大嫂的。却把她那剛上身的綢衫。認做了半個月以前自己的失物。幾多同伴。也因林鳳是窮苦人家的女兒。決不會有這麼一件半新的綢衫穿着。大家又幫着王大嫂作證。職員高海。經了王大嫂和其他女工理直氣壯名正言順的報告。林鳳雖想分辯。但她又怕聲揚之後。會給婆婆毆罵。竟是囁嚅地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來。於是憑着那窮人不配穿新衣的這本天經地義的注解。就輕輕坐實了林鳳人窮志短偷竊人家綢衣的罪名。一面立刻給廠方停止工作。一面又剝去了她身上的綢衫。強

制她遊行着全廠的工場。重重地在她畢生的名譽上抨擊一下。她悽悽慘慘的出了廠門。她憤怒。冤苦。又危懼。將受着婆婆的責打。在廠前的一條清溪邊。只是痛哭。終久在廠裏將放工的汽管狂吼之中。縱身向清流一躍。喪失了她的生命。事實雖是非常簡單。但這不能不算一幕慘劇。在林鳳的尸身浮出水面之後。照例又忙煞了公安局警務人員。法院的檢察官。以及新聞記者。一流人物。廠長吳鈞。也照例一點滿不在乎。管自和那幾個地方上的所謂縉紳先生。之流。喝酒。打牌。整整地鬧了一天。這事過了兩天。林鳳的未婚夫。已含着一包眼淚。領了林鳳的尸身。回去埋葬。慘劇幾乎快近閉幕。那個晚上。却聽說吳廠長的家裏。來了兩個少年。和吳廠長談起此事。不知怎樣一鬧。竟被吳廠長一頓咆哮。罵出了大門。於是。又過了幾天。陡的市上發現了一篇林鳳慘死後

援會的宣言報紙上面也多了幾篇關於這慘劇的評論和記述。自然囉。黨政機關裏面也收進了幾張代林鳳呼冤叫屈的呈文。

這後援會裏面有律師。有新聞記者。有人民團體的委員。有小學教師。洋洋乎蔚成大觀。他們又都是自命新青年一流人物。他們平常都以改良社會自任。自然他們扯起了這一面替窮苦孩子伸冤的旗幟。是何等地令人敬佩無已。一面應運而興的。便是這後援會裏的主席口律師。代表林鳳家屬向司法機關提起刑事自訴的狀態。這狀子做得十分哀感。真有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模樣。經口記者在報上披載之後。誰都見了會不期然地替林鳳喊冤。

然而據吳廠長的僕人阿四說。「這後援會的主席口律師。副主席口記者。似乎便是那天裏給吳廠長罵出大門的兩個少年。」

訟案一經發生。後援會的工作。像發宣言。貼標語。開會演說一類。做得更宜有聲有色。可是結果。便怎樣呢。這慘案的發展。是

口工廠於口日匯款洋一千元至省。吳廠長同日隨某紳士往省。

林鳳的未婚夫。於口日質去舊棉褲一條。往省候訊。

口紳士於口日宴口律師口記者。座中並邀吳廠長作陪。

口律師口記者登報聲明脫離林鳳慘死後援會組織。

這樣一件一件地隨着無情的歲月流去。可是這簡單的慘劇。也就拖了一條很長很長的尾巴。

一九三三·楓葉紅時

□戲擬人力車夫致脚踏街車夫書

(蟄仙)

脚踏車夫足下(稱副其實)逃聽崛起。即觀施行。矜式自由。憑四輪之旋力。毋庸拉挽。逞兩脛之搏風。某等顧影自憐。望塵莫及。慨利弊之切己。感勞逸兮失公。敢陳固陋。惟足下圖之。湖敝業之興。已逾恆河沙數。供人驅策。久作馬牛。所以然者。實昧於生計日高。欲繫飯碗。不得不趨之若鶩。常言上海馬路。有似虎口。某等遑顧撞翻。或計非命。而紅頭黑炭。白眼多情。不誤路章。何攬照會。雖乘客之竹槓未敲。而崗警之木棍先嘗。此某等臨路拉車。中心惴惴者也。差喜洋裝生意。尙稱利市。故逢碧眼虬髯者。競以烈克曉(英語黃包車)呼之。冀邀知音也。然晚近洋人暮氣日深。每竭於奔命。竟有不名一錢者。亦大可惡已。今足下涉世以來。睥睨一切。青衣尖帽。得意洋洋。曾不知某等奔波烈日之中。汗漿滂沱之苦耶。足下費力既省。標價轉高。前車無覆轍之虞。後座有安身之穩。較諸某等。勞逸相差。毋乃太甚。用是難安緘默。特致警告於足下。所謂物極必反。勢盛將凌。君等其欲共存於滬埠者。幸速劃兩全之策。否則我儕聯合千百萬同行。以謀對付之方。勢將鋌而走險。背城借一。不觀乎資本家之重壓勞力。卒釀成罷工之酷劇。足下之地位。與某等直一邱之貉耳。何足貴哉。總之某等一日苟延殘喘。必較一日短長。弗謂言之弗預也。專佈腹心。佇候裁答。人力車夫拜。

售出雙喜牌熱水瓶之新品



保潔三十六小時
藏冷七十二小時



註冊商標

華成印刷製罐廠

本廠專印五彩花鐵
精製各種罐盒定價
克己出價迅速並
有熱水瓶喜果
盒萬花鏡彩鐵
盆茶葉听各
種煙盒等
現貨出售

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

承接仿宋印件

本局創製大小長方各號仿宋鉛字除普通
發售供給全國印刷同業外并自備有新式
大小機械多架精印仿宋版式各種書籍古
今詩文集壽言錄榮哀錄家譜縣志計開行
狀傳單簿冊以及信箋信封名片禮帖等莫
不出品精美定價低廉辦理敏捷訂期守信
印刷以來極荷各界歡迎如蒙賜顧勿論巨
細囑為估印者本局當精密設計迎合心理
願本同人等十四年之仿宋印刷經驗守美
快廉之信條以忠誠信相服務也

地址英租界江浙路六五七號

介紹內科陸士諤

青浦陸士諤先生。來滬已有十載。凡傷寒溫熱婦科各症。經先生治愈者。不知凡幾。且素抱宏志。開後悟學。治愈之各種奇症。自撰醫話。刊布鑽報。方案源源本本。足供醫學南針。惟手撰醫書十種。在世界書局出版者。均係十年前舊作。近來因忙於應酬。反無暇著書。未竟之稿。未能繼續。徒勞讀者責問耳。先生常寓公共租界中央區汕頭路八十二號門牌。電話九一八一。

內科陸士諤診例

科目

傷寒 溫熱 痛脹 喘咳 疫痢 血症 勞損
婦科胎產調經帶下各雜病

診金

門診 二元
出診 十六元
公共租界 中央區西至卡德路同孚路東至黃浦灘
北至蘇州河南至洋涇浜 六元
法租界 西至白爾部路桂林山路方浜橋路南至
民國路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灘 八元
法新租界 十元

金鋼鑽報館同人代啓

公共租界 東北區蘇州河以北至提籃橋止

公共租界 西區卡德以西十元

華界 十元

徐家匯 十五元

曹家渡 十五元

愚園路 十五元

楊樹浦 十五元

附診 二元

邀診 四元

拔號加 號金加一倍

通函論症 四元

時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出診下午二時至時

四老緬

滇位國之極西南。騰越又滇之極西南。與緬甸爲比隣。故其商務在滇爲比較的繁盛。轄境極寬。城廂五廳八保十八練外。尚有附庸之八關九隘七土司。故商於斯地者。多妾穢夷。代價極廉。大約三五十金即得。而所產之男女。亦極蠢劣。女不言矣。男則從無能青一衿捐一職者。商於緬者。妾緬人。緬女婀娜溫婉。好裝飾。喜白相。能以狐威制伏男人。跼促如轅下駒。則絕類吳姬越女。所養子亦多文德武功之儔。而代價豐。甚有如滬上閩人納妓。動即論千論萬者。四老緬。姓李氏。印珍國。號聘三。(參看上則)行四。其母即緬人。人遂以四老緬呼之。四老緬生有異秉。短小精悍。目銳口方。能入拳頭於口。轉旋之。自幼不喜讀書。好弄鎗棒。家中恆養教師。水泚兩進式之門閥也。善柔術。嘗以鷄卵平鋪於庭。往復踐之。無破壞。有諸兄及族人供其指。導。稱雄一方。(當時騰越一隅。各處皆有同樣之組織。亂

象也)會有重案涉及。逮之去。至中途。爲諸兄率族衆劫回。捕役死傷參半。四老緬知禍大矣。乃偕諸兄走匿距城五十里之太平莊某氏隧道中。夜間門扃。始咸出而作仙鶴舞。數月。官家偵騎四出。無消息。正思用欲擒故縱之法。適大盈江有浮尸數具。順流下。驗畢。無主具領。乃假認爲渠弟兄之尸體。暗囑一役。訝曰。嘻。奇哉。此四老緬弟兄之尸也。何由而皆溺斃耶。官亦佯快曰。四老緬弟兄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若輩亦有今日耶。立命傳家屬領藏。而四老緬之母。雖緬人。極譎黠。歎歎揮淚已。反作喜曰。俱死乎。役曰。然。曰。此種不肖子。恆惹禍累家庭。老婦久欲投畀豺虎。今既皆溺斃。浮之來。仍浮之去。可也。起驗領藏。何爲者。吾家無土藏。此作孽貨。語畢。去役回報。有司無法。令地保具棺淺厝之。然消息傳去。弟兄果漸舒腰出入。微納日光。然亦不敢至廳堂。積久稍疏。一日。主人解牛。請弟兄出飲。應事。適有乞丐數人至。見多客在座。故與主人爲難。渠弟

兄卽轉面視之。不知爲捕役喬裝也。役得實。如獲至寶。索得銅錢數枚而出。至夜半。四面喝聲如雷。火炬燭天。羣呼捉四老緬。主人極視之。見團團官兵捕役約數百。返白四老緬。四老緬曰。果如是。卽插翅難飛。公可縛吾弟兄以獻。免府上遭蹂躪。且必不累及公。主人不肯。四老緬曰。無礙。到堂不見卽死。狸狎中徐作辦法可也。公勿遲。遲恐不及。於是主人含淚縛弟兄交馬前。始一哄而散。擁之去。

四老緬爆棺

官兵捕役解四老緬弟兄數人。至距城十餘里之石頭山。 (又名女媧鑪。相傳爲女媧煉石補天處) 道路崎嶇。玉荀峨嵯。恰遇張豹子 (名彪) 夫婦帶二三十小弟兄。經過其地。知四老緬等被捕。盡力將兵役衝散。救出渠之大二三兒以去。黑夜中皁白不分。以爲四老緬已在其數。天明檢查。始知獲鷄而遺鳳。已無如何。只好權將彼三位兄長。送往古永隘山麓棲避。另設法營救渠魁。蓋其時四老緬

已被去役加腳鐐手銬而雙之。不能動彈。仍爲兵役掖之去。到堂。有司擊鼓堂皇坐。嚴鞫無供。攢子攢夾棍夾。終不一吐其實。將欲換以巨刑。四老緬以受創過重。目瞪脚伸。昏絕過去。反轉撫摩已。骨節漸彊。堂上官見其已死。駭得手足冰冷。木坐椅上如城隍。倘遇上海鹹莊大小姐們尋客。禱告不應。扶下亂敲。當不知要喫幾多苦頭也。移時心思定。念頭轉。令堂役迅以薄具棺殮之。設法申報病故。殮畢。擯出西門城脚暫厝之。至夜半。四老緬忽甦。伸手摸索。知已棺殮。駭煞。以指輕彈兩壁。審爲未葬。乃少慰。亟勾首啣大襟鈕而唾之。 (鈕內有藥。一唾之後。精神如舊) 唾已。四肢力大如牛。立翻身作虎伏式。運起功夫。盡量一撐。棺卽爆炸如巨雷。此時恰有穿窬二人。經過其處。故以陳樞多。聞聲驚爲尸變。不顧性命亂跑。至西南城角。爲張豹子遣出設法之英雄擋住。問以何事驚慌。二穿窬以狀對。知有異。乃勸令引之去。不數武。隱約見四老緬已踉蹌來。

打一暗號。知爲自家弟兄。問詢訖。走近逼視。來者知爲四老。緬赤髮鬼。黑夜遇宋江。其喜可知。此時不暇細談。販資雇二穿窬替換負之遁。（四老緬身軀最短小。故易負也。）一曰。我不能去。來者曰。爲啥不能去。曰。姆媽明朝要養兄弟。我要在家燒湯倒水。曰。這事有你爹在。與你什麼相干。曰。我爸爸死了好幾年。實在沒別人伺候。來者曰。放你娘的屁。你爹死了好幾年。你媽怎會養兄弟。走不走。你可曉得老子這東西的利害。說時將那明幌幌的刀子。抽出半節。於是乃贈下負之跑。一面走。一面尙咕嚕道。沒了爸爸。姆媽就不好養兒子。真是豬頭三。故歇晨光。格種事體。世界路浪多來。今且行且語。天明時。至鎮夷關上之土鍋堡小憩。此時東西南北。任其所之。一時方針不定。乃折草問卦。判爲西南大吉。乃命張豹子之人。回古永報告脫險。自家乃挈二穿窬作伴。間道往緬甸而去。三五日間。至滇緬交界之野人山戶。送河上流。投宿於木魯慶東大官

（野人官）刀老五家。此時心緒稍定。思暫休息於刀氏。無何而四老緬病矣。

野夷之誠懇

四老緬病臥刀氏。雖無藥石之醫療。飲得鹿脯之調養。夢穩心安。不數日而健全。其時刀老五雖垂髫。而夷性好鬥。已練就一身氣力。雙獅圖之薛蛟。舉動頗足驚人。四老緬默識之。恆私歎其無中州武術之流入。爲其父所謂知即求四老緬教導。四礙於主客之面。不便深却。於是打掃稻場。日夜演習。九紋龍遇王進。其樂可知。老五性警敏。不兩月。盡得其大略。四老緬始告辭。刀氏沿雅魯藏布江邊入緬去訖。暫且不敘。且說滇邊野夷。盡居高山峻嶺。無甚田地可耕。亦缺貿易知識。專以打劫過路客人爲生。勿論大小老幼。第能行路作事。卽佩長刀一把。寢食與俱。不少離。每一出門。卽先耍一路刀子。亦猶虎豹出山。必先來一套雪花蓋頂。枯樹盤根者。此一路刀子。名爲三刀半。不知其

路數者。當之無不披靡。但極有分寸。僅滅殺其來者之戰鬪力。決不立殞人命。果敢起而與之鬪者。乃有性命之危焉。鬪久能兩不相傷。卽有出而調解。永遠訂交。雖至子孫曾玄。亦不相犯。其愛護朋友。及好名之心極重。因之邊地商人之黠者。雖腰纏十萬。經過其地。亦無傷。只須尋常調查其某某大官之名。或普通之強有力者亦可。到了盤金進山之後。必有多數之野人。持刀擋住索賈路。此時只須閒閒說出。是尋某大官。或某野人者。卽無人敢犯。但非真到某大官某野人家。一宿訂交不可。又或陡遇搶擄。急尋一野人家竄進。亦卽無人敢追。蓋野俗路人進家之後。該一家卽有負完全保護之責。不須加以請求。自然安全。萬一有人不循規矩。敢追至其家者。該一家卽與之惡鬪。甚至有激起公憤。動大斲殺。槍聲火燄。綿亘數十里。不得甯靜。一年兩年不解。結果須殺牛講理者。又路人進家之後。雖憩息數日。數十日。亦無礙。客氣點。略施小費。如魚鹽紅

布之類。少許卽得。若是吸大烟人。餉以烟灰。尤極歡迎。卽不與。亦不索不怒。蓋野俗有客入家歇宿者。卽聲譽雀起。勿論尋常。知與不知。是其類。非其類。卽方雖不歡迎。客到後。指一榻令其臥。數年數十年如一日。無下逐客之令者。凡開飯。每人一蕉葉包。香軟可口。并無親疎厚薄之分。只客人勿論住至何時。不可客氣代勞其家務。或農事。代之。則大不歡。甚至有酒後盛怒而殺其客者。蓋畏人笑其無力。不能待客。強作大方。故客人不得不代勞其家務。聲譽一墜。故殺客亦所不恤。又家有一火塘。在屋之盡頭處。客榻卽橫置其四圍。甚矮。唾涕便溺之事。去客須極小心。不可亂施。蓋上有一檯。專供鬼。謂鬼極惡。唾涕便溺之微。最易得罪。苟見客施爲有不合度者。卽怪呼肚皮痛。謂是客人得罪了鬼。要客出錢買鷄鴨牛酒之類。以贖之。此種舉動。我說他是竹槓。

候訊所中之大言

四老緬別木魯慶東野夷小頭領父子入緬而後。數年之中。事過境遷。案子居然緩和。得寸進尺。思回祖國。展布勢力。乃說其娘舅緬人孟悅者。緬甸男子命名皆以孟字。冠之。故人多疑爲三國孟獲之後。其實非也。武侯征南。係川南之打箭爐附近。并未入滇。攜一生所貯金珠寶器。如滇消售。謂可得大價。孟悅爲其所動。偕與俱來。四老緬抵里門。俾舊案發作。不敢逗留。更約其娘舅易名東走。至昆明（雲南省城）不一月而售罄。果然利獲倍蓰。滇緬雖比隣。向只有滇人入緬貿易。絕無緬人入滇負販。孟悅之來。確爲創見。言語不通。情形不熟。所有資財。概付託四老緬交商存儲。詎四老緬匪特不儲。且未嘗一次存過。誰氏之櫃。將娘舅偌大一份錢財。盡消耗於嫖賭交游之數。孟悅不知也。及覺。已所餘無幾。乃由另識之一人引導。控訴其甥於有司。狀入。遂收四老緬於候訊所。無何孟悅之妻麻琿（麻美也。琿鑽也。緬人凡女子命名。普通皆以麻字

冠首。若劇界之坤角。則以琿字冠首。譯意取其有光。亦猶今日影片界之動以明星爲頭銜耳。來書促其速歸。緬俗夫婦之間。情義極其濃厚。有非言語所能方喻者。於是孟悅暫回緬。將訟事託人代理。四老緬無力履行債務。遂成懸案。野心勃勃之雄。竟籠鳥圈虎於候訊所中者。又年餘。先是滇中回難已漸萌。有一部分負蝟猪拱箐。官兵萬餘。先後圍攻二年之久不下。弱訊遍傳。四方蠢蠢欲動。省垣震驚。謠詠紛起。四老緬知是機會。因默思。日在候訊所中茶餘飯飽。即談天說地。口角飛沫。問道用兵之如何容易。攻守之如何觀測。進退虛實。陰陽變化。莫不與古兵法吻合。後且云猪拱箐實不難打。惜去者皆庸將。徒苦士卒。墮威信耳。司獄之官。聞其言。驗其人。乃問四老緬曰。汝日日發此狂言。是否真有把握。或是吹牛。若吹牛者。勿論已。果真有本領。予當爲汝開之上峯。釋汝以出。忠心赴前方効力。將來不特訟案不成問題。且有發皇騰達之日矣。

四老緬鄭重答之曰。確有把握。果蒙提拔而辱命者。願斬此方圓可愛之頭顱。

衣錦還鄉

司獄者聽老緬回言可靠。熱血上湧。實一半也是不甘。纔屈。想出風頭。遂尋頭覓縫的去鑽。不數日。浮屠七級。級級通去。遂得滇督的許可。且掀髯一笑。來一句老調曰。這囚徒口出大言。必有大才。姑放出引之來。試可乃已。司獄者得此消息。三個牛字碰一堆。連跑帶滾。飛也似的奔來。啓門入。喚四老緬曰。李珍國。你的運氣來了。迅速着好衣服。隨我上院去。見了大帥。你可要替我裝璜幾句。我也好同你走一堆。幫幫你的忙。橫豎打仗也要幾個文人的。免得老在此與人結冤結仇。四老緬曰。老父台（候訊所中。有功名的人多。故呼司獄者爲老父台。四老緬平民。無此資格。不過人云亦云耳。）如此大恩。焉敢忘報。只小的（與呼老父台不倫）還有下情。如大帥真能破格用人。委我

去打猪拱箐者。我最遲到後五日。定有捷報。惟第一。須求大帥開恩。將候訊所中一百餘人。一并釋出。隨營立功。二。不須撥官兵一人一騎與我。我自有人。官兵非不良。我帶不來也。三。軍械許我自檢。四。重賞之下。乃有勇夫。我兵最多。不過三百。請月給千人全餉。不賣冊報。五。自由動作。不受前方將領部勒。五者缺一。我不敢去。今日見大帥。無非面試幾句。我不諳儀注。且期艾不能達其意。請免此一套禮數可乎。司獄者想露鋒。應之曰。不妨。定要去一去的。這些話。包在我身上。替你回到。你不必開口。見面時。照平常禮叩頭罷了。你此時非官。用不着什麼儀注。不儀注。於是四老緬整衣隨司獄出。見面歸來。居然滿意。不一日。將候訊所中人。空所領出。假翠海濱軒轅宮爲辦事處。分派軍糧書記已。卽召集尋常在外時所結交之亡命朋友百十餘人。草草編練。十日內卽整隊出發。臨行有奎家姊若妹。戎服駿馬偕之行。觀者塞途。填衢盈巷。嘖嘖稱羨。聞爲寓

滇豫人。少林嫡派。大教師奎彪之女。武藝超羣。在未入候訊所時。奎彪曾許以二女共妻。四老緬者也。曉行夜宿。不數日已達其地。休息一日。環視四面情狀。見官軍作合圍式。心大非之。默然而歸。入夜與各弟兄姊妹商量進攻之策。結果取直搗中堅計。次日拂曉猛攻。果然一戰而捷。方將休息。忽瞥見奎家姊妹。紅衣嘻嘻立敵牆上。二百餘人。勇氣百倍。乘勢殺去。如入無人之境。事已檢查。死傷不過廿餘人。而豬拱箐已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矣。二女子弩弧先登。手刃多人。竟無微傷。足見家傳不弱。至是虎踞數年之豬拱箐。一朝而平。官軍大燭其色。四老緬最警敏。知人之妒已深也。不走將有禍患。乃夤夜拔隊回省。入見帥座。大蒙獎飾。破格授以五品藍翎千總。正事酬酢間。而妒已之官軍萬餘亦將到。四老緬知不可留。乃別奎彪父女以歸。婚事約以異日。臨行二女武裝伴送。至距省城六百里之鸚鵡關而別。四老緬遂衣錦還鄉。尋爲西南之柱石。

活劇冀州城

四老緬還鄉後。不幾時。適回教廩生杜文秀。因漢回仇殺案。扣關還滇。清廷命林文忠公則徐。時林督滇黔。西如金昌戡辦。挾杜文秀以俱來。林至距保山一日程之水寨。駐馬。召集漢回雙方赴轅。訊供取結。懲罰有差。事已林還。奏未入。而漢回又以它事齟齬。卒至大興殺戮。騰永榆順各府遂不保。回民擁杜爲酋。開府大理。辟置十八大司。分掌各屬軍民政治。每大司各擁兵數千。或萬餘。所向無不披靡。獨騰越一隅。爲四老緬糾合同志趙連城。岳陽城。張豹子等。與之戰。數年之中。屢仆屢起。不少却。逮僞大司寇某。帶重兵繼至。城乃陷。然尙能保有綺羅和順。清水。明朝各練地。另辟官以分治之。又數年。趙連城敗。岳陽城死。且回兵增加愈衆。四老緬覺不支。乃棄各練地。退保騰屬之干崖。南甸。蓋達。隴川等七土司地方。以干崖宣撫之舊城爲大本營。秣馬厲兵。日夜不息。七司官民苦其擾。思有以

除之。詛咒不靈。鳩毒無功。其惡念終不少殺。嗣聞四老緬將出巡各司防地。知必先至新城。乃於某處預設行館。表面恭事供張。以示誠懇。暗則預置火藥於樓下。引線牆外。屆時火而轟之。事事完備。四老緬已騎從來。新城土官紳出迎伏道左。迎入新館樓頭安置。四老緬不知樓下之有危險物也。毫不加查。坐談移時。土官紳匆匆辭出。甫送客返室坐定。樓下藥物遽爆發。聲聞數十里。土官民各大稱快。以爲四必死矣。距夷人不諳火性。此樓下多數之火藥。係製造爆竹之品。積多稍少。有橫崩而無冲舉。結果去看。僅將樓下四壁炸毀。樓并未火。人并未死。豈特未死。四老緬且於其時。從容憑欄。笑謂衆人曰。上來坐。你們大家駭壞了沒有。故意裝呆。使人心得以不危。庶好隨時利用。此四老緬警敏難得之處也。自時厥後。七司官民咸敬畏四老緬如天神。謂將來福澤不可限量。乃壹意擁戴。以助其長。呼應靈通。糧秣不缺。衆志戢城。雄據一方。竟爲回會西

方之一大勁敵。每至秋高馬肥。必出師葫蘆口。以張撻伐。人心賴以不去。第七司之所以敬畏四老緬者。初不止於轟樓不死一事。先是四老緬退保七司時。倉促中。眷口迷途。落後。爲回兵所得。遂挾之。追至于崖城下。師項羽之擁。劉太公於樽俎者。呼四老緬上城答話。鬪之降。四登城。嗽髮指背裂。不少屈。目覩回兵一刀一閃。殲除一妻二妾。一子一女。及全家大小男女念餘名口。而揮淚下城以去。楊小樓之馬孟起冀州城。其慘戚尙不至是。人性本善。七司土官民聆此。烏得無動於中者。四老緬慟之至。是夜率隊開東門。啣枚以進。殺得追兵片甲不歸。亦足以吐日間之氣。天明飭人尋檢眷口尸首。他人都有。獨一子之屍不見。自是回家固守內地。不敢南越雷池一步。四老緬乃得以萬事具備。終奏膚功焉。

野夷之裝束

西南夷言語不同。面目相類。且不特面目相類。卽逐日生

活計與動靜語默嗜殺好鬪之風亦無大殊異。緬滇交界間山麓野夷其誠懇既如上則所述。面目裝束乃遠與台灣之番瓊崖之獠五嶺以南之獠相類似如同種然此大可供諸研究者也。滇邊夷山之男子狀貌猶惡赤髮蒙茸由後挽至前打一突兀之高結一年只梳三二次梳時非父母或妻妾預先許以多數之酒肉狂啖浪飲不可因久不梳洗梳之極痛故因是常謂漢人是仙人一日梳一次頭不見痛苦此等語真是蠢不可及女亦留滿頭只不至四十以外之老婆婆絕無盡留長髮打蓬髻者未嫁之小姑娘剪前後劉海前垂至眉後披至肩絕似今日各埠之新式截髮女子裙短如時式其面目亦有嬌好者只衣褲裝束樸素不同而已嫁人者剪其前而留其後後髮挽向前打一類似男人高結式髻前髮則剪做最厚之劉海式極其沉悶口則狗竇一開唇黑齒黃開起步來更有天然之妙肖其老婆婆一類則多半口大臉歪聲如破鑼焉。

織布結繩

野夷婦女之生計燒山鋤土而外尙能爲樸古之紡織完全出以人力毫不假之機件有之僅竹梭一具木棒一根其法係以經線之一端結於尺餘之木棒上又一端繫於粗蠶之腰間投梭時或曝陽平坐碧綠之草地上或納涼倚傍陰森之林木間視其氣候之寒燠而異坐下後雙足緊蹬其木之兩端腰背間作虎式之後凸將經線掙直以指甲彈之有聲而後徐徐度緯其狀似苦其情尙閒至得意時恆發出最激越之歌聲能使驛人停驂疲弱跳舞間亦能彈口琴清商隨風而發至逸也勿論何色之布俱染線而後織斷無織成而入缸着色以青藍爲多更能雜以有條不紊之花樣製成裙子此種織法不獨滇邊之野夷爲然川邊關外之蠻子藏邊之獠粵之獠閩之番亦是同樣之操作此不可思議之點也惟紡線之法獨異紡不以車搖而以手捻遲拙不可名狀乃與汲水生相須之關

係野夷住家。多擇壁立千仞之地。故與井泉距離極遠。上下頗難。一往返多至二三十里之遙。最近亦十餘里。婦女出汲。右手捻線。左手收攝姊妹姑嫂。三五成羣。水桶在背。棉紗在手。僂僂行于口內。嗚嗚。不知山之高原之遠。且語且行。諠浪與淫聲并湊。一颺一笑。山花共木怪爭妍。藉道途之迢遙。增作爲之成績。勞不覺苦。疲不知乏。歸至家。水傾入甕。線已成團。目之咸發癡笑。野夷不工心計。此風頗具巧思。又野夷無文字。契券登記。報警傳奇。皆用木刻。以代結繩之治。事細則木刻小。事巨則木刻大。其製如劍。銳其鋒而利其口。短者數寸。以至尺餘。此個人尋常事之輕重而別者。長者三五尺而止。此關係諸山安危之遲緩而異。上刻鋸齒式之凹入無數。有大有小。有深有淺。漢人之習。知夷情者能曉之。邊地有司衙門之科員書記。亦略諳之。以其恆有報警之木刻到來。不能不辨也。是以新舊任交替時。除檔案卷宗而外。尚有木刻數束。此又內地州縣

之所無焉。

夷山風氣之一斑

野夷嗜酒。與諸夷異。毋論老幼男女。皆能連飲數觥而不醉。惟趕場之日。倘全家赴圩者。則不醉勿歸。歸則沿途臥道旁。父子夫妻不相顧。至夜半醒轉。則倒於後者。跟踪追去。仰於前者。掉頭尋來。節次取齊而歸。此時山高月小。人影在地。每相顧而發猶笑。亦有行至半途。全家聚倒一堆者。視其醉時之程度而異。更有路遇巨流急湍。足力不足以支持。蕩漾出沒。竟隨河伯以俱去。此種死法。頗饒風雅。惜野夷不文。無人詠歎其天然之逸趣耳。送人酒水。勿論多寡。必當面監督其受者之飲盡。乃喜。否則必隱恨於心。遇巧非報復不可。因是少有面子之小頭目。逢年遇節。送酒者多。醉死者往往而有。無已。只得事前裝病。或藉故出外數日。留家中妻小收禮。事過境遷。傾而藏之無礙也。又朋友所送之衣褲。照例不能貯之篋中。須當面上身。即夏

日炎天。亦不可暫緩。更不能將身上之舊衣服卸下。着以新衣。以身上所服。係先交之朋友所贈。若脫卸之。卽有厭故喜新之嫌。此大不可。倘竟卸之。雖舊友不聞。新友亦必輕視其人。以爲今日你可忘他者。未必來日不忘我。其理似極古渾。而行之却礙。然則野夷之衣褲。有加無已。如何減耶。幸有一自然疏消之道。否則不熱死。亦當捆斃。蓋野俗於友人所贈衣服。雖不可藏。而可易。惟易酒飲之則可。易他物則不可。只臨脫卸時。須望空自言曰。朋友對你不起。今日我要喝酒。苦無錢換。把你這衣褲喫下。肚子去罷。橫豎穿喫都是一樣的受用。你莫見怪。祝畢。將衣褲交與酒家。然後坐下大喝。喝時。朋友愈來得多。愈好。以其可以多卸幾套也。呼朋勿論漢夷。極其親切。動曰阿普。聲浪極其沉厚。使人生感。阿普者。先有交情。而後加以姻婭之謂也。只有一宗風習。最爲野蠻。凡大官（卽小酋長之意。非真大官也）或小康之家。厥父死後。如遺有姬妾數人。

者。其長子尙欲承繼其家業。須納最後娶之一妾爲妻。乃能坐享其成。否則推之次子或三子。以次而遞及之。諸子皆不承。其妾乃殺牛請諸山頭目講理。結果乃出於拈鬮。拈中者不能不受。倘諸子俱拈空頭者。亦擇近枝之一人嗣之。諸子則罄身逐出矣。

■喫新米講舊話

野夷每至秋收之後。喫新米爲絕大問題。蓋開始嘗新之一日。例須殺牛請客。大講舊話。講舊話者。卽各家翻看其舊藏之木刻。有恩報恩。有讎報讎也。殺牛之法。亦與諸夷不同。須於先一日占卦問鬼。鬼欲食人殺之牛。則人殺之。欲食自殺之牛。則聽牛自殺之法。以利刃綁於橫欄之上。以最鮮之草。將牛頭引出欄外。上架一木於牛項。牛不支。卽旋轉其頸。刀在頸下。不兩轉而喉斷矣。此卽所謂自殺打佳（譯音獻鬼也）時尤多用之。牛殺已。乃晝夜杵米。以待次日之用。杵米之法。却與中國古式相遙合。用大木臼。

一。置於門外月下。或姊妹。或姑嫂二人對杵。你起我落。煞是好看。初杵。不過各發出短促之聲。以助力。至得意時。且狂浪高歌。響遏行雲。杵已入睡。次日午後。諸山客到。各照常佩長刀一把。魚貫而入。猶惡之狀。漢人望之股慄。小頭目及所謂大官者。尤偉岸。裝束亦奇古。如野叉頭。打巾。髮髻外簷。耳墜徑寸大圈。狀如手鐲。項上珠一串。口如血盆。聲浪雄渾。相見客套話。惟問近年養牛幾頭。以手常散開五指。翻覆其數報之。報已大笑。極得意也。小頭目及大官之山中無牛。或雖有之而少者。最無面子。此種人。卽到處畏人問牛之數者也。畏人問者。必預現不怡之色。以表示之。人卽另以他話周旋。不敢言牛也。相知各慰問已。主人乃出而速客入座。坐已由最有面子之一大官。代表致謝。并替主人說明請客嘗新之意。於是遂狼吞虎咽。牛飲鯨吸。喫喝一個盡興。酒醉飯飽而後。主人將家藏木刻。擊出。自高會祖考。以至於本身所受之恩。所結之仇。都有請

客代爲判決。某恩此時當報不當報。某怨當修不當修。判已。苟有仇家在座者。馬上卽於席間殺起。誤傷座客無礙也。倘兩強相鬥。一時不能了決。一月兩月纏綿下去。各願助手。殺得個血肉橫飛。鷄犬不留。甚有縱火燒山。禍延十數里者。此種真正之折衝樽俎。幾於無年不有。因是野蠻之蕃衍極難。殊可憫也。少時聞邊地耆舊云。此法因野人蠻橫。無法消納。爲漢人所愚弄者。亦有理焉。

不五而姆

七司皆先後受封於有明中葉。其始祖多從王驥征麓川。以去者。厥姓多刀氏。砍氏。(後更刊)意在用刀砍斧劈之意。以威懾百蠻。其實非刀非砍。故子孫亦兩存之。如南甸之姓刀龔。干崖之姓刀鄒。蓋達之姓刀思等。是其制如古代之小諸侯。每易代則骨肉相殘。厥狀至慘。清宣統元二年。予設土塾學務局於舊城時。嘗一日赴新城土署宴。(干崖土司駐新城)酒闌。信步踱出廳事。負手散步於渠

之西花園中。無何於花深林密之隙。瞥見一雅潔無塵之小小別墅。佛火熒然。香烟裊繞。簷下繩床。上坐一白髮老嫗。年登大耋。手搖蒲扇。意頗自適。方欲問詢。背後有土署之財政總理線善周（干崖司刀邗安仁。游學歸國。大講革新事業。署中設總理。以司法、外交、財政、內務、交通、五分管其事。其妄誕直不可方喻。）知予意。遽告曰。此敝衙門之五祖爺也。此時反弄得我如翠屏山的潘老丈。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這一說。倒弄得我糊裏糊塗了。做這一回客。可算抱着一個大大疑團歸來。到局後。即命人傳舊城邑長法過猛（法譯意老官也。法過猛者。過猛老官也。）詢之。法過猛目視左右而不語。予亟屏退侍者而低詢之。法過猛乃移座細語曰。此吾衙門祖上之慘史也。吾老祖爺承襲司職時。弟兄九人。有一二頗不平。影響所及。遂盡執而殺之。此五祖爺者。已逃匿鄉間穀稻堆中。後爲偵騎查覺。出刃殺之。其魂竟附一妙齡女郎身上。數日後。此女

郎竟昂然入署。謂我即某也。今既易弁而笄。已無犯疑價值。我不慣逐水草居民間。可否仍許我與老妻同住。語已直趨己屋。不少疑。我祖爺恐是冒認而來。或係瘋癲者。立命人擋之。訊以弟兄少年瑣事。皆侃侃道無謬。又雜其妻於衆婦中。使認識之。而一指即着。且抱其妻大哭。更命其妻問以夫妻閨中祕密。亦纖毫不爽。始留之。然兩雌並榻。殊乏意味。不一年。其妻竟以滯慾死。此女郎之五祖爺。又非擁女不歡。對於男人。居然絕對不生愛情。真奇事也。後連娶數妻。皆逃逸。五祖爺凡見女人。即撲而吻之。抱之。探摸之。必揉人至汗流浹背。兩相疲乏而始放棄。因是衙中女眷。及城內外民間婦女。均患苦之。好是女子之身。否則不知壞人多少名節也。後老祖爺無法。思念骨肉之情。命衙中上房俊俏女僕。輪班侍此女郎之五祖爺寢。而後乃得安甯。今已八十九歲矣。侍寢之女。已撤去有年。但向來不同女人開飯。行動亦不似女人。惟不欲改作男裝。亦大

不解。少年時每晨裝已。必端詳照一二小時以爲樂。所用胭脂花粉。釵釧衣履。極考究。衙中演劇時。又愛去武花。以此五祖爺在生時。亦本能演武花也。此老。我們族中及衙門內人。皆呼五祖爺。惟外人談及。則不五而姆焉。請你老人家別處不好亂談。我們的官曉得了。是要責罰我的。談畢退下。我到如今。仍然是一個糊裏糊塗。不曉得是啥格路數。這要請研究鬼學的先生們。攪一攪腦筋了。

撲廝鬼

滇邊大小五十餘土司地方。皆有撲廝鬼。信撲廝鬼。畏撲廝鬼。於是撲廝鬼之產量遂大。無城不有。無市不有。無大小村落不有。且相傳無撲廝鬼之村落市鎮。則人口必不發達。故夷人之對於所謂撲廝鬼者。咸畏而信之。信而敬之。其魔力至偉大。普通之家。且每至臨睡。必移食飼其撲廝鬼。意在邀彼之歡心而不我禍也。查司地撲廝鬼。多爲女子幻化而成。男子則甚少。有之。亦較女化爲惡。恆能幻

化牛馬以窘人。遇之鮮有生還者。至女性者。厥數雖多。只能幻化犬貓狐兔而止。能病人不能殺人。其目最毒。凡面孔手足間。有刀剪指爪痕。或生瘡癬者。須好爲封裹蓋藏。否則出入時爲撲廝鬼所覩。卽數年數月不能痊。又市上買肉賣肉者。亦須恆蓋以布。否則一爲其寓目。卽腐臭不可向邇。投之犬亦嗅嗅然棄之。直不可以理解。此類撲廝鬼。絕似內地之巫祝。所不同者。每入夜。非幻身出外覓食。不可在處女爲之。無人障礙。要去就去。要歸卽歸。極其便當。若已嫁人之婦。則頗不自由。每夜必俟男子入黑甜後。方能準備出發。臨行輕以弄裙（夷人不穿褲。單着裙）蒙其夫之頭首。則或貓或犬。立時化出房去。其行如風。無步履式。但通空氣之處。卽能出入無礙。入人家先進灶房。灶房如無可食者。則入臥房。而有食。則儘量食之。無則遍地尋唾涕而殺饑。如房內有病人者。一聞呻吟之聲。卽喜極欲狂。一躍而伏其被上。盡力舐其口鼻。斯時病者雖半醒。

一經其毒。即沈沈睡去。自是夜夜必來。病無瘥理。歸家後。揭去弄裙。男人乃醒。若不警覺。巫遣。則日甚一日。終必至於殞命。遣之之法。請巫以大盤盛肉菜。深夜置於門外。返身進內。伏於門隙竊窺之。須臾。有多數之犬來。若只一犬大嚼。則病者爲撲斃。擾無疑。自是夜夜必須送盤肉於門外。至次日收盤。肉仍全在而止。此後即不來矣。若初次置盤於外時。窺見羣犬來爭食者。則非。非則次夜勿須再行其法。僅以醫藥調理可也。故有年輕好弄之人家。覺其飲食之恆爲撲斃竊食也。入睡則握刀杖於被內。將灶房食物藏盡。窺其必入臥房。隨時作病人呻吟聲。撲斃不知。一躍而上。苟法術尙淺薄者。往往爲人所執。撲之殺之。都不響。且撲殺至死亦無礙。人一離開。彼即活起而逸。即碎至數段不妨。以彼僅以靈魂附貓犬而來。其屍仍僵臥夫側也。但貓犬之屍不歸。則彼靈魂亦不能返。不返。即終殞矣。若要使其靈魂不返者。必須將渠一刀兩斷。攜至有江

河而無橋梁之處。隔江若河而東西分置之。其屍即不能合活而走。則人與貓犬皆死矣。只好輕於購來。苟碰着法術高妙者。你不能弄他。他必啣恨次骨。往往伺便致人於死命。極爲危險。此種撲斃鬼。不獨滇邊土司地信畏。緬甸暹羅諸國亦有之。其情形大概髣髴。《濟公曰。余嘗讀某筆記。有夜星子一則。覺其事頗怪誕。今讀此篇。乃知所謂夜星子者。即撲斃鬼之類也。》

■ 唵嘛呢叭彌吽

邊外大巫之對於撲斃鬼。只能善遣。不敢惡送。能制伏撲斃鬼者。厥惟各寺之高僧。司地佛法。純爲蒙藏之紅教密宗流入。能咒詛驅魔。惟奧妙者亦不多。每司只一二人而已。其他則僅能防衛。不嫻捉拏。曾記舊城一冢房（即僧寺）創建較古。規模亦大。清光宣間。有老僧某。法術頗高。因之此冢房之香火獨旺。每日十方進香供齋飯者甚衆。夷俗。凡供佛齋飯。均堆積佛前案上不收。任雀子啄食。剩

者入夜以後。卽爲闔城撲斫鬼果腹之資。已成習慣。故僧不惡鬼。鬼不畏僧。極相安也。詎一夜全城水漫。平地深數尺。諸善信不能入城。佞佛者屢日。撲斫鬼無所食。遂進而攫老僧餘糧。僧以杖擊地。善遣之曰。而輩勿得。積法食無多。大水我亦不能出入。而竊食者。予日中將奈何。諸撲斫聽其言之弱也。以爲無能。次夜愈放恣不堪。其擾僧怒。掩嘛呢叭囉吽。喃喃數語。各撲斫鬼或貓或犬。盡現元形。重足不能動。後經各撲斫家屬往求。誓下次不敢再犯。乃釋去。因是各個以露醜敗術。恨老僧至切骨。思伺便以竄之。一日酷暑。僧裸浴於近江。爲諸撲斫所偵悉。乃盡化身異物潛水底。掖其足。執其物。洞穿其殼。突於是僧危。僧悸。僧亂號。大和尚釀禍累小和尚。潛伏水裏。咒詛無功。幸其時江兩岸田間皆農人。聞老僧號甚急。知有異。咸荷鋤馳往施救。始得出險。然因受創太重。穀道腐臭。不一月而溼癩。干崖宜撫開耗。恨極。欲窮治其黨而未敢。以境內撲

斫甚多。治不勝治。防不勝防也。自是撲斫之勢力愈大。凡向人借貸說情。更無敢有方命者。初只威嚇夷衆。繼則擾及漢人。一班商於司地者。亦常抱慄慄可危之勢。予大不迷信。一日法過猛。謂予曰。公不信撲斫鬼乎。予曰。然。卽公房中亦恆有來竊食者。如不信。請本晚十鐘以前。莫驥入上房安眠。權在予廳事。抽它幾筒。至十鐘後。躡足徐行而上。保管不拾一級。卽有物自公房中出。非貓卽犬。果無者。甘認罰東道。予雖不迷信。至此亦不能不姑妄試之。乃卽橫於渠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瞎說三千。亂吹一泡。不覺已至十餘鐘。屏侍者於後。如教而上。果然方至石坎脚。遽有一物自房中迅疾出。黑質而白額。似犬而小。似貓而大。倉促中固不辨其爲貓犬也。啓門入去。巡視一週。都無罅隙可通出入。繇是但通空氣。卽能往來之說驗。如是者三晚。皆有之。予不斬。亦不畏。任其竊啖。亦不欲樹此無謂之敵也。逾數日。爲從者所覺。恨甚。日備日食。點無餘

裕。撲廝無得所。侵及左廳法過猛。法有薄法。執而欲殺之。予爲緩頰。乃釋之去。後撲廝遂不擾予。亦義也。

請看李鳳姐

撲廝雖鬼。亦猶人也。只出入行動。確大與人異。行于街衢。闖巷間。俛首而行。絕不輕易抬頭。即不得已有所瞻顧。亦只兩目惺忪。約略輪轉。酷似曾經通緝之重要案犯。單客避近。恆能使人毛戴。撲廝入夜不竊食。則饒涎欲滴。數日不擾人。則惡火中燒。日間多不起床。家中人之非撲廝者。亦厭惡之。而無可如何。習聞入其地者。欲知此村鎮市場。撲廝之多寡。只須臨睡時。入旅店廚房。將擔水勾擔取出。圍臥室之門。以擔抵之。則十里內之撲廝。均阨阻不得安。咸來扣門求釋也。來則啓扉一望。大小老少都有。惟男子則少見。看後須即撤去勾擔。否則必有所報復。或輕或重。視其人之運道如何而崇之。彼不能故爲伸縮也。如旅社無勾擔可尋者。急覓一蟋蟀。以繩繫其四足。掛於門內環

扣亦可。無不立驗者。最少亦有一二人來。多則二三十不等。嘗一次有多數好弄之旅客。宿於干崖司之弄摩小新街。因入夜得一蟋蟀。遂如法試驗。不一小時。聞門外十餘人。合詞環求。謂我輩實受不起。請速撤去其法。要看梅龍鎮的李鳳姐。你看你歡喜看。你再看。衆客開門看已。收蟋蟀而藏之。退入就寢。意蓋留爲次夜到前站再用者。詎一客反覆不能寐。百無聊賴。更起床出蟋蟀試之。掛已。即瞌睡去。尋又有人在外如上訴。大衆因上路心苦。皆酣夢沉沉不一聞。諸女撲廝。盡化貓犬。登屋揭瓦而溺之。杜製之蘇打汽水。簌簌下落。諸客或濡其髮際。或溼其被褥。或直流其面孔。潤其口舌。齟齬淋漓。無一人幸免。羣起駭怪。不知禍之所由來。尋見已檢收之蟋蟀。又懸門環。急去之。然皆如落湯之雞矣。旋查訊係某所爲。而已無可如何。羣向其嗷嗷不已。亦趣事也。炎炎曰。設昔年黎菩薩爲基督將軍撤去其自來水。涸鮓白宮時。有此多數之撲廝打

開水管。滂沱而下。未嘗不視為玉液瓊漿。而護惜之不暇。於齷齪乎何有。

痛史氏曰。嘻。同是溺也。有清有濁。同是女子之溺也。有貴有賤。有求之惟恐弗得。有避之惟恐弗及。普通之家。倒馬子還須出錢。特殊之品。購數滴動輒論千。昔名女伶劉喜奎。鬻歌奉垣時。有一標統。為渠所迷。固定購一池子正座。日日去捧。至二月餘之久。劉見其狀也。心雖不欲如何。不可不虛與周旋。微特營業有關。或可得意外之戰利品。一日劉演小上坟。甫揭幕。而標統適至。戲將終。照例小花面問小旦曰。我不在家這幾年。是那位老爺照應你。聰明的劉喜奎。先向四面飛一眼風。而後乃單單的注射於標統。嬌軟一指曰。就是它。此時所謂之標統者。一旦受此大寵。魂靈出竅。奉天無有吳塵光。竟自招不轉來。每日迷迷糊糊。舉動失常。不能視事。只左右常聞一語曰。劉喜奎好。劉喜奎真好。如緇流蓮宗。

之念佛者然。渠之做造紹興人。見東家如是糊塗。落得轉個念頭。弄他幾元大武。遽進曰。東家如想劉喜奎。這事好辦。最好先叫她個局。看是怎樣。就好相機而作。何必這樣心苦。標統曰。我曉得她的背後。闊老挺多。我這樣的人。叫她不來。況且我那太太的醋。是滿江滿湖的。碰翻了。吃不消。我非癩蝦蟆。不想吃天鵝肉。亦不敢希望親近她的肌膚。我只望每日得喝她一口毛邊盞碗茶足矣。做造紹興人。知他說的意思。無非是劉的小水。便說道。這容易的。東家是要這個。就完全包在我身上。好啦。標統順手遞給他一小小巴黎香水瓶。說就請費心罷。做造紹興人。見東家來得蠟燭。只好劃一燐寸點。道。這個兄弟是應當效勞的。只是她的跟媽。丫頭。跟包啦。不可不有好處。否則恐辦不到。標統道。依你之見。做造紹興人道。格種事體。是不有價的。一千不多。八百不少。請東家看着辦罷。標統說。那末咱們漂亮點。乾

脆就是一千罷。順手拿出整千的莊票一張。紹興人接過手來。說道。東家莫慌。包你馬上就有。說時飛跑的往外去了。不多幾個鐘點。居然將目的物取得回來。但是真是假。要這位做造紹興人才曉得。我可不敢武斷。自是大標統。喝茶。喝酒。喝牛奶。都要添上一滴。一月幾次的去買。倒被這做造紹興人賺了他不少的錢。

大河前橫

撲斯之爲物。頗憚人知爲撲斯。惡人呼爲撲斯。其祟人也。須見其運倒。其禍人也。須俟其碰巧。惟用情則甚篤。既適人後。恆視其夫爲禁樹。已亦絕無外遇。苟他人不知爲撲斯之夫而犯之者。其報復爲尤辣。且不欲其夫有遠離孤眠之事。果聽其遠離孤眠者。則是其夫年老勢弱。爲彼所唾棄也。否則卽有鵬飛萬里之思。亦不得越雷池一步。以其夫欲旅行。或贅塔偶然思歸者。彼雖勉強聽之。而終不能建目的地。最多不過一二日程。卽迷途而暫。或灰心

而返矣。漢人之商於其地者。設欲納妾娶妻。須格外慎重。否則一碰撲斯。卽永無歸家之日。人謂撲斯有回頭藥。其實不然。卽詛咒作法以困之也。吾鄉有木某者。商於緬之募硯（卽產翡翠之處）納一妾。亦撲斯。兼善佐助。數年間。累資鉅萬。思歸家開田建屋。預有信告老母妻子。逾期不見還。自是每年冬。必有一信告歸。屆時一如前狀。徒深高堂倚閭之悲。如是者十餘年。家庭遂視爲故常。不喜亦不憚。某年夏。預先并無信件通知。突然歸來。一入門。妻小幾驚爲鬼物。而莫敢近。木曰。予歸也。晚。幸毋疑異。十五年苦卿經理家政。仰事俯畜。厥功偉矣。數言後。卽語無倫次。莫知所云。漸只見其唇齒翕張。淹淹欲睡。夜半。仍復攜囊逸去。天明不見其人。閤家惶駭。僱人四出尋覓。杳無蹤跡。至月終而家信忽來。謂已返原處。整理商業如故云。先是其妾撲斯。命往某處索逋。不知其歸也。故得與妻子作數小時之談話。及妾覺有異之日。卽渠抵家之時。念念有詞。木

即恟恍不克自主。非走不適。又數年。馬齒加長。痿疲無用。乃由其妾自動的宣佈離異以歸。鄉鄰間有詢其前此何屢言歸而卒不歸者。木曰。我亦莫明其妙。只覺得每次別彼一日。或二日後。即又匆匆返。甚至有峻嶺當塗而不可登。大河橫前而不可過。是以不容我不退而却還也。現在如不老而無用者。賦歸恐尙非其時。言已。歎歎者久之。撲席之可畏如是。

鐵紗帽

滇邊土司。官卑銜大。宜慰使。宜撫使。比隣相望。然均給鐵符。無銅銀質者。故咸以鐵紗帽自詡。喻子孫相承。世守勿替也。鐵紗帽對於人民宗族。占最高之位置。有浮屠七級之勢。族人班次之小者勿論已。若在高曾祖考之序者。稱呼時。照例壓一輩。且皆叩頭跪拜焉。至人民則鹵簿瞻仰之外。從無得窺見顏色者。以鐵紗帽從不親理民刑。僅年節生日。或有特別喜慶。應受賀時。則動地驚天。高坐堂皇。

其儀注皆擬王侯。是否始封時之特許。或僭越。尙待查也。鐵紗帽行爲隣羽毛。只原配須避自隣封之正印所出者。餘則本族之期功總麻。亦可內焉。清光宣間。干崖宜撫東渡時。所挈去之十餘女郎。強半皆族中高曾祖考輩之姊。姊行而不爲病。又大凡鐵紗帽至強壯時。十九皆攢花於首。傅紛於面。日帶少年騎從。由後門逸出。獵艷民間。貧富貴賤。不能幸逃。至本身疲乏不支。而餘興尙濃者。則令從人代表。已則嘲謔觀於旁。甚有躍登代表者之背。而盡力踣之者。其暴虐不仁。直不可以方喻。此又隴川宜撫。及蓋達副宜撫所優爲之而不恤者。每食必八簋五鼎。雖尊至太太。親至西席。不得與共。以符稱孤道寡之意。山海珍味。羽毛鱗甲俱全。每器必盡啖完。至不能下咽時。則吐哺於盆。以飼貓犬。其野蠻又爲稗官異史所罕見。故凡土署之貓犬極肥。只見外官則膽小如鼷鼠。入座之後。問則答之。否則默之。正所謂上不敢透氣。下不敢放屁者。見畢退下。

多汗流浹背。面白如死人。非經數日之休息。不能回復原狀。此又奇醜可嗤之絕倫弱點也。然又有積威所逼。而發爲最危險之設備者。清光緒某年。猛卯安撫銜伯良。以尋常行動之近桀傲也。陡聞道府廳丞。將臨其地。不面不可。面則驚惶。恐遭意外危險不及救。乃夤夜趕造。預置地雷。火炮於行館地下。而導線於外。意蓋設土司入見。稍涉危險者。則號鈴一響。卽同歸於盡也。幸是日府道賜見極溫和不致發生不測。否則近邊數州縣。必又有流血之慘劇也。

老子少父

自天堂地獄之說興。恆謂距鄂都不遠。有一孟婆亭。孟婆專司灌死鬼迷湯之職。一若充其役者。非海上四金剛隊裏陸蘭芬林黛玉之儔不錄焉。譌傳凡人死去。例必經孟婆亭。經則必灌迷湯。使其頓忘前事。以靈魂既到孟婆亭。皆已渴不可支。不待強灌也。余幼時嘗聞緬甸人多數

能持祕咒。臨終喃喃而逝。生平信道堅誠。死後卽有把握。間有至孟婆亭不渴。合十飄然以去者。此種靈魂投生。卽能盡知前世事。如數家珍。後果聞緬甸地方確實有此奇事焉。鄉人某甲。久客於彼。捆載歸來。常於旗亭酒肆。豆棚瓜架之下。淪茗爲齊東野人之語。以資號召。予亦時往立聽之。一日某曰。緬人孟琴。家固小康。子女亦衆。一年厥婦又舉一子。生而能言。其母以爲不祥。擯之以掌。遂不復言。至五歲時猶不語。父母以爲啞矣。一日鄰家有喜慶事。隨父過飲。座有遠客富紳孟滿者。兒注視久之。忽泣下執其手曰。某而母安乎。而大哥仍鴉豬偶（譯音警官也）耶。是否猶在某處。三弟四弟當予偶（警佐）矣。然乎。某紳知有異。漫詢曰。露格列（小孩子也）阿誰。何由粗知吾家事。座客亦注目傾耳聽之。兒曰。予而阿叵也。（阿叵譯言父也。）與而別十一年矣。掉首指厥父曰。今已投生他家。原欲少長來尋汝輩。不圖今日見之。是不容予不言。乃謂予粗

知而家事。微特粗知。鉅細顯秘。亦能記憶。而毋疑。酒後當與而俱返。以慰而母也。富紳遂略舉昔年家庭隱事數端。叩之。皆能耳語無遺。不爽累黍。於是少父老子。相抱大哭。座客盡爲嗚噓。後經雙方說好。許此兒來往於兩者之間。一邊享昏定晨省之樂。一邊學入孝出弟之道。殊有趣味。惟不知與老妻作何消遣耳。嘻。

錫帖五頌

緬人五頌（緬人無姓氏。惟少小之時。他人呼之。都於名上加一孟字。及其成人。在外作事。他人又於名上加一哥字。洎乎事業強盛之時。面子廓大人。又於名上加一個五字。然孟字哥字。亦有直行到老而不更者。只五字爲大不易得之數耳。）富有資財。每年養水仙之寶石。亦價在三五十萬元之間。其實彼販賣珠寶。尋常儲存甚多。廓而不費。因是得錫帖（錫帖。老百萬也）之號。（緬俗既得此項頭銜之後。他人呼之。必又於五字之上加以錫帖二字。

例如五頌其人。呼之者。必曰錫帖五頌。雖妻妾之親。早晚興作。亦必以此稱道。以表示尊崇。又如再創建一大寺。則又須稱之曰講得夏錫帖五頌。造一七級浮屠。則須稱之曰卜亞得夏錫帖五頌。寺塔并建。則亦有合稱之名詞。余以年遠不會記憶矣。總之此類人到處。自有多數之人逢迎。錫帖目標既大。瞎轉念頭之人自多。有一女郎。名麻錚。梧者。都城交際之花也。厥貌甚美。五頌飽暖思淫。亦恆過從其家。而不知女郎已早有心擒之。而故岩岸自高者。但女郎只豔羨其財。非傾慕其人耳。漸與其妻亦相稔。妻不妒。往來頗密。日久遂計殺之。手段極高。非大腹賈所能猜測。事已反迎。女郎以歸。召宴親朋。亦若中國之宣告正式續絃也者。然女郎持豔而驕。出入頗不受約束。五頌不耐。將欲另與他氏議婚。女覺之。遂又計殺。頗骨未寒。入幕之賓。爲某學校畢業一等一名之翩翩少年孟拓。從此鵲巢鳩占。兩小無猜。管領偌大家私。任其揮霍。真如滬謠。

所謂寫意得來。不兩載。陡聞舊京洞柔某家。產生一女。三朝後。忽張目自言。前世爲滿得列（新京也）之錫帖五顏。歷數其一生經歷極詳（參看上則）惟不言被害事。孟拓夫婦聞之大駭。一若畏其更揭其覆者。急探其家家境何似。乃備勞比（印幣名）三千迎之歸。（緬人極重女輕男。以男長則出贅於人。女長則招婿於家。與中國成反比例也。）以其既孩且女也。亦不加以毒意。顧乳媪以養之。後孟拓夫婦無出。女長仍贅婿於家。以享其成。然至是家財亦耗去大半矣。吾不解此女孩何以三朝備言之後。一生不復他語。是否又一黑幕耶。

且斯馬摸

且斯馬摸。譯意江河中激起之花水也。凡江河中無不有花水。而獨記且斯馬摸者。醫何說。因有足記之價值耳。且斯馬摸。在猛硤江之上流。諺云。舊有神仙投放藥石於其下。故激成極大之花水。邊境無醫藥。病者於花水處汲取。

飲之。無不水到病除。頭痛發熱。目盲耳聾。皆能奏效。實言之。直是無病不醫。無疾不療者。更有一事足證。且斯馬摸下游。魚極多。每年清明前三日。江中鱗族必大發現。水面幾於不能駛船。故漁人於此三日之內。只須多備船筏。勿庸網罟釣竿。小者撈而上之。大者刃而斃之。有取之不盡之快。因是刃傷而未及取者實繁。但凡刃傷之魚。不隨下流。而往上搶。以其能搶得過且斯馬摸。其傷痕無不立即痊愈。故在此數日之內。富商巨賈。往且斯馬摸觀魚之人亦不少。肩摩轂擊。儼若錢塘江上之觀潮焉。只由上游流下之魚。則不治。亦有一事足證。某年因土酋作亂。沿江一帶。有軍事。傷亡甚多。自下游搶上。經過且斯馬摸之傷兵。則良已。自上游浮下。經過且斯馬摸之士卒。則不起。斯又異矣。凡此種種奇異。但經地其者。無不異口同聲。其然乎。其不然乎。用以質之讀者。

鬼亦好色

緬人往生。多不進孟婆亭品茗打尖。已如上述。猛拱司（明時猛拱爲司地。設世職土司以守之。後淪於緬。仍之。至英人入朱波。遂改爲縣。而設流官。猛拱爲翡翠萃集之地。每年中國人輻輳其處者。以數萬計。得歸不過十之二三。以其處煙瘴太大。故近二十年來尙少。好在昔得歸者僅十一。故有鬼門關之號。地方有緬醫次鴉唉者。營業既佳。名譽亦大。院外時有人滿之牌掛出。一日次鴉唉出診未歸。院外忽來一病人。年事在廿歲上下。不治之症也。守門者不准入去。戟指其懸掛之牌。意若示以人滿者。病者固緬人。當然識緬書。一望而駭。再望而泣。徘徊於門不欲去。須臾次鴉唉歸。覩狀問以何事。歛歔。病人喘咳不能對。關者告以情形。次鴉唉曰無礙。彼既不欲返。另闢一室居之。或與同病之房加榻可也。疾呼院役扶之入。此時病人感激之狀。似不可以言喻者。不旬日病人死。次鴉唉哀若人之無家屬也。破例埋瘞之。逾年。投生東村某屠家。三日

後。張目四顧。自言前世爲某人。問次鴉唉便知。言時似嫌其家執業之不良者。不食而死。先是次鴉唉有別墅。花木極多。恆爲人攀枝盜朵。次鴉唉常因之不快。自此漸漸無人敢犯。主人異之。遣人祕查其底蘊。不得要領。旋死者入夢曰。我死。命也。感公義。特來爲公看守花木。有浪取者。吾必立使其頭痛。故宵小相戒。不敢犯矣。今有求於公者。某校女學生麻哪哪。貌美性馴。嗜學好花。每日必入公別墅。俯仰瞻眺。吸收新鮮空氣一次。向不私折花木。吾極敬其爲人。可否請預示園丁。每日屆該女生來時。檢繁枝密卉之處。摘取一二以授渠。是不特女郎滿意。鄙人愈當冥感於九原矣。此話傳出。共知次鴉唉園中有鬼坐守。賢不肖非有伴不敢獨入。惟麻哪哪則進出如常。每日笑盈盈抱花以歸。甚快也。後有好事者造出艷語。謔之。同學問詢。四方騰笑。旗亭酒肆。皆引此以爲談屑。咸謂麻哪哪爲情鬼所眷。入園出園。十目十手。大難爲情。於是麻哪哪遂不往。

一月後園中時聞鬼哭。園丁求退。次鴉喉亦重足焉。

許羅天

許羅天經商於緬。家財廣有。惟一生忌避最多。家中上下一切人等。發言不可帶不吉慶之字面。亦猶廣東人呼舌爲利。以舌餒同音故也。許羅天尤有甚焉。如宴客飲酒。不許說乾杯。要乾杯時。只可以一（明）字代表。事隔百年。如今邊地上。此風尙流行也。一日有一窮民。由天應寺山麓。伐得苦櫻桃一株。肩至村中求售。恰遇許羅天在外散步。問要價幾何。窮民曰。制錢六百。許回不貴不貴。肩與我去。肩至家。將給價矣。許忽問此樹何名。窮民曰苦櫻桃。許即現不愉之色曰。肩去肩去。我家不要這壞木頭。窮民曰。肩已肩來了。你老人家高下給我幾百錢罷。許曰。走走。誰有工夫同你說話。窮民曰。我窮得要死了。你給我一百錢買米阿好。許羅天一聽這兩個窮字死字。頓時火高千丈。喊聲家人走上。出來七八儔。龍爭虎鬪的好漢。問老爺何事。

動怒。許曰。你們替我將這賣木頭的傻小子打攆出去。窮民脚底下明白。肩起苦櫻桃。拔足就跑。一直跑到村外。見一赤老式之游手。問道。你跑什麼。這樣慌法。窮民將以上情節告之。游手曰。飯桶。難怪你窮了。拏過來。爺爺替賣去。仍然還是賣給許羅天。錢還比你多幾倍。賞你幾百吃飯罷。窮民果然將這株苦櫻桃遞與游手。要看看他的功夫。游手老實不客氣。一直肩進許羅天家門上去。高叫曰。財主家。要樹子麼。許羅天因剛纔買樹觸霉頭。不高興。回聲不要。游手曰。這株樹最好。你老人家不要。我送給別家發財去了。許羅天一聞此言。急問道。什麼樹。這樣好。游手曰。這樹有名的。叫做滿山紅。許羅天走下台階一望。仍然是先前那株苦櫻桃。因已改名滿山紅。就也十分願意。說要幾多錢。游手曰。制錢三千六。許曰。阿好。推板點。游手說。別人家的錢好推板。你老人家的錢。肯讓他推板嗎。許羅天道。好了好了。就是三千六。一些我也不要你推板了。呼家

人將錢付訖。遊手拏起一踏就跑。給錢的家人。咕嚕着嘴念道。還不是許羅天怕他又將苦櫻桃三字說出。急飛一耳光去。罵道。還不是。不還是什麼。家人急轉風頭道。還不是滿山紅。許羅天乃回噴作喜道。看不出連你也曉得是滿山紅。喫飯去。

良錫大官

朱波掌翡翠諸山之土酋曰良錫大官。良錫大官之土畧。雖係草覆。而大小屋柱甚多。約計千餘百株。屋之反側向背。礪有千門萬戶之勢。大門外堆牛頭骨如堵。歷代相傳。新陳臭腐。以數千計。凡大小土酋。每年獻鬼頭骨。必遞堆於門外。以示豪侈。一年良錫大官病。幾次獻鬼皆無效。纏綿床褥幾於殆矣。此時恰值許羅天在山。窮極無聊。莫可爲計。已數年矣。一日陡聞良錫大官之病狀。忽然心動。思冀萬一之得手。一生吃著有餘矣。遂乃揚言於衆曰。大官之病。我能療之。但須看是何等之鬼。方好作法耳。

野人有病。不喫藥。而專獻鬼。此話爲大官所聞。遂命人請之去。先看香頭。而後打卦。野人最信卦。只與漢人之卦不同耳。卦已。許羅天故作驚詫之色曰。敗矣敗矣。大官問何若。曰。鬼太多了。所費甚大。恐大官一時無若干錢送鬼也。野人最不耐激。一激無有不入其彀者。遂曰。需費若干。許羅天曰。這我也不得而知。要等查數下來。方能定也。大官問如何查法。許曰。請大官用人查點下來。告訴我。之後再說。官家每株柱子底下一個鬼。每道門上一個鬼。大門外每個牛頭上面又一個鬼。你看多是不多。一時怎能數得清楚。一個鬼要雞蛋一個。飯一碗。勞比得甲。印洋一元也。你看一時怎麼辦得到。大官曰。漢人少坐。馬上叫你知道數目。此時許羅天得意洋洋。跌坐於火塘邊上。而大吸朵把。朵把。阿芙蓉製成。吸法不同。可以坐而享之。大官乃命一人數屋柱。一人數門檻。一人數牛頭。經兩句鐘之久。即一一報來。計屋柱一千三百六十株。大

小門檻六百五十三道。新舊牛頭二千九百五十八個。鷄蛋與飯不計外。單勞比。即須四千九百七十一元之詎。許羅天這獅子大開口。自料亦以爲必敗。不想大官好似病已痊了一樣的。開顏笑謂許羅天曰。漢人這鬼何時可獻。許曰。愈速愈妙。要大官辦得出。最好三日內作起。尤佳。大官曰。蛋飯勞比之外。還要別樣否。許羅天曰。要要。於是信口亂道的。檢大官家所有的東西。瞎說一回。水牛若干頭。雞鴨若干隻。豬羊又若干隻。大刀小刀若干把。獻畢之後。便宜了諸山小嘍囉。也喫得抓耳摸頭。許羅天單收此四千九百數十元勞比而去。說也奇怪。活該許羅天運道當通。良錫大官之病。便一日好似一日。不到半月。居然痊愈了。大官喜之不盡。更令人尋許去。打開祖傳歷代積貯的翡翠房。令彼不論大小。自檢一個。許羅天在山旣久。閱歷經驗亦富。乃跳進檢十餘人抬的一個翡翠而出。歸來徐徐解剖。顏色甚好。命子姪輩發過廣東。售得港洋七十餘

萬。自是許羅天捆載而歸。鬧這麼一個局面（參看上則）遂成邊地之風氣。如今事隔百年。一切韻語趣事。尙不泯也。

■ 狽狽

談片馬事件者。莫不知有野人山在。實則野人諸山。多隸屬於瀾滄縣境。查瀾滄向爲清代滇邊直隸廳。以雲南最大之瀾滄江。經過其地。江流浩渺。開闢後是以名之。厥地去雲南省城三十餘站。位於西南角上。極邊也。顧以其與英法接壤。故凡對英對法交涉。均無不直接間接與有關係。故地處雖僻。而其位置之重要。則爲關心國防者所不可不知。距瀾滄與英緬接界之處。有地方數百里。狽狽之所居也。內中狽人十餘萬戶。有狽王分治之。其人終歲不衣衣冠。唯天寒時稍以樹葉蔽要害處。故其風俗之詭誕。雖非洲之角人。不是過也。大抵狽人初生。洵不知何所謂生產事。苟其男也。則父母備精鐵鑄一刀予之。或殺或掠。

是爲其畢生衣食之具。厥族固甚矯健。有時亦越山履澤。與禽獸爭。得則撕而食之。血肉狼籍道上。逮食畢。則散。初無所謂熟食也。職是之故。往往掠殺漢族。爲我邊患。勝清時屢經用兵削平。顧平之亦匪易事。溯自中英開通而後。英人往往誘與食品。於是移界石。種鴉片。大約此輩皆樂爲之。我之患英之利也。昨有友自瀾滄來。告我以犴狽事。其言曰。近歲犴狽已稍知進化矣。其王之桀者。最近已知種米。特犴性喜殺。因於每歲種播之先。輒爲祭頭大典。結隊成羣。荷弩持槍背長刀。伏道旁叢莽中。以米圍路爲城。行人一入米城。則發弩射之。而斫其頭。以爲谷神。攜歸遍遊犴寨。寨中人皆以碎銀實人口。滿則取之。得頭者以此獲利。遊畢懸頭高竿上。男女羅拜。拜後起舞。意甚得也。待至四五日後。頭爲風日所蒸晒。脣縮齒露。則皆喜曰。神笑矣。年當大丰。於是各爭頭血沾染之土。實田中。謂可以助苗之長。得頭者更以紅布圍腰際。翩翩起舞。男女奏曲和

之。牛飲盡歡而散。唯聞歲歲大典。川粵滬滇籍之經其地者。輒死多人。嗚呼。不亦慘耶。此外尙有一事。足供吾人探討者。蓋瀾地江流環繞。山石峨嵯。森立如怪。其間恆產巨蟒。大如車輪。夏秋之間。蟒出而噬人畜。害迺無藝。蟒居空谷之中。經年長眠。身上土擁苔生。人不知也。惟土人恆取其胆以治療病。相傳其尾端有距。灣曲如鈎。求食則隨意所之。倘鈎於樹上。則止。土人遇之。往往呼其名曰擺衣。(夷號)其應而點頭者。則任人捶楚。不之抗。以是獲之甚易。其胆一枚。至低之價約五六元。味能回甜。民十四年王遊擊隊長因染瘴奄奄垂斃。投以蟒胆。躍然而起。十五年夏殖邊總辦署趙某。因春間隨總辦出巡孟良等地。染瘴亦垂斃。急以蟒胆用魚骨磨水和草菓服之。卽效。古人詩有「桂嶺瘴來雲似墨」之句。洵以瘴之爲氣。一經感染。什九不治。乃不料蠻烟瘴雨之邦。竟有此起彼死回生之寶藥也。意者殆所謂以毒攻毒者歟。



附子之研究

(陸士謬)

問附子是否能治風寒。附子是否能利關節。

答少陰四逆。洩利下重。用四逆散。若腹中痛者。加附子。

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不欲飲食。

用千金三黃湯。若先有寒者。加附子。風水。惡風。一身

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用越婢湯。若惡風

者。加附子。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用竹葉

湯。若頸項強者。加附子。準此以觀。是附子之治風寒。

非直治風寒也。明明是陽氣不榮。風寒侵侮。陽振而

風寒自退。附子之利關節。非直利關節也。明明是筋

得寒則攣。得熱則弛。筋弛而關節自舒。與麻黃桂枝

茯苓白朮有異也。

問附子是否能治水證。附子是否能治滿證。

答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用小青龍湯。若餽者。去

麻黃。加附子。霍亂既吐且利。寒多不欲飲水。用理中

圓。若腹滿者。去朮加附子。觀此則附子之治水。非直

治水也。水寒相搏為餽。是中寒非外寒也。去其中寒

而水無與搏矣。附子之治滿。非直治滿也。濁氣上則

脹。是陰逆非氣盛也。陽見則陰翳消矣。此又與甘

遠大黃有異也。

問。照此說來。病之屬寒屬水。投附子宜無不效。何以腹痛自利。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用真武湯。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

答。水性本是趨下。過額在山。非其性也。必有激之使然。能激水使上。非陽不能。故嘔病必胃中有火。胃中有火者。宜散不宜行。是又附子生薑味辛性溫同。而有用有不同也。

問。仲景用附子。有生附子。熟附子之分。究竟生附子與熟附子。異同若何。

答。傷寒論用附子之方。凡二十。可加入之方。二。內用生附子者。惟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附子白通湯。通脈四逆湯。六方。六方之中。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四逆湯。三證。爲表病誤治而致。餘皆少陰自病。而乾

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三證。外皆有熱。由此觀之。則凡用生附子者。不論有熱無熱。外皆兼有表證。何則。白通湯無表證。何以用葱白。卽通脈四逆湯。可推而知之者也。若附子湯之身體痛。骨節疼。可謂非表證否。且背微惡寒者。對身有微熱而言。夫手足逆冷。不待病人自言。他人可按而知者也。背惡寒。則病人不言。他人何從知之。若病人不有微熱。而偏身寒。譬之冬月嚴寒。但知畏之。不能指定何處矣。故生附子爲表證而用。確然無疑。

問。兼有表證者。用生附子。宜乎合表藥用者。皆生附子矣。何以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甘草附子湯。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桂枝麻黃棗麻辛附子湯。皆用炮附子。皆不用生附子。則有何說。

答。所舉諸證。皆是表病盛。裏病僅見一端。故方中皆表藥多。僅用附子以帖切其裏。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附子湯。白通湯。通脈四逆湯。則純乎裏證矣。純乎裏證。僅見表證一斑。故絕不用表藥。惟附子用生者。以承開導解散之義。謂嫌於無表藥也。於是知權衡表裏之道。重獨見。不重叢多。引而伸之。則寒熱也。虛實也。上下也。皆可以此類推。生附子之用。又不可泥於專治表證一面矣。

問。病以傷寒名。對證發藥。宜乎以附子治之為最當。乃傷寒方偏偏不盡用附子。此是何故。

答。寒水之氣。隸於太陽。既曰太陽。則其氣豈止為寒。故其傷之也。有發於陰者。有發於陽者。其傳變有隨熱化者。有隨寒化者。烏得盡以附子治之。惟其氣為寒折。陰長陽消。附子遂不容不用矣。

問。氣為寒折。陰長陽消。其為機甚微而至難見。必如何徵兆。是氣為寒折。如何是陰長。如何是陽消。非詳明剖析。不能明白。倘以攙統之言。隱約之語。發而不明。難保後人不誤會而致濫用。

答。下後煩躁。為附子證之一。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二證之機。皆在煩躁。下條煩躁而外。不言他證。良亦承上而言。惟下條則晝夜煩躁。上條則入夜猶有間時。其他則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是可知無表證而煩躁。則附子必須用也。下後陰盛。為附子證之一。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圍穀不止。宜四逆

湯。夫不當下而下。其氣不爲上衝。必至下陷。上衝者仍用桂枝。以胸滿惡寒。故加附子。下陷者無不利。但係圍穀。則宜四逆。則下後陰盛。不論上衝下洩。皆須用附子也。汗後惡風惡寒。爲附子證之一。曰。太陽病發生。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發汗後惡寒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夫發汗本以扶陽。非以亡陽也。故有汗出後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脈洪大之白虎湯證。有發汗後不惡寒。反惡熱之調胃承氣證。現在仍是惡寒惡風。則可知陽洩越而陰隨之以逆。於是審其表證之罷與不罷。未罷者。仍和其表。已罷者。轉和其裏。飲逆者。必通其飲。皆以附子主其劑。是可知汗後惡風惡寒不罷

者。舍附子無能爲力也。問。過汗之咎。是以陰傷其陽。陽既傷而陰復迫陽。陽亡者。表終未盡。故多兼用表藥。陽傷者邪盡入裏。故每全用溫中。此誠用附子之機括。然仲景用附子。亦不由誤治。陰氣自盛於內者。則又何說。答。證雖不由誤治。義實近於亡陽。如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欬且簡者。小青龍去麻黃加附子湯主之。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是三證者。陰氣盛而陽自困也。曰。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澹者。桂枝附子湯主之。曰。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湯主之。曰。若其人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

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是三證者。陰溼盛而困陽也。均應用附子以伸陽。用表藥以布陽。不緣亡陽。其義實與亡陽爲近。其附子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胆汁湯。四逆散等。所主皆係陽衰陰逆。均之用附子以振陽。用薑草以止逆。不緣傷陽。其義實與傷陽爲近。總之汗後下後用附子證。其機在於惡寒。否則無表證而煩躁。未經汗下用附子證。其機在於脈沉微。是則仲景用附子之大旨也。問。乾薑附子湯證。曰不嘔不渴。桂枝附子湯證。亦曰不嘔不渴。真武湯證。曰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嘔與渴何以不得用附子。答。嘔者胃熱。渴者陰傷。胃熱陰傷。如何再可用辛溫之附子。問。胃熱陰傷。宜乎不得用附子。然而白通加豬胆汁湯。

通脈四逆湯證之乾嘔。四逆湯烏梅丸證之吐。桂枝芍藥知母湯證之溫溫欲吐。附子粳米湯證之嘔吐。腎氣丸證之消渴。括婁瞿麥丸證之渴。均不廢附子何耶。

答。嘔吐乾嘔。各有界限。不能併爲一談。有聲有物曰嘔。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乾嘔。有聲者有火。無聲者無火。有物者爲實。無物者爲虛。實而無火者用之。即合本經破積聚之義。虛而有火者亦用之。即合本經溫中之義。是故非乾嘔非吐非嘔吐者。仲景不用附子。以嘔係實而有火。雖真武湯本宜用者。且去之。此其驗矣。渴之與嘔。情本相違。故曰先嘔却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却嘔者。爲水停心下。於此見非但嘔者不用附子。嘔而渴者。益不用附子矣。腎氣丸證括婁瞿麥丸證之渴。非陰傷也。陽衰不能化陰也。夫人之

身水非火不能蒸騰。火非水不能蟄藏。腎氣丸括婁瞿麥丸兩證。水下溜而火逆衝。正賴附子之性溫下趨。使水得溫而上。火得溫而歸。非特與傷寒之渴不同。並與他證之渴均不同矣。

問。六氣感人不能純一。其有相兼。又多殊致。故有相連比者。有相乖錯者。相連比者。燥與火溼與寒之類也。相乖錯者。溼與火寒與燥之類也。若夫溼與燥。寒與熱。則終不能相兼。風則隨氣皆可相混。故曰。風爲百病長也。其有連比最廣。近則爲患最迫。遠則爲害最深者。莫如痺。蓋痺以風寒溼三氣相合而成。風以動之。寒以凝之。溼以滯之。動則目前。有切骨之痛。凝與滯則刻下。無舉手之效。故仲景用附子。他處常不過一枚。惟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用至三枚。甘草附子湯。附子湯。二枚。桂枝芍藥知母湯。二兩。此其不爲

無故矣。然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脈浮虛而澀。且不嘔不渴。或大便鞭。小便自利。表證多而裏證少。骨節疼煩。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與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疼。脈沉。及諸肢節疼痛。身體尪羸。脚腫如脫。溫溫欲吐。則表證少而裏證多。何以附子之用。反重乎表。輕乎裏耶。

答。風寒溼之氣。惟其在表。斯爲尤猛。故諸肢節疼痛。不得屈伸。近之痛劇。皆猶有間時。猶有間處。若夫身體疼煩。不得轉側。則一身筋骨悉痺。而無間矣。且惟其爲表病。斯目前雖急迫。愈期反可早冀。何則。在裏則入之深。入之深則出不能速。故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下注云。三服盡。其人如冒狀。勿怪。此以朮附并走皮內逐水氣。未得除。故使之爾。而他方下則不言。冒。可見兩方取效。視諸證爲捷矣。若夫溼中有熱復

有寒。則寒著氣分。熱著血分。氣寒血熱。則脾必下陷。凡脾氣下陷。氣血兼病。則必下血。氣血既已分科。先後自當審察。故大便堅者。必便在血後。大便洩者。必血在便後。此可的知其先血後便爲實。先便後血爲虛矣。實者利溼和血。病自可痊。虛則必溫涼兼用。燥潤兼施。故黃土湯。用附子白朮黃土甘草。除氣分之寒。地黃阿膠黃芩。療血分之熱。其理自不可易。然。是方也。以黃土爲君。而濡血三味。煦氣三味。似乎任均力侔。而不知仲景於他味。用三兩爲常事。惟地黃止用三兩。附子用至三兩。皆絕無僅有。則附子之用於他物。不又可因此而識耶。

問。附子瀉心湯。大黃附子湯。薏苡附子散。寒溫並用。其意何居。

答。製方之最奇者。無如附子瀉心湯。然玩瀉痞惡寒汗

出之文。即可知真假對待之證。遂施以真假對待之治。又可知惡寒汗出爲附子之確治矣。配合之最不侔者。無如大黃附子湯。然玩脇下偏痛發熱脈絃緊之文。即可知寒熱對待之證。遂施以寒熱對待之治。又可知驅寒不避虛實爲附子之確功矣。方相似。所治之病極不相似者。無如薏苡附子散。薏苡附子散。疑散。然一則曰胸痺緩急。一則曰身甲錯無熱。腹皮急濡如腫。無積聚。脈數。此爲腸內有癰。夫無積聚。同也。無身熱同也。而一痺於胸。一腫於腹。痺於胸者。有緩處。有急處。腫於腹者。其皮雖急。按之則濡。亦可見胸中爲清虛之府。縱有留者。不過寒熱痰涎。無結爲癰膿之理。腹中則濁陰所歸。氣血痰滯。無不可留者。遂結爲癰。癰而成膿。其脈必數。是以胸痺不言脈。腸癰則言脈數也。又可見附子之除癰。堅積聚血癥。必

或緩或急。縱腫急而按之則濡。斯其有異於他物矣。問。仲景用附子之方。極平正通達者。惟腎氣丸。附子粳米湯。而腎氣丸之用甚廣。附子粳米湯僅一用。此其義何居。

答。腎氣丸。金匱要略中用者凡五處。其中風篇。則曰。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在虛勞。則曰。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在飲家。則曰。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在消渴。則曰。小便反多。在婦人雜證。則曰。轉胞不得溺。合五者而觀。不言小便。則言少腹。小便者聚於少腹。轉輸於膀胱。靈蘭秘典論曰。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能化氣者。非附子而誰。是腎氣丸之用雖廣。其因陽不足不能化陰。陰不足不能化陽。則一也。至於附子粳米湯之用雖隘。然亦不可不旁通而測識之。蓋腹中雷鳴。胸脇逆滿嘔吐。甘草瀉心

湯證也。不下利。則瀉心證不備。多腹痛。則可知其爲寒。胸脇逆滿嘔吐。小柴胡湯證也。無寒熱。則柴胡證不備。多腹中雷鳴切痛。則可知其有裏證。無表證。有寒證。無熱證。於是溫中之法。遂不能不施矣。然其溫中不用理中而用附子粳米。是又必有故。夫理中守而不走之劑也。以乾薑較附子。則此動而彼靜。以大棗粳米較參朮。則此和而彼補。又以半夏之能升能降。可滑可燥。主持於中。幾何其不有天淵之異耶。

舊京四大凶宅記

(快哉)



北平相傳有四大凶宅。一爲西城石坂房之湯宅。二爲西單白廟胡同之大同公寓。三爲南城柳樹井之明湖春飯莊舊址。四爲虎坊橋之湖廣會館。四宅皆各有其悠久之歷史。不吉之說。亦非自今日始也。

湯宅卽研究系首領湯化龍（字濟武）先生之公館。湯氏不陷迷信。故初乃以賤價購得此宅。及遷入後。並將世人所指爲凶宅之房數間。闢作休息室及書房。湯氏個人。除每日食宿會客出門外。大半皆留戀於此。當民初研究系正掌政權時。湯爲該系首領。凡百政策。均親自擘劃。故每晨甫曉。卽起床澆漱。獨自一人。在此休息室中靜坐一二時。構思一切。數年之久。亦無他異。比將遊美國。每日竟聞室中有人嘆息。湯亦爲之心怯。後卒被刺於美洲。其後湯弟蕪銘。仍居此宅。但於聞怪之房。則已禁閉多年。



矣。

大同公寓舊址。主人因開設公寓。人數衆多。亦無他異。惟於相傳有異之房一帶。則堆集雜物。該公寓開設十餘年。竟未發生怪事。乃某歲。售與北平日報。主人爲閻錫山。於是與民國相始之模範督軍。竟因買此房。而一旦下野。聞事先有人阻勸。閻不之信。該報停刊後。曾分租女學生居住。不收房錢。蓋此時欲藉此以免查封也。近則雙扉緊閉。獸環生銹。空無居人矣。

明湖春在第一舞台對過。開設有年。生意亦極盛。雖屬凶宅。但聞祇一小間有怪。主人遂將此小間。打掃清淨。閉而不用。民國十六年春。某晚。顧客盈門。各座皆滿。旋來老主顧六人。必須在此便餐。主人拒既不可。留又不能。因憶此小間房。權可一用。遂臨時抬入桌椅。請客入坐。桌上擺四冷葷。方進酒間。一客仰見頂棚之上。有一蠟子飛奔。用竿擊之。斷其尾。上半截忽不見。遍尋不得。恐其墮於菜中也。

乃召堂倌。另換四碟。且恐堂倌託言已易。仍將原碟端來。遂令將四冷葷暫置室隅。一面則上新易四碟。此四碟中有火腿一。一客箸夾一片。方欲入口。一客善談諧。謂君謹防未死蠟子之入君口。此客注目一視。果見半截蠟子。臥在火腿片上。於是舉座大驚。不敢再食。出門他去。主人心知此室有異。亦未敢強留。旋爲報紙爭載。無人前往。該館遂遷至南新華街。今日明湖春已歇業。但其前住之凶宅。今亦無人問津也。

湖廣會館之凶處。傳在戲場之內。每次湖北人在此開會。必打架傷人。散場夜靜。則聞人聲嘈雜。至今猶可聽。此亦怪也。該房雖係會館。原無同鄉居住。從前每年僅湘鄂人有數次聚會耳。今則北京改平。湘鄂人士多已離去。同鄉會無形瓦解。每年聚會亦無一次。藤蕪不剪。蠟蛸在戶。更形冷落不堪矣。

人生的悲哀

(楊劍花)



金鋼鑽集

前奏。

燦爛可愛的花朵兒爲什麼要謝呢。
活潑潑地的青年的髮怎麼要白呢。
一切生命的存在爲死所以才生麼。

西斜的太陽。溜到薄霧裏去了。一片奇異的斑紋。染得
像透明的塵一般。小鳥吱吱的叫着。在呼喚着同伴回窠。
同時烏鴉也是不停的噫噫着。時髦的蚊子也隱隱的在
開會。這一切的一切。似乎在告訴人說。晚是來到了。

我剛坐在燈下看小說。被小妹妹沉重的脚步。把我從小
說的迷夢中驚醒。在她小手裏拿了一封信。上面寫的是
莉姊。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我的命運是怎樣的。我是怎
樣的不幸。生在這種家庭裏。媽是最愛我的。可是可
憐的媽。不能久留在世上而與我長別了。唉。我的姊

人生的悲哀

姊。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把一切都告訴你吧。

當我在十四歲的暑假裏。芬姊和我一同到舅母家去游玩。不料認識了一位少年。是我舅母的遠親。人俊。萬想不到爸爸竟把我許配給他。咳。天哪。我的一生也就此注定了。可愛的媽媽。已經與我長別。那位後母。表面上雖然是很愛我的。但是背面就催爸爸將我們姊妹二人快些嫁掉。芬姊身能自立。可憐我被病魔的糾纏。終於不能免掉專制家庭淫威的壓迫。磨折。

你可能猜到人俊的品性嗎。他是何等人。那裏知道。人雖生得漂亮。但是一天到晚祇知道「吃」「玩」「交酒肉朋友」。不想求學。家中祇有這麼一個寶貝。所以什麼都是百依百順。嬌養慣了。有時好似在未來的新世紀裏的人那般新。有時好似七八十歲的老古董。你想這般的人。可能合我的性情嗎。你和

我相處很久了。諒你早已知道我的性情。怎樣可以不替自己的命運感嘆呢。

在去年的七月裏。舅母到我家來。在後母面前提起了我的婚事。那時我恨不得把她們的嘴封着。不給她們說話。不過還有一絲希望。爸爸總不至于像後母那般糊塗。並不是糊塗。也許是有意的。咳。那裏知道爸爸真糊塗。聽了後母的話。也不管我的同意。而且還相信他是一位美少年。家裏又有財有勢。竟然一口答應了。咳。我的心好似尖刀宰割一般的疼痛。回到房裏。蒙住被兒。哭了一夜。從此以後。我對於人生的樂趣。完全喪失了。身子更瘦弱得怕了。黃蠟般的臉。你見了一定要害怕。這次復病的原因。也就是爲了這事。九月五日。爲我生命史上最痛苦難受的一天。弱小的我。怎樣能去和爸爸鬧呢。總之。在中國這般的社會裏。整千萬的女子。都爲爸爸媽媽的

犧牲者。隨便替她嫁一個人。所謂嫁雞跟雞。嫁狗跟狗。我想到便心酸。好似千萬柄刀直刺上心來。

昨天晚上。後母忽然到我房裏。我很奇怪。後母從進門到現在。從沒有跑進我房裏來。就是我病得厲害的時候。也不會踏進過一步。今天怎會不使我驚奇呢。她把望病的口氣。先和我講。後來便告訴我。出月十六日要結婚了。她已答應。還說我看你身子不好。時常病着。還不如早些結婚。沖沖喜。病就會好的。免得……

我愛的莉姊。我現在還在病海裏。她竟要我們快快離開她。現在我再也不忍不下。所以把一切都告訴你。我這般的病體。也難望好了。我雖是沒有勇氣反抗。但是願吾國二萬萬女同胞。再不要像我命運這般惡劣。要把完全的精神。去抵抗專制家庭。祇要自己能自立。不怕不能反抗。我寫到這裏。淚珠忍不住的

流下。濕透了紙面。把字也溶化了。你仔細看紙上無限的淚痕。便知道我心上無限的悲傷。親愛的莉姊。你再遇不到你不幸的妹妹了。請你不要爲我悲傷。努力前程。就此別罷。祝你

前程萬里。

你可憐的玉妹絕筆

九，二八。

我的心上湧起無限的忿怒。燈光變了灰白色。她的容貌慢慢的顯現在我眼前。忽然隱約聽見小兒的哭聲。混亂擾雜的叫聲。漸漸的近了。我的四圍都是家人。我仍是坐在燈下。媽不住地叫着莉兒。醒醒。看見了什麼呀。媽。你們爲什麼圍住我。玉妹被你們嚇跑了。我有些含糊的問着。

在混亂擾雜的聲浪中。使我聽得最清楚的。就是張家二小姐。被後母逼死了。

(完)

眾生相序

(濟公)

安得發宏願。普度世間一切衆生。脫苦厄。除煩惱。而達彼岸乎。我佛六波羅密。其將以檀那波羅密乎。媿我非石崇鄧通。何從布施。我將以尸羅波羅密乎。媿我非維摩生公。何從止惡得善。我將以羼提波羅密乎。媿我非婁師德。忍辱無益于當世。我將以毗梨那波羅密乎。媿我非達摩。精進無補于時艱。我將以禪那波羅密乎。媿我無人定勝天之功。胡以挽回運數。然則我其將何爲。文士何所有。有不律。有般若。我將般若波羅密。我將以智慧度衆生。我黨健者。王君小逸。具慧根。秉慧命。既揮慧劍。破煩惱賊。斬斷萬緣。用復慧覺。自覺覺人。普度衆生。於是施慧目。見一切衆生實相。發慧心。幻一切衆生弊惡。運慧力。寫一切衆生貪嗔癡愛。成茲說部一集。蔚然大觀。命其名曰衆生相。固不啻運廣長舌而現身說法也。允當天花亂墜。世間一切衆生。其有不閱此而大澈大悟大解脫。放下屠刀。悉登彼岸者乎。我不禁爲之合十歡喜讚歎。三稱南無般若波羅密。

薄命紅顏錄

(江嫩波)

春紅三舍產。豐如秋月。豔若桃花。雖小家碧玉。而端莊不亞閨彥。父設雜貨肆。生涯頗不惡。乃母因之倍加忙碌。故井臼針黹之需。均屬諸紅。屋後有小溪。每當清晨。輒見紅蹲坐石級。躬勞操作。雖寒暑無間也。同邑擁雲生。薄有資產。父亦名孝廉。中年早逝。生賦性輕佻。素不爲鄉人所重視。一日途過溪邊。見紅驚爲天人。欲納爲窈窕。使者往說再三。卒不允。因設法棄其髮妻。願爲贅壻。夫春紅一賈人女耳。以孝廉之後裔。不惜折節以求之。事豈有不諧者哉。擇吉行禮。賓朋雲集。紅父亦自慰得壻若此。足光門第矣。數月後。生因朋輩之介紹。供職某洋行。乃挈妻至滬。賃屋於白克路某里。生本登徒子。海上淫風。耳濡目染者久矣。時涉花叢。揮霍無度。卒之潛移行款。以資彌補。積久爲行主所覺。計虧空六七萬金。乃控之有司。捉將官裏去。瞬爲

階下囚矣。賴春紅以老父血汗所得。盡償諸行。始行釋放。在理。生當感激無既。終老白頭矣。詎意叔寶竟全無心肝。知紅資產已竭。乃復與著名某蕩婦相暱。而棄紅若敝屣。紅居滬濱。衣食無所出。不得不重返故鄉。藉針黹糊口。茲後每道及舊事。淚卽奪眶而出。噫亦可憐矣。

邑之東郭。有小鎮曰鳳來。環河而居者可數百家。民風淳樸。有古人風。牛某爲一鎮望族。生一女。名媚荷。明慧多姿。不啻掌上明珠也。方八歲。父課讀。已能琅琅上口。顯愛之甚篤。不忍嚴加督責。僅令稍識之無而已。及後。城中有女校之設。徵費甚昂。貧家女均不敢問津。入學者咸縉紳閥媛。獨牛某亦送其女入校肄業。媚荷每試輒冠儕輩。聲譽翕然。惟生性孤傲。與同學落落寡合。稱莫逆者。祇梁佩秀一人而已。每當假日。兩人時相過從。研究琢磨。父母亦深許之。佩秀有弱弟。靜默若處女。齒與媚荷相若。品學俱優。一無浮囂習氣。媚荷屢往其家。因亦識之。未免有情。遂互

萌借老之念。惟未得父母之命。終不敢私自訂盟。乃遣冰人。爲之撮合。牛竟絕之。媚荷鬱鬱寡歡。草絕命書數章。投入宅後池中而死。死後。梁君哀痛欲絕。矢不復娶。願鰥居以終焉。

郭如蘭。西城酒家女也。肌膚白皙。若凝脂。回眸淺笑。當者神奪。豔名噪鄉郡。年纔及笄。老父暴卒。肆中無人過問。遂以輟業。歷年所蓄。亦告蕩然。母女茕茕。窮無所歸。遂操神女生涯。藉以餬口。如蘭雖非素願。然自忖。不如此不足以生存。且亦不忍重拂阿娘之意。祇能強爲歡笑。周旋於生張熟魏之間矣。黎耐蕙。本秣陵世家子。數年前遷居我邑。遂家焉。風流倜儻。固美少年也。偶於席間。見如蘭。驚爲絕世。於是極盡綢繆。每當夜闌。時見兩人喁喁情話於香巢中。旁觀者均爲之豔羨不置。而如蘭亦厭棄風塵。矢以終身侍巾櫛之役。黎生本有藏嬌金屋之願。惟須稍待時日耳。無何。江浙軍興。我邑適當其衝。炮火連天。死者踵接。生

奉老父倉皇出奔。驚悸成疾。亂離之世。藥石難得。不數日。顛沛以死。事平。如蘭聞耗。一慟幾絕。遂削髮遁入空門。皈依我佛。願陞經超。登極樂世界云。

吳蓮。某女校之高材生。性溫婉。頗得師長之垂愛。後以母老家事乏人操作。遂輟學。願偶得閒暇。仍手不釋卷。獨自研索。久之。學乃大進。前年春季。受鄉間小學之聘。遂辭母束裝就道。已則侍奉儉約。而以所得薪金。悉數奉母。里中聞者。羣相嘉許焉。該校校長唐某。性至誠懇。教授子弟。循循善誘。時適抱鼓盆之痛。見吳蓮端莊溫婉。願爲鸞膠之續焉。乃託校中同事。微諷女士。女士逕諾。第謂待歸稟老母。始擇吉訂盟耳。唐大欣悅。不意事尙未諧。誹語已起。謂爲女士有桑間濮上之行。學生家屬。亦頻加責難。女士不安於位。遂棄職返里。蓋思所以止謗也。豈知流言日甚。戚友咸知。復不加細察。避女士若畏蛇蝎。時且指桑罵槐。橫加侮辱。女士不復能堪。遂仰藥自盡。

社會
長篇

摩登小史

張恂子著

第十一回 指桑罵槐神傷瑣尾

採蘭贈芍艷遇車層

夏氏聽了女兒二寶的話。母女倆便決定到上海去找工做。可是方針一決定。困難就來了。第一是盤川。便是坐四等車。母女倆也要塊把錢。才够用了。到了上海。不見得立刻會有工作。上海生活程度又高。母女倆預備些在上海食宿的費用。再省儉也須三五塊大洋。再則兩人更換的小衫袴。是必不可少的。如今流行女子剪髮。她們母女倆。牢什子的髮髻和辮子。却都不曾剪掉。那麼。豈非又須預備一副梳頭傢伙嗎。况且憑你上薦頭店做娘姨大姐去。小包裏也總要帶一個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非錢不行。』夏氏只得去央保正作中。把草屋賣了十來塊錢。這一天下午。從杭州開往上海的慢車。在石湖蕩站月台旁停靠時。夏氏母女倆。便踽踽涼涼地跨進了四等車的車廂。

這慢車因爲每個站都停靠的緣故。所以乘客特別多。車廂裏面擠得水洩不通。夏氏上了車子。向車廂裏張望時。只見黑壓壓地全是人頭。人數一多。空氣自然惡濁。況且四等車的窗子特別少。那些不知趣的乘客們。又拚命價把一個銅圓兩枝的香煙抽着。抽的車廂裏越發烏烟瘴氣。二寶跟隨着夏氏。踏了進去。聞着了這種刺鼻的氣味。幾乎不打起噁心來。只得用手絹掩住了鼻子。連呼吸都不敢用力。極力忍耐着。才覺得好了些兒。再說兩人捱身而進。才走了兩三步路。已是此路不通。委實再擠也擠不進去了。兩人只得就此站住。此時龍頭上拉起迴聲來。鳴的一聲響後。車輪便轆轤地往前轉動。經此一震盪。車廂裏的人都站立不穩。一個個向後倒了下去。男子們腳裏有勁。便忙着使勁站住。二寶母女倆都是女流之輩。車子一動。那裏再站得穩。便整個的倒也倒也。這裏却要說是人多的好處了。母女倆這一倒。都倒在別人身上。幸虧旁的乘客們把兩人攙扶住。這才不會實現元寶翻身說也可笑。在此鴉飛雀亂之際。不知是誰。使的促狹。二寶胸部。却給一隻男人手。捫搔了一下。二寶頓時臉上一陣熱烘烘地。這時車窗外面的樹木屋宇坟墓。都像飛的一般。向後倒退着。足見車子是已經

開得很快了。夏氏母女倆兩條腿。都軟綿綿地。連一點勁都沒有。只得把個小包裏向地上一擱。兩人背心貼背心地。把屁股尖兒在那包裹上搭住了些。便是這樣將就着。算是坐了。再說他們母女倆。二寶是第一次坐火車。只有夏氏。總算到過兩三趟上海。所以諸事比較老練些。然而究竟不是老於旅行的人。所以在這四等車裏。耳聞目見。覺得事事新奇。此時在二寶對面椅子上坐的。是兩位杭州老婆婆。不曉得是萍水相逢的呢。還是向來熟識的。兩人正在打着這兒那兒鞋兒帽兒。每句必有一個兒字的杭州鄉談。兩人不約而同。互相訴說家中媳婦兒忤逆。女孩兒孝順。夏氏對面却坐着個穿長衣服的中年男子。原來這種四等車。在十年以前。叫做貧民小工車。大凡男子去趁車。只許短衣服的買四等票。如若你身上穿了長衣服。却不論你這件長衣服的好壞。一律不准搭乘這種貧民小工車的。婦女們要是戴了赤金的首飾。便也事同一例。打不到四等票。如今這貧民小工車的名目是取消了。然而無形中還是保持着這習慣。穿長衣服的絕無僅有。因此夏氏對面。那中年男子。穿了件七穿八洞。腌臢破爛的大褂子。滿車的乘客。却一齊向他行注目禮了。可怪這中年男子。居然也懂得物

稀爲貴。見大家用詫異的目光瞧着他。他便把頸子仰的高高的。脊梁骨挺的筆直。顯出鶴立雞羣。高自期許的神氣來。幸虧他是杭州城站上車的。他上車的當兒。車子裏乘客還不到十位。他才得從從容容。舒舒服服。揀離車門不遠。靠窗的一個位置上。坐了下去。憑你後來怎樣擠法。他的地盤。却安如磐石。瞧他的神氣。顯見得是個老於跑馬頭的人物。所以他一上車。便旁若無人。先從懷裏掏出一包用銅元兩枚換得的花生米來。把牠攤開在膝蓋上。然後又伸手從裏面口袋裏。掏出一件三四寸長的東西來。旁邊有人偷眼向那東西打量時。却原來是洋廣貨店裏售價一毛大洋的小瓶花露水。旁邊瞧見的人。撐不住心頭納悶。暗想他這件大褂子。簡直像從醬缸裏掏起來。相似。全身染成一個醬油色。兩隻袖底和胸前。那黑色的油膩。重重疊疊。說形容些。簡直照得出人影子來。可見這件大褂子。至少在半年以上。不曾下過水。再瞧他的頸子裏時。毫毛管也全給垢膩堵塞住了。估量也至少十個月。不曾洗過澡。這樣一位囚首垢面的長衫同志。皮膚上衣服上。要隨時隨地分泌出一種非蘭非麝的異味來。那也是必然的。憑你用五角大洋一瓶的大號花露水。整瓶兒倒在頸子裏。也一瑕不掩瑜。

「難道這一小瓶倒濟事了不成。所以旁邊瞧見的人。瞧的怔了半晌。說時遲那時快。這位長衫同志。用兩個指頭兒輕輕地把那瓶口上的軟木塞拿掉。不管三七二十一。捧起那瓶來。把瓶嘴對着他自己的鬚嘴。仿照西洋禮節。親了個甜甜蜜蜜的吻。接着把雙手抬高。一陣骨都骨都的聲息。花露水便流入長衫同志牙齒和舌頭之間。這一喝不打緊。喝的旁邊瞧熱鬧的那一位乘客。幾乎不連珠價的叫起苦來。恨不得伸手過去。劈面便奪下那花露水瓶。向車窗外一丟。豁鐺鐺一聲響亮。包管你丟牠媽稀爛。你道爲何。原來那位乘客。知道花露水裏含有酒精。所以尋短見的人。買不到安神藥水和拉沙爾。便是這花露水。也可以斷送人家一命。往登極樂世界。這乘客疑惑長衫同志要自殺。所以懷着老大的鬼胎。可是回過來一想。這個年頭兒。莫管閒事。管閒事準會管出亂子來。便把在舌尖上的說話。和着唾沫。向肚子裏一嚥。一面便冷眼旁觀。瞧長衫同志。頑出甚麼把戲來。只見他喝了一口。才把瓶嘴和鬚嘴。脫離了關係。兀自舐嘴咂舌地。自言自語道。好酒好酒。這四個字不打緊。却把冷眼旁觀的乘客提醒。頓時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禁不住暗暗叫聲慚愧。那裏是吃花露水尋死。原來是

用花露水。瓶裏裝的。酒咧。幸虧沒有鹵莽從事。上前奪下他的酒瓶來。否則豈非鬧了大笑話嗎。便搭越着道。先生……他想穿長衫的。總該叫他一聲先生。才是正理。接着便道。先生。你原來是在喝酒。這先生兩字。却被他叫着了。那長衫同志聽了。頓時精神抖擻。忙把一顆腦袋。點之不迭道。照吓。區區飯可以不吃。酒却不能不喝。乘客道。先生原來是洪量。只不過如今酒價。一年高似一年。紹興酒賣到兩角錢一斤。我們鄉下人。便是歡喜喝酒的。也愁拿不出手去。只好讓那酒蟹蟲。餓殺在肚子裏咧。那長衫同志此時。正愁喝寡酒。索然無味。有人和他搭越。豈非絕好的下酒物。所以聽了。撐不住眉毛一揚。眼睛睜大了道。這個道理。你們鄉下人。是不知道的。怪來怪去。要怪那天殺的袁世凱……那乘客見長衫同志。瞧不起鄉下人。兀是心裏有些不服氣。當下他却偏要假充內行。便不等長衫同志說完。忙着插嘴道。你老別說。我們鄉下人。不知道國家大事。我們在豆棚瓜架之間。也未嘗不咒罵袁世凱。和曹操秦檜一般地。是個奸賊。好好的大清天下。却給奸賊篡了龍廷。所以宣統皇帝。要到東三省去。大概我們中國。終要出了真命天子。才會把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狼烟打平咧。大清朝氣數已盡。將來

真命天子登基。把宣統封做一字並肩王。那時中國便好太平了……這乘客一大篇議論。滿想博到長衫同志的好評。誰知長衫同志聽了。却把腦袋搖個不住道。你們鄉下人畢竟不懂事。宣統皇帝是給東洋人弄得去的。合着一句俗話。叫做聾子的耳朵。原本是裝裝樣的。如今的世界。皇帝能賣多少錢一斤。那裏再會出甚麼真命天子。我說袁世凱不好。是因為他起出什麼菸酒公賣的新花樣來。甚麼酒缸捐。牌照捐。印花稅。重重疊疊。以致於從前只賣幾個銅板一斤的紹興酒。如今却要賣幾角錢。你不要把冬瓜纏到了茄畝裏。拉到甚麼真命天子和宣統皇帝身上去呀。那乘客鄉下人聽了。又忍不住接嘴道。你老說的不錯。我們鄰舍人家。因為嫁女兒。請了個紹興做酒的司務。做了一缸酒。給菸酒局裏知道了。要罰二十塊錢。那鄰舍說。二十塊是罰不起的。願意連缸孝敬局長老爺。免了罰款罷。可惡那菸酒局。却還不肯答應。後來還是賣掉了耕牛。才去繳了罰款。虧得近來時行甚麼洋水龍辱水。否則那鄰舍人家種的稻田又多。賣掉了耕牛。便是把他的家當。一古腦兒都充了公咧。長衫同志聽了。嘆口氣道。這個年頭兒。誰有家當。誰便該千刀萬剮。顛倒價不如我們窮光蛋。做一天吃一天。不

做便餓一天的來得乾脆。要是菸酒不顧甚麼公賣的巴戲。老子赤條條地來去無牽挂。做官的老爺們。手便是再伸得長些。也刮不到老子頭上來。天殺的袁世凱。把酒價給一攪攪的老子紹興酒吃不起。只好吃燒酒。真正的燒酒也吃不起。只好吃搗水的火酒咧。鄉下人聽到吃火酒三字。頸子一哆嗦。不禁打了個寒噤道。先生。你怎樣吃起火酒來的呢。聽說火酒吃了下去。是要把五臟六腑燒起來的。噫。長衫同志嘆了口氣道。管他呢。酒癮發作起來。比鴉片烟還要難過。便是火酒解解渴也好。這個年頭兒。我們窮人的性命。比西洋人豢養的哈叭狗還不如。與其零副碎割。到頭來終究是個死。倒不如喝火酒。立刻便燒成了灰的乾脆……說時。長衫同志胸中。好似有無限的憤慨。額角上青筋。一根根都綻了起來。那夏氏和二寶。便在長衫同志慷慨激昂的時候。上的車子。所以夏氏坐下去了。從乘客們樹林般的腿縫中間。望見那長衫同志。額角上沁出來的汗珠。比黃豆還大。一個酒糟鼻子。宛比經霜的楓葉。紅得可愛。那夏氏正要側着耳朵。聽那長衫同志繼續發議論時。誰知不前不後。恰巧在此時。從人叢裏。推進個車子上的茶房來。手裏提着隻鉛桶。嘴裏喊道。五香茶葉蛋……豆腐干。這才打

斷了大眾的話頭。夏氏母女倆肚子裏未嘗不嘖咕嘖咕地在叫。可是夏氏一掏口袋裏。川資帶得不多。便只好收收緊袴帶。忍耐着不敢混充闊客。去作成那茶房的生意。事有湊巧。二寶對面。兩個杭州老太婆旁邊。坐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一身藍布小褂。外加一頂軟胎舊草帽。宛然是個工人模樣。列位讀者。你不要瞧這工人不起。他在杭州上車的當兒。便向小烟紙店裏兌了四角錢的銅圓來。把藍布小褂口袋裏撐的滿滿地。一個人有了錢。胆子也壯了。所以他一路之中。西瓜子。南瓜子。雞蛋糕。麵包。牛肉。從杭州城站嚼起。一直嚼到這裏石湖蕩車站。嘴裏就沒有空過。可怪他此時。見了賣茶葉蛋的茶房。便不假思索地。把口袋裏所賸的銅圓都掏了出來。向茶房買了兩個茶葉蛋。四塊豆腐干。旁邊的杭州老太婆。見那工人這般闊綽。不禁代替他把那一大疊銅圓可惜。所以暗中都在念佛。不過兩個老太婆的心中。以爲那工人買茶葉蛋。總是因爲自己肚子裏飢餓了。所以才買來享用的。誰知事有出人意外。那工人把茶葉蛋豆腐干接了過來。並不留着自己吃。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把兩個茶葉蛋四塊豆腐干。雙手捧了。向前一送。便從人叢裏。直送到坐在包裹上的二寶跟前。這一送不

打緊。那二寶適才在慌亂之際。胸前給誰捫撚了一下。其時她留心打量。却見這工人望着她正賊忒喜喜地笑。二寶本來便疑心是這工人模樣的青年。使的促狹。如今給他把茶葉蛋一送。便越發證實了。所以立刻從鬢腳裏面。飛起一片紅雲來。把整個的面部。都染成了赤化。可憐二寶是個鄉下老實女子。她生平就沒有和異性接觸過。她不知道在都市裏面。男性追求女性。是怎樣的熱烈。今天這工人。便是開始在追求二寶。在上海一句時行的下流話。便是叫做吊膀子。二寶要是明白了這些訣竅。只要揚着臉不去理會那工人。那工人討了沒趣。也自會把送茶葉蛋的那雙手縮回去的。都只爲二寶是個鄉下老實女子。所以除了臉紅之外。簡直手足無措。不知該怎樣才好。只得把肘子向夏氏腰裏撞了幾下。夏氏回過臉來瞧時。發見了有人送東西給女兒吃。便把眼光向那工人臉上打量了一下。那工人暗想糟了。這小寡老好不解事。怎麼去弄個老太婆來擋頭陣。那老太婆要是脾氣不好。只要板起了面孔。說我調戲這小寡老。那時節我便要吃不兜着了。工人想到此處。不禁胸中似小鹿般亂撞起來。然而夏氏也是個不會見過世面的婦人。她兀是不會明白這工人懷着野心。她還以

爲是可憐他們母女倆肚子飢餓了。所以雪中送炭。特地把茶葉蛋來請客的咧。她因此便忙着把身軀旋過來了些兒。也照樣伸出雙手去。恭恭敬敬地把那茶葉蛋和豆腐干接了過來。堆着一臉的笑道。哎呀。真是到處都有好人的。這話可一點不錯。只不過人生面不熟。怎好無事端端地吃您東西呢。那工人聽見夏氏語氣之間。並不動怒。便暗暗叫聲微倖。當下見夏氏和他客套。便也順水推舟道。大家都是出門人。打什麼緊。夏氏便在這一問一答之時。把兩個茶葉蛋和四塊豆腐干接了過去。絲毫不客氣地。便在那包裹上大嚼起來。又因爲她在鄉下。吃慣了麥糲飯。一年到頭。難得有魚肉葷腥下肚的。所以此刻茶葉蛋吃的津津有味。可是父母有愛子之心。所以夏氏只吃一半。把還有一半。遞給二寶。那二寶畢竟年紀輕。腦筋比夏氏乖覺。所以此時早已瞧科了八九分。一陣子熱烘烘地。臉上紅雲。便始終不曾褪過。你想夏氏要她吃茶葉蛋。她如何肯吃呢。當下再三不吃。只推說肚子不餓。夏氏見女兒執意不吃。也就罷了。自己肚子裏本來還不曾填飽。便也不再謙讓。把賸下的一個茶葉蛋和兩塊豆腐干。吃了一個精光大吉。只不過那工人見二寶不吃。未免有些失望。正是

刻舟求劍情堪笑。買櫝還珠事可憐。

欲知二寶到了上海如何遇着石時雨且閱下文。

社會
長篇
摩登小史

張恂子著

第十二回 覓生路投止薦頭行 逞辭鋒演說卑田院

大凡男子追逐女性。最怕的是不瞅不睬。不論你軟求也好。硬幹也好。總之是給你一個不理會。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一種女性。進攻最難。如若你追逐她。她竟掄起纖纖五指。劈面給你一掌。你可千萬別胆小。如若她打你的左頰。你便該把右頰湊上去。說這一邊也請女士賞光一下。因爲光打左頰。那右頰享不着豔福。是要起酸素作用的。要是那女性採用和平手段。並不動武。只不過輕輕啓猩唇。慢調鶯舌。罵你幾句。那時你便好因勢利導。捉着了接談的機會。千萬別放鬆。所以追逐女性。難在說不着話。你說你的。她走她的。不來理會你。要是兩造一經接談。不論是惡意是善意。事情便好迎刃而解。所謂蒼蠅不抱沒縫的蛋。她罵你打你。便是蛋上有了裂縫咧。閒話休提。言

歸正傳。且說夏氏吃了那青年工人的茶葉蛋和豆腐干。不得不和他搭越着講話。一接談才知道那工人名喚阿福。是杭州人。一晌在上海做外國銅匠。原來外國銅匠也名目繁多。阿福學的便是修理汽車。列位讀者別小覷那些修理汽車的銅匠們。表面上見他們窮了一身藍布工裝。臉上手上衣服上。全是些斑斕的油迹。以爲這一種職業。不見怎樣高尚。然而汽車畢竟是闊老們坐的。臨時要是拋了錨。凡是闊老。又性急的居多。只要你替他把引擎修好。錢是滿不在乎的。一給就是一張五塊的鈔票。所以修汽車的銅匠。全靠外快。每個月收入五六十塊錢。還是中等的咧。夏氏聽了。幾乎不從眼睛裏冒出火來。心想怎麼這樣一個做工的。每月竟能趁五六十塊錢。我們種田人家。兩口子有了五六十塊錢。不是好過一年了嗎。畢竟上海地方。元寶是在馬路上滾的。因此越發自信自己母女倆到上海去。可以發財的那計劃。須不會錯……這一班火車。雖說是慢車。可是過了松江。路程也就不多了。大家正在嘆腰疼腿軟之際。火車已到了新龍華。便和到北站去的乘客們分路。這一節四等車。是到南站的。原來買上海南站票。可以省幾文。鄉下人一錢如命。自然買南站票的人數比較多了。一會兒

火車拉了個長迴聲。車子已到南站，那長衫同志、鄉下人、杭州老婆婆等，都陸續下了車。夏氏母女就不用說得，由阿福招待着，一同出了車站。坐上電車，一直便坐到南陽橋。在電車裏，阿福問明了他們母女倆都是想上薦頭店的。今天天色已晚，來不及去了。好在阿福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便由他殷殷勤勤地招待着，把夏氏母女倆招待到一家小客棧裏。暫時歇息，準備明天再找薦頭店。阿福急於要向店中銷假，於是替她們把客棧帳惠鈔了。約定到明天一早，再來陪她們上薦頭店去。夏氏母女千恩萬謝，那阿福揚長自去。按下不提。單表夏氏母女，留心打量這家客棧，只見沿馬路一上一下的房屋，踏進門檻，便是一張張桌，上面安放着的無非是秃筆殘墨、斷硯和甚麼循環簿、零用賬之類。這間屋子裏，靠近兩面牆壁，都是特製的一張張床鋪。這床鋪分着上下兩層，住上層鋪的，須要用扶梯扒將上去。一間屋子，四張上層鋪，四張下層鋪，共計八張，真個如同鴿籠相似。夏氏母女，不慣扒上落下，所以選定了一張下層鋪。準備母女兩人抵足而眠。這時暮色蒼茫，暝烟四合。夏氏母女倆，便在門口買了幾塊棗飯糕來吃了。便算是一頓晚飯。及至五臟殿修理完畢，兩人舉目無親，百無聊賴，所以

很早的便上床睡覺了。不過是陌生地方。又睡覺得過分早了些。不免要翻來覆去。一時間難以入夢。直到敲過了十二點鐘。夏氏已是起了軒聲。二寶却還是睡不着。便留心偷看這客棧裏時。見半夜以後。漸漸地熱鬧起來了。先來一個拱肩縮背。鳩形鵠面。年紀約莫在四五十歲左右的男子。到櫃檯上付掉了一角大洋的宿費。然後瑟瑟縮縮。在夏氏貼鄰一張床鋪上倒了下去。一會兒從枕頭旁邊。褥子底下。摸出一副傢伙來。二寶還當他是抽鴉片烟咧。誰知細細一瞧。却又不對。原來那燈是用蛋殼做的。烟斗是個痧藥瓶子。烟鎗却是截下來的半段帳竿。竹鴉片烟是黑的。這個却是粉紅色。而且早已做好了一顆顆的。那人用籤子挑了。在火上烘了一下。便向斗門上插。一連串却好插十幾粒。這個頑意兒。二寶是從來不曾瞧見過的。便心頭怙悛道。往常聽人說。有一種紅丸。俗名叫做紅珠子。大概便是這牢什子了。此時這吸食紅丸的人。過足了癮。精神抖擻。便和賬桌上客棧老闆攀談起來。老闆道。今天你生意總不錯吧。那麼前幾天下雨的欠賬。你總可以還了吧。那人抽完了一粒紅丸。答道。今天的棧房賬。有了着落。已經謝天謝地了。那裏再拔得出以前的欠賬。這個年頭兒。便是告地狀也得

懂點洋涇浜話。老闆你想我每天在西新橋太原坊水門汀上做生意。在前幾年。是我獨行生意。每天趁一兩吊銅圓。不費吹灰之力。今年市面既不好。又值來了一對冤家。原來東新橋水門汀上。來了個小夥子。據說在甚麼中學堂裏念過書的。不但歪歪斜斜。會寫外國字。還會用新式標點。吟甚麼白話詩。西邊鴻運坊口。來了個寡老。帶着個小巴戲。人家看見娘兒們。自然多丟幾個銅板。咱老子給他們兩面夾攻。還會有生路嗎。老闆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那小夥子不入你們同行。怎好做生意呢。那人從鼻子裏哼的冷笑了一聲。道。老闆你別小覷我們這一行飯。乾脆。外面兜不轉。叫化飯也吃不成功的。那小夥子拜的老頭子。是江湖頭阿六。我和他是隔房同參。好意思去抬他的槓嗎。只得捏着鼻子捱命咧。老闆道。這原怪不得。常言道。天下老鴉一般黑。他們大亨講的是面子。你們這一行叫化飯。自然也得不看僧面看佛面咧。不過有一層。我不明白。那小夥子既然在中學堂裏念過書。哀皮西地。肚子裏滾瓜爛熟在那裏。那麼那一行生意不好幹。偏要幹這上海灘上。末等末的告地狀生意呢。……老闆說話的時候。正值那人把紅珠子抽得十分上勁。那烟槍嘴塞在人嘴裏。一時間兀是捨不得。

分離。所以聽老闆在那們質問。偏不即回答。直待他嘖嘖嘖一口氣抽完了十幾粒珠子。才騰出他那張鬍子長有五六分。好久不曾整容的嘴巴來答道。老闆。這便叫做行業樂在其中。俗話說的好。叫化三年懶做官。七個字。真把我們這班伸手大將軍的心理形容得透澈到了十分十二分呢。不但告地狀裏廂有中學生。並不稀奇。你老闆簡直還不知道趕豬糞的中間。有花旗留學生。甚麼道克透的哲學博士。和國立朔京大學的教授咧。老闆聽了失驚道。真有這種人。那他可何犯着趕豬糞。那人哼了一聲道。這有甚麼希罕。古人裏邊。一位過昭關的伍子胥。不是赫赫有名嗎。可是他老人家在蘇州。也曾討過飯。如今萬事都得帶一點兒洋氣。那麼討飯的叫化子。也得去花旗留一回學。在新人物嘴裏。就叫做摩登叫化子咧。老闆又是把一顆腦袋。搖的像博浪鼓一般。道。這是你們吃了這一行飯。在自做官自喝道。其實那有真的留了學回來。國民政府裏不去運動個官來做。顛倒價洋涇浜上來討飯的道理。你編謊。別把下巴頰子編掉了。那人見老闆非但不信。簡直是在疑心他扯謊。頓時便怒火上升。把枝紅珠子槍。向床上用力一擲。道。信不信由你。我們叫化隊裏。有了留學生。也不見得會掙甚麼

面子。何必要造謠言呢。本來想還你一個真憑實據。可是你既不信。也就罷了。何必吃筋吃力。講山海經。連累我二十粒紅珠子。算是白吃。多費了精神。你又不賠償我……那人說完話。便拿起杆子來烘紅珠子。也不來理睬老闆了。這裏屋子裏。他們兩個。談鋒一剪斷。也就聲息全無。祇賸下夏氏的打鼾。和那人抽紅珠子的聲音。此唱彼和。二寶聽那人繪影繪聲。在演說上海的叫化社會。聞所未聞。覺得十分新奇。此刻急於要聽叫化留學生的歷史。誰知給老闆一抬槓。那人却賭氣不說了。帶累旁聽的二寶。也暗暗地在抱怨老闆起來。說也奇怪。那位客棧老闆。好像知道二寶在抱怨他。心坎裏懷着滿腔歉意相似。所以忙不迭的從身上掏出一包纏得不成模樣的香烟來。打開了從裏邊抽出一枝香烟。不過這枝香烟。在口袋裏的時間太久了。所以彎的已是成了弧形。裏邊的烟絲。也鬆的只賸了十分之六七。老闆知道太不像樣了。便放在桌子上。用手搓了幾搓。才恭恭敬敬送到了吸紅珠子的榻上。叫了聲潘先生。原來這吸紅丸的人。姓潘。大凡告地狀的人。多少總通些文墨。和拆字算命一般。都得享受先生的雅號。這人既姓潘。大家便順口喚他做潘先生。至於他的台篆。是那兩個字。却從來沒

人問起過。反正姓名不過是一個人的符號。潘先生三字。既足以代表他。便不再需要旁的符號了。話休煩絮。再說老闆送過去一枝香烟道。潘先生別生氣。大家說說笑笑。當不得真。你說有真憑實據。不妨說出來讓我長長見識。……老闆說時。又聲明一句道。潘先生。這是大英牌。原來在他們這種社會裏。香烟都是吸一個銅元兩枝的大英牌。算是最高貴的烟了。譬如上流社會裏吸茄力克。覺得同一是奢侈的消耗。所以老闆今天却要重言以聲明之。意思裏便包含着。你別小覷了這枝香烟。雖然外貌不揚。可是牌子刮刮叫咧。果然這句話發生了効力。潘先生接在手中。橫過來仔細辨認了。一下子外國字。見老闆不會吹牛。千真萬確。是枝大英牌。便覺得今天這面子占的。不小。況且老闆親送香烟過來。原像白相人在吃講茶的時候。替人家斟茶。一樣是一種賠禮的象徵。何況是一枝大英牌。越發可以表現這交涉的具有嚴重性。那潘先生既占了面子。便把香烟在蛋殼上點了個火。邊吸着邊笑道。老闆。這種事情。當他山海經聽。你我都犯不着爲了這一點小問題嘔閒氣。告訴你罷。留學生做叫化子。近來我們同行中都傳遍了。你只要一問便知道。原來這留學生實實在在是花旗的留學生。聽

說和財政部宗部長。實業部孟部長。都是同學。回國以後。在北京政府。當過小差使。又在朔京大學兼課程。確實是個摩登人物。不過這留學生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他覺得世界上是不應該有貧富的階級。做了社會科學的教授。便應該對於各項階級。都有一番極深切的認識。不過這些話。原是外國社會學家。裝裝幌子。騙騙學生們的。偏偏這位留學生。生性有幾分傻氣。讀書又讀的連神經都起了變化。他不但要深切認識我們這階級。乾脆。竟入了我們的行。做起叫化子來了。原來他在北京的時候。已是發了神經病。所以把教授辭掉。等錢用完了。也跟着我們在牆上揭下戲館裏的海報來。蓋在身上。在胡同裏打露天公館。後來因為政府南遷。北方的叫化事業。也連帶受了影響。他只得收拾收拾。也到了首都。一踏進城。便去訪問宗部長。那財政部的司閹人。打量了一眼。只覺他鶉衣百結。履決踵穿。頭上的頭髮。長有四五寸。臉上和頸脖裏。全是垢膩。分明是個叫化子。部長如何會有這樣一個同學。所以不肯通報。再囑嚇時。便指揮門崗警士。簡直要把槍柄攆他出大門咧。那叫化留學生。却也不肯屈伏。便大聲嚷了起來道。你們部長。見了咱。還客客氣氣咧。你們這班小人。竟是狗眼看人低。瞧不

起咱老子好呀。咱便同你們這班狗頭。一同見你們部長去。那司閹人冷笑道。我們部長的同學。在國民政府裏。不是簡任官。便是特任官。出進都是坐汽車的。誰會見過像你這們一個乞丐。居然敢當着尊神說鬼話。到我們部裏冒充起部長的同學來。攆你出去。還是造化了你。否則抓你到警察所去。關你個一年六個月。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兩下裏一個定要見部長。一個定要攆他走路。頓時便鬧的不可開交。也是無巧不成書。湊巧那宗部長興匆匆的從裏邊走了出來。準備跨出大門上汽車。往行政院開會議去。却被叫化留學生候了個正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伸開兩臂。當頭只一攔。氣沖沖地說道。老同學。你是個平民政治家。怎麼不約束約束底下人。却讓他們狐假虎威。壓迫民衆。宗部長一瞧。知道今天是逃避不了的啦。便一言不發。繃着雙眉。趕緊伸手到西裝口袋裏去。掏出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來。往叫化留學生手裏只一塞道。老同學。這一點點。你拿去先薙薙頭。洗洗澡。換一身衣服。再到部裏來。我一定設法安插你。叫化留學生這才丟了宗部長。旁若無人價。自顧低着頭數鈔票。數完了往懷裏只一揣。便踉踉跄跄地走了。這裏司閹的和門崗警察等一千人。不禁把舌頭

伸了出來縮不進去起來正是

浪說京華冠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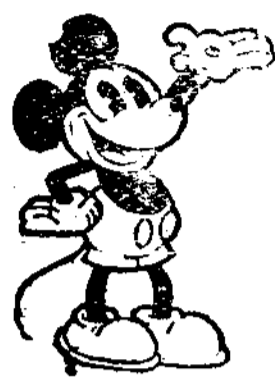
不圖憔悴有斯人

欲知這位叫化留學生又鬧些甚麼花樣且閱下文

祭 孫祿堂先生文

(陳微明)

嗚呼。先生棄此濁世而去矣。將使吾徒何所問業而依歸。先生北還舊都。忽忽三載。先生之徒。每憂教誨之睽違。聞先生康強無病。忽欲歸故鄉。不容暫留。必前知之靈機。語其子曰。吾臨命終。前時二刻。吾告爾知。果分秒而不移。昔在春申。先生語徒。功德圓滿。三年吾將歸去。聞者茫然莫解其意。安知撒手而永離。先生蓋通乎道。形解神化。至於武術。殆其緒餘。遊戲三昧而詭奇。融化各派。旁及九流。無不研鑽而精思。著述語顯而義深。使學者可以循序漸進。而得乎矩規。先生提倡武術。厥功之偉。蓋前代所未有。此語非余一人之私。乃天下之所公許。聞先生歸道山。莫不咨嗟歎息而興悲。况余小子。親承教誨。二十餘載於茲。嗚呼。先生往矣。已二旬有餘。余始聞之。蓋棺已久。不得匍匐往弔。惟有臨風一奠。含淚而陳詞。先生在天之靈。庶幾降臨。鑒其孺慕之誠。而嘗此酒粢。嗚呼哀哉。尙享。



卓芝南先生繼德配曹夫人七十雙壽徵文啓

(林翠南)

今歲甲子爲吾同年芝南卓先生與其德配曹夫人七十雙壽。並屆婚禮五十年之期。例得稱觴慶祝。君不許。且力誠諸郎徵文爲壽。願朋好至廣。必有以壽言進者。或不及盡君之生平。余與君交深而知諗。請以一言餉世之壽君者。君先世由蜀遷閩。年伯榮祿公。家饒而篤於義。晚年學佛。鄉里稱善人。舉丈夫子三。君其次也。方年母何太夫人棄世。君方穉。榮祿公不復更娶。君性既穎悟。就傅歸。輒以所習課本呈覽。往往有獎許。恆虞不及見其成。壬申公病革。君乃露香告天。割肱和藥以進。竟不起。然君方弱冠。哀毀過成人矣。甲戌年。嫂曹夫人來歸。明年君以郡試冠軍。補弟子員。食廩餼。壬午舉於鄉。自是與周彰化。高梧州。李

廣信。及余結文社。每社集。夫人必治精饌饗客。文成講學論事。至夜分始散。夫人曰。是數君者。君之益友。吾之禮敬。未敢後也。乙未。黃海被兵。應南宮試者。皆戢足不敢行。夫人曰。行也。憚險。豈復男子。君意決。願試期逼。乃約赴試者五十人。牒諸大府。請以官輪逕送。及行。僅十五人。偕。始於試前一日抵都門。卽於是科成進士。廷對。長沙徐公得卷。大激賞。請列一甲。然徐公爲位次七。力爭不可得。竟置二甲第四。朝考以疏中陳時事。觸某公忌。被擯三等。經言官論列。得旨改二等。拔置秋曹。凡黃榜出。改易名次。始自君也。坐曹數年。治刑律如治經。內事一委夫人主持。夫人慈惠儉約。治家有法。君敝車羸馬。趨公無虛日。旋充浙江司

卓芝南先生繼德配曹夫人七十雙壽徵文啓

二

掌稿。兼秋審處總辦。讞獄。剖晰得情。甚稱職。調提牢廳。諸恤囚車。無風雨寒燠。必躬必親。如是者一年。值朝廷設商部大臣。良君能。奏以員外郎調部。襄辦要政。癸卯。擢郎中。長君寶謀。庚子辛丑併科。中順天鄉試。亦於是年登進士。未幾留學英倫。君遂於律學。商律館開。以君總其成。並長公司註冊局。丙午。以京察報最。簡浙江遺缺府。時張淵靜先生撫浙。才君。申敍於朝。以杭州府實授。君貞廉爲同僚所敬憚。餽遺絕。且久事刑曹。浙中重大及京控之案。悉付首府判決。夜午尙危坐治讞。蓄疑必鞠。申拔冤抑。原洗無證之獄。雖黠吏不能爲奸。丁未戊申間。嘉湖大水。匪亂麻起。垂及海甯。海甯爲杭屬邑。君檄巡防隊。星夜趨海甯。賊知有備。遂止。迨撫軍得耗。趨爲備。乃不知盜警已熄。則大喜。塘廩有巨猾某。黨徒甚衆。倚縣役爲奸。侵凌平民。人莫敢誰何。君密遣巡防隊。僞作賈人。絡繹散布。所在掩捕之。真諸獄。人皆稱快。自是所屬奸民。皆斂跡焉。巡官某。犯姦。

爲本夫告發。有司論如法。長官阿右。巡官獄久懸不決。巡撫以獄屬君。君偵知二人幽會。爲鄰女覺。得女幼。餌之俾勿言。旣對簿。巡官堅執無授餌事。君曰。此不難辦也。選壯士九人。與巡官年埒者。駢立階墀。出幼女。令覓取授餌之人。女直趨巡官。於是讞定。杭人稱神。尋護理巡警道。調署督糧道。浙西歲比不登。民日困憊。君請奏蠲征額。並截漕糧五萬石。分振各郡。存活者衆。授湖北荆宜道。調移湖南岳常澧道。湖南濱洞庭青草。每春夏淋雨。蜀江之水。下駛以湖爲尾閘之洩。年久湖淤成田。水失其故道。不得容納。泛濫成災。居民苦之。君建濬湖策。規畫利弊。陳諸大府。甚踴茲議。時同年友蘇龔鄭君。開藩湘中。往返馳書商榷。期在必行。而武昌事起。遂罷。君與夫人。遂從諸郎之請。迎養至京焉。君子五人。長寶謀。蚤世。次定謀。次宏謀。次宜謀。次案謀。皆以才進於時。子婦亦孝謹有禮。孫九人。長者並奮誦讀。孫女七人。嫁者二。入其門。內外整肅。雍雍如也。君與

夫人齊眉偕老。回憶五十年前結褵之景。宛然在目。今則子姓蕃衍。流澤孔長。亦厚德之報。正未有涯也。是不可以

無言已。

林紓謹啟



悼亡詞百韻 爲元室鄭孺人作

(許叔重)

薰風來虛堂。琴弦驚變徵。奪我內助賢。天胡不諒只。歷歷湖前塵。鬱鬱拂素紙。揮淚寫生平。啓告邦人士。細君字定芬。系出榮陽氏。家世居新塘。于歸來鶴市。才識既明敏。儀容亦清美。儉妝安布荆。澹懷謝羅綺。獨秉性情真。不逐世風靡。我生痛少孤。客燕早離壘。惟君事姑嫜。修職婦兼子。廚下潔羹湯。堂前足甘旨。厥後兒女蕃。辛劬尤倍蓰。閨中無私蓄。勉力寸銖累。儉閒事女紅。焚膏還繼晷。四時我歸省。握手色然喜。對鏡展青蛾。開尊浮綠螳。侍膳話家常。瑣

瑣聊復爾。處境偶艱窘。慨然脫簪珥。商量到耦耕。偕隱共耘耔。舉案願齊眉。白頭永相矢。會無內顧憂。此樂良有以。己酉風木悲。北堂失慈妣。佐予治喪葬。秉禮盡哀毀。子午歲干臨。遭逢運忽否。沈珠欲斷腸。悼飛空撫髀。(王子次女燦珠殤。戊午三男汝飛殤。)臨流補茅屋。牽蘿葺舊址。經營共苦心。工鳩更材庀。外舅享遐齡。仙遊在丁巳。甲子喪外姑。哀痛不可止。孺慕終其身。古人可遙跂。染疫記在壬。病肺記在癸。賴君調護功。霍然離牀第。病後予更迂。枕

悼亡詞百韻

詐惟書史。治生既不工。細事夙所鄙。男婚與女嫁。春祭與秋祀。幸有掃眉人。一一爲經紀。中饋具斯才。何修而得此。平居好濟施。賢聲昭戚里。體貌日以豐。方冀邀福祉。天心不可測。世途多棘枳。外侮逼人來。春郊有虎兕。弱息相提携。鄉村暫遷徙。蔡灣樹陰陰。葉涇波瀾瀾。載馳復載驅。野徑行迤邐。艱苦同備嘗。吉凶難逆揣。荏苒兩月餘。戰禍聞可弭。歡然返故園。置酒賞瑤藥。母黨訃音來。悵望劉江涘。君乃約同懷。偕往奠伯姊。陌上車轆轤。孤輪疾如駛。入門各問訊。燭影香烟裏。悲懷未罄吐。惡魔已環俟。猝然中風邪。一暈竟難起。舌木噤不言。眼枯瞑不視。左肢失自由。臂僵足還倚。我聞急馳視。羣駭病奇詭。醫師雜沓來。無所施其技。一權午潮迴。柳外歸舟熾。神識仍昏昏。呼之僅應唯。鍼砭失效能。藥石等渣滓。醫禱術俱窮。沈綿入骨髓。殘喘餘一絲。喉鳴賴有泚。憐君痛苦劇。翻爲祈速死。倚枕慘彌留。瞻鸞降階阼。相看嗟永訣。遺形如蛻委。撒手歸瑤天。超

四

塵同脫屣。五十有三參。應向蓮臺跪。(享年五十三歲)一門哭失聲。慘景無可擬。獨弦傷不調。三雛悲何恃。溫夢空登樓。思親空陟屺。觸處盡成感。忍看舊衣履。永夜耿無眠。鱖魚寒擁被。人生悟泡幻。百年一彈指。絮果證蘭因。古今同一軌。搔首問彼蒼。彼蒼近尺咫。向予嘿無語。吾其奈何彼。去冬孫不育。今又瑤臺圯。涼德顧藐躬。媿煞橋與梓。歸魂未許招。雲路時翹企。長空翔雁鴻。深淵潛魴鯉。倘可達精誠。一緘遠相抵。癡願總難償。浩歎亦已耳。家庭失導師。叢脞誰與理。兒婦縱雙雙。其奈都齟齬。應世知識淺。難與阿姑比。焚焚膝前女。蚤喪丈夫李。况復抱沈疴。無母何所倚。少子夙愛憐。而今長已矣。向平願未了。此責忍輕弛。潘鬢添素絲。痛逝復念已。顧影祇神傷。知心更誰是。淒風動總帷。人遐室則邇。苦緒攪迴腸。傷心從此始。音塵隔人天。飲恨何時已。滔滔感逝波。愁對楊林水。一歌酌清醴。再歌薦芳芷。心香奉遺容。淚墨陳靈几。環珮倘歸來。空房慰

無俚。何以誌哀悼。長言代銘誌。



許張壽護夫人行狀

(張恂子)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日。有人以吾從姊許張夫人訃至。余聞之若敗魂魄。越日將往哭之。余婦懼其體羸。勿勝哀戚。曰。孰若敘次姊氏幽閒之德。以譜當世。余哭曰。至哀無文。吾忍狀吾姊氏也。夫既距姊喪百日。婦復以爲言。乃和淚濡墨。謹爲狀曰。從姊諱崇紋。字壽護。先從父莘伊明經季女也。少明惠能詩。明經絕愛憐之。泊奉明經諱。姊侍母設帳代授徒者數年。年十九。嬪同里許醉侯。入門而媼御皆喜。醉侯幼失怙恃。鞠於王母。見新婦德容莊麗。未嘗不與戚黨交相賀也。醉侯齒弱於吾姊。擅三絕如鄭虔。求

之儕輩諸少年。無出其右。每弄柔翰。居高閣中。吾姊拂紙焚香。見者羨爲神仙中人。醉侯詩秀水朱大可謂其作奇語。如缶翁。使內典如寐叟。劇目鉅心。鉤章棘句。構思每甚苦。姊詩則一以和平雅澹爲歸。二人雖詩境迥異。而唱隨弗輟。在昔我鄉姚吉仙女史。爲鄉先德張嘯山先生弟子。姊妹六人。皆以詩鳴。號六宜樓。其一蓋卽姊王母。姊師承有自。益以趨庭時。飮聞緒論。遂爲吾家不櫛進士。初莘伊明經少孤露。賴先王考以迄成立。兩家互爲依倚。以是與余從姊弟不啻同懷。醉侯更謬謂余能詩。每度歲鄉居。輒

許張壽護夫人行狀

以人相召。集其高閣中。至則姊爲淪茗。設果餌。以詩角逐。爭相先後。同集者尙有顧佛影。朱石禪二人。逮新歲漸盡。余與佛影。以飢驅走四方。石禪則窮餓牖下。既醉侯夫婦。聯吟讀畫。幾旋鷗波復生。嗚呼。孰知余輩頑健猶昔。而醉侯夫婦。先成異物耶。今者。余塊然獨處。思從曩人。邈復難得。偶返鄉里。悵悵無所之。有歸熙甫荒江寂寞之感。是可悲已。蓋醉侯以過人之資。憤憾於前世之積穢。遂逃於禪。三十以後。焚棄筆硯。日事扶鸞。姊心弗善也。以素性柔順。懼傷醉侯心。隱忍未發。寢假而促其天年。則又始料所弗及焉。十八年八月。醉侯一病不起。姊自是尪瘠無人狀。以上有王姑。又醉侯未有嗣。姊時方妊。則亦勉塞其悲。以襄大事。然而眎彼涕泗滂沱者。什百其楚毒。矧婢之見者。謂少夫人於無人處。未嘗不泣下如雨。特不忍令太夫人聞之耳。未幾。生男。越三歲。王姑棄養。姊哭泣盡哀。喪葬如禮。由是姊自謂責盡。不復知有飢寒冬煖。疾病不求醫藥。且

六

更不知人間何世。冀自速其死。今竟如其願死矣。在姊求仁得仁。宜可無恨。獨是諸雛。長者未笄。少者猶在提抱。而謂後死如余。狀吾姊能愴然盡其辭耶。生子。男一。上達。女五。又卿等。姊雖工詩。自醉侯研佛乘。卽棄不復作。王姑晚歲失明。而篤守禮法。類鍾郝兩家。姊步趨無少忒。妊婦嗜眠。而姊每妊。侍王姑一如恆日。未嘗晝眠。其他徽德。不盡殫述。吾姊固宜以德行顯。文章特其餘事。余無贅焉。姊歿於九月六日。得春秋三十有八。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從弟張崇鼎泣狀。

附輓聯

(張恂子)

耦佳壻唱隨十有八秋。焚香讀畫。賞雪敲詩。最難四德完全。允堪作桑梓典型。豈第吾家稱不櫛。奉太姑喪葬千端萬緒。胼胝形勞。膏肓病伏。更有諸雛教養。無非爲葦砧物化。自甘積苦促中年。

哭社小啓

有戲揭易實父詩以相誥者。同道六七人。不互謀而皆試之。獲之數也。一旦卒然走集。舉相告白。則盡實父詩矣。氣息感人之深。且一有若是哉。在昔吾人有欲言而不能形于詞。詞而不能盡其意。乃至於無從思。不可言。旁皇乎舌端臆間者。比讀實父詩。往往有得。蓋聞之。鵲啼蛩訴。猿嘯豺號。不得已也。而皆能曲盡其哀。實父殆與同工者與。窮阨於時。以詩當哭。此又吾人之所以同感於實父者與。實父以哭字。今段其哭名吾社。則唐衢之慟。爲不孤矣。世有善哭者乎。亦有欲哭而栖皇無地者乎。則盍來歸我社。將與諸君子放聲大慟。以易此酣嬉之俗也。夫豈斤斤于詩而已哉。

社員錄

火雪明 城內邑廟中廳邑廟董事會
孔君詒 浦東洋涇中學校
朱魁生 浦東新陸新陸師範
沈軼劉 南市豆市街萬聚弄德茂號
李天行 北成都路麗雲坊六十號
陳卓吾 北四川路東寶興路啓秀女學

孫楚濤 孔君詒轉
孫雄白 沈軼劉轉
龔翁 山海關路懋益里Q四十五號
張橫海 牛莊路一號
顧青瑤

哭社詩鐘選

第一集 (廿二年四月三十日集于上海邑廟董事會)

諸葛亮 井(分詠)

夏統三分扶漢祚

軼劉

梁父微吟開蜀漢

叔範

入畫波瀾長信恨

卓吾

禹域三分馮羽扇

雪明

寒官八口紀周田

景陽淺水葬燕支

臨書涕泣老臣心

桐泉半合瘞銀餅

法師 屁(分詠)

黃表三天通感應

軼劉

禹步壇前能役鬼

叔範

密勿數聲無色相

卓吾

丹田一氣洩鴻濛

一鳴膀下亦驚人

楊枝一滴見莊嚴

印泥 哭(分詠)

唐室詩才紅蠟淚

軼劉

揩餘淚眼絞綃紫

叔範

蛛絲紅膩金龜尾

雪明

清宮鴻寶赤城霞

鈴出閨名鳳字紅

魚眼朱敷么風梢

鑰 小脚(分詠)

玉鎖重關嚴北戶

軼劉

侍女曉開金屈戌

叔範

潘妃蓮步徵南史

雪明

金蓮千瓣艷東昏

寵妃夜步玉蓮花

寇相蒼頭掌北門

□竈 黃山谷(分詠)

毫端詩法開雙井

叔范

智士勞薪遷曲突

龔翁

鼻下琴絃爆五音

先生健筆挂長蛇

三減添兵傳鬼谷

軼劉

東廚舊俗安司命

卓吾

□山戶 塔(分詠)

傷心蜀道淋鈴曲

龔翁

重葩涼浸荀波潤

軼劉

高翻蛇髓流腥赤

叔范

巫雨巫雲人出處

雪明

得意并州上水船

七級清聞鈴語圓

豔蝕精魂記渥丹

千花千柱佛浮屠

□甯波人 手錶(分詠)

十時臂上金能語

叔范

一寸光陰馳腕底

軼劉

小小西陵猶有地

雪明

人烟橘柚江南地

龔翁

一角鄞東舌尚蠻

十年生聚數鄞東

師師南渡竟無家

師旅旗常塞北秋

□米 家(魁斗)

米虎當年稱肖子

雪明

米石邱花假懷璧

叔范

米顛墨作雲烟府

龔翁

米珠薪桂長安市

天行

酒龍今日屬詩家

蓼風蘆雪打漁家

陶令花開處士家

鶴子梅妻處士家

□妓 馬(籠紗)

東山絲竹心無物

龔翁

月中有色名儒採

軼劉

江左有梨能迸雪

軼劉

南中有藥丹砂美

天行

北戶風簷鐵有聲

天外行空上駟材

淮南無橘不飛丹

江上無花橘柚香

哭社詩鐘選

□堂名(一唱)

名下劉三尊俠骨

龔翁

堂前崔九問桃花

堂開絳雪吟坡老

卓吾

名入丹砂仰葛仙

天行

□叔公(二唱)

茂叔不除階下草

天行

葉公惟好畫中龍

文叔神符傳白水

龔翁

山公老淚灑黃墟

雄白

□雄白(三唱)

秦嶺雄居天下脊

天行

蜀江白寫海東頭

風雨雄雞荒驛夢

卓吾

江湖白髮挂冠情

龔翁

□雪明(四唱)

梅花風雪詩人夢

卓吾

楊柳清明客子心

千里月明人獨立

雪明

一天風雪鶴歸來

龔翁

□舐陰(五唱)

入關文字陰符健

軼劉

媚世人才舐痔工

魏貅直北陰山動

龔翁

窮彘有弓回太極

軼劉

□窮凶極惡(雙句)

惡來無足濟終凶

金鋼鑽月刊 第一卷 第六集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月初版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施濟羣
 出版者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 金鋼鑽月刊社
 排版者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 金鋼鑽排版部
 預定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銀行
 經售者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大眾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 三星書店

廣告價目表

等級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底封面	封面底面	正文前後	文後
全	八十元	六十元	五十元	四十元
面		四十元	廿八元	廿四元
半			十六元	十四元
面				
四分之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

定價表

購訂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	外
試閱	五	角五	分一	角二
半年	六	二元八角三	角六	角一元二角
全年	十二	五元六角	角一	二角二元四角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角以下者為限 外國郵票不收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日發行

定閱者請向本處或各經售處函購 如欲訂閱者請向本處或各經售處函購 如欲訂閱者請向本處或各經售處函購

金鋼鑽月刊

第一卷 第六集

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出版

廣告索引

Index to Advertisers

元元帽莊	封面裏頁
正德藥廠	封面裏頁
四川商店	封面裏頁
亞浦耳電泡廠	目錄前
逸園	目錄前
天喜堂	目錄後
太和大藥房	目錄後
世界書局	目錄後
金鋼鑽報出版部	李聯珠後
金鋼鑽報出版部	咖啡之妻前
中法大藥房	雨中花中
濟華堂大藥房	雨中花中
三和醬菜	雨中花中
華成製罐廠	邊情前
中國仿古印書局	邊情前
陸士諤醫生	邊情前
東方化學工業社	底頁裏
華成烟公司	底頁裏
信誼化學製藥廠	底面

啓事

本社對於全年定戶已有航空獎券贈送藉此聯絡感情凡在廿二年份定閱各戶均已贈訖其不合取券手續而未會取券各戶亦已另訂補救辦法(請參看上期版權前頁)惟對於零售各戶尚未贈送殊深抱歉茲定於本期起凡購買本月刊一冊即贈送第四期航空獎券分券一條得獎數目詳列於下 壹等獎每券得洋伍百圓 貳等獎每券得洋壹百圓 叁等獎每券得洋伍十圓 肆等獎每券得洋拾圓 伍等獎每券得洋貳圓 陸等獎每券得書券伍角 柒等獎每券得書券貳角

注意 此項分券凡零買各戶一概隨書附送購書一冊贈券一條諸君如有遺漏請向經售商店索取(全年定戶已經送過不得再享此項權利)

愛的美香粉



愛的美香粉有玉色如色
 健康色白色等七種可
 各據本人肌色而選用
 則鮮艷嬌嫩各極其美

東方化學工業社出品



美麗牌

有美皆備無麗不臻



萃成煙公司出品



吸美麗牌香煙
 凝神細想
 有豁然貫通
 之類悟



牌維他賜保命 丸補

凡過夏令暑疫逼人思慮勞碌體質虛弱者易於侵入但欲却病延年
 唯有常服長命牌維他賜保命補丸即能增加精力抵抗病菌使腦神
 心血及各器管健強有力並對於下列諸症有特著之功效

男女 未老先衰 神經衰弱 腰痛背酸 腎虧遺精
 腦弱失眠 少年發傷 肺虛血貧 胃呆便秘
主治 子宮寒冷 久生不育 婦女白帶 經水不調

藥分男女說明書函索即寄本外埠各藥房
 均有出售請認明信託長命牌以防假冒



信託化學製藥廠特聘德國飛博士監製 上海馬路新南路口